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五十回　高手比试

按照比武的规定，这个鸭形拳的拳师已经胜了两场，只要再赢一个武师，他就可以进入复赛，亦即是说有希望跻身于所谓“十大高手”之列了。

赵武仲道：“师父，我去挫挫他的气焰。”孟霆本来准备让他出场的，自是不阻拦他，还指点他一个取胜的诀窍。

赵武仲成竹在胸，一照面就使出师父的大摔碑手，紧守孟霆指点的“以重降拙”的法门，不骄不躁的和那人交手。

鸭形拳的巧妙是在“后发制人”，对方欺他身法笨拙，多半会轻进强攻，轻进强攻就难免有“空门”出现。哪知赵武仲出掌比他更慢，每一掌都是足以开碑裂石的重手法。这样一来，反而是赵武仲深得“后发制人”的要旨了。

斗到紧处，鸭形拳那拳师双臂倏张，状如鸭子拍翅，“呷”的一声叫，一拳就朝着赵武仲的面门直捣过去，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春江水暖”，柔中寓刚，是鸭形拳中一记十分厉害的招数。

赵武仲文风不动，待他的长拳堪堪打到面之际，猛然一拧头一则身，横掌往上一削，“蓬”的一声，击着对方手腕，把那拳师震退三步。这一招也有个名堂，叫做“铁锁横江”。

赵武仲在孟霆门下排行第三，铁拳的技艺却是尚在他的大师兄归伯奎之上，这一掌换了武功稍差的人，登时就可把他手腕劈断。这鸭形拳的拳师也真了得，虽然虎口疼痛难当，居然也还能够败里救招，迅速反击。他一个盘旋，脚步蹒跚，但一退一晃之间，已是稳住身形，把赵武仲眼神往上一领，连环步往前一冲，突然飞起一腿，踢赵武仲的胸膛。这一踢腿名为“窝心脚”，似拙实巧，比他刚才那招“春江水暖”更为厉害。

赵斌看得目眩心惊，吓得叫出声来。那个鸭形拳拳师的弟子只道师父已是稳操胜算，也都喝起彩来。

就在喝彩声中，只见一个人便似断线风筝似的，突然给抛了出来，跌出数丈开外，颇出众人意外，这个人却是那鸭形拳的拳师。原来他是给赵武仲一招“伏地斩虎”劈断了脚骨，跟着就是一个“大摔碑手”将他摔倒了。那个拳师的同门师兄弟大怒骂道：“你这小子怎能用这样狠辣的手段！”

班建侯调解道：“印证武功，当然最好是点到即止，但俗语说得好，拳头上没长眼睛，怎能恰到好处？一时失手也是有的。我这里有大内珍藏的续断膏，功能续筋驳骨，只要不是断了手脚，那就不会变成残废。”鸭形拳的门人碍着班建侯的面子，又得了灵药，心中虽然还是气愤，却也只能罢休了。

其实赵武仲为了救招，劈断对方脚骨，这还情有可原，但在打伤对方之后，还把对方摔出数丈开外，这就是有意要逞威风的了。

孟霆皱了皱眉头，心想：“幸亏我还没有把看家本领教给他，他这气质不改变的话，将来一定会祸及师门。”

赵斌见儿子得胜，却是兴高采烈，连连向孟霆多谢，多谢孟霆替他教子有方，听得孟霆唯有苦笑。

跟着一个紫膛脸的汉子出来，说道：“比拳脚不过瘾，我和你在兵刃上见个输赢。”这个人是山西尉县“尉迟鞭”的门人，在金京的各派武师之中也算得是颇有名气的人物。

赵武仲笑道：“不必客气，你尽管用你的水磨钢鞭好了，我还是只凭这双肉掌。”

各派武术不同，“ 尉迟鞭 ” 的门人是必须用鞭的，赵武仲跟孟霆练的“ 大摔碑手 ”，用兵器则反而难展所长，这道理在武学上稍有造诣的人都懂得的。那人请赵武仲亮出兵刃是由于礼貌，而赵武仲这么回答却是寓有“ 抬高自己，贬低对方 ” 的含意了。场中一班与孟霆有交情的老武师都不禁暗暗摇头，心想：“ 孟霆教出的徒弟怎的如此轻狂。 ”

那“ 尉迟鞭 ” 的门人心头火起，说：“ 久仰令师是镖行领袖，金刀铁掌威震江湖。好，我这就领教你的铁掌功夫。 ” 呼的反手一鞭，便向赵武仲猛扫。

赵武仲不慌不忙，用个“ 卧地龙 ” 的身法，一煞腰，贴地拧身，避开这招。“ 尉迟鞭 ” 以刚猛见长，那人的本门功夫确也甚为了得，一个“ 连环盘打 ”，三旋身，三猛招：缠头、鞭腰、绕足，攻得赵武仲竟似有点手忙脚乱。

赵斌吃惊道：“ 孟大哥，这尉迟鞭应该如何破法？ ” 他是希望孟霆出言指点，好让他的儿子听见。孟霆却不说话。

杜玉门笑道：“ 你别慌，令郎就要赢了。 ” 话犹未了，赵武仲果然就胜了这场。

原来那人攻得太急，招数己使老了，给赵武仲觑个正着，一抓抓着鞭梢，一拉一放，长鞭反弹回去，那人是给自己的长鞭卷着足踝，因而摔倒的，不过，虽然摔倒，并没受伤。那人一个鲤鱼打挺，迅即又跳起来。但赵武仲已是退出圈子，抱拳说道：“ 承让了！ ”

身为裁判之一的年震山说道：“ 这场可是真的点到即止了，这样最好，大家都没伤了和气。 ”

其实那个武师的真实本领绝不逊于赵武仲，气力悠长，还在赵武仲之上，只是没有赵武仲的灵巧，这才冷不防着了道儿的。要是再打下去，鹿死谁手，殊难预料。

那人本来想要再打的，但给年震山抬出“ 点到即止 ” 这块牌子，而他确实又是输了一招，只好气呼呼的顿足说道：“ 好，算你赢啦。 ”

儿子连胜两场，做父亲的赵斌大为欢喜，说道：“ 杜大侠，你真好眼力，我还以为这一场小儿是非输不可呢。 ”

孟霆摇了摇头，说道：“ 幸亏这是同道的印证武功，要是当真和敌人决战，那就难说了。 ”

赵武仲听见师父的说话，心里很不服气，想道：“ 我给师门争光，师父你不称赞我也还罢了，却反而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徒弟的威风。 ”

赵武仲希望有人称赞，果然就有人称赞他了。班建侯哈哈笑道：“ 赵兄使得好大摔碑手的功夫，名师出高徒，果然是非同凡响。 ”

这话虽然是以捧他的师父为主，但总算也是连带捧了他，班建侯是“ 王府 ” 总管的身份，赵武仲得他一赞，就像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样，八万四千个毛孔，无一个毛孔不舒服，登时又得意起来，说道：“ 晚辈不过侥幸胜了两场，不知还有哪位肯来指教？ ”

一个魁梧汉子应声而出，说道：“ 赵兄客气了，‘ 指教 ’ 两字应该我说才对。 ”

赵武仲怔了一怔，心里暗暗叫苦，赵斌看见这人出场，也是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人名叫马淳，不但本领高强，而且是个很有来头的人物。他的父亲马展是九门提督衙门的总捕头。这次的“ 高手大会 ”，公门中人本是不许参加的，但他是总捕头之子，并无官职，是以不算违例。

马展能够做到九门提督衙门的总捕头，武功当然是有过人的造诣，他以铁琵琶手驰名江湖，据说曾经单枪匹马，活擒过十八名大盗。他的儿子马淳已尽得他的衣钵真传，而且正当壮年，本领恐怕只有在他父亲之上，不会在他父亲之下。

赵武仲暗暗叫苦，心里想道：“即使我一下场就和他交手，只怕也是打不过他。如今我已经打过两场，那是必败无疑的了。”

赵武仲还只是恐惧自己的本领比不过对方而已，他的父亲却是更多顾虑，因此也就更力吃惊了。情急之下，不自禁的便即说道：“仲儿，你焉能是少捕头的对手，认输了吧。”

马淳说道：“哪里的话，赵老伯不肯让令郎指教在下，莫非是认为在下不配和令郎交手么？”

赵斌急忙说道：“少捕头莫误会，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是什么“意思”呢，他可又说不出口来。

班建侯一笑说道：“这次‘高手大会’早已说明了是以武会友，胜负何必介怀？”

马淳说道：“小弟献拙了，请赵兄试招。”口中说话，呼的一掌己是朝着赵武仲的天灵盖直劈下来，赵武仲只好连忙招架。

两人斗了十多个回合，不分上下。赵武仲心神稍定，想道：“人言过实，原来他的武功并非如所传之甚，我用心应付，未必就会输了给他。不过他毕竟是九门提督衙门的总捕头之子，这一场我是胜也难不胜也难。”

斗了一会，马淳的脚步渐渐缓慢下来，赵武仲屡次有取胜之机，但由于得到了父亲的暗示，心中可是迟疑难决，不知是应该胜他的好，还是让这一场给他的好？

马淳见他屡失良机，似乎也有点焦躁起来了，忽地用个“摇龙出洞”之势，挥臂一格，赵武仲不敢强攻，一闪身绕到马淳背后，马淳右脚探前，身子向后倒仰，“卧虎口头”，双拳向后猛发。

这一招败中求胜，功夫确是精纯之极，赵武仲大吃一惊，心道：“原来他是故意藏奸，真功夫直到这个紧要关头方始显露。”但知道已经迟了，马淳这双拳他已是决计化解不开。

马淳的拳势来得如此凶猛，看来这一拳若是打到赵武仲的身上，赵武仲只怕不死也得重伤！这刹那间，赵斌固然是失声惊呼，连一向临事镇定的老镖头孟霆，也是不禁为徒弟捏了一把冷汗，脸色也都变了。

一个人在性命交关之际，保护自己乃是出于本能，何况是练过十几年武功的赵武仲？

这刹那间他已是无暇思量，什么顾虑全都抛之脑后，本能的就用了一招“如封似闭”，封住对方拳势。明知抵敌不了，只盼能够把对方打来的力道稍稍抵消几分，以免自己性命不保。

拳掌相交，赵武仲只觉一股强劲的力道震得他的虎口发麻，但跟着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对方非但没有继续用力，反而突然把拳势煞住，那股力道一下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武仲身体失了平衡，跄跄踉踉的冲出了六七步，险些摔倒。

赵武仲“险些”摔倒，马淳则是真的摔倒了。赵武仲身形未稳，只听得“蓬”的一声，回头一看，只见马淳已是四脚朝天跌在地上，赵武仲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过赵武仲这一招确实是以全力施为的，武学造诣稍差的人，只觉他这一招使得又狠又劲，一点也看不出对方乃是故意让他。这些人虽然讨厌他，也都不禁为他喝彩了。

赵武仲胜得莫名其妙，站在场中发呆。马淳爬了起来，拱手说道：“ 赵兄的大摔碑手名不虚传，小弟是输得口服心服了。 ” 班建侯笑道：“ 恭喜恭喜，赵兄你已经连胜三场，请过这边歇歇吧。 ” 跟着又到孟霆面前道贺，无非是说什么 “ 名师出高徒 ” 这类套语。

别人看不出来，孟霆当然是看得出来的，马淳为什么要让给他的徒弟呢，这还不是出于班建侯的授意，有意笼络他么？“ 我可不能上他们的当。 ” 孟霆心想。

于是在班建侯的 “ 套语 ” 说完之后，孟霆就冷冷说道：“ 武仲得胜，这是他的事情，我可不敢居功！ ”

班建侯怔了一怔，笑道：“ 他是你调教出来的好徒弟，怎会不是你的功劳？ ”

孟霆道：“ 班大人，别的人或许不知道，我想你必定是知道的。 ”

班建侯莫名其妙，问道：“ 知道什么？ ”

孟霆说道：“ 武仲是我这位赵大哥的儿子，赵大哥的武功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 ”

班建侯只道孟霆是特地向他推荐自己的 “ 合伙人 ” 赵斌，当下笑了一笑，说道：“ 对啦，我还没有向赵大哥恭喜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赵大哥的名声我当然也是久仰的了。 ”

赵斌给他们这么一捧，欢喜得骨头都酥了，连忙说道：“ 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怎能和孟老镖头相提并论？不错，小儿从小就是我亲自教他功夫的，但要是没有孟老镖头的点拨，他又焉能得有今日？所以，我虽然是他的老子，说到把他调教成才的功劳嘛，可还是你这位师父比我大得多了。 ” 言下之意，他这个做老子的当然也有一份不小的 “ 功劳 ” 了。

孟霆哈哈一笑，缓缓说道：“ 赵大哥，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说老实话，你老哥是真人不露相，最初我还不知道你有那么好的武功呢。后来我给令郎喂招，这才发现他的家传武功极有根底，我其实是不配做他的师父的。刚才他虽然是用我所教的 ‘ 大摔碑手 ’ 连胜三场，但根基还是家传的本领，是以我说我不敢居功，决非寻常的客气说话！赵大哥，这话我早已想和你说了，今日令郎 ‘ 功成名就 ’，我就爽快的说了吧，从今之后，令郎在武学的门派上理该 ‘ 归宗认祖 ’，他是你赵家的传人，我孟霆可不能再做他的师父了。 ”

赵斌好像给一盆冷水当头泼了下来，这才知道原来孟霆的真意乃是要把他的儿子逐出门墙，不再认为徒弟，他吓得颤声说道：“ 孟大哥，你，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这，这怎么可以

孟霆沉声说道：“ 我是十分认真的，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我说过的话，决不收回。赵大哥，你别多说了，这里是高手大会，人家还要比武呢。 ”

这样的结果也是大出班建侯意料之外，不过他要替完颜长之维诗大会的秩序，可也不能力了赵斌的私事阻碍比武的进行。

赵武仲连胜三场，取得了复赛的资格，按规矩坐在演武厅中指定的座位。他听得师父在小花厅里的说话，不由得又是发慌又是气愤。忽地有个人挤到

他的后面，隔着一个座位，贴着他的耳朵说道：“孟霆不认你做徒弟，你又何须希罕这样糊涂的师父？他不要你，王爷可要重用你呢。将来虎威镖局的总镖头也是你的。”赵武仲回头一看，却原来是黑鹰年震山的那个徒弟赵登禹。赵武仲一想不错，登时化愁为喜，飘飘然起来了。

比武继续进行，有心猎取功名富贵的争着出场，很快的便有三个人取得连胜三场的成绩。这三个人是崆峒派的石青，是大同石家庄的人；海砂帮的罗大虎，和保定的名武师梁存孝。

这三个人是在十九场的比赛之中，各自取得连胜三场的成绩的。（由于有几场是别人先胜了两场再给他们打败之故，因此总的场数自是超过九场。）后面的十六场比赛都是很快的就分出胜负，最快的甚至只有三招两式，便即有人认输。看得出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意参加比武，迫于无奈，故此只是出来敷衍一番。

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看得都是不禁皱皱眉头，哪知再看下去，更不成话。

原来那些有心向上爬的武师在前面的十九场比赛之中，或如所愿或受淘汰之后，剩下来的就都是迫于无奈才来比武的了。他们装作遵守“点到即止”的同道印证武功的规矩，只要对方一打着自己便即认输，甚至还没给人家打着，自己先自露出破绽，说是“输招”而退场了。有两个人竟然为了争着认输而吵了起来，结果由镖行的老前辈也是担任裁判之一的马如龙给他们调解，其中一方才肯“委屈”自己当作胜方。这一段乱七八糟的比赛，不到一炷香的时刻便进行了十六场，选出了四个优胜者。这四个人是大都的名武师薛兆、精武门的拳师邓铣、游龙帮的弟子金亦坚和青城派的弟子李向华。

班建侯看见完颜长之神色不悦，暗暗向赵登禹抛了一个眼色，赵登禹便即出场。他虽然和师父一同住在“王府”，但并不挂名当差，所以不算违例。但也还是有人知道他是黑鹰年震山的弟子的。

和他比武的是罗汉拳的名手罗宏，拳法属于刚猛一路，但不过三招，只听得“咔涮”一声，罗宏的一条右臂就给赵登禹硬生生拗断了。其实罗宏本来无意与他争胜，准备稍微敷衍几招就让他的，不料才不过三招，他就下了毒手。

完颜长之点了点头，微笑说道：“对，虽然说是‘点到即止’，可也得拿出一点真功夫才像样啊！”

罗宏的同门人人都是怒气填胸，但碍于完颜长之业已说出这样的话，只好把罗宏扶了回去。

天马镖局的镖师向奎和罗宏是好朋友，忍耐不住，跳出来二话不说，便与赵登禹交手。

向奎的掌力柔中带刚，在天马镖局中是一等一的强手，开首二十余招打得赵登禹连连后退。但不知他是一时躁急还是招数确实不如对方精妙，掌影翻飞之中，他一个欺身进扑，突然就着了赵登禹的道儿，“咔涮”一声，他的一条左臂竟然又给赵登禹以刚才拗折罗宏的同样手法拗折了。

此时还未出场的武术门派只有十四个了，这十四个门派的弟子自问都是比不上向奎，人人心头火起，可也没有谁敢出场。

天马镖局的老镖头马如龙一顿足便站起来，正想出去，他的儿子连忙把他一拉，低声说道：“爹，咱们的镖局已经出了人了。”马如龙瞿然一省，心里想道：“我把这小子打伤并非难事，可我怎能去做完颜长之所封的什么捞什子十大高手？”

班建侯笑道：“ 反正是以武会友，贵镖局多出一个人那也无妨。 ”“ 黑鹰 ” 年震山跟着说道：“ 小徒能够得马老镖头的指教，那是他的天大面子。谅他能有多大功夫，怎能是马老镖头的对手，马老镖头大可无须顾忌。 ”

言下之意，马如龙若是不敢出场，就是怕了他的徒弟。马如龙年将七十，却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给他一激，忍不着又站起来。

正在他要出场之际，忽听得一个人朗声说道：“ 虽然说是印证武功，可也得讲究辈份啊。还是让我来领教这位赵兄的高招吧！ ”

这个人是沧州名武师梅花拳掌门人梅锷的侄儿梅清和，年约三十余岁，论年纪比赵登禹稍大一些，论辈份则是同辈。

马如龙看见是他出场，放下了心，笑道：“ 梅老弟，多谢你提醒了我。不错，辈份不当，我这老糊涂可要给人家骂我是以老欺幼了。 ”

赵登禹看见是他，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这人原籍沧州，却是在西北闯出名头的。听说他和追魂剑杜玉门的叔父社长青在西北井称老少双侠，他的功夫比他的掌门叔父梅锷还强，我不知打得过他打不过他？ ” 当下拱手说道：“ 多谢梅大侠责面赐招，咱们点到即止，小弟不到之处，请梅大侠多多指教。 ”

梅清和冷冷说道：“ 少说废话，王爷要看的是真实功夫，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来吧！ ”

赵登禹碰了一鼻子灰，又是尴尬，又是气恼，心想：“ 世间尽多浪得虚名之辈，不见得我就打不过你。 ” 果然一出手就是师门的杀手绝招。

黑鹰年震山的大擒拿手号称武林一绝，轰天雷也曾给他抓得遍体鳞伤，手法的狠辣可想而知。赵登禹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师门的杀手绝招使了出来，当真亦是非同小可！

掌风人影之中，只见赵登禹双指戳向梅清和的眼睛，手肘又撞向他的小腹。看来梅清和要想保护眼睛就难免要给他撞伤了，不知怎的，人影倏地一分，赵登禹一个“ 鹞子翻身 ” 纵出一丈开外，梅清和身形飘动，却是如影随形的紧紧钉牢了他，一下子就反客为主，占了上风，马如龙赞道：“ 好一招梅花飘雪的掌法，梅老师，令侄这一招依我看来恐怕是青出于蓝了。 ” 梅锷微笑道：“ 英雄出少年，我怎么还比得上他？ ”

赵登禹的杀着未能得手，心里慌了几分，不过仍是越打越狠。剧斗中梅清和双掌一带，使出借力打力的内家柔劲，封住他的掌势，依样画葫芦的接着竟然使出了赵登禹曾经用过的一招大擒拿手法，只听得“ 咔嚓 ” 一声，赵登禹双臂齐折！

杜玉门喝彩道：“ 好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 王府 ” 武士相顾骇然。年震山碍着自己的身份，不能出场为徒弟报仇，只好把赵登禹扶了回来，为他接臼。忙乱中，年震山的师弟娄人俊趁着众人不注意他，偷偷向一个人使了一个眼色。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排众而出，说道：“ 梅大侠，我想在兵刃上领教你的高招。 ” 梅清和不识此人，当然也不知他是敌是友，态度便客气许多，说道：“ 大侠二字愧不敢当，阁下高姓大名？ ” 那人说道：“ 小姓石、单名一个昆字。 ” 梅清和道：“ 好，石兄请亮兵刃。 ”

这个石昆，不但梅清和不知他的来历，金京几十年武术门派的弟子，包括交游最广的孟霆和马如龙在内，都是不知道此人是何等人物，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只有杜玉门皱了皱眉头，不过他也没有说话。

石昆亮出兵刃，众人都是不禁赞道：“ 好刀！ ”原来他这柄钢刀，刀光耀目，恍似一泓秋水，任谁见了，都知道是一柄宝刀。

梅清和见是宝刀，精神陡振，说道：“ 请进招吧！ ”他仍然是用空手应付。

想不到他和石昆客气，石昆却不和他客气，一出手就是极为狠辣的刀法，闪电间连劈三刀，左两刀，右一刀，不但刀法古怪，斫来的方位，也是大出在场的二众行家的意料之外。

梅清和心头一凛，这才知道是碰上了劲敌。当下一个“ 移形换位 ”，使出了全副本领化解敌招，好不容易才避过了他的连环三刀。但给对方抢了先手，饶是梅清和拆解得宜，暂时也是只能有招架之功了。石昆一口气攻了他二十多招，刀中夹掌，招招狠辣。

李思南心里想道：“ 青龙帮龙帮主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的罗浩威，听说会使失传的五虎断门刀，可惜我没见过。这人的五虎断门刀，刀法虽然使得不全，却己胜过保定这一派的嫡传刀法多多了。梅清和只凭拳术，只怕打不过他。 ”

心念未已，忽见梅清和一声清啸，招数倏变，左手捏着剑诀，右手中食二指伸出，刺、抹、点、戳，竟然在刀光闪耀之下，以指代剑，使出了上乘剑术，连连进招！

石昆这才知道梅清和的真实武功，远在他的估计之上，大惊之下，唯有硬着头皮和梅清和拼命。

众人看得眼花缭乱，表面看来，梅清和在对方刀光笼罩之下，似乎还是石昆稍稍占了一些便宜。

剧斗中石昆身随刀走，使出“ 凤凰夺巢 ”的招数，避开梅清和一掌，那一刀就似“ 斜切藕 ”的式子削梅清和的手臂。

刀光闪闪，梅清和正在向前扑去，等于是把一条右臂凑上去给对方劈斫一样，看来刀锋一落，他这条手臂是决计难以保全的了。“ 王府 ”的武士都情不自禁的为这个石昆大声喝彩。

就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只听得“ 轰隆 ”一声，石昆摔出了一丈开外，跌了个四脚朝天，他的那口宝刀，已是到了梅清和的手上。

原来梅清和不但拳剑精妙，腿上功夫也是一绝，石昆一刀劈下之时，他身躯往后一仰，右腿疾发如风，这腿法有个名堂，叫做“ 巧踹金灯 ”，一下子把石昆踢翻了。

石昆被踢着心窝，比赵登禹伤得还重。娄人俊将他扶了回去。梅清和道：“ 石兄，你忘了一样东西啦，这口刀你收回去吧。 ”

石昆这口宝刀是给梅清和空手抢去的，按江湖规矩，自家的兵刃到了敌人手中，再要回来，那就等于是向对方投降的了，稍有一点身份的人，为了顾全面子，都是不肯忍受如此屈辱的。

但石昆却是委实舍不得这口宝刀，他在娄人俊扶持之下，回过头来，正想厚颜接刀，但却给娄人俊捏了他一把，他的伤口本来就痛得很厉害的，被娄人俊一捏，忍不住叫出声来。娄人俊代他说道：“ 梅大侠，他说这口宝刀他不能要了，但愿你能够保得住它。是不是这样？ ”石昆哑子吃黄莲，说不出苦，只好点了点头。

梅清和笑道：“ 我可不想要这个彩头。 ”班建侯说道：“ 这样好吧，宝刀留给今日技压全场的高手作为彩物。 ”此言一出，大家都在叫好。其中一

个瘦长的汉子叫得特别高声，颇为引人注目。坐在小花厅里面的追魂剑杜玉门看见此人，不禁又是哼了一声。孟霆问道：“ 这人是谁？ ”

杜玉门道：“ 这人是西北的云中双煞之一，名唤焦霸。我和他有点小小的过节。 ”孟霆虽然见闻广博，却也不知“ 云中双煞 ”的来历。他是个老江湖，听得杜玉门说是和焦霸结有梁子，不便再问下去。另一“ 煞 ”是谁，杜玉门也没有再说了。

梅清和接连重创两个高手，依附“ 王府 ”的那些武师都不敢出来和他动手。焦霸哼了一声，正要从人丛里走出来。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邓山君忽地抢先出场，说道：“ 梅老弟，我和令叔是喝酒的朋友，但一谈到武功，他总是不肯和我印证。难得有这机会，我和你切磋切磋，也就等于是向令叔请教了。”

这一下倒是颇出梅清和意料之外，他业已看出那个瘦长汉子颇有跃跃欲试之意，心里想道：“ 不知邓叔叔何以要抢在前头，阻拦那人和我比武？我若是胜了邓叔叔，那就是胜了三场，也不能再比下去了。当然我是不能胜邓叔叔的。 ”

邓山君和孟霆、梅锷等人是同一辈份，不过年纪较轻。梅清和是梅锷的侄儿，论辈份比他低一辈。但他说明和梅清和切磋武功等于是向他的叔父请教，梅清和却是不能推辞的。

梅清和道：“ 邓总镖头客气了，小侄这点功夫，哪比得上家叔。请总镖头指点。 ”交手之后，两人都有相让之意，不过邓山君是成名的老英雄，纵然要让，也不得做得太过明显，总要过了数十招才行。梅清和没有这些顾忌，他装作气力不加，未到二十招便卖了一个破绽，认输退下。他哪里知道，他以为这样是顾全了邓山君的面子，却反而在下一场就令邓山君失了面子。

梅清和刚一退下，那个瘦长汉于便即出场，报了姓名，就和邓山君交手。

邓山君是知道焦霸的来历的，但却还未想到焦霸的本领竟是还在他的估计之上。

一交手焦霸便采攻势，使的一套拳法也是众人都未见过的。但见他拳风虎虎，掌影翻飞，拳掌兼施，斫、劈、切、打、拨、压、沉、拿，招招都是沉稳迅捷，兼而有之。场中武学造诣稍有基础的人，一看就知他的真实本领，还在刚才那个石昆之上。梅清和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我即使气力全未消耗，只怕也未必能够胜他。 ”这才知道邓山君要阻拦自己和这人比武的用意。

邓山君是全京老一辈的三大名镖头之一（其他二人是马如龙和孟霆），挟数十年功力，本领当然亦非泛泛。两人拳来掌往，打得十分猛烈。场内群豪，屏息以观，胜负殊难逆料，但在武学高明之士如李思南、杜玉门、孟霆等人细心注视之下，却已是看得出来，邓山君吃亏在年老体衰，久战下去，必定不是焦霸的对手。

果然在剧斗了数十招之后，焦霸刷的一个“ 怪蟒翻身 ”，横掌如刀，斜劈邓山君右臂。邓山君跨上一步，双掌斜飞，以“ 野马分鬃 ”的招数拆解，接着用“ 倒撵猴 ”一式反击敌手下盘。这两招柔中带刚，本来是攻守咸宜的拆法，无奈气力不到，精妙的招数亦是难以发挥，焦霸欺身疾进，一闪便攻，长臂一伸，噗的就把邓山君的手腕刁住。邓山君气力已是丝毫也使不出来，这一下只要焦霸借力使力，往外一带，就可以把邓山君摔得个四脚朝天了。

班建侯轻轻哼了一声，焦霸瞿然一省：“ 可不能让这老儿太过难堪。 ”当下哈哈一笑，松开了手，说道：“ 邓老镖头果然是有廉颇之勇，佩服，佩服！ ”

要知邓山君在金京正派的武林人士之中，乃是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之一，完颜长之还是想要笼络他的，班建侯和焦霸自是不能不稍稍给他一点情面了。

焦霸虽然立即松手，而且说了两句客气的话，但也是谁也看得出来，那是邓山君分明落败、焦霸手下留情的了。以邓山君的身份，在众目睽睽之下，受敌人饶让，他的面子更是难堪！邓山君气呼呼地道：“是你本领高强，你用不着说风凉的话了，老头儿算是栽啦。”班建侯笑道：“胜负兵家常事，老镖头不用介怀，请到这边歇歇。”

杜玉门心想：“这厮只怕要我亲自出马，才能收拾他了。”刚要走出小花厅的时候，却见另一个人已经出场，这个人是他的叔父杜长青。

杜长青说道：“我来领教焦先生兵刃上的功夫。”唰的一响，拔剑出鞘，杜家以“追魂剑”闻名江湖，这一拔剑出鞘，动如脱兔，静如处女，姿势美妙之极，虽然尚未出招，已是显出名家风范。

焦霸不敢轻敌，当下也就取出了他的独门兵器。

他的独门兵器是一把折铁扇，扇沿两边锋利，扇面上画上三个狰狞可怖的骷髅头，一看他的兵器，就知他是邪派人物。

杜长青立了一个门户，手捏剑诀，刚刚说出一个“请”字，焦霸折铁扇一张，倏地就向他的面门拨。

杜长青恼他猖狂无礼，剑诀一领，陡地飞起三朵剑花，就似有三柄长剑同时向焦霸刺来一样。原来他这一招名为“三花聚顶”，上刺咽喉，中刺心窝，下刺小腹，正是“追魂剑”中的杀手绝招。

焦霸赞道：“好剑法”，折铁扇一挑一拨，竟然当作短刀来使，锋利的扇子边沿几乎是贴着杜长青的肩头削过。杜长青一个“沉肩缩肘”迅即还招，刺向对方的“魂门穴。”焦霸已是窜过一边，两人的身形倏地由合而分了。

焦霸哈哈一笑，说道：“追魂夺命剑果然厉害，不过却也还未见得就追得了人家的魂，夺得了人家的命。”

杜长青冷冷说道：“阁下的霸王扇也未见得就能称霸称王。”焦霸的独门兵器给他喝破，心头一凛，强笑说道：“杜大侠果然是名不虚传，见多识广。”

两人再度交锋，大家都是不敢有丝毫轻敌。杜长青使出了追魂剑中的刺穴剑法，一口气攻了十七八招。焦霸待他这路剑法使完，冷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如今也该轮到我请杜大侠指教我的点穴功夫了。”折铁扇一合拢来，登时就当作判官笔使，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扇头所指之处，处处不离要穴，也是一口气就攻了杜长青十七八招。

众人看得心惊目眩，手心里都是捏着一把冷汗。“王府”的武士固然为焦霸担惊，正派中人也是为杜长青害怕。

双方越斗越紧，只见剑光闪烁，扇影翻飞，大厅上只两个人比武，却似有数十个高手此追彼逐一般。众人眼花缭乱，已是分不出哪个是杜长青，哪个是焦霸了。

猛听得焦霸一声大喝，杜长青一声长啸，两人忽地又是由合而分，各自站在东西一角。班建侯连忙出来，当中一站，笑道：“点到即止，两位可以罢手啦！”

只见杜长青站在东面，胸膛部位的衣裳穿了一个破口。焦霸站在西面，情形更是狼狈，他本是满头乱发有如怒草丛生的，如今却似给利剑削了他的

半边头发一样，虽然尚未削至发根，却也是参差不齐，十分难看了。

原来在最后那招，双方各施杀手，杜长青胸膛的衣裳给对方那把边缘锋利的铁扇一勾一旋，穿了一个碗口般大小的破孔；但焦霸的半边头发，却也给他一剑削得几乎只剩发根。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又是吃惊，又是佩服他们招数的精妙。

最后这招是惊险绝伦的一招，对双方来说，都可以说得是死里逃生！要是焦霸没有及时霍的一个“凤点头”，给杜长青的利剑削低三寸的话，他的头颅已不能保住；要是杜长青没有及时一闪闪开，对方那把折铁扇，也能够洞穿他的胸膛。

幸而毫发之差，两人都保住了性命。焦霸的情形虽然稍为狼狈一些，也应该说得是恰好打成平手了。

班建侯就是因为恐怕他们两败俱亡，这才出来制止他们，宣布这一场作为打和的。

焦霸打了两场，杜长青打了二场，大家都还未达到连胜三场之数，可是却没有人跟着出来向他们挑战了。

班建侯问完颜长之道：“王爷，这怎么办？”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难得他们两人武功都是这样高明，为这‘高手大会’生色不少。既然没人要和他们比武，那也就不必叫他们强分胜负了。他们两人并列‘十大高手’之内，这就是啦。”

班建侯道：“好，其他的人，继续比赛！”接连叫了三声，可是仍然没人出场。

在大会开始之时，完颜长之本来是宣布要挑选十名“高手”的，但现在数来数去，却只有九名“高手”。

完颜长之皱了皱眉头，说道：“五十七个武术门派，全都比试了么？”

班建侯讷讷说道：“似乎还有五个门派未曾有人出场。”

完颜长之曾经说过，不出来比试也是可以的，但却必须和他手下的武士比试。他再问一声：“还有没有人出来比赛？”结果仍然没人出来，他哼了一声，也就不再说话了。

第五十一回　技惊群雄

龙象法王说道：“老衲久仰中土武功，只道在这个‘高手大会’之中可以大开眼界，谁知看了五十多场，嘿嘿，虽然有几场尚可一观，其余却是平平而已，令我好生失望。好在还有五个门派未曾有人出场，但愿能够见到中土真正是名实相副的高手。”此言一出，不啻说业已选拔出来的那九个人，都只是浪得虚名之辈了。杜长青变了面色，但见他的掌门师侄杜玉门正在注意着他，摇了摇头，只好隐忍不发。

赵武仲自知乃是侥幸入选，对龙象法王的讥诮倒是不觉难堪，心里想道：“真的高手也好，假的高手也好，我总算是列名‘九大高手’之内，凭着这块招牌，就是不做金国的官，不要王爷的金子，自己开个镖局，也可以在江湖上闯得开了。”

完颜长之说道：“我也不知是哪五个门派未曾出场，但想来他们既然不屑参加比武，料应是高出侪辈的了。”

龙象法王说道：“不错，俗语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最后才不能不露身手的人，那才是真正的高人。王爷，待会儿我也想叫小徒凑凑热闹，加入你们王府武士这边，向这五位‘高人’领教领教。待到得出结果之后，这五位‘高人’中本领最高的一位，还望王爷厚加奖励。”

完颜长之笑道：“不劳法王关说，这当然是应该的了。现在‘十大高手’恰好还差一个，就这样吧，待会儿选出本领最高的那一位，就不用和其他九名高手再比了，我亲自颁赠他‘第一高手’的荣衔。不过待会儿如何比法，还得请法王详加指示。”

龙象法王说道：“不敢当。我看这样好不好，仍然照刚才的规矩，一个人可以继续比赛三场，要是能够连胜三场的人，那个人就是‘第一高手’。能够连胜两场的，也可以赠他一个‘高手’的名衔。”

完颜长之道，“要是有两个人或两人以上都连胜三场呢？”

龙象法王笑道：“他们比武的对方乃是王爷手下的武士与贫僧的徒弟，我怕的只是选不出‘第一高手’呢。要是当真有两个人连胜三场的话，那就由贫僧亲自和他们印证印证武功，给他们评定甲乙，也就是了。”

龙象法王大言炎炎，言下之意，所谓中原高手，尚不足当他的弟子一击。气焰如此嚣张，令得群豪大生反感。李思南与杜玉门心中俱是想道：“倘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倒要给他小视中土无人了！”

不过众人虽然气愤，却也不能不有顾忌。俗语说：“在人檐底下，不得不低头。”而且即使拼着豁了这条性命，只怕也是难挫对方气焰。要知龙象法王号称武功天下第一，纵然言过其实，他的本领至少也是与完颜长之旗鼓相当，众人自忖本身的武功确实是与他相差太远，莫说难以和他抗衡，他的任何一个弟子，只怕自己也难应付。这场比武和刚才的比武大不相同，刚才是同道“印证”武功，还可以“点到即止”，如今虽未明言，实际却是含有“敌我较量”的意味。“生死不论”，那也是完颜长之有言在先的了。平白送了自己一条性命，那不是更长敌人威风了么？

杜玉门低声说道：“李兄，是你先上还是让我先上？”

李思南这次用的“身份”是楚雁行的师侄，虽然明知已给杜玉门识破，却也不便在人前太露锋芒，当下笑道：“我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怎敢献丑？杜兄你先来一个旗开得胜，我留在这里给你喝彩！”

赵斌气不过杜玉门这样看重李思南，冷冷说道：“ 丑媳妇免不了要见公婆，李兄，你的韦陀门尚未有人出场，恐怕你总不能一直留在这里摇旗呐喊吧？我看你还是先上的好，免得看了别人的剧斗，心中更是害怕。 ”李思南笑道：“ 多谢你赵兄提点，不瞒你说，我现在已经是害怕啦！ ”

杜玉门在小花厅里正在和李思南商量谁先出场，不料演武厅中已是有人走出场心了。这人是漳州名武师薛兆。

薛兆朗声说道：“ 我老弱无能，当然不配称作高人，也不希罕什么‘ 高手 ’称号，说句实话，我就是因为自知不是高手，这才没有下场的。如今王爷既说是非下场不可，那我就拼着这几根老骨头请蒙古的‘ 大国师 ’指点指点。 ”

龙象法王哈哈一笑，说道：“ 你胜得了我的弟子，再向我叫阵也还不迟。”话犹未了，有一个人已是出场来了。

这个人却不是龙象法王的徒弟，而是完颜长之手下的一个武士，名叫褚凡。

褚凡说道：“ 还是让我这个小角色先唱开场戏吧，大角儿应该留在后面唱压轴戏和大轴戏才合常情。我是‘ 王府 ’中的三等武士，要请各位暂且忍耐些时，待我输给了薛老英雄，各位才能见识法王高足的武功了。 ”

他转弯抹角说话，其实要说的只不过是一句“ 杀鸡焉用牛刀 ”。只因薛兆是德高望重的老武师，他不便径直的说出来罢了。

薛兆勃然大怒，冷笑说道：“ 我这个糟老头儿倒是多蒙你褚大人抬举了，嘿嘿，其实还用不着你出场的，随便放一条恶狗出来，就可以把我这糟老头儿吓跑了。 ”针锋相对，等于骂他是一条狗。

褚凡道：“ 怎么你绕着弯儿骂人？ ”薛兆喝道：“ 骂你又怎么样！ ”呼的一掌就劈下去！

哪知褚凡正是要他动怒，只见薛兆手起掌落，褚凡登时倒在地上。众人方自一愕，心想褚凡如此猖狂，即使他当真只是个“ 三等武士 ”，多少也得有点看家本领，不该一个照面就给对方击倒？心念未已，说时迟，那时快，褚凡在地上一滚，一抓已是抓着薛兆的足踝。众人这才知道他使的是“ 地堂拳 ”。

“ 地堂掌 ”是在地上打滚，专攻敌人的下三路的。薛兆腾的飞起左脚，踢他头盖。褚凡不待抓实，立即变招。只见他身形一缩，就像圆球一样，盘旋腾折，腕、膀、肘、膝、肩、臀，不论哪一部份，沾地便即腾起，比普通的“ 地堂拳 ”身法，更显得轻灵飘忽，古怪多端。

薛兆掌风虎虎，看得出每一掌都是力足裂石开碑。只是褚凡在地上盘旋打滚，薛兆的掌力空自消耗许多，却是打他不着。

原来薛兆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擅长的是一套“ 大力金刚掌法 ”，掌力是刚猛极了，但这掌法本是“ 正规 ”打法，招数中十之八九都是攻击对方的上盘和中盘的，却不能够破褚凡这套古里古怪的“ 地堂拳 ”。当然这也是因为薛兆的少林派功夫尚未能练到炉火纯青之故。完颜长之这边的人，也正是针对他这个弱点才推举褚凡出场对付他的。

薛兆的“ 金刚掌 ”破不了“ 地堂拳 ”，只好舍长用短，展开了少林派“ 鸯鸳连环腿 ”的功夫，双足交腾，褚凡滚到哪边，他就踢到哪边，既快疾，又有刀，跌荡之间，显得下盘功夫，也是甚为坚固，战术一改，果然又把攻势抢过来了。

众人看得眼花缭乱，正自想道：“ 姜是老的辣，原来薛兆的腿上功夫也是这样了得！ ” 忽听得 “ 卜通 ” 一声，不知怎的，分明是薛兆已经占了上风的，突然间却给褚凡抓着他的脚跟，抛出三丈开外！

原来薛兆的腿上功夫虽也了得，毕竟不是他最擅长的功夫，褚凡的 “ 地堂拳 ” 却是有独特的造诣。他等待薛兆的气力消耗的差不多了，乘隙即进，立即便把薛兆击败。

褚凡一跃而起，拍拍双掌，笑道：“ 薛老师父，对不住，承让了。 ” 薛兆气得晕了过去。

社玉门再也按捺不住，跑出小花厅，说道 :“ 让杜某领教你的高明武功。”

声到人到，褚凡刚刚站起，急忙又再伏地，只听得 “ 嗤 ” 一声，饶是他滚动得快，腰带已是给社玉门扯断。

班建侯双掌一拦，褚凡滚到他的后面，这才站起来笑道：“ 杜大侠，我说过只打一场的，我不是你的对手，恕不奉陪了。 ”

杜玉门沉声说道：“ 班大人要亲自赐教么？ ”

班建侯笑道：“ 杜大侠，我们是把你当作客人看待的，你也想凑凑这个热闹么？其实你用不着比试，已经是天下皆知的高手了。 ”

原来这次的 “ 高手大会 ”，杜玉门是临时到场的，并未列入业已报名参加的五十七个武术门派之内。而且他的 “ 追魂剑 ” 剑派，他的叔父杜长青刚才亦已出过场了。按说他是可以当作 “ 客人 ” 的身份，不必下场的。

杜玉门冷冷说道：“ 多承谬赞，‘ 高手 ’ 二字，愧不敢当，我亦非稀罕 ‘ 高手 ’ 称号，不过我既然来了，那也就不该自居为客人啦。久仰班大人武功卓绝，请发招吧！ ”

班建侯说道：“ 杜大侠肯抖露武功，我们是求也求不到的，不过—— ”

杜玉门道：“ 不过怎样？ ”

班建侯道 :“ 我倒想向杜大侠请教，不过我的剑术恐怕不值杜大侠一哂。杜大侠，你是剑术名家，须得有个旗鼓相当的对手方能相得益彰。 ” 说至此处，招一招手，叫道：“ 金老弟，我看还是你出来陪杜大侠走几招吧。 ”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应声而出。

原来班建侯长于分筋错骨手法，内功造诣也高，但他自恃，却是没有必胜的把握，故而先找一个精于剑术的同伴出来，看一看杜玉门的剑法究竟是有多高？要是他的同伴输了的话，他也可以摸得个底。

杜玉门刚才给他双掌一拦，距离数丈之外，亦自隐隐感到他的掌力冲击。他自忖也是没有必胜对方的把握。不过在剑术上他则是极有自信的，心想：“ 好歹也得先胜一场，方能挫折敌人气焰。 ” 于是就点头说了一个 “ 好 ” 字。

这个短小精悍的汉于名叫金光灿，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金国御林军中三大高手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还有一个就是班建侯了，（班建侯是前任副统领，后来完颜长之将他调来 “ 王府 ” 作总管的。）他的职位虽然比不上翦、班二人，武功则是各有所长，名气也是一样。他的剑术造诣在金国的御林军中，是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

金光灿步入场心，说道：“ 班总管是给我脸上贴金，我的剑术怎能和名闻天下的追魂剑相比？ ”

杜玉门道：“ 别客气，进招吧！ ” 神情冷傲，似乎竟是未把金光灿放在眼内。

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剑光疾闪，金光灿己是唰的一剑，向他刺来。出

招之后，方始说道：“恭敬不如从命，请社大侠接招！”就在他说这两句话的时间，已是剑招三变，袭击了杜玉门的七处要害了。

杜玉门想不到他出剑如此之快，饶是剑术精湛，化解他这三招，也是费了不少力气。此时方始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金光灿，实在是个劲敌！

棋逢敌手，各有千秋。杜玉门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接了三招，迅即一口气连攻四招，金光灿身随剑走，把他极为凌厉的四招剑法，也都一一化解了。

激斗中杜玉门蓦地一声大喝，攻如雷霆疾发，一招“天将卷帘”，剑诀指处，剑锋倒卷而上，削膝盖、划小腹、刺心窝，把攻击敌方三处要害的剑招融而为一，要敌方非有一处中剑不可，当真是迅猛无比！

在这间不容发之际，金光灿也是陡地一声大喝：“来得好！”竟然半步不让，一招“横云断峰”，横剑拦腰便削过去。

这一下吓得两方的人都叫起来，胆小的更是吓得闭上了眼睛，生怕看见了血淋淋两败俱伤甚至两败俱亡的惨状。

说时迟，那时快，在众人惊叫声中，他们交换的这一招惊险绝伦的互攻，已是眨眼即过！那些人张开眼睛，只见他们谁也没有受伤，站立的方位好似都没有变，不过剑招则是变了。换成了一攻一守，金光灿主攻，杜王门竟然被迫防守了。

原来金光灿为了争名，他出场之时，就已打定主意，不惜死伤，务必要和杜玉门力拼。他心里想道：“我本来是和班建侯、蒯长春并驾齐驱的，如今他们却是远远跑在我的前面，官居高位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今日我是非胜不可！嘿嘿，班建侯不敢和杜玉门交手，我如打败了杜玉门，王爷还能不对我另眼相看吗？”

正由于他有这个念头，是以当杜玉门疾下杀手之时，他情知躲避不开，立即便与杜玉门硬拼。

高手搏斗，本能的自会趋吉避凶，当双方的性命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大家也就不约而同的各自变招，由凶险重归平淡了。

不过，虽然是双方同时变招，也还有个主次之别。杜玉门的变招是给金光灿的硬拼迫出来的，这就给金光灿反夺了先手了。

虽说凶险归于“平淡”，这“平淡”之中也还是着着隐藏杀机，只不过没有刚才那样骇人心魄而已。

金光灿越攻越急，不久又是高潮迭起。杜玉门虽然步步后退，但却门户谨严。守得沉稳之极。每退一步，就消解对方一分攻势。李思南心里想道：“杜玉门的追魂剑法果然名不虚传，他的造诣也差不多可以说是到达了‘攻如雷霆守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的境界了。只可惜还欠一些火候，求胜之心太切，反而不能挥洒自如，以致错过许多制胜良机。好在对方所犯的毛病比他更大。”

杜玉门连退七步，消了金光灿七分攻势，此时不但李思南看得明白，场中对剑术稍有造诣的人也都看得出来了：金光灿的攻势已是到了强弩之末。

只见金光灿大步跨前，第八招攻势发动，长剑笔直的向前刺出，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李广射石”，剑势急劲之极。社玉门身形一侧，闪过金光灿刺向小腹的剑尖，反手一挥，翻身进剑，果然便即反守为攻。

杜玉门这招也有个名堂，名为“斗转星横”，以长剑当作大刀来使，向敌方拦腰斩劈。金光灿的第八招攻势已是凌厉异常，他这一招反攻，比金光

灿的“ 李广射石 ”还更凶猛！

眼看这两大剑术名家，必有一方血染尘埃，顿时间鸦雀无声，人人都是屏息以待。

李思南吃了一惊，心里想道：“ 糟糕，杜玉门怎的如此急躁？ ”

原来杜玉门这反守为攻的一招，虽然凶猛之极，但因剑势向前横斩，两胁却是露出“ 空门 ”（弱点），左边空门还可补救，右边空门一被敌方乘隙而进，即使以杜玉门剑术之精，充其量也只是可以暂时避免受伤而已，但在对方剑势笼罩之下，不出三招，便非落败不可！“ 要是杜玉门不急躁的话，平平稳稳的接过这招，金光灿的攻势己是到了强弩之末，他就可以稳操胜算了。 ”李思南心想。

心念未已，只听得“ ”的一声，两条人影倏地分开，一柄长剑落在地上，双方胜负已分，但这结果却是颇出李思南意料之外，落败的一方，竟然不是杜玉门，而是金光灿。

并非李思南眼力看差，虽然这结果似乎出他意外，其实却正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他没有看错，杜玉门是犯了急于求胜的毛病，但金光灿却比杜玉门更为急于求胜，这就着了杜玉门的道儿，错失了自己可以克敌制胜的良机了。

原来社玉门两胁均露空门，左边空门是虚，右边空门是实。不过必须有李思南那样高深的剑术造诣方能洞察无余，金光灿剑术虽高，尚还未能达到李思南这样的境界，由于杜玉门以虚作实，以实作虚，掩饰得很好，金光灿被“ 假装 ”所蒙蔽，在他眼中看出来，却是杜玉门左边的破绽更大了。

高手搏斗，时机稍纵即逝，金光灿无暇细察虚实，心想攻击对方右边的“ 空门 ”，虽然也可占到上风，究不如攻对方左边的“ 空门 ”，一招便可制敌死命。他求胜心切，生怕夜长梦多，于是心念一动，立即变招，剑锋转了方向，刺向对方右胁。

哪知他变招虽快，杜玉门比他还快，因为杜玉门正是要诱他出这一招的，早已有了准备。金光灿的剑尖刚刚触着他的衣裳，他的剑尖业已刺着金光灿的虎口。

金光灿长剑坠地，心头一片茫然，这变化来得太突兀了，一时间他还未知道自己究竟是因何致败。

不过他被剑尖刺着的虎口，却并没有皮破血流。只是留下一点红点。他是个剑术的大行家，当然知道这是对方手下留情了。要是社玉门下杀手的话，他的一条右臂，非得和身体分家不可。还有一层，杜玉门刚才还击他的这一招，是以长剑当作大刀来使，劈研之势极为凶猛的，但在那关键的时刻，眨眼之间，杜玉门便可以把凶猛之极的劈斫一变而为轻灵的刺削，这种收发随心、强弱如意的剑术上乘境界，金光灿自问也还未能达到。是以他虽然输得糊里糊涂，却不由得他心中不服。

杜玉门收了剑势，止步凝身，心里也自暗暗叫了一声“ 侥幸 ”，微笑说道：“ 金大人的剑术非同凡响，杜某十分佩服。 ”

金光灿只道他说的乃是“ 反话 ”，脸上通红，哼了一声说道：“ 我学艺不精，输了给你，你还何必说风凉话儿？ ”

杜玉门说道：“ 金大人，我是侥幸承你让了一招，刚才要是你刺我的右胁，我恐怕早已输给你了。这不是你学艺不精，而是我行险求胜，侥幸获得成功而已。 ”

金光灿呆了一呆，这才知道自己是着了人家的道儿，在那关键的时刻，

以实作虚，以虚作实，判断错了。

不过判断错误，那也还是自己的错误，怪不得人家，而且杜玉门在大获全胜之后，非但没有半点骄态，还肯坦白的说出致胜之由，确是不愧名家风度，不但众人喝彩，金光灿也不能不为之心折了。当下金光灿拾回长剑，拱手说道：“金某得杜大侠谬赞，虽败犹荣。杜大侠剑术已达炉火纯青之境，金某是输得口服心服的。”

班建侯看见杜玉门的剑术如此精妙，亦是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倘若比拼内功，我是决不会输给他的，但我一双肉掌，却难保不败在他的利剑之下。”要知比武的规矩是要让双方各展所长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擅剑术，就要别人也放弃兵刃，和自己硬拼内功。

不过，虽说班建侯刚才没有明言要接下面一场，语气之中，却是有了这样的暗示的，以他的身份，又岂可食言？

正在班建侯心意踌躇，想要出场而未出场之际，一个蒙古武士已是抢在他的前头走出来了。这人是龙象法王的第三个弟子，名唤宇文化及。也是以前成吉思汗手下的十八个“金帐武十”之一。

宇文化及笑道：“完颜王爷、班总管，贵府的武士已经接连比试两场了，也该轮到我们献丑啦。我们不远千里而来，为的就是要见识见识中原好汉的本领啊！”

班建侯心头大喜，想道：“杜玉门这可要碰上克星了。”原来龙象法王门下五个弟子，宇文化及虽然排行第三，武功却是以他最强。不但“龙象功”己练到了第七重，使的独门兵器“金刚圈”尤其是刀剑的克星。

杜玉门冷冷说道：“好汉两字我是不敢当的，真是好汉的话，也不会与阁下交手了。”

宇文化及怒道：“你是说，我不配向中原的好汉领教么？”

杜玉门道：“阁下切莫误会，我的意思只是——”

宇文化及道：“只是什么？”

杜玉门道：“武功好的未必就可以称为好汉，何况我的武功并不好呢？”这话其实是绕个弯儿骂宇文化及，比说他不配还更甚些。

宇文化及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好说，好说，谁不知道杜先生是追魂剑的掌门，何必自谦？嘿嘿，请杜先生这就追我的魂吧。”“　”的一声，登时只见金光耀眼，紫电飞空，原来他的“金刚圈”，名副其实，是用黄金铸造的。

杜玉门唰的一剑刺去，宇文化及的金刚圈滴溜溜一转，荡开他的长剑，响起了一串震耳欲聋的金铁交鸣之声！

杜玉门一个盘龙绕步，斜身进剑，倏地变招，冷电精芒，耀眼生缬，抖起了七朵剑花，一招之间，遍袭敌人七处穴道。

宇文化及双圈疾转，攻中带守。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杜玉门的长剑在他这对金钢圈的封锁之下，竟是递不进招。

兵器上是宇文化及占了便宜，但杜玉门的剑法差不多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岂能为他克制？他碰上强敌，精神倍振，一柄长剑盘旋飞舞，矫若游龙，登时和宇文化及打得个难分难解！迫切之间，虽然攻不破对方的防御，但宇文化及想要利用兵器的特殊性能，锁拿他的长剑，却也不能。

这一战旗鼓相当，看得众人更是心惊目眩。但杜玉门吃亏在刚刚和一个不相伯仲的剑术名家剧斗了一场，气力自是不如宇文化及之能持久。斗到了

将近百招，杜玉门额头见汗，心里想道：“久战下去，只怕难免受他兵器所克，好，我索性冒险攻坚，与他一拼！”

心念一动，险招即发。匹练似的剑光，径向他右手的金钢圈中插去。金钢圈本来是可以锁拿刀剑的，他把长剑插入圈中，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说是冒险之及！

这刹那间，场子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响。只见金光白光纠结一团，倏然间“　”的一声，宇文化及的一只金钢圈已是套在杜玉门的长剑之上。

原来杜玉门这一剑快如闪电，宇文化及来不及锁拿他的长剑，若不缩手弃圈，只怕脉门已然中剑。

杜玉门剑势未衰，剑尖仍然指向宇文化及的要穴。宇文化及忽地喝道：“都给了你吧！”左手一扬，金钢圈飞过来，恰恰又套在杜玉门的剑上。

杜玉门剑上套着两只金钢圈，突然间只觉一股极为强烈的旋转力道牵引着他的长剑，长剑似欲脱手飞去。原来那两只金钢圈套在他的剑上仍是转个不停的。宇文化及使的这招名为“三转法轮”，正是他败中求胜的绝招。

杜玉门功力若是胜过对方，这对金钢圈可以甩开，如今却是刚好旗鼓相当，他若不抛开长剑，可就难免要给对方这一招“三转轮法”所伤了。当机立断，无可奈何，杜玉门只好也把长剑向对方掷去。

众人看得目眩心惊，陡然间发出一阵暴风骤雨的喝彩声，大家不约而同的松了口气，俱是想道：“双方兵器脱手，这一战大概是可以和和气气的结束了。”

哪知宇文化及却是不甘罢手言和，彩声未绝，只见宇文化及已是倏地转身，一跃而上，喝道：“胜负未分，我与你再决雌雄！”声出招发，“呼”的一掌就向杜玉门当头劈下！

原来宇文化及自恃他有第七重的“龙象功”，双方比拼内功，料想自己可以稳操胜算。

按照事先说好的比武规矩，他们并非同道“印证”武功，无须“点到即止”，而是可以各展所长，直到把一方击败才算终了的，因此在他们这种情形，双方同意，固然可算作和局终场，但只要一方不同意，那就还是要继续比下去。除非杜玉门自愿认输。

杜玉门当然不愿认输，立即招架。宇文化及这一掌来得凶猛之极，转眼间杜玉门的身形已是在他掌势笼罩之下。闪避无从，杜玉门只好和他硬拼！

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掌相交，竟似牢牢粘着似的，双方四目瞪视，大家都挣脱不开。

宇文化及是存心和他比拼内力的，使出了第七重“龙象功”，就不容对方撤掌回去。待到双方的内力都已发挥，那更是谁先缩手，谁就要先受内伤！

不过片刻，只见两人头上都是冒出了热腾腾的白气，双足陷入泥中，大汗淋漓，衣衫尽湿。

原来宇文化及的内功虽然较高，但杜玉门练的是正宗内功，威力不及对方，功夫则是较纯，因此一时间还是难分上下！

宇文化及催动内力，好像狂涛浪涌，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猛攻过去。杜玉门沉着应付。运用化劲消力的上乘内功心法，一分一分的化解敌人力道。

武学高明之士看得出来，目前的关键已是在于杜玉门能够支持多久了。要是他能够支持半个时辰，此消彼长，宇文化及就会输给了他。否则他就要

在宇文化及猛攻之下重伤毙命。但看这个情形，最可能还是两败俱伤。
　　龙象法王皱了眉头，杜玉门的朋友更是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大家都知道倘不赶快分开他们，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了！
　　两个一流高手在比拼内功，想要把他们分开，谈何容易！
　　龙象法王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以他的身份——既是蒙古的“国师”，又是宇文化及的师父，却是不便亲自下场把徒弟拉开。他恐怕他要是这样做的话，会给别人目为“示弱”。
　　完颜长之也是有这个能力的，但他心里想道：“龙象法王都不理会，我又何必去管他的徒弟是死是生？”还有一层，以完颜长之的本领，虽然可以把他们分开，但他自身只怕多少也得耗损一些元气，他当然是宁可袖手旁观了。
　　杜玉门的朋友倒是没有这些顾忌，不过他们自忖却是没有这个能力。总不能一窝蜂上去将他们拉开。
　　眼看宇文化及与杜玉门的双足都已深陷泥土之中，头顶冒出的热腾腾的白气也越来越浓，就要两败俱伤了，忽地有一个人跑了出来，在他们当中一站，硬生生的就挤进去。
　　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出来分开这两大高手的，竟是一个貌不惊人状似刚从乡下出来的庄稼汉模样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乔装打扮、冒充楚雁行师侄的李思南。
　　只听得“蓬、蓬！”两声，杜玉门和宇文化及的双掌都打到了李思南的身上。
　　他们两人是运足了内力的，如箭离弦，谁也不能立即就收回去。
　　两边的人都是大吃一惊，只道这一下李思南非得当堂呕血，毙命在他们的掌下不可！
　　但只见李思南晃了一晃，左手拉开杜玉门，右手拉开宇文化及，他自己仍然站在当中，脸上的神色丝毫不变！
　　全场鸦雀无声，包括龙象法王和完颜长之在内，大家都呆住了。呆了片刻，这才突然爆出了如雷的喝彩声。
　　有些“识得”他的人说道：“这人是韦陀门楚老拳师的师侄。”“奇怪，楚雁行的本领我是知道的，只怕他也未必能有如此能耐，他的师侄却怎的如此了得？”许多人在喝彩声中禁不住窃窃私议了。
　　李思南微笑道：“两位功力悉敌，恕我不揣冒昧，作个鲁仲连，请两位罢手言和了吧。”
　　宇文化及虽然凶悍，毕竟也还是怕死的，在那生死俄顷的关头，他早已暗自后悔了。此际拾回了一条性命，自是不敢再说什么，只能多谢李思南了。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想不到这个‘高手大会’果然还当真是有卧虎藏龙呢，哪位去接这位韦陀门的高手几招？”心想：要是龙象法王不下场的话，恐怕只有自己亲自出马，才能胜得这位貌不惊人的庄稼汉了。未到最后关头，龙象法王当然不肯自贬身份，出来的是他的大弟子乌蒙。
　　龙象法王暗地皱眉，情知大弟子决计不是李思南的对手，但乌蒙业已出来，他也是没有办法了。
　　原来在龙象法王的门下弟子之中，各方面的武功综合来说，是宇文化及本领最高，但只论内功，则是乌蒙更为深厚。他的“龙象功”已练到了第八重，和师父也差不了多少。

乌蒙当然亦已看出了李思南本领不凡，但他想李思南刚刚被宇文化及的第七重“龙象功”打了一掌，还加上了杜玉门的内力，即使他没有受伤，元气也是大损的了。“有这样的便宜，我乐得去拣。”他就是怀着这个侥幸心理，是以毅然出场的。

李思南淡淡说道：“我这个乡下人能够得到蒙古大国师的大弟子指教，真是何幸如之。你划出道儿来吧，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舍命奉陪的了！”

乌蒙哼了一声道：“好说，好说，你的本领很不错，不必客气。我看你的内功是比我的师弟高明，我就和你较量内功吧。”

马如龙忍不住说道：“这似乎不大公平，这位李师父刚刚以血肉之躯，硬接了两位一流高手的掌力，如何还能拼斗内功？”

李思南笑道：“好汉一言，快马一鞭。我虽然不是好汉，说过的话可也不能后悔，我说过任凭他划出道儿的，比内功就比内功，我唯有舍命奉陪了。”

乌蒙道：“好，大家都听见了，这可是他本人愿意的，不能怪我占他的便宜。”说罢，呼的一掌，就向李思南猛劈过去。掌挟劲风，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马如龙吃了一惊，想道：“楚雁行这师侄真是不识好歹，我给他说话，他却偏要硬充好汉？”

哪知双掌一交，结果却是大出马如龙意料之外！

眼看乌蒙蒲扇般的巨灵之掌就要劈着李思南的额门，李思南这才举起手来，轻描淡写的一掌拍将出去。看来竟似未曾用上气力，双掌相交，无声无息。

乌蒙一声大喝，站牢马步，运劲一推，脚下青砖碎裂，尘土飞扬，他的双足已是陷入泥中。李思南纹丝不动。

只见李思南的手腕缓缓摆动，或向左移，或向右移，移动的幅度很小，说也奇怪，乌蒙用了全力攻他，却是不能向前再跨一步，身形还得跟着李思南手腕摆动的方向，晃个不停。

原来李思南是使上了“四两拨千斤”的借力功夫，乌蒙的力道左面攻来，他就拨向右方，右面攻来，他就拨向左方，移转之间，已是把乌蒙猛烈之极的第八重“龙象功”的力道轻描淡写的化解了。虽说这是“借力打力”，但本身要是没有非常深厚的内功，那也是施展不出来的。

不过片刻，乌蒙已是汗如雨下，气喘吁吁。他的内力源源不断的发出去，却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不由得慌了起来，暗自思忖：“这小子以逸待劳，我的内力总有用尽之时，这却如何是好？”心念一动，陡地手腕一翻，抓着李思南的虎口，猛地喝声：“起！”果然把李思南的身躯一下子就挥了起来。

众人都以为李思南可以稳操胜券了的，这变化突如其来，不觉都是大惊失色。马如龙忍不住又叫道：“这似乎不是比拼内功吧？”

原来乌蒙用的是大擒拿手法，加上蒙古武士最为擅长的摔角功夫要把李思南摔倒的。他内力比拼不过李思南，只好自食前言了。

乌蒙冷冷笑道：“胜者为雄，你管我用什么功夫？谁叫这小子老是取巧，不敢和我真个硬拼呢？”大笑声中，把李思南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就要把李思南猛力的抛出去。

但说也奇怪，他想把李思南抛出去，李思南竟似附在他的身上一样，只用两只指头反扣他的手腕，他就抛之不动。

李思南一声冷笑，说道：“你要和我比拼内功不是，那就好好的接住吧。”话犹未了，乌蒙已是觉得有如千斤重压，压在他的身上。

李思南用上“ 千斤坠 ”的功夫，本身的力道加上乌蒙攻他的力道给他借用了来，全都压在乌蒙身上，乌蒙如何禁受得起？双膝一软，登时跪在地上。李思南双指扣着他的脉门，左手和他的右手仍是牢牢抓住，身子悬空。乌蒙虽然跪倒地上，依然摆脱不开。又羞又气，又急又惊！

李思南笑道：“ 太多礼了，我不敢当，咱们是不是还要再比下去？ ”

乌蒙早己支持不住，再不求饶，只怕就要耗尽全身气力，筋断骨折而亡。无可奈何，只好不顾羞耻，连忙说道：“ 李大侠，我比不过你了，我认输了。 ”李思南哈哈一笑，双指松开，站到地上，说道：“ 起来吧，别客气了。 ”

这一场李思南胜得光彩之极，但龙象法王的大弟子败得这样惨，可是面目无光了。他哼了一声，就想亲自下场，却有两个武士，先他而出。一个名叫呼韩邪，一个名叫巴真，身份与乌蒙相同，都是成吉思汗生前选拔的十八名“ 金帐武士 ”之一。龙象法王坐了下来，心里想道：“ 他们联手，恐怕还是胜不了此人。不过让他们先打一场，让我更能摸透对方的武功，这也很好。”

呼韩邪与巴真并肩一立，说道：“ 李大侠腰悬宝剑，想必也是剑术的名家了。我们意欲讨教剑术，不知李大侠可肯赐招么？ ”

马如龙倚老卖老，又忍不住说道：“ 比武的规矩不是说明了单打独斗的么，几时改了？ ”

呼韩邪愠道：“ 马老镖头，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话犹未了，李思南已是替他接下去说道：“ 各派剑术，不尽相同。有的剑派，必须两人合使一套剑法，才显威力，甚至还有排成剑阵的。两位大概是要用双剑合壁的功夫吧，不知我说得对不对？ ”

呼韩邪喜道：“ 李大侠不愧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正是这样。对手一个人，我们是两人齐上，对手是一百个人，我们也是两人齐上。不过李大侠倘若要固执比武的规矩，我们也不能勉强，这一场只好不比了。 ”原来他们是蒙古最出名的剑客，练的一套剑术名为“ 龙形一字剑 ”，一使开来，两人如同一人，威力极大，从来未曾输过的。

刚才杜玉门和金光灿比剑之时，这两个人在旁细心观看，饶是杜玉门的剑法那样精妙，也给他们看出好些破绽。当然这些破绽倘若要他们和杜玉门单打独斗的话，他们是决计攻不破的，但若是让他们双剑合壁，他们就有可胜之道了。

说起来他们早已是跃跃欲试的了，社、金二人给李思南分开，他们失掉了一个和杜玉门比剑的机会，亦即是失掉了一个他们自以为可以“ 扬名立万 ’气的机会，心中都是大感遗憾。此时又一个可以“ 扬名立万 ”的机会到来，他们还焉肯错过？

出场之前，他们暗地里也曾商量过的，在他们的想法，李思南的剑法再高，想必也不会比杜玉门更高，而李思南刚把龙象法王的大弟子打得惨败，此时正是场中“ 风头 ”最健的人物，他们要是胜得李思南，岂非更为光彩？是以在他们“ 叫阵 ”之后，担心的就只是李思南愿不愿意应战了。

李思南在全场注目之下，淡淡说道：“ 本门剑术我是略知一二，说到剑术名家，那我怎么敢当？不过上乘的双剑合壁很难一见，我倒很想开开眼界。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舍命陪君子吧！ ”

此言一出，呼韩邪与巴真大喜过望。要知韦陀门并非以剑术见长，现在李思南既然这样说，言下之意，待会儿当然只是以他的“ 本门剑术 ”应付了。呼、巴二人俱是想道：“ 韦陀门的剑术我们早已洞悉无遗，实是不堪一击。

你若当真只用本门剑术，那就活该是你倒霉了。”

当下两人立即并肩站在场心，呼韩邪左手握剑，剑尖朝天；巴真右手握剑，剑尖指地。这是他们“龙形一字剑”的“起手式”。立好门户，两人齐声说道：“多谢李大侠答允赐招，这就请李大侠施展贵派剑法吧。”

李思南忽他说道：“且慢！”

呼、巴二人怔了一怔，只道李思南是要反悔，正要出言挤兑他，不料李思南却是如此说道：“双剑合壁倘若是有两对高手结成剑阵，威力可增三倍，打来也定然更为精彩。我虽然僻处乡间，孤陋寡闻，也知道完颜王爷手下，有两位是‘三才剑，的名家，一位是司空涛，一位是呼延化。不知我说的对是不对？”

司空涛与呼延化应声而出，说道：“你的耳朵倒是很尖，对我们的事情居然打听得这样清楚。不错，我们虽然不敢自称名家，却确实是练有一套两人合使的‘三才剑法’，你要怎样？”

李思南笑道：“没有怎样，我只是想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你们的三才剑法。请你们两位，和他们一起，并肩子上吧！”

司空涛气往上冲，喝道：“什么，你是要和我们四个人同时交手？”

李思南道：“不错，按规矩我是应该分作两次向你们请教的，可惜一来时候不早，二来我也没有这样多功夫与你们轮流比试，只好请你们并肩子上了！”

呼延化气极怒极，反而大笑，说道：“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狂妄的人，好吧，你既然赶着要见阎王，我就成全你吧。这是你自愿领死，可怪不得我们以多欺少！”

人丛中忽地有个人细声细气他说道：“真是一班不知死活的家伙，说什么‘以多欺少’，你以为你就欺负得了人家吗？焉知人家不会以少胜多！”

这人混在人丛之中说话，说也奇怪，竟然没人知道说话的究竟是何人。

呼延化喝道：“说怪话的是谁，有胆的站出来和我较量！”

那人阴恻恻地笑道：“你比了这场，要是还能留得性命，再向我叫阵也还不迟。”声音细若游丝，但却“钻”进了每个人的耳朵之中，大家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完颜长之朝着声音飘来的方向看去，只见每个人都是紧闭嘴唇（为了怕受嫌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说话。完颜长之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是‘传音入密’的功夫，西藏的魔术师虽也有人会用‘腹语’，却是没有这样功夫。这人练的内功倒是怪异得很！”

“腹语”是不用开口，声音从肚子里传出来的。但这样的“腹语”，只有站在附近的人才听得见，而且声音也很模糊。决不能像这个人一样，能说得偌大的一个演武厅，站在任何角落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是以听在完颜长之这样的武学大行家耳中，立即便知此人是具有“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加上擅于“腹语”的了。

司空涛、呼延化暴跳如雷，不约而同地骂道：“岂有此理！你到底是人是鬼？”

第五十二回　惊人神剑

李思南道：“多谢这位兄台给我脸上贴金，太过看得起我了。”回过头来，接着笑道：“呼延先生，你要送我去见阎王，那就赶快来吧，闲话莫多说了！”

呼延化气呼呼地道：“好，先料理你这小子，我再和那装神弄鬼的家伙算帐。出招吧！”

李思南笑道：“不错，只要你有本领杀得了我，这是我自寻死路，与人无尤。”

呼延化喝道：“你催我动手，怎么还不出招？”

李思南道：“不是我要多说闲话、这两位蒙古大武士还未站到适当的方位呢。待你们布好阵势不迟。”

呼韩邪与巴真踏入场心，但因他们和呼延化、司空涛这一对以前是未曾配合过的，既要结成剑阵，如何安排阵势，却是煞费踌躇。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又不便先作商量。

李思南道：“你们两位是使三才剑的，最好站在上首巽门，看你们两位的起手式，大概是‘龙形一字剑’吧，那就最好站在下首坎门，巽坎相逢，布成犄角之势，然后分进合击，堵着对方中路。”

呼延化怒道：“用不着你来指点。”但他话犹未了，只见呼韩邪与巴真已是奉命唯谨似的抢着占据下首坎门，他的伙伴司空涛亦已站在上首巽门了。原来李思南指点他们的这个阵势，正是最好的安排，呼延化是深通剑术的行家，自己也明白的。只是急切之间，一时还未想得出来而已，当下无可奈何，只好乖乖的听李思南的吩咐，走过去和司空涛站在一起。

场中观战的杜玉门这一班人，虽然业已知道李思南本领不凡，但见他向四个剑术名手挑战，起初也是和呼延化的想法一样，觉得李思南未免“狂妄”了一些，待得听到李思南指点对方，这才知他早已成竹在胸，放下了心。杜玉门不禁笑道：“李兄，你是比武还是授徒？嘻嘻，我教的徒弟也没有他们这样听话。”

呼延化面目无光，喝道：“姓李的，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李思南道：“是呀，我也不解，你们既然布好阵势，为何还不出招？”呼延化这才知道，他以一敌四，居然还要让自己这边占先手出招的便宜！

呼延化和司空涛是金国御林军中有数的高手，为了保持身份，尚在踌躇，不知道是否该占这个便宜，陡听得一声大喝，那两个蒙古武士，呼韩邪和巴真已是双剑齐挥，抢先出招，疾下杀手了。

他们用的剑法名为“龙形一字剑”，果然名不虚传，两人一个左手持剑，一个右手持剑，同时出招，两柄长剑联结成一道剑光，俨如经天长虹，横空掠过，好像就要把李思南拦腰斩断。

众人惊呼声中，只见李思南一剑横披，使的果然是“韦陀门”的一招剑法，名为“金刚降魔”，这招剑法平平无奇，即使是“韦陀门”的高手使出来，也不过是只具刚猛之势，殊欠轻灵迅捷的上乘剑法所必须的条件。

但说也奇怪，李思南缓缓出招，使的又只是这样一招“平平无奇”的剑法，对方那道双剑联结而成的长虹竟然当中分开。不是李思南给他们拦腰斩为两截，而是对方的“双剑合壁”给李思南一下子就破解了。

李思南并没乘胜追击，却是按着便柄，冷冷说道：“你们为什么没有按

照这个剑阵所布的原理，分进合击？”

呼韩邪与巴真刚才一直没有开口，原来正是在养精蓄锐，希望一举杀了敌人的。不料第一招就给敌人破了，不由得又惊又怒，喝道：“你们是存心让我们吃亏吗？”李思南虽是忽地按剑不动的，但他们可不知道李思南是否手下留情。

李思南笑道：“再来，再来！别急，别急。我等你们！”

呼延化、司空涛已知不妙，还是冀图侥幸，硬着头皮喝道：“好，你自己找死，我就教训教训你这狂妄小子！”趁着李思南背向他们，立即出招。

这一下四个人同时发动，“三才剑法”每一招都是包藏着三个剑式，呼延化、司空涛双剑合壁，抖起了六朵剑花，六朵剑花空中飞舞，耀眼生缬，把李思南的身形都笼罩了。

呼韩邪与巴真已经知道李思南的厉害，这一招用了攻守兼施的剑法，双结仍然结成一道长虹，从李思南的正前方卷将过来。刚猛沉稳，兼而有之，比刚才那一招威力更大。

李思南在腹背受敌之下，不慌不忙的又是一招“平平无奇”的韦陀门剑法。

只见李思南剑尖上如挽重物，东一指，西一划，长剑缓缓的自左而右划了半个圆弧。场边观战的也有韦陀门的弟子，不禁都是摇了摇头，心里想道：“这一招灵山拜佛，本门的剑诀虽说是要以慢制快，以静制动，但也不能使得这样慢吞吞呀。看来楚老拳师这位师侄，本门的剑法虽然使得还算形似，却是仅得皮毛而已。”

哪知李思南这一招“仅得皮毛”的韦陀剑法，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当然并非李思南本人意想不到，而是这班自命本门剑法远胜于他的韦陀门弟子意想不到。

说也奇怪，只见呼韩邪与已真双剑结成的长虹到了李思南身前，好似碰到了什么障碍一般，陡地就缩了回去。呼延化与司空涛使出的那招“三才剑法”，抖起的六朵剑花，正在向李思南的头顶罩下来的时候，也突然剑光流散，六朵剑花都消失了。

原来李思南使的这招，旁人看来，似乎使得慢吞吞的好像有气没力，但在和他对敌的这四位剑术高手眼中，李思南这一招正是针对着他们每个人的要害，倘若不知进退，勉强进攻的话，只怕马上就得在他剑下伤亡。这四个人既然都是剑术的大行家，当然知道趋吉避凶，故此在忽地发觉不妙之时，也就不约而同的立即收招变式了。

李思南这一招“灵山拜佛”使得还未完全，对方“三才剑”和“龙形一字剑”的两招杀手绝招已是不攻自破！

杜玉门看得心神俱醉，想道：“剑术的最高境界是以拙胜巧，信手拈来，任何平平常常的一招都可以克敌制胜。这种境界我只道是古人的故神其说，哪知今日，竟然亲眼得见。”

不过看得懂李思南剑术的神妙的，场中也不过杜玉门一人而已，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不是剑术的大行家，虽然看出了他身怀绝技，也还未能领会他剑术的精髓。等而下之的一班所谓“高手”，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其他人看来，李思南此时正在十分吃紧，似乎已是险象环生。

只见呼韩邪、巴真、呼延化、司空涛各自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此进彼退，彼去此来，潮水般倏起倏落的向李思南冲击！

呼韩邪与巴真的“龙形一字剑”夭矫如龙，呼延化与司空涛的“三才剑”剑花错落，结成的剑阵，即使在第一流的剑术

高手如杜玉门、金光灿等人看来，亦已是无暇可击。其他的人，更是为李思南暗暗捏一把冷汗。

杜玉门心里想道：“这四人结成的剑阵，巽坎相连，首尾呼应，李思南的剑术虽然到了炉火纯青境界，料想不致落败，但要破他们的剑阵，只伯也是很难。他实在不应该一早就指点他们的。”原来这四个剑术高手用来对付李思南的阵法，正是按照他的指点来展开的。李思南虽然只是指点一点诀窍，但要知他们都是在剑术上有极深的造诣的，自然便能够举一反三，加以变化了。此时他们已是配合得十分纯熟，天衣无缝。

马如龙道：“想不到楚雁行这位师侄剑术如此了得，以一敌四，已然斗了将近百招，即使落败，那也是虽败犹荣了。”他这话是和“王府”的总管班建侯说的，用意自是要为李思南的“落败”预留地步。

班建侯的武学造诣也只能看出李思南本领非凡，不至于轻易“落败”，尚未能看出他已是绝对占了上风，稳操胜券。但他从完颜长之的脸色却是看出有些不对，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都是紧皱双眉的。班建侯勉强一笑，说道：“马老镖头的话说得不错。这位李兄的剑术确是了得，只伯胜负还是难料呢。”

就在众人都为李思南捏一把冷汗，而班建侯正在说“胜负难料”之际，话犹未了，忽见场中纠结的剑光突如波分浪裂，战斗停止，五个人倏然间都分开了。只有李思南仍是站在场心，呼韩邪、巴真、呼延化、司空涛却是各自退到一角。一时间众人尚未看得清楚，不觉都是大为诧异，纷纷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这闷葫芦很快便即揭开，众人定睛看时，只见呼延化与司空涛头戴的毡帽都已掉在地上，毡帽都是当中剖为两半。呼韩邪与巴真身穿的“直掇”（一种用两条腰带紧束、袖子宽大的服装）也是从当中开了一道裂缝，腰带全给割断，里面穿的紧身小褂，当胸之处，有一排密密麻麻的小孔。不用说，当然是李思南的神妙剑术把他们弄成这样狼狈的了！

李思南只是用一招平平常常的韦陀门剑法，便能够同时击败四个剑术高手，而且还能够剖开两顶毡帽，割裂两件直掇，又在呼韩邪与巴真的紧身小褂上刺穿那么多小孔，剑术的神妙，当真是到了难以思议的地步。双方观战的人，不觉都是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爆出震耳欲聋的喝彩声！

喝彩声中，那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又钻进呼延化的耳朵来了：“呼延化，算你造化，居然留得性命。你是不是还要和我较量？”

呼延化气沮神伤，自知自己能够侥幸逃脱一死，也还是人家手下留情的，哪里还有脸皮留在场中？当下把长剑一掷，恨恨说道：“从今之后，我终生不再用剑！”

李思南微笑道：“这又何必，其实你的剑术也还是不错的。”

呼延化等人退下之后，龙象法王忽地站了起来，双眼圆睁的盯着李思南喝道：“你是孟少刚还是李思南，好大的胆子，竟敢混进了这王府里来？”

孟少刚是二十年前即已名震天下，被武林中人公认为“当世第一剑术高手”的江南大侠；（详见拙著《瀚海雄风》。）李思南夫妇和孟少刚的女儿孟明霞是好朋友，二十年前才不过初露头角，论名气，论造诣，当时都还是不及孟少刚的。龙象法王和他们两人都曾经交过手，败给孟少刚，仅胜李思

南，是以他也早已知道李思南的剑术了得。
不过由于此际李思南用的是韦陀门的剑术，龙象法王看不出他的底细。但心想天下有如此高明的剑术造诣的只有这两个人，这人不是孟少刚就一定是李思南了。在他的心目中，还更多的怀疑是孟少刚。
李思南笑道：“ 你说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我是楚雁行的师侄。 ”
龙象法王脱下袈裟，大踏步走出场心，喝道：“ 好，有胆的你与我过招，百招之内，我若是识不破你的来历，算我输了给你！ ”
龙象法王亲自下场，登时全场轰动。
那个擅于“ 腹语 ” 的怪人又在阴阳怪气他说话了：“ 堂堂的蒙古国师，自称天下第一高手的人，原来竟然也要用车轮战来欺负人吗？ ”
龙象法王喝道：“ 你不服气，大可以和他并肩子齐上。要不然，我和你单打独斗一场，那也可以。 ”
马如龙在一旁淡淡说道：“ 这位李兄已经连胜三场了，即使他不要‘ 第一高手 ’和称号，按规矩，似乎也不该要他再比下去吧？ ”
众人冷言冷语，听得龙象法王恼羞成怒，喝道：“ 这人是我们蒙古所要缉拿的逃犯，还讲什么比武规矩？谁要是爱说闲话，请站出来说，我向他请教！ ”
马如龙毕竟是在大都有家有业的人，慑于官方权势，只好闭口不言。但那擅于“ 腹语 ” 的人却又在阴阳怪气地说话了：“ 大国师向我请教，我可不敢当。我不过说句公道话罢了。嘿嘿，你不许我说话，也还是有人要说的！ ”
龙象法王喝道：“ 谁要说话，为何不敢出来？ ”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人说道：“ 我已经在这里了，大国师，你可许我说几句话么？ ”
声到人到，龙象法王听得声音好熟，愕然四顾，只见“ 武林天骄 ” 檀羽冲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武林天骄是从后堂出来的，“ 王府 ” 的卫士只道他是完颜长之请来的贵客，否则怎会从内堂出来？是以也就当然不敢拦阻他了。
完颜长之可是不禁吃了一惊，原来他一直没见武林天骄到场，也是正在奇怪。心里想道：“ 原来他早已来了，他在里面干些什么呢？ ” 不过碍于彼此都是皇族的身份，他心里的疑窦，却是不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当面去问武林天骄。
龙象法王大为尴尬，只得说道：“ 檀贝子有何指教？ ”
武林天骄道：“ 指教不敢。只是想请问国师，这里是你们蒙古的地方，还是我们全国的地方？ ”
龙象法王道：“ 当然是你们贵国的地方。檀贝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武林天骄道：“ 着呀，既然是金国的地方，你要在这里捉拿贵国的逃犯，似乎有点不大尊重主人吧？ ” 完颜长之忙道：“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
龙象法王怒道：“ 王爷也没说话，你倒要教训我么？ ”
武林天骄道：“ 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他不管我就不能管吗？ ”
龙象法王下不了台，冷冷说道：“ 擅贝子，你待怎样？ ”
武林天骄道：“ 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这里开的是‘ 高手大会 ’，不管这位李兄是否贵国的逃犯，你都不应该在此时节外生枝。他已经比了三场，按规矩是无须再比下去了。何况以你‘ 大国师，的身份，你若然定要和他较量，不怕见笑于天下英雄吗？ ”
群雄轰然叫道：“ 檀贝子这话说得对呀，要用车轮战来欺负人家，算得

什么高手？”

龙象法王恼羞成怒，冷笑说道：“我既然下了场，就不能如此轻易回去。檀贝子，你——”

话犹未了，武林天骄己知他的意思，哈哈一笑，抢着便接下去说道：“不错，我既然来了这里，那也似乎应该凑凑热闹才对。法王，我就向你请教吧。咱们都是没有和别人比试过的，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

龙象法王“哼”了一声说道：“原来檀贝子是要伸量老衲，敢不遵命？不过我可得先向主人交代一下，这姓李的来历不明，王爷，你似乎应该查问明白！”

马如龙道：“何须查问，他是韦陀门楚老拳师的师侄，大家都是知道的了。”

完颜长之霍然起立，说道：“不对！楚雁行的武功和他差得大远，他若是楚雁行的师侄，我把我的眼睛挖了。姓李的，你到底是什么人，冒充楚雁行的师侄，混进我的‘王府’意欲何为？”

李思南笑道：“完颜王爷，我是你请来的客人，你却把我当作犯人审问，未免太没礼貌了吧？”

完颜长之喝道：“我没有你这样的客人，快快从实招来，你是什么来历？否则——”

李思南冷笑道：“否则怎样？”

完颜长之正要说话，就在此时，忽见他的儿子完颜豪和楚雁行手挽着手走了出来。虽然手挽着手，但在武学上稍有造诣的行家都看得出来，是完颜豪扣着楚雁行的脉门，实际是完颜豪己把楚雁行活擒，当作俘虏押出来的。

众人大为惊愕，不禁都是一呆。完颜豪大声说道：“父王不必审问，我已经知道这个老小子的来历了，他是咱们金国和蒙古共同的钦犯李思南！”

楚雁行面色惨白，嘶声叫道：“李大侠，救命，救命！”

李思南无暇思索，身形疾起，俨如鹰隼穿林，倏地就扑到了完颜豪身前，一剑径刺他的手腕。

完颜豪似乎是意想不到李思南来得这样快，急忙把楚雁行一推，喝道：“刺吧！”

就在此时，忽听得武林天骄叫道：“小心暗算！”可惜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武林天骄无法说得明白“暗算”是来自何方，李思南只道他指的是完颜豪和“王府”的一班武士，他怎会将这些人放在心上？

他的剑法已到随心所欲境界，剑锋一偏，丝毫也没伤着楚雁行，左臂一伸，立即把楚雁行向前倾仆的身躯揽住。正要追上去活捉完颜豪之时，忽觉背脊一麻。两方面这几下接连而来的动作，当真有如兔起鹘落，快得难以形容，武林天骄那一句话此时方始说得完全，原来他说的是：“小心暗算，楚雁行不是好人！”李思南已经受了他的暗算了！

原来楚雁行受了丐帮帮主陆昆仑之托，冒充李思南的师叔，混入“王府”，当时他不敢不一口应承，但心里却实是惴惴不安的。在“高手大会”召开的前夕，他想来想去，既怕灭门之祸，又贪富贵功名，利令智昏，终于偷偷去请求和他有一点交情的白道中人，央他去告诉“王府”的总管班建侯，说是有机密事情，要在“高手大会”召开那天，向“王爷”禀告请他们想法安排。他之所以不敢直接跑去“王府”，是因为怕给耳目众多、消息灵通的丐帮中人知道。

结果这件事情完颜长之交给儿子完颜豪处理，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完颜豪叫人冒武林天骄之名，把楚雁行调进后堂的缘故了。

楚雁行的本意是想置身事外，最好是完颜长之父子自己派人去当场捉住李思南，而自己则安享告密好处，不让外人知道的。哪知完颜豪比他还更阴狠，鱼儿已经上了钩，焉能还放过他？当然是要利用他了。

楚雁行武功平常，不过却有一门绝技，名为“鹰爪手”，敌人的穴道要害一给他抓上了，就难摆脱。完颜豪交给他一枚毒针，叫他暗算李思南。毒针一插进李思南的身体，就要牢牢抓住他的要害，待他毒发身亡。楚雁行已经落在完颜豪手里，心里虽然害怕，也只能依计而行了。

李思南做梦也想不到楚雁行会暗算他，冷不防就着了道儿。楚雁行把毒针插进李思南的身体，慌忙就抓着他颈背的“大椎穴”。“大椎穴”是背部经脉汇聚之点，一被抓着，半身麻痹，多好的武功，也是施展不来。

完颜豪一见楚雁行得手，大喜如狂，回过身来，哈哈笑道：“李思南，你认栽了吧！”

不料笑声未绝，陡听得李思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霍的一个“凤点头”，身躯一矮，躬腰拔背，就把楚雁行好像皮球一般地抛了起来。

原来李思南虽然着了暗算，但不幸中之幸，楚雁行由于太过慌张的缘故，毒针虽是插进他的身体，却没插中穴道。李思南使出狮子吼功，那霹雳似的一声大喝，震得楚雁行心惊胆战，“鹰爪手”的劲道竟然使不出来。李思南趁他惊魂未定，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个“肩车式”就把他摔出去了。这一招摆脱敌人的功夫，是他从前在蒙古学成的“摔角”绝技。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把完颜豪吓得呆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李思南又是一声大喝，喝道：“完颜豪，你要害我，可没那么容易！”剑光疾吐，唰的一招“白虹贯日”，剑尖指到了完颜豪的喉咙。

完颜豪拼了性命，把折扇一格，却如何遮拦得住，“卜”的一声，铁扇洞穿，完颜豪左肩着了一剑。这还是由于李思南中了毒针，功力受了影响，否则力透剑尖，这一剑就可穿过他的喉咙。

李思南把手一扬，一枝蛇焰箭射出院子，直上空中。这是他给业已潜入“王府”后院的轰天雷、黑旋风等人的讯号。他射出蛇焰箭的同时，脚步仍然丝毫不缓的向完颜豪追去。“王府”的武士纷纷上前救援他们的小王爷，李思南喝道：“哪个不怕死的就上来吧！”一句话未说完，已有四个武士给他刺中要害穴道，变成了滚地葫芦。众武士想不到他在受伤之后，剑术仍然如此精妙，这刹那间，当真是接受号令也没有这么整齐，不约而同的停下了脚步。

李思南喝道：“小贼往哪里跑！”一个起伏，长剑又指到了完颜亮的背心。

完颜长之大喝道：“李思南休得猖狂，老夫会你！”儿子遇险，他只能不顾“王爷”的身份，亲自出马，飞快的向李思南扑来了。

李思南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一觉背后劲风飒然，头也不回，反手便是一剑。背后就像长着眼睛一样，剑尖指向完颜长之胸口的“璇玑穴”，又狠又准。

完颜长之也端的是厉害之极，脚步不停，居然仍是向前扑去。双臂齐伸，一托李思南的肘，右掌五指如钩，便来硬抢李思南的宝剑。

李思南喝道：“来得好！”剑锋倏转，他这一招本是平刺出去的，突然

在极狭窄的圈子里也用不着退后蓄势，剑招已是变为“ 横架金梁 ”，剑锋自下而上的反卷上来，完颜长之这一抓抓下去，五只指头全要给他削断！

双方各以上乘武学搏斗，掌风剑影之中，只听得“ 嗤 ”的一声，完颜长之的袖子给削去了一幅。李思南见他变招如此灵活，也是不禁心头微凛，想道：“ 怪不得他能够和武林天骄并驾齐名，武学上的造诣果然是非同小可，可恨我着了楚雁行的暗算，只怕是未必打得过他了。 ”

完颜长之更是吃惊，心想：“ 他受了伤，剑术居然还是如此精妙。好，我可不能容他喘过气来！ ”立即展开“ 大周天五行掌法 ”，双掌盘旋飞舞，暴风骤雨般的向李思南急攻。李思南也是剑走轻灵，剑剑指向完颜长之的要害。可惜他中了毒针，必须默运玄功，以一口真气护着心房，剑尖上的劲道微嫌不足，在完颜长之雄浑的掌力震荡之下，好几次堪堪就要刺着完颜长之的穴道，却给他的掌力把剑尖震歪了。

完颜豪死里逃生，惊魂稍定，过去待要扶起楚雁行之时，只见楚雁行身上全无血迹，却已是一命呜呼。原来他做了亏心之事，给李思南摔倒地上，伤倒不重，但己吓得心胆爆裂。

完颜豪不知父亲已占上风，看见完颜长之的身形己在李思南的剑光笼罩之下，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发怒，大喝道，“ 你们还不快快上去帮父王捉拿叛贼！ ”但他自己却是不敢上去。

班建侯、金光灿等人迫于无奈，只好硬着头皮上去。

金光灿是个剑术的大行家，心思也颇灵敏，暗自想道：“ 李思南的剑法远胜于我，我若是不自量力，和他见个真章，只怕不出三招，就要伤在他的剑下。倒不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吧。 ”当下采用趋吉避凶的绕身游斗打法，一合即分，稍沾即退，跟在完颜长之的身后，和李思南的距离却总是保持在一丈开外。

班建侯是内家高手，造诣虽然不及完颜长之，掌力亦是足以裂石开碑，不过他也不敢正面的和李思南硬拼，而是从旁协助完颜长之。完颜长之一掌劈出，他也跟着一掌劈出，亦步亦趋，时间上配合得恰到好处。两股掌力加在一起，把李思南那本来是纵横飞舞的剑势压缩得圈子越来越小。

剧斗中李思南忽地眼前冒出金星，渐渐有了头晕眼花的感觉。原来他在强敌猛攻之下，应付得十分吃力，已是难以抑制毒气的蔓延了。

金光灿仍然采用游斗打法，他这打法虽然看来只是摇旗呐喊，虚张声势，但却也可以随时从虚招变为实招，只待李思南一个留神不到，他的轻灵迅捷的剑招，立即便可乘虚而入。

李思南遭受围攻，除了“ 王府 ”的武士和龙象法王带来的蒙古人之外，其他人等，人人心里，都是愤愤不平。但因完颜长之亲自出手，且又宣称李思南是金国的“ 钦犯 ”，人人虽然心里不平，却又有谁敢去帮他？镖行的领袖马如龙暗暗叹了口气，把头转过一边，不再观看斗场。

杜玉门按捺不住，心里想道：“ 大不了把命送在这儿，能够陪着李大侠一同死去，我这一死也是值得之极了。 ”

班建侯正自跟着完颜长之一掌劈出，忽觉背后微风飒然，班建侯斜身一窜，回过头来，只见社玉门的剑尖指着他的胸口，冷冷说道：“ 班大人，你刚才不是有意思和我比试一场的吗，如今，我特地来领教了。 ”

班建侯喝道：“ 杜玉门，你放明白一些，如今已经不是比武的场面了，我们是捉拿钦犯，你懂不懂？ ”

杜玉门道，“我只知道这是你们召开的‘高手大会’，你们不按规矩比武，我就要和你较量较量！”

班建侯怒道：“好呀，我善意劝你，你却执迷不悟，你以为我当真怕你不成？”一招“五丁开山”，双掌齐出，和杜玉门斗在一起。一个掌力沉雄，一个剑法精妙，各以所长，攻敌所短，打得难分难解，恰恰旗鼓相当。

完颜长之向金光灿使了一个眼色，说道：“这里用不着你帮忙了。”金光灿本来是最害怕李思南的，巴不得完颜长之有此一言，回过身来，挥剑就与班建侯联手夹攻杜玉门。

杜长青跃出人丛，冷笑说道：“姓金的，你是敝派掌门的手下败将，要比剑只能和我比了。”

金光灿面红耳赤，喝道：“杜掌门也不敢轻视我，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放肆！”话犹未了，一口气就攻了杜长青十七八招。岂知杜长青是杜玉门的堂叔，剑术虽然不及掌门侄子的精妙，功力却是更为深厚，金光灿使出全身本领，只能稍稍占点上风，胜他不得。

完颜长之手下的武士自忖可以插得手的纷纷争着上来，围攻杜长青叔侄。梅花拳的掌门人梅锷冷笑道：“这是‘高手大会’还是流氓打架？好呀，你们既然要乱打一场，倚多为胜，这个不平，我可也不能不打了。”和他的侄儿梅清和双双拔剑出鞘，上前为杜玉门助阵。

完颜豪喝道：“反了，反了，你们知不知道助‘匪’拒捕，这是抄家灭族的罪名？”

话犹未了，名武师薛兆大喝道：“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反就反了，你能把我怎样？”和他一同跃出场中的还有大都名武师丁一鸣、尚维武等人。演武厅中，登时演成一场混战。

完颜豪把手一挥，演武厅四个大门出现四排弓箭手，张弓搭箭，对着众人，喝道：“谁敢动，立予射杀！”不过已经下了场和“王府”武士混战的人，却是不必顾忌弓箭了。

龙象法王说道：“王爷，你把李思南这小子让给我来料理吧。”正要过去，武林天骄却把玉萧一挥，堵着他的去路。

龙象法王怔了一怔，说道：“檀贝子，如今已证实了这小子是李思南，是贵我两国都要捉拿的逃犯了，因何你还要拦阻我去帮忙你们的王爷？难道你竟然胳膊向外弯，反而存心庇护这个逃犯不成？”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们说好了借这‘高手大会’，彼此印证印证武功的，难道你以堂堂大国师的身份，说过的话竟然不算数吗？什么‘逃犯’不‘逃犯’，我管不着。在这‘王府，之中，有甚‘逃犯’，也用不着你外客操心！”

龙象法王怒道：“好，你当我怕你不成？你号称‘武林天骄’，我倒要看看你是否当真便能武林称霸？”

武林天骄笑道：“不敢，这是武林的朋友给我脸上贴金。你自称天下第一高手，可要比我这武林天骄的称号还更了不起啊！”

这“自称”二字，刺耳非常，龙象法王一听，恼羞成怒，说道：“檀贝子，我尊重你是主人，不和你斗口。你既要印证武功，这就来吧！”

武林天骄道：“主不僭客，请！”龙象法王也不客气，呼的一掌便劈下去。一出手就用上第九重的龙象功。

武林天骄身形一飘一闪，玉萧凑到口边，吹出一股暖气。说时迟，那时

快，龙象法王的掌锋己是堪堪打到他的身上，武林天骄五指一松，玉萧跌下，迅即一抓，又再抓住，点向龙象法王的脉门。这一招先弃后取，古怪异常，龙象法王忽觉脉门一麻，连忙一个“ 回身拗步 ”，变招发掌。但武林天骄的玉萧却还没有点着他的脉门。

原来武林天骄的玉萧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宝物，是昆仑山顶特产的“ 暖玉 ”制成的。武林天骄练的是纯阳的内功，配上了“ 暖玉萧 ”，吹出来的一股真气，能伤敌手的奇经八脉。

龙象法王的内功极为深厚，不至于便即受伤。不过虽然没有受伤，也是不禁脉门一麻稍受影响的。龙象法王哼了一声，说道：“ 你这玉萧倒真是一件宝贝 ”，言下之意是说武林天骄占了兵器的便宜。

武林天骄笑道：“ 你不敢空手应战，请用兵器吧。我知道你的袈裟也是一件宝贝呀。 ”龙象法王给他先行喝破，好胜心起，反而不愿就用武器，呼呼呼的双掌齐出，一连发出三招。

武林天骄吹出一个峭拔的萧音，玉萧一举，径点对手面门。龙象法王的一双眼睛和额角两边的太阳穴都在他的玉萧所指的范围之内。

忽地有个人朗声吟道：“ 黄河远上白云间—— ”吟诗的仍然是那个擅于“ 腹语 ”的人。群豪都是大惑不解，不解何以他在场中搏斗得这样紧张的时刻，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吟诗。

一句诗未曾吟罢，两大高手已是倏地变招。龙象法王左掌成钩，右拳横击，拳掌兼施，仍然是用上了第九重的龙象功。

武林天骄玉萧斜指，也仍然是攻向龙象法王的上盘，萧影横空掠过，幻出重重叠叠的一片碧绿色彩，就好像有数十枝玉萧同时指着龙象法王，把他困在“ 萧阵 ”之中。那人这时才刚刚唱到王之涣“ 出塞 ”那首七绝的第二句“ 一片孤城万仞山—— ”；观战的群豪看这两大高手搏斗，越来越是剧烈，人人都是惊心动魄，谁也不去理会他了。

龙象法王在武林天骄的神奇萧法反攻之下，业已感到处在下风，陡地一声大喝，脱下身上所披的大红袈裟，登时就似平地涌起一片红云，向武林天骄卷去。武林天骄笑道：“ 对啦，我早就叫你动用兵器的了。你这时方始‘ 献宝 ’虽然稍嫌迟了一些，但大概可以避免我的一时失手误伤你了。 ”

原来龙象法王这件袈裟是用喜玛拉雅山的特产“ 天蚕丝 ”制成的，刀枪不入，可算得是一件武林异宝。他用袈裟当作兵器，展开了第九重的龙象功，能守能攻，果然立刻挽回颓势，看来已是处于不败之地。

武林天骄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玉萧轻颤，似乎是给龙象法土的袈裟扫荡得萧影凌乱，但龙象法王那么强劲的攻势却仍是难奈他何。那人唱到诗中的第三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

就在这人的朗吟声中，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武林天骄的玉萧霍霍展开，碧绿色的光华暴涨，和龙象法王那件袈裟抖起的“ 红云 ”纠结一起，煞是好看。众人还未看得清楚双方招数如何变化，龙象法王已是蹬蹬蹬连退三步。此时那人刚好把王之涣那整首诗念完，第四句是“ 春风不度玉门关 ”。

朗吟之后，接着说道：“ 武学诗意合而为一，好，好，当真是人生难得几回见的好功夫啊！ ”众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念的这四句诗，说的乃是武林天骄刚才所使的四招萧法。

武林天骄的“ 洞仙萧法 ”别出心裁，每一招的名称都是用古人的著名诗句题名的，施展出来，隐隐符合这几句诗的意境。古人说王维“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而他则是武学之中也有诗了。但识得他这套萧法的，当世却是寥寥无几。是以他听得这人把他的四招萧法一口气念了出来，也是不禁颇为惊诧，心想：“不知是我的哪位老朋友来了？”不过剧斗之中，却是无暇容他猜想。

武林天骄与龙象法王各以上乘武功相搏，稍稍占了一点上风。但另外一对顶尖儿的高手——李思南与完颜长之——搏斗，李思南的形势却是颇为不利。

剑气纵横，掌风激荡。掌风剑影之中，只见李思南头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原来他是在默运玄功，把体内的毒质从汗水中蒸发出来。完颜长之亦已大汗淋漓，不过比较起来，却是没有他这么吃力。论武学他们本是各有千秋，可能还是李思南稍胜半筹的。可惜由于李思南中了毒针，武功不免打了几分折扣，此时却是屈处下风了。

群豪屏息以观，正在为他着急的时候，忽觉光线渐渐暗淡。原来这个“高手大会”比较了数十场，不知不觉，已是黄昏的时分了。

“王府”的卫土拿起长竹杆缚着的火把，点燃四角高悬的数十盏风灯，把偌大的一个演武厅照耀得如同白昼。剧斗继续进行。

完颜氏之接连用了十几招重手法，掌风呼呼，把李思南迫得步步后退，看来形势更加不利。但他的剑法仍然没有凌乱。

孟霆看得热血沸腾，几乎忍不住就要冲出场去。耳边忽听得有人低声说道：“孟老镖头不用着慌，时候一到，就有救星来的。你可不宜出去。”孟霆看不见人，心里知道定是那个擅于“腹语”的人和他说话。

杜玉门和梅锷这两时叔侄和薛兆等人在“王府”武士围攻之下，寡不敌众，也是险象环生。

孟霆听了那人的说话，瞿然一省，想起蓬莱魔女付托给他的任务，想起虎威镖局上上下下一百多人的性命都在他的身上，只好暗暗叹了口气，忍耐下来。

可是有一个和他身份相同的人却是忍耐不住了，这个人是镖行的领袖、年纪最大的天马镖局总镖头马如龙。

此时李思南还勉强支持得住，武功不如李思南但也是一流好手的杜玉门和梅锷等人虽然险象环生，也还可以支撑。但武功较弱的漳州名武师薛兆则已受了伤了。剧斗中他被斫了两刀，血流如注，眼看就要丧命当场。

马如龙看见老朋友受伤，痛如身受，再也按捺不住怒火，霍地便站起来喝道：“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死亦无憾，反就反了！”

完颜豪喝道：“好呀，你嫌命长，那就成全你吧！”把手一挥，登时有一排弓箭手箭如雨下，朝着马如龙射去。

忽听得“铮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满空飞箭纷纷坠地。原来不知是谁撒出一把铜钱，每一枚铜钱都打落一枝利箭。

与此同时，在马如龙附近的人，一来是激于义愤，二来也是恐怕弓箭没有眼睛，误伤自己，许多人纷纷出手，替马如龙拨打乱箭。

完颜豪大怒喝道：“你们都要造反吗？我告诉你们，大门已经紧闭，你们一个也休想跑掉！把他们统统拿下！”后面一句话是他给弓箭手下的命令。

就在此时，忽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大叫大嚷道：“不好了，后堂起火！”“有刺客，有刺客，快去保护王妃！”

就在此时，忽地又听到一连串叮叮　　的声音，乒乒乓乓的声音，突然

间演武厅中漆黑一片！

原来就是刚才撒出一把铜钱打落许多飞箭的人，又再撒出一把铜钱把厅中四角高悬的数十盏风灯全部打灭！

完颜豪大吃一惊，如此厉害的暗器功夫，在他来说，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大厅漆黑一片，弓箭手也是不敢胡乱发射，不但不敢发射，他们也都还是怕受人暗算呢！

完颜长之喝道：“不要慌乱，各守原位！”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一招“六出祁山”，向李思南连劈六掌。他的武学造诣极深，听声辨器，虽在黑暗之中不差毫厘，对手的功力家数，一接触便能知道，是以不怕误伤了己方的人。此时，他正在即将可以取胜的紧要关头，焉肯把李思南放过？

可是他喝声未了，只觉劲风飒然，己到背后。完颜长之耳听八方，一招“推窗望月”，反手便是一掌。

双掌相交，完颜长之胸中一热，竟给对方的掌力带过一边，完颜长之立即变掌为拿，五指如钩，勾拿对方虎口。那人手腕一沉，掌心向上，反截敌手，指尖径点完颜长之臂弯的“曲池穴”。完颜长之沉肩缩时，肘锤反撞，双方交叉穿出。这几下子兔起鹘落，闪电之间拆了数招，完颜长之竟是丝毫也占不了这人的便宜。

完颜长之吃了一惊，喝道：“你是准？为何只敢在黑暗之中行事，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

那人纵声笑道：“你这座‘王府’本来就是漆黑一片，难道只许你暗算别人吗？”笑声宛如龙吟虎啸，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饶是完颜长之功力深湛，亦自下禁心头一凛。

黑暗中虽然看不清楚这人面貌，完颜长之亦已听出了是那个用“腹语”说话的人的声音了。

完颜长之心头一凛，失声叫道：“你是笑傲乾坤！”武林天骄也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叫起来道：“华兄，是你！”

那人哈哈笑道：“不错，区区在下正是笑傲乾坤华谷涵，今日一来要会会新朋友李大侠，二来也要会会‘王爷’你这位老对手！”

原来“笑傲乾坤”华谷涵和武林天骄乃是莫逆之交，与李思南则是尚未相识的。“笑傲乾坤”的妻子“蓬莱魔女”柳清瑶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早在二十年前，他们三个人已是并驾齐名的好朋友，联手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了。（详见拙著《挑灯看剑录》。）

完颜长之虽然喝令手下不许慌乱，但此时哪里还由得他，演武大厅早已乱成一片了！

第五十三回　天凤楼头

被强迫参加这个“高手大会”的人，早已愤愤不平，趁着漆黑一片，登时便向外闯。少数贪图富贵的人，由于听得完颜长之要把所有的人都关在“王府”里一个个审问，心中害怕，也是但求逃得出去，不敢留在“险地”了。

黑暗中虽然大家都看不见，但参加“高手大会”的人十九是彼此认识的，因为他们都是金京各个武术门派的著名人物，平日常有来往，声音笑貌，熟悉之极。此时不见面貌，但听声音，也可认得出来。混乱中对方只要说一声“是我”，他们辨出是熟人的声音，立即就换对手，杀向“王府”的人。

首当其冲的是弓箭手，弓箭手没有别种兵器，只能用手上的铁胎弓招架，这就更容易识别了。不消片刻，已是把他们杀得东躲西藏。再过一会，杀到四面大门。“轰轰隆隆”的撞门声音此起彼落。但这四面大门，门板都是铁铸的，要把它撞破可就不容易了。

完颜长之喝道：“外面还有三重门户，你们跑出这个大厅，还是逃不出我的‘王府’。我劝你们安份一些，各归原位吧。待会儿灯火着了，谁坐在原位的我就恕谁的罪。”

完颜豪躲在一个角落里，不知如何是好。忽地有人欺到他的身边，他也不管是友是敌，折铁扇一挥，便点那人穴道。

完颜豪的本领本来不弱，尤其点穴的功夫得了“穴道铜人秘笈”的真传，更其了得。“卜”的一声，点中那人胸口的“璇玑穴”，正自欢喜。不料那人非但没有倒下，反而哈哈笑道：“小王爷，你刚才不是喝令我出来吗？如今我特地来会你了！”说话的这个人，正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原来华谷涵在灯火灭熄之前，早已看清楚了他所在的方向。不过华谷涵还是在试了几个人的功夫之后，才找着他的。他让完颜豪以独门的点穴手法点着穴道，为的正是怕捉错了人。他以上乘内功封闭了全身穴道，完颜豪这点功力如何能够伤他。

完颜豪听得是华谷涵的声音，这一吓当真是吓得魂飞魄散。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己是夺了他的铁扇，抓着他的双手拗过背后。

完颜豪叫道：“爹爹，救我！”完颜长之听声辨向，飞身扑至，却己迟了一步。

笑傲乾坤哈哈一笑，把完颜豪当作盾牌，向前一推，说道：“王爷，你要不要你这宝贝儿子的性命？”

完颜长之缩手不迭，还幸他的武功亦己到了可以收发随心的境界，这才没有误伤自己的儿子。

完颜长之怒道：“笑傲乾坤，好歹你也算得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怎的欺侮小辈？”

笑傲乾坤笑道：“多谢王爷夸奖，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岂有他哉？王爷，你有嘴说我，你也不想想你自己？”

完颜长之道：“我怎么样？”

笑傲乾坤道：“你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号称金国第一高手，却怎的还要仗势欺人，要害这许多人的性命？好，你说我欺侮小辈，那么有胆的你和我单独分个高下。过了今日，随便哪一天都可以。但地点可得由我指定，不能在你的‘王府’。”

完颜长之生怕儿子在他手里多一些时候就多一分危险，连忙说道：“你

要和我比试，以后再说。先谈今日之事。”

笑傲乾坤笑道：“今日之事很简单，和你作对的是我和李大侠，和其他的人可不相干。你把他们关在这里做什么？”

完颜长之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放了他们，你就放了我的儿子？”

笑傲乾坤道：“不错，这桩交易你做还是不做？”

完颜长之一来恐怕笑傲乾坤伤了儿子的性命，二来他在“王府”里虽然早有安排，却也恐怕万一还是对付不了那些业已潜入后堂的刺客，只好被迫作城下之盟，说道：“好，都依你！传令下去，叫外面三重门户的守卫打开大门，把这些人都放出 去。

笑傲乾坤笑道：“这才对了。不过我有句话可得说在头里，要是你对这里的任何一位朋友日后报复的话，我也随时会向令郎报复！”

不过片刻，演武厅的四面大门都已打开，外面三重门户的守卫也都撤回后院。参加“高手大会”的人走了个干干净净。

当第三重门户打开的时候，只见一团蓝色的火焰，俨似流星掠过空际，一闪即灭。看那方向，是从“王府”的后园升起的。

这是黑旋风等人和李思南预先约定的信号，李思南刚才在大厅射出的那支蛇焰箭，是告诉他们，外面已经动手，叫他们

里应外合；现在这支蛇焰箭，则是他们所发，告诉李思南，他们已经安全脱险，叫李思南不用为他们担心了。

李思南心中大喜，不觉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登时感到浑身麻痒痒的甚是难受。原来他在受伤之后，和完颜长之一场恶斗，饶是他内功深厚，亦已元气大伤，克制不住病毒的发作

武林天骄最后走出“王府”，他以一招“云龙三现”，在龙象法王的袈裟上戳破三个小孔，龙象法王是以武学的大宗师自居的，输了一招，只好甘拜下风，如何还敢拦阻？

完颜长之哼了一声，说道：“檀贝子，你也要走了么？我还要和你去见皇上呢。”

武林天骄笑道：“王爷，我见了皇上，对你恐怕也没什么好处。不如彼此‘包涵、包涵’吧。我的老朋友来了，恕我不能奉陪啦。”

完颜长之听他话中有话，不禁心头一凛：“难道他已知道我有篡位的阴谋？”既怕他揭露，又担心“王府”里面不知闹得如何，只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开，自己赶忙回去视察。他这“高手大会”弄得如此下场，不由得又羞又怒又是吃惊。这还不算，还要设法善后呢。

武林天骄檀羽冲、笑傲乾坤华谷涵，与李思南一道，回转丐帮。檀、华二人和李思南都是初次见面的，彼此各道仰慕之忱。

笑傲乾坤发现李思南面色不对，说道：“李大侠，你且别忙说话。”和武林天骄各站一边，一个握着他的左手，一个握着他的右手，李思南只觉双掌掌心，都似有一股暖流通过，转瞬流贯全身，有说不出的舒服，心知是他们备以本身的真气，为自己驱散毒气，暗暗佩服他们功力的深厚。

过了片刻，笑傲乾坤笑道：“行了，虽然未能拔清余毒，回去再疗治吧。”

李思南谢过他们，说道：“檀大侠那日在虎威镖局的事情，我已听得孟老镖头说了。檀大侠会在这‘高手大会’之中出现，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华大侠也在会中出现，却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了。”

笑傲乾坤说道：“我一来是来会会老朋友，二来也是想见见几位少年英

杰。”

李思南心中一动，说道：“是哪几位少年英杰？”

笑傲乾坤说道：“你听说过风、云、雷、电这几个人吗？”

李思南笑道：“原来你是想见这几个人。这可容易得很，待会儿你就可以见着。”

笑傲乾坤道：“怎的在‘高手大会’却没见他们？”

李思南道：“后堂那把火就是他们放的，现在他们已经回转丐帮了。刚才那枝蛇焰箭就是他们所发的信号。”笑傲乾坤听了李思南说明个中原委，方始知道原来李思南是和他们约好了来大闹“王府”的。

笑傲乾坤说道：“风、云、雷、电中的‘闪电手’耿电是我的老朋友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上个月祁连山青龙帮的龙帮主派人到金鸡岭送信，说是耿电已经来了北方，将要继任青龙帮的帮主之位，但现在则不是在祁连山而是前往大都。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拙荆便要我来大都一趟。我到了大都，方始知道风、云、雷、电都已来了。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人，却不知道他们住在何处。我想这个‘高手大会，他们多半会来，是以我就来了。却想不到还没见着他们，却先见着你们两位。”

武林天骄说道：“我本来可以早点来的，只因在‘王府’内院耽搁些时，这就错过了看上半场的热闹了。”

李思南想起一事，说道：“檀大侠，你知道楚雁行和完颜豪串同害我的阴谋，想必就是刚才在‘王府’的内堂打听到的吧？”

武林天骄道：“不错，我本来是要去查探完颜长之私通蒙古的证据的，还未搜到他们秘密往来的文件，却先在密室听到了完颜豪胁逼楚雁行帮他害你的阴谋。”

李思南道：“你在里面，可见着风、云、雷、电他们么？”

武林天骄道：“男的夜行人我没见着，只发现一个女子从天凤楼里面出来，据我所知，这天凤楼乃是完颜长之的‘王妃，居住之所。这女子似乎年纪很轻，轻功却是不弱，她身形在屋顶一现，像是夜行人观察动静的模样，迅即又回到楼中去了。我一来另有要事，二来也不方便到‘王妃，的寝室查探，不知这少女是不是风、云、雷、电中的云中燕？”

李思南笑道：“那一定不是云中燕了。恐怕多半乃是令徒？”

武林天骄怔了一怔，说道：“我的徒弟，你说的是杨浣青吗？”

李思南道：“不错。刚才我未曾说得清楚，这次和我约好了来分头大闹‘王府’的是黑旋风、轰天雷、闪电手和令徒四人，云中燕则是早被软禁在‘王府’里面的。我们来大闹‘王府’的目的，第一当然是搞垮他的‘高手大会’，第二就是要把云中燕救出‘王府’了。”

武林天骄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虽然身在大都，却还未知道那日“王府”发生的事情。

当下李思南把他知道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虽是那日他并没在场，但事情过后，丐帮的帮主陆昆仑和黑旋风、轰天雷等人已告诉了他。轰天雷怎样到“王府”去救师弟；黑旋风和闪电手怎样帮他的忙，结果都被困在“王府”之中。最后是云中燕答应跟龙象法王归国，这才换了他们出来。笑傲乾坤与武林天骄听了李思南所述，方始明白个中原委。

李思南道，“龙象法王已经知道云中燕暗中帮咱们的忙了，她在‘王府’里面一定有人看管她的。假如她是自己逃了出来，那么她一定不肯再回天凤

楼去。因此我敢说檀大侠所见的那个女子不会是她。”

武林天骄似乎有点诧异，想了一想，说道：“但如果是浣青的话，我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当时虽然距离很远，但她的轻功身法那是决计瞒不过我的。”

这个少女是谁，他们三人都是猜想不透，不过以为此事无关宏旨，因此也就不去理会它了。武林天骄笑道：“这女子是谁，反正咱们回到丐帮，就可明白。”

这女子的确不是杨浣青，不过杨浣青此时却正是在天凤楼中。

他们按照原来的计划，从后花园进入“王府”，黑旋风、轰天雷和耿电在园中埋伏，杨浣青进里面搜查。

果然和他们预料的不差，“王府”的武士十九都调到外面把守会场和守卫门户，后园和内堂巡逻的卫士寥寥无几。

“王府”里面的防卫虽然较疏，不过还是有个难题：偌大的一座王府，房屋栉比鳞次，少说也有数百间，高楼也有几座，不知云中燕是在哪一座房间，要想把她找出来谈何容易？

杨浣青正自心想：“只好姑且去碰碰运气吧。”忽见天凤楼头，有个白衣少女的影子，一闪即没。

他们躲在后园的一座假山后面，和天凤楼距离甚远，看得当然不够清楚。但虽然看得不真，却已是令得他们又惊又喜了。

杨浣青道：“咦，好像是云姐姐。你们看是不是她？她一向喜穿白色衣裳的。”

黑旋风比较精明老练，说道：“不错，这是她平常的服饰，看背影也有点像。不过——”

杨浣青道：“不过什么？”

黑旋风沉吟片刻，说道：“龙象法王与完颜长之岂有不派人看守她的道理？”

杨浣青道：“她是公主身份，完颜长之奉承她还来不及呢，怎敢把她当作犯人？即使暗中防范，也是不敢让她知道的。”

黑旋风道：“这话虽然有理，不过刚才这女子若然是她，她为什么不跑出来，却在屋顶上一出现就回去了，为什么？”

杨浣青道：“那天她为了救咱们脱险，答应了龙象法王跟他回国。或许她是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呢。”

黑旋风猜疑不定，暗自思量：“莫非她是因为形格势禁，避免以后和我见面，所以无可奈何，真的是自愿回国了？”

轰天雷说道：“不管是不是她，去看一看也好。”黑旋风听得大家都是这样主张，也就不反对杨浣青进去了。

杨浣青笑道：“她若是不肯跟咱们回去，我劝她不听，就把她硬抓出来。”

黑旋风道：“不，不能这样鲁莽从事。”

杨浣青笑道：“风大哥，你不必担心。云姐姐听说你到了这儿，还会不出来见你的吗？哪用得着我揪她出来？”

黑旋风正容说道：“不是这个意思。你忘记了李盟主和咱们约好了里应外合的吗？在他未发信号之前，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

耿电说道：“对，要是咱们提前动手，和外面配合不上，恐怕反而误了李盟主的大事。”

杨浣青撅着小嘴儿道：“ 你当我是不懂事的孩子吗，我和风大哥说笑罢了。我现在进去打听虚实，打听到了确实的消息，当然还要出来和你们商量的，你们大可放心。 ”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但还未完全入黑。天凤楼前有两个卫士来往巡逻。杨浣青道：“ 耿大哥，你替我引开这两个鹰爪。 ”当下借物障形，蛇行兔伏，慢慢走近了天凤楼。

耿电捏了两颗泥丸，双指一弹，一颗泥丸射上无凤楼前那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一颗泥丸打那个背向着他的卫士，泥丸刚好粘着他的颈背。

这颗泥丸，耿电并没用上内力，泥丸粘着他的颈背，痛是不会痛的，但也把他吓了一大跳了。他蓦吃一惊，不由得失声尖叫起来。

另一个卫士听得同伴尖叫，连忙飞跑过来，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

那棵树上有个鸟巢，耿电打向树上那颗泥丸则是用上内力的。泥丸打破鸟巢，吓得树上的鸟儿振翅飞起，发出嘎嘎的叫声。

那个给泥丸粘着的卫士笑道：“ 原来是鸟儿恶作剧，我还以为是给人暗算呢。 ”

他的同伴问明究竟，不禁为之失笑。说道：“ 你的运气也真是太好了，鸟儿弄落的碎泥刚好就会打着你。但也幸亏不是遭人暗算，要是当真暗算的话，恐怕你已经叫不出来了。 ”

那卫士满面通红，说道：“ 外面正在开着‘ 高手大会 ’，我是过份小心了些。 ”

他的同伴笑道 :“ 那些‘ 高手 ’，他们要的是功名富贵，哪会来暗算你？ ”

岂知就在他们说笑的时候，杨浣青已是偷偷进入天凤楼了。

过了一会，夜幕降下，园中树木又多，比空旷的地方更为漆黑，五步之外，不见人影。

黑旋风、轰天雷、耿电三人躲在假山石后，正等得有点儿着急，只见人影一闪，杨浣青已回来了。黑旋风赞道：“ 好轻功！ ”

杨浣青喜孜孜地说道：“ 真想不到这样顺利，今晚咱们一定可以和云姐姐一同回去了。 ”

黑旋风大喜道：“ 你见着了她么？ ”

杨浣青说道：“ 我是听你的吩咐，不敢马上就去会见她呀。不过，虽没见着，却已知道她确实是在天凤楼了。 ”

原来天凤楼共有五层，每一层楼又分东厢西厢，共有二十间房的。杨浣青偷偷进入天凤楼之后，正要去查探云中燕是在哪一层楼哪一间房，恰好碰上两个丫鬟上楼，她们是送燕窝来的。杨浣青就跟在她们后面，偷听她们说话。

一个丫鬟说道：“ 那位姑娘不知是什么身份的贵客，老夫人对她真是优礼有加，老夫人吃的什么东西，她也一定有同样的一份。 ”

另一个丫鬟小声说：“ 你还不知道吗，那位姑娘是蒙古国公
主的身份呀。你今天讨到好差使了，服侍得公主开心，赏赐定然不少。 ”

杨浣青这才知道她们端来的燕窝是分别送去给云中燕和“ 王妃 ”的。此时外面的卫士正来换班，有人上楼察视。杨浣青已经得知确实的消息，趁这机会，便溜出来。

说出了刚才的所见所闻之后，杨浣青笑道：“ 我现在不但已经知道云姐姐是在哪一层楼，还知道‘ 王妃 ’是在哪一间卧房呢。 ”原来她亲眼看见丫

鬟把燕窝端入“王妃”的房间，但要跟另一个丫鬟上楼的时候，已有卫士进来巡视，是以她只知道云中燕是在最上的一层。

黑旋风听她说得这样确实，心里当然也就没有怀疑了。说道：“好，那咱们就安心等待李盟主的信号吧。只不知外面的‘高手大会’闹得怎么样了？”

杨浣青道：“待会儿信号一发，我还有个双管齐下之策！”

黑旋风道：“什么双管齐下之策？”

杨浣青道：“待会儿我去找云姐姐，你去捉完颜长之的‘王妃’，这就万无一失了。”

黑旋风笑道：“完颜长之的老婆，据我所知，是一点也不会武功的，你叫我去欺侮一个老妇人吗？”

杨浣青笑道：“完颜长之欺侮过多少毫无抵抗能力的汉人，你去捉他的老婆，可也不算是有失好汉的身份呀。”

黑旋风瞿然一省，心里想道：“她虽然是和我说笑，这番话倒也未尝没有道理。但若非迫不得已，我还是不必走这步棋。”

心念未已，只见一道蓝色的火焰从空中掠过，轰天雷喜道：“李大侠的信号发出来啦！”当下立即依计行事，杨浣青进入天凤楼，黑旋风、轰天雷和耿电在楼下三面埋伏，给她拦阻可能赶来救应的“王府”武士。

杨浣青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跃上楼前那棵大树，好像荡秋千似的，飞过天凤楼楼顶，一下子就进入最上一层。

在楼下巡逻的那两个卫士听得声息，兀是思疑不定，恐怕又是倦鸟投林的声响，自己大惊小怪，会给同伴耻笑。他们还未来得及查明真相，说时迟，那时快，已是给“闪电手”耿电点了他们的穴道。

杨浣青使个“珍珠倒卷帘”的身法，脚尖勾着檐角，一按栏杆，翻身跳入楼中。哪知她刚一触着栏杆，栏杆突然裂开。着足之处，楼板也突然穿了一个窟窿！

她的轻功纵然未能说是炉火纯青，也已到了踏雪无痕的境界，怎能一碰栏杆，栏杆会断，不问可知，当然是中了机关！

也幸亏她的轻功造诣委实不弱，在这危机四伏的瞬息之间，反手一挥，手镯甩开，变成一条细长的银丝软鞭，软鞭一搭檐角，登时把身子挂了起来。又像荡秋千似的荡回瓦面，这才没有跌人陷阱。

她虽然中了埋伏，却还以为云中燕是在里面，心想完颜长之不敢明目张胆的派人看管她，在她卧室外面布下机关那也不足为怪。于是便即叫道：“云姐姐，我是浣青，你快出来！小心外面的机关！”

话犹未了，窗门倏地打开，只听得房间里一个少女的声音冷笑说道：“我知道，你是小魔女，用不着自报字号啦！”冷笑声中，一把梅花针撒了出来！

此时杨浣青身子还在悬空，陡然间已见金芒耀目。杨浣青握牢软鞭，一提腰劲，“燕子钻云”，上了瓦面，只听得一阵嗤嗤声响，一丛梅花针从她脚底飞过。杨浣青在琉璃瓦面和衣一滚，滚出一丈开外，这才敢跳起身来。

“好俊的轻功！”那女子笑道。如影随形的追上来了。

杨浣青气得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人？用这等阴毒的手段！”

那少女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我早知道你要来的。很好，我正想领教领教你这位小魔女的功夫！”

杨浣青又气又恨，一出手便是独门鞭法的绝招，缠头绕足扫腰，喝道：

“给我滚下去！”

那少女用的是一柄长剑，一招“云麾三舞”，挑开她的长鞭，笑道：“你也太猖狂了，一招就想把我打下去吗？看剑！”杨浣青的银丝鞭又软又细，不易受力，那少女想要削断她的长鞭，却也不能。

这时无月无星，近身搏斗，也是只能见着一团黑影，对方使的什么招数，可就无法辨认了。琉璃瓦面，又是滑不留足，在这上面交手，比在平地拼斗，更是凶险十倍！

杨浣青仗着超卓的轻功，听风辨器，银丝鞭挥成一道圆弧，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那少女的轻功和听风辨器的本领竟也不在她下，一口长剑，攻守兼备，剑法亦是奇诡之极。鞭剑争雄，斗了个旗鼓相当。

杨浣青在楼上碰上对手，轰天雷等人在楼下也给人发现了。完颜长之是早有布置的，那些埋伏在园中的高手，也都是江湖上的大行家，轰天雷等人进来之时他们虽没发现，但一见到李思南发的那枝蛇焰箭，亦已猜想得到是敌人所发的信号，不约而同的都跑到天凤楼来。

埋伏在北面和西面的轰天雷和敌人交上了手，黑旋风正要出去帮手，蓦地一想：“敌众我寡，要想突围，说不得只好用杨浣青那条计策了。有‘王妃’作为人质，不愁他们不把燕妹拿来交换！”心念一动，便即上楼。

黑旋风找到了王妃那间房间，只听得里面有个老妇人的声音，干咳两声，说道：“外面为何这样吵闹，你们给我出去看看。”不见有人答应，跟着骂道：“鬼丫头，都跑到哪儿去了？”

黑旋风心头大喜，想道，“原来只有这老虔婆独在房中，可不用担心打草惊蛇了。听她说话的声音，似乎是有病在身。为了燕妹，无可奈何，只好捉她作为人质，但愿莫把她吓死才好。”

当下黑旋风捏着嗓子，说道：“来了！”轻轻推开房门，就走进去。

只见一张描金的红木大床箩帐低垂，床前有一双女鞋。小几上烧着一炉沉香，放有一碗燕窝，尚还未冷。黑旋风心道：“这老虔婆倒是很会享福。”

那老妇人道：“是春梅吗？”黑旋风正要挑开罗帐，忽地起了疑心：“王妃有病在身，为何却没人在旁服侍？楼上又没守卫，完颜长之焉能如此大意？”

黑旋风起了疑心，拿起那碗燕窝，向床上摔去，说道：“是勾魂使者请你到阎王殿赴宴啦，你先尝尝这碗燕窝的滋味好不好？”

罗帐给他的劈空掌力荡开，“乓”的一声，那碗燕窝掷在床上。陡然间，只听得密如爆豆的一串声响，眼前金芒闪烁，无数几寸长的毒箭射了出来，中间还夹杂着一丛细如牛毛的梅花针。

幸亏黑旋风早有提防，躲在暗器打不到的死角。但见这情形，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我刚才用手揭开蚊帐去捉她的话，只怕此时已变成刺猬了。”

黑旋风喝道：“好毒的老虔婆，出来吧，你跑是跑不了啦！”

此时毒箭刚刚射完，他话犹未了，忽觉背后微风飒然，肩头突然给人抓着，抓着他的那只手，竟然不似血肉之躯，触体冰冷。

黑旋风大吃一惊，连忙施展“金蝉脱壳”的身法，双臂一振，霍的一个“凤点头”，上衣裂开，向前冲出两步。这个脱身之法，是他的师父屠百城的衣钵真传，其他各派都没有这种诡异的身法的。

那人只抓到了他的一件上衣，也是大感意外，喝道：“好呀，原来你是

屠百城的弟子！”

黑旋风早已拔剑出鞘，一个“金蝉脱壳”脱身之后，立即便是一招“狂风扫叶”的剑式，反手一挥。

双方动作都是敏捷之极，只听得声如裂帛，黑旋风一剑挑开向他头顶罩下来的那件破衣，但见眼前青影一闪， 的一声，他的长剑己是和对方的兵器碰个正着。对方的兵器竟然是一根青竹杖。

可是这根青竹杖竟是坚逾钢铁，黑旋风的宝剑非但削它不断，反而给它震得虎口隐隐发麻。那人的竹杖一翻一绞，使了个“三转法轮”的招数，黑旋风的长剑几乎掌握不牢，就要脱手飞去。

黑旋风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人的本领竟似不在完颜长之之下，当然不是他的妻子了。”“王妃”不会武功，这是他早已知道的。

黑旋风一掌劈开窗门，飞身跳出。那妇人阴恻恻他说道：“要想逃么？”如影随形，跟踪扑来，黑旋风脚跟尚未站稳，只觉背后微风飒然，那妇人的竹杖已是点到了他背心的“风府穴”

黑旋风怒道：“你以为我当真怕了你么？”身形一个盘旋，唰唰唰便是连环三剑。三招一气呵成，端的凌厉无比！

可是这么凌厉的连环三剑，却给那妇人的青竹杖东一指西一划就轻描淡写的化解了。那妇人冷冷说道：“很好，有胆的你就别跑！”

此时天色早已黑了，但天凤楼的檐角挂有风灯，虽然不很明亮，却还可以视物。只见这个妇人约莫四十来岁模样，和他想象中的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大不相同，打扮得相当妖艳，论面貌甚至可以称为“美妇”。但脸上却是冷冰冰的毫无表情。不知怎的，令人看了一眼，心中就有一股寒意。

黑旋风喝道：“你是什么人冒充王妃？”

那妇人道：“谁叫你自己上钩。我看你这个勾魂使者是冒充的，我才是真的勾魂使者！”

黑旋风情知今晚已是难以成功，想道：“我可不能中她激将之计。”可是他变换了几种不同的身法，连使七招杀手绝招，仍然摆脱不开这个武功奇高的妇人。

黑旋风想要逃走又不甘心，当下一声长啸，叫道：“云姑娘，云姑娘！”心里想道：“云中燕倘若还在‘王府’之中，她也应该听见我了。”明知云中燕即使就在这天凤楼，十九也是被囚于密室，难以脱身，但心中总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云中燕听见自己的呼唤，能够冲出樊笼。

那妇人的青竹杖越打越快，点、戳、刺、击，招招狠辣，把黑旋风逼到楼角，冷笑说道：“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可惜你的这头天鹅已经飞回和林啦！”

黑旋风不知是真是假，但过了一会，听不到云中燕的回声，不由得冷了半截。要知云中燕的内功不弱于他，倘若还在“王府”，纵然一时不能脱身，也当以啸声相应。他是以“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呼唤她的，料想在“王府”的范围之内，都能够听得到他的呼唤。

转瞬间双方又斗了数十招，黑旋风仍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那妇人要想把他逼得跌下天凤楼，急切间却也不能。原来黑旋风情知打不过她，使的是一套独门剑法，名为“须弥剑法”，这套剑法不能用来攻击敌人，但用来防守，却是最为绵密。屠百城创立这套剑法，正是为功力未够深厚的弟子碰上强敌之时使用的。但黑旋风自从出道以来，却是从未用过，这次还是第一次使用。

激斗中忽听得一个清脆的少女声音叫道：“ 师父，快来！ ” 原来那个少女在琉璃瓦面斗到百招开外，己是渐感不支。

那妇人叫道：“ 好，我就来！ ” 黑旋风正苦于无法脱身，闻言大喜。那妇人忽地喝道：“ 好小子，下去吧！ ” 青竹杖向前一挑，呼的一掌跟着劈出。

这杖中挟掌的招数奇幻无比，杖势掌势都是飘忽不定，竟然把黑旋风防守得非常严密的圈子攻破，黑旋风刚要挡住她的青竹杖，一股强劲的力道已是推得他身向后仰！

好个黑旋风，在这性命俄顷之际显出了超卓的轻功，突然翻过栏杆，便跌下去。那妇人一杖向外击下，杖端打着他的鞋底，黑旋风下坠之势更加快了。

那妇人哈哈大笑，便即上楼。

她只道黑旋风这一摔不死也得重伤，哪知黑旋风在跌到三楼与二楼之间，一抓抓着檐角。

黑旋风抓着二楼的檐角，离地不过三丈左右，本来可以跳下去的，但他此时却不作脱身之想，反而又爬上去，为的是他要帮忙杨浣青逃跑。

黑旋风在四个人中，轻功比不上耿电，比起杨浣青也还略逊一筹，不过却也有他的独到之处。有一门轻功叫做“ 壁虎游墙 ”，正是他的师门绝技。

他背贴着墙，向上移动。天凤楼每层高二丈多，在毫无凭藉的情形底下，一个人武功多好，也是决计跳不上这么高的。他以壁虎游墙的独特轻功，向上移动丈许，便即反手一剑，插入墙壁，紧紧握牢剑柄，一个鹞子翻身，左臂一伸，抓着了三楼的檐角。如是者反复使用，不消多久，己是给他爬上最上一层。

忽听得楼下的卫士叫道：“ 飞贼上了天凤楼了！ ” 乱箭射来，此时黑旋风正在想要跳上最上一层的琉璃瓦面。

形势本来十分危险，但说也奇怪，那些乱箭好像并不是对着他射的，最近的一技也在他的身边三尺开外，黑旋风颇为诧异“ 完颜长之手下的武士箭法怎的如此不济，这许多箭射来，竟是全都失了准头！ ” 心念未己，只听得呼的一声，一条黑影从“ 天凤楼 ” 后面的一棵大树上直飞过来，这棵大树高达十丈，树顶和屋顶差不多一样的高，但距离却有三丈多宽，倘非有绝顶轻功，也是决计跳不过去。

黑旋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耿电发现了杨浣青在瓦面和人搏斗，特地上来帮她的忙的。那些乱箭是射耿电的。他一上了屋顶，楼下的武士就不敢胡乱发箭了。

在琉璃瓦面和杨浣青交手的那个少女本来已处下风，耿电一来，她如何还能抵敌，不过数招，便即险象环生，耿电虽然不知她是何人，但想她是在天凤楼住的，自必不是等闲之辈，当下便要把她抓作人质。也幸亏耿电想要把她活捉，否则她早已受伤了。

耿电欺近那少女身前，刚好用小擒拿手法抓她的琵琶骨，忽听得有个妇人叫道：“ 郡主别慌，师父来了！ ” 此时黑旋风也是刚刚跳上屋顶。

杨浣青听得这妇人高呼“ 郡主 ”，这才知道对手的身份，原来竟是完颜长之的女儿。黑旋风也知道了这个妇人果然不是“ 王妃 ”，而是“ 郡主 ” 的师父。

杨浣青大喜道：“ 耿大哥，快快把她拿下，这可是一件活宝贝呢！ ”

其实用不着她来提醒，耿电已是在作这样的打算了。此时他刚好找到了

一个破绽，立即欺身直进，右臂一勾，使出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辅以左掌的小天星掌力。

耿电号称“ 闪电手 ”，出手何等敏捷，哪知这妇人比他更快，声到人到，耿电只觉微风飒然，她的青竹杖已是点到了面门。而且还在同一时候，杖尾一颤，就荡开了杨浣青的软鞭。

耿电吃了一惊，百忙中一个移形易位的身法，折扇疾如电光石火的点向那妇人腰间的愈气穴。

那妇人大概也是料不到耿电的身手如此敏捷，噫了一声，竹杖一立，飞腿踢耿电膝盖，双方倏地由合而分，彼此都没占到便宜，但耿电是得杨浣青之助方能和这妇人打成平手的，本领显然是比不上她了。

这妇人不愧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她只和耿、杨二人打了一个照面，便看出了他们的优劣，第二招立即便攻击敌方较弱的一环，竹杖起处，轻轻的把耿电折扇拨开，看来似乎是要连环进击，哪知杖尾陡然一转，竟然从耿、杨二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向转而攻击杨浣青的。

那“ 郡主 ”的本领虽然最弱，但师父的手法她却是稔熟的，一见师父使出“ 骊龙探珠 ”的招数，立即与之配合，唰的一剑，同时刺到了杨浣青的后心。

耿电出手快极，妇人那招虽然出他意料之外，他还是能够及时替杨浣青招架。不过他只有双手，妇人的本领又在他之上，“ 郡主 ”向杨浣青背后刺来的那一剑，他却是无法兼顾了。

“ 郡主 ”只道这一剑定然能够刺着杨浣青的穴道，将她活擒，刺下之时，得意大笑。却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笑声未已，忽地只觉膝盖一麻，跪倒瓦面。琉璃瓦面，滑不留足，登时骨碌碌向低处滚下。那妇人的“ 小心 ”二字方才出口，已是迟了片刻。

只听得“ 乓 ”的一声，一块琉璃瓦碎成片片。原来是黑旋风伏在檐角，揭了一块琉璃瓦打将上来。那妇人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琉璃瓦当然打不着她，还未飞到她的身边，已给她的劈空掌力震得粉碎了。但黑旋风的目的本来也不是暗算她的，只是要扰她耳目而已。在琉璃瓦给那妇人粉碎之时，他的一枚铜钱已是打着了“ 群主 ”的膝盖。

黑旋风是给那妇人在三楼打下去的，他这样快的又上到最上一层，大大出乎这妇人的意料之外。也正是因为她料想不到，黑旋风方能得手。否则以她的本领，稍有提防，黑旋风已是不能伤及她的徒弟了。

杨浣青回过头来，见那“ 郡主 ”跪倒瓦面，此时正在向低处滚下，不觉哈哈笑道：“ 郡主，你向我行这大礼，我可怎么敢当？ ”

不料又是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妇人出手快得难以形容，身形一闪，突然就扑上来，一抓抓着杨浣青的鞭梢，杨浣青只觉虎口一麻，银丝软鞭已是给她抢去。

说时迟，那时快，黑旋风与耿电双双扑到，那妇人在琉璃瓦面宛似水蛇游走，夺了软鞭，倒滑出去，头也不回，便即挥鞭一卷。

这几下兔起鹘落，疾似电光石火。“ 郡主 ”刚刚滚到屋顶的边缘，眼看就要跌了下去，恰好就给软鞭卷着脚踝。那妇人软

鞭一提，已是将她拉了起来。她使的是股巧劲，“ 郡主 ”就似给她用手拉起一样，丝毫不感痛苦。

杨浣青又惊又怒，喝道：“ 还我鞭来！ ”那妇人竹杖划了一道圆弧，抵

挡耿电的折扇和黑旋风的长鞭。左手抱着郡主，抖开缠在她脚上的软鞭。杨浣青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乘隙即进。

那妇人以一敌三，情知决计讨不了好，使软鞭又不顺手。眉头一皱，喝道：“小孩子玩的东西，谁要你的，拿回去吧。”软鞭飞出，经过她的用力运用，抖得笔直，呼呼风响，向着杨浣青飞来。耿电忙把折扇在鞭梢一搭一捺，卸了她的内力，杨浣青方才能够把自己的软鞭接到手中，那妇人抱住“郡主”，已是回到楼中。

耿电道：“咱们怎办？”黑旋风道：“云中燕不在此地，咱们回去再说。”此时轰天雷一人在楼下遭受围攻，他们也只能放弃搜索云中燕的计划，赶去接应他了。

第五十四回　悲欢离合

轰天雷正在遭受七名武士的围攻，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那天在秘魔崖上曾经和他交过手的那个蒙古武士卜钦罕。还有许多“王府”的武士，正从四面八方赶来。

轰天雷奋起神威，陡地一声大喝，砰的一掌，打断了一名武士的肋骨，腾的飞起一脚，又把一名武士踢出三丈开外。另外几个武士给他神威所慑，一时间竟是不敢扑上，不约而同的退了一步。

可是那个武功最高的卜钦罕，却趁着这个时机，施展他拿手的摔角本领，从背后一抓抓着轰天雷，举过头顶。

正在他要用“肩车式”摔晕轰天雷的时候，只觉微风飒然，耿电与黑旋风从两翼扑上。

轰天雷双臂一振，坚逾钢铁，卜钦罕扳不平他的身子，连忙就摔出去。哪知这一摔却摔不倒轰天雷，轰天雷脚跟一着地，反手就是一拳。他虽然给转得有点头晕眼花，这一拳可还打得委实不轻。

卜钦罕本来想要用轰天雷来抛掷风、电二人的，不料反而吃了一拳。说时迟，那时快，耿电以迅捷无比的手法，一招之间，遍袭四名武士，令他们乱作一团，不能照应，黑旋风抢上去就打卜钦罕。

卜钦罕吓得慌了，叫道：“你们赶快来啊！”危急关头，又使出他的摔角绝技。他和轰天雷、黑旋风都是曾经交过手的，知道黑旋风的内力虽然比不上轰天雷，身法却是溜滑得多，这一抓本是只图吓阻敌人，不敢希望将他抓着的。一抓之下，忽听得黑旋风叫道：“啊呀不好，老子要糟！”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然一抓就抓着了。

卜钦罕大喜，心想：“你的内力不如轰天雷，不信摔你不倒。”

心念未已，突然胁下一麻，又是一个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原来黑旋风是故意让他抓着，乘机点了他胁下的麻穴。

轰天雷道：“见着云姑娘没有？”黑旋风道：“听说她回和林去了，咱们回去再探虚实。”

此时大批武士已从四面赶来。轰天雷喝道：“谁想送命的就来，你们瞧着！”把手一扬，两枝蛇焰箭同时射出，一杖射上天空，但另一技却是向着天凤楼的墙基射去。

只听得“轰隆”一声，天凤楼下面的墙壁塌了一角。原来轰天雷早已在墙基下埋了火药，这枝蛇焰箭是把火药引爆的。

轰天雷凌铁威的曾祖凌振擅于制造火炮，当年曾为梁山泊立下不少功劳。轰天雷和他曾祖的绰号相同，不过凌振之号称“轰天雷”是由于他擅用火器，而凌铁威则是由于他的脾气火爆。凌铁威在使用火器方面，远远不及他的曾祖，即使比他的父亲凌浩也是大有不如。但虽然如此，他毕竟还是秉承家学，并不外行。炸毁了天风楼的一角，在凌家的“家学”中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

天凤楼塌了一角，浓烟烈焰登时冒起。众武士这一惊非同小可，纷纷逃避。一个小队长叫道：“不好，郡主还在楼上，快快救她下来！”

幸好天凤楼只是塌了一角，楼高五层，上面尚无影响。但二楼业已着火焚烧，王府的人纷纷出来救火，也就无暇理会黑旋风他们了。

那妇人抱住“郡主”，在屋顶出现，一手执着一条长绳，师法杨浣青软

鞭缠树的故智，长绳一抖，搭上对面那棵大树的树梢，抱着一个人竟也捷如飞鸟般的溜过去。她下得树来，喝道：“ 郡主没事，你们快追奸细。 ”

“ 郡主 ” 虽然 “ 没事 ”，但她是给黑旋风用独门手法打着穴道的。那妇人虽然武学深湛，一时间也还未能给她解开穴道，这种重手法点穴，倘若过了一个时辰，仍未能够解开，对身体甚有伤害。那妇人必须以本身真力，为她推血过宫。是以她逃出了天凤楼之后，也就不能去追黑旋风他们了。

四面八方而来的武士虽多，但一大部份忙于救火，又没有一流高手主持，要想拦阻他们四人，那可并不容易了。

轰天雷奋起神威，每一掌劈将出去，都是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他在前面开路，耿电则以迅捷无伦的手法，“ 王府 ” 的武士和他距离稍近，他便倏地窜出去点他们的穴道。杨浣青也很不弱，银丝鞭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转瞬间也打翻了几个武士。银丝鞭打着之处，都是对方的关节要害。被打翻的那几个武士疼痛难当，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叫。随后追来的那些武士见此情形，不由得也给吓住了。

众武士不敢迫近，但还是锲而不舍。花树丛中，假山洞里，或射来冷箭，或伸出挠钩，地上还撒下绊马索，叫他们防不胜防。

黑旋风等人且战且走，忽地只见又有三处起火，一处是在后院，两处是在园中。黑旋风喝道：“ 金鸡岭和祁连山的好汉全都来了，你们的 ‘ 王爷 ’ 都已是自身难保，你们还要给他卖命么？ ”

金鸡岭是北五省绿林首领 “ 蓬莱魔女 ” 柳清瑶的山寨，祁连山则是青龙帮帮主龙沧波的总舵，这两处也是义军势力最大的地方，足以令金国官兵闻名胆丧的。“ 王府 ” 的武士当然不是普通官兵可比，但听得黑旋风这么说也是不禁大吃一惊，不知是真是假。有的人抱着 “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 的心理，一面分出人去救火，一面分出人去保护 “ 王府 ” 内眷。这么一来，更是难以拦阻他们，不多一会，黑旋风等人已是杀出后园。

其实哪里有什么金鸡岭和祁连山的好汉，连黑旋风也不知放火的是什么人，暗暗纳罕。

就在他们冲出园门的时候，在内院救火的武士已经有人出来叫道：“ 大家不用慌，只不过是 ‘ 奸细 ’ 放火，并无大伙强盗。 ” 那武士队长喝道：“ 调弓箭手来，快马捉擒这几个小贼！ ”

黑旋风只道还有一场大厮杀难以避免，忽听得呜呜的号角声，非但弓箭手不见调来，那些武士也有大半撤退了。原来此际正是李思南、笑做乾坤和武林天骄等人大闹 “ 高手大会 ” 之际，完颜长之不能不把 “ 王府 ” 的兵力集中去对付他们。

出了 “ 王府 ” 后园，没多远是一条狭长的小巷，小巷的另一头可通二处横街。大约还有十多骑 “ 王府 ” 武士追来，一踏入这条狭长的小巷，只见巷中堆满运煤的大车，好不容易清理了这些煤车，黑旋风等人早已不见踪迹，那个小队长在小巷的出口处踌躇片刻，挥手说道：“ 咱们还是回去吧。 ” 要知他只有十多个人，倘若分为三处追捕敌人，只怕 “ 捕盗 ” 不成，反而自身性命难保。

原来这些煤车乃是丐帮的布置，那三处火头也是丐帮的弟子混入王府点燃的。黑旋风等人进了小巷，便已得到丐帮接应

他们上了一辆没有装煤的空车，穿过横街小巷，跑了一程，后面已是不见追兵。

驾车的那个丐帮弟子问道："这个鞑子俘虏如何处置？"要知他们是回到丐帮的总舵去的，丐帮的总舵在什么地方是决不能让外人知道的。因此他这一问的意思，实际是在提醒黑旋风，倘若没有必要留着俘虏的话，不如就在半路将他杀了。

卜钦罕虽然不知丐帮的禁忌，但也听得出对方的语气对他甚是不妙，不由得心里一凉："想不到我堂堂一个金帐武士，糊里糊涂的死在异邦。"

只听得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他是我请来的客人，咱们自该以礼相待。"当下便即解了卜钦罕的穴道，赔礼说道："卜大人，累你受惊了！"

这一下大出卜钦罕意料之外，怒声说道："我是你的俘虏，你要杀便杀，何必戏弄？"

黑旋风正容说道："适才之事，我实是迫于无奈，请恕冒犯。我们怎敢把你当作俘虏看待？"

卜钦罕惊疑不定，瞪眼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爽爽快快说吧！"

黑旋风说道："刚才我们寡不敌众，为了要闯出'王府'，不能不请卜大人陪伴我们。其实卜大人是贵国有名的好汉，我们也早已佩服的。若论真实的本领，说句实话，我即使未必输给卜大人，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卜大人刚才一时失手，那也是'王府'的那班武士太不济事，以致卜大人受了连累之故，请莫介怀。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英雄重英雄，好汉惜好汉，卜大人若不嫌弃，我倒想与卜大人攀交攀交呢。"

蒙古武士的习惯一般都是佩服本领比自己高强的人的，黑旋风把这顶高帽给卜钦罕一戴，让他不致失了面子，不由得他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又是心里暖烘烘的浑身都感到舒服。连忙说道："风大侠，你太抬举我了。你们几位本领都比我强，我输在你们手里，输得心服口服。你要如何处置，我都没有怨言。"

黑旋风笑道："别说'处置'二字，我本想请你做我的客人的，不过恐怕贵国国师对你起疑，咱们只好留下一个交情了。你就在这里下车回去吧！"

卜钦罕想不到黑旋风竟肯如此轻易的放他回去，呆了一呆，说道："你有什么要我做的，请吩咐吧！"

黑旋风笑道："朋友相交以诚，倘若我是要利用你的，那我不变成了卑鄙的小人么？卜兄尽管放心回去。"

卜钦罕只道他必定有什么交换的条件，听了这番说话，不觉大为感动，说道："风大侠，你真不愧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多谢你把我当作朋友，我也深感荣幸能够结交你这样一位朋友。对朋友我可不能不说真话了，风兄，你是为了我们的公主才冒险闯进'王府'的吧？"

黑旋风叹道："可惜找她不着。"

卜钦罕道："风兄，我告诉你确实的消息吧，公主三天前已经离开'王府'，回和林去了。"

黑旋风虽然听得那妇人说过云中燕不在"王府"，但仍是半信半疑，此际听得卜钦罕也是这么说，可不由他不相信了。说道："那何以龙象法王和你们还在此地？她是单独回去的吗？"

卜钦罕道："她是我们的钦使木华黎将军送她回国的。龙象法王为了要与完颜长之主持今日开的这个'高手大会'，是以和我们这几个人要迟几天方能动身。"

希望变成泡影，黑旋风的难过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强抑住心里的悲痛，

向卜钦罕道：“多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卜钦罕继续说道：“风兄，我知道你喜欢我们的公主，我们的公主也喜欢你。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个消息令你失望的，可是我又怕你不肯死心，还要冒险，所以不能不告诉你。据我所知，完颜长之已经请来几名高手，听说本领都是不在他之下。今后‘王府’的防卫也只有更为森严，风兄，你们可不能再次冒险了。”

黑旋风道：“完颜‘郡主’那个师父是谁，想必就是你说的那些高手之一吧？”

卜钦罕道：“不错。但她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接着说道：“风兄，我回到和林，说不定还有机会见到公主，你有什么话要我告诉她吗？”黑旋风叹口气道：“我只要她知道我在想念她那就够了。”

卜钦罕道：“好，我一定把你这片痴情带回去给我们的公主。蒙古民间有句俗话说：绳缰困不住骏马，乌云遮不住太阳。你们真心相爱，总有一天就会雨过天晴。”杨浣青赞道：“好，这两句话说得真好。”黑旋风苦笑道：“但愿如你所言。”

卜钦罕走后，众人都是为黑旋风感到难过。耿电岔开话题，说道：“这个蒙古武士倒是不错，初时你要放他，我还不以为然呢。”

黑旋风道：“我曾听得云中燕谈过他的，说他为人还算耿直，那天在秘魔崖上，他也肯听云中燕的话，所以我敢于冒险一试。”

说至此处，不觉又想起了云中燕来。遥望云天，不知云中燕己离开他几千万里？心头一片怅惘。

回到丐帮总舵，帮主陆昆仑出来迎接，说道：“李大侠和檀大侠都已回来了，还有一位你们意想不到的客人呢。”

杨浣青道：“你说得这样郑重，想必是一位大有来头的客人了，是谁？”

陆昆仑笑道：“是和你的师父齐名的笑做乾坤华谷涵，华大侠！”

杨浣青大喜道：“原来是他老人家来了，我的师父常常提起他的，可我还没有见过。”一阵欢喜过后，不觉又有点黯然神伤的和陆昆仑说道：“可惜我们不能够和云中燕姐姐一同回来。”

陆昆仑道：“我知道，她已经回国了，是么？”

杨浣青怔了一怔，说道：“你也知道了？”

陆昆仑道：“是一个在‘王府’卧底的弟子把消息送出来给我的，可惜来迟一步，昨日中午才送到的。你们已经到‘王府’去了。要是来早一些，你们就不用冒这样大的危险了。”

黑旋风强笑道：“个人的悲欢离合算得了什么，完颜长之的捞什子‘高手大会’给我们弄得冰消瓦解，这才是大快人心呢！”陆昆仑哈哈一笑，说道：“对，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该从大局着眼，这才是豪杰胸怀！”

当下陆昆仑便即带领他们进去和李思南、武林天骄、笑傲乾坤等人见面。李思南等人业已知道云中燕回国的消息，大家都避免再提起她。

黑旋风听他们说起怎样大闹“高手大会”的种种事情，听得眉飞色舞，连呼痛快。

李思南道：“你们大闹‘王府”，弄得完颜长之的手下疲于奔命，帮了我们外面的人很大的忙，说起来我们还应该多谢你们呢。”黑旋风笑道：“李大侠太夸奖我们了。实不相瞒，要不是有丐帮弟子接应，我们还几乎脱不了身呢。”李思南道：“对啦，我还未曾问及你们，你们在里面碰见什么高手

没有？”

黑旋风道：“我们正是碰上一个阴狠毒辣武功奇高的妖妇，想向三位前辈请教她是什么来历。”当下将适才的遭遇，从头再说一遍。

武林天骄道：“浣儿，原来你和完颜长之的女儿交过手了。她名叫完颜壁，小时候我也曾见过她的。这丫头很有点小聪明，但这件事却是弄得我也不懂了，为什么她不学家传的武功，却去另拜妖人为师？她的哥哥完颜豪倒是父亲一手调教出来的。”

杨浣青道：“完颜豪我也曾会过，依我看来，完颜壁的本领似乎比哥哥还强。她那师父的武功也决不在完颜长之之下。”

笑傲乾坤沉吟半晌，忽他说道：“你们碰上的那个女人，想必就是辛十四姑这女魔头了。”

黑旋风道：“辛十四姑是什么人？”

武林天骄则是吃了一惊，说道：“你说的敌情就是那个擅于使毒的辛十四姑？”

笑傲乾坤道：“正是，你曾经会过她么？”

武林天骄道：“二十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伤在她的毒针之下。我正想找她算帐，她却就此消声匿迹了。想不到现在却出现在完颜长之的王府之中。”

李思南道：“我也只知道这女魔头之名，不知她的来历。华兄，你既然知道，那就请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笑傲乾坤笑道：“首先我要更正你们一项错误，你们称她‘妖妇’，其实她是直到现在尚未嫁人的。”

杨浣青笑道：“她打扮得十分妖艳，看来总有四十开外了吧，还是搭脂抹粉，像个老妖怪似的，我怎知她没有嫁人。”

笑傲乾坤笑道：“你这说话，要是让她听见，包要气她半死。她一向是以美貌自负的，正由于她貌美而嫁不了，才弄成今天的怪癖。”

杨浣青诧道：“她既然长得美貌，为何没人要她？”

笑傲乾坤说道：“不是没人要她，是要她的人她不喜欢；她想要的人却得不到。”杨浣青道：“原来如此。”笑傲乾坤接着笑道：“不过到了后来，却的确没人敢要她了。”杨浣青最喜欢听这类武林中人的奇闻轶事，听得津津有味，问道：“为什么？”

笑傲乾坤说道：“她少女时候，恃着长得美貌，本领又好，因而自视甚高。她一个年轻女子在江湖上行走，自不免招蜂惹蝶，但那些狂蜂浪蝶碰上她可就苦了。”杨浣青道：“怎样苦了？”笑傲乾坤说道：“不是给她杀死，就是给她弄个半死不活。”

杨浣青伸伸舌头，说道：“这样厉害！”跟着笑道：“但虽然手段狠些，那些狂蜂浪蝶也是自取其咎，与人无尤。谁叫人家不喜欢他，他也去纠缠人家呢。”

笑傲乾坤道：“到了后来，她把这样的事情当作好玩的把戏，人家不招惹她，她也去招惹人家了，有一个名门正派的弟子误会她对自己有意，郑重的请了媒人向她求婚。你猜她怎么样，她把媒人杀了，这还不算，还要找上门去，把那个求婚者挖掉眼睛！”

杨浣青咋舌说道：“这就未免太过份了。人家叫我做小魔女，我也想象不到有这样狠辣的女魔头呢！”

武林天骄说道：“我那个朋友就是因为多看了她两眼，险些给挖掉眼睛的。后来眼睛虽得保全，也中了她的一枚毒针，几乎丧命。”

笑傲乾坤笑道：“不过她后来也受到报应了。”

杨浣青道：“她喜欢的人是谁？”

笑傲乾坤道：“是洛阳大侠韩大维。檀兄，这个人想必你曾认识？”

武林天骄道：“二十年前见过一面，听说他后来给朱九穆的修罗阴煞功所伤，早已绝迹江湖了。”

笑傲乾坤道：“韩大维的亲家谷若虚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女婿是谷若虚之子谷啸风，如今又是正在金鸡岭，所以我知道他们的事情。”

杨浣青回道：“韩大维为什么不喜欢她？”

笑傲乾坤笑道：“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和韩大维虽也相识，还未够无话不说的交情。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喂，老韩，那样标致的美人儿爱上了你，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啊！”笑傲乾坤一向喜欢说笑，这么一说，逗得杨浣青也不禁笑了起来。

耿电笑道：“其实也没什么难猜，韩大侠既然是大侠的身份，

当得起一个‘侠’字的人，当然不会喜欢这种邪派的妖女了。”

杨浣青却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脾气，又再说道：“你的话是说得不错，不过我还想知道，那女魔头是怎样的骄狂而又阴狠，她给韩大维抛弃怎肯甘休？”

笑傲乾坤说道：“她是不肯甘休啊，结果还弄出了一件惨案来呢。”接着便说这件惨案。

“韩大维后来和他的表妹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夫妻十分恩爱。有一天他的妻子忽然不明不白的给人毒死了。那女魔头也从此就消声匿迹了将近二十年。”

杨浣青道：“不用说这个凶手一定是辛十四姑了。”

笑傲乾坤说道：“韩大维还不敢十分确定。”

杨浣青道：“为什么还不敢确定，难道除了她还会有别的人么？”

笑傲乾坤道：“你猜得对了，辛十四姑本名叫做柔荑，她还有一个表妹姓孟，名叫七娘，表姐妹都是擅于使毒的能手。孟七娘行事没有辛柔荑那样阴狠，但她也在暗中爱上韩大维的。惨案发生之时，孟七娘住在韩家附近，后来也失了踪。现场的迹象也有些蛛丝马迹，似乎是孟七娘干的。但韩大维还是疑心辛柔荑多些，那些蛛丝马迹可能是她的故布疑阵，用来陷害她表妹的。”

杨浣青道：“我也是这样想。”

武林天骄说道：“韩大维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替他多管，但这女魔头重现江湖，你们可得分外小心了。浣儿，以你的功夫，再练十年，也是打不过她的。不过我可以教你一套轻身功夫，打不过她也能逃跑。”

杨浣青喜道：“师父，我正想跟你多学一点防身本领。”

武林天骄笑道：“你别贪心不足，我在大都是不能久留的，今晚传给你这套轻功，明天我就要走了。”

杨浣青大为失望，说道：“师父怎么这样快就要走了？”

武林天骄笑道：“待你和耿世兄成亲之时，我自然还会再来”

杨浣青面上一红，说道：“师父，你怎么也是为老不尊，开起徒弟的玩笑来了。”

武林天骄笑道：“这可是正经事啦，难道你不要师父给你主婚么？”杨浣青想起父母双亡，不禁又是有点心酸。

武林天骄接着正容说道：“我和完颜长之已经撕破了脸，在大都是不便待下去了。华兄约我到金鸡岭去，我已经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动身。”

陆昆仑道：“华大侠这么快也要走了？”

武林天骄笑道：“他们夫妻如胶似漆，离开了几个月，他的人在这里，他的心早已飞回金鸡岭了。”原来金鸡岭的寨主正是笑傲乾坤华谷涵的妻子。

笑傲乾坤道：“各路义军的首领，明春在金鸡岭将有一个聚会，我得回去帮忙准备。对啦，陆帮主，你恐怕也是不便在大都逗留的了，到金鸡岭小住数月如何？”

陆昆仑道：“到时我会去凑凑热闹的。你说得不错，这次咱们捣乱了完颜长之的‘高手大会’之后，丐帮总舵是不能再设在大都的了。我想搬到南方去，顺便整顿各地的分舵。”

武林天骄说道：“耿世兄想必是要回祁连山了？”耿电说道：“不错，龙帮主曾叮嘱过我，希望我早点回去的。”

陆昆仑道：“龙沧彼是他爹爹的旧属，他已经内定了要把青龙帮的帮主之位传给耿少侠。”

武林天骄说道：“我知道。所以我本来想叫浣儿跟我去金鸡岭的，现在也只能让她和耿世兄一起去祁连山了。”杨浣青噘着小嘴儿道：“师父，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就要跟他去祁连山？”武林天骄笑道：“这叫做嫁龙随龙，嫁凤随凤啊。”这两句俗话本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武林天骄把“鸡狗”改为“龙凤”，听得众人哈哈大笑。陆昆仑也笑着道：“人家是岳母夸女婿，你是师父赞女婿。你的徒弟噘着小嘴儿，心里可是乐得开花了。不过，耿公子的确也当得起人中龙凤。”

耿电说道：“两位老前辈太夸奖我了。我年轻识浅，龙帮主虽然有意让我继位，我可是不敢应承的。”

陆昆仑笑道：“重担子本来应该让你们年轻人挑的，尤其是有本领的年轻人。你们年轻力壮的不挑，难道忍心看我们这些老人挑不动担子摔倒地上么？伤了身体不打紧，打翻担子可误了大事。龙沧波是我的老朋友，但我不是替老朋友说话，而是我和他都有同样的想法啊。实不相瞒，这次我准备到南方去巡视各地分舵，也正是想挑选一个年轻有为的本帮弟子，继承我的帮主之位呢。”

陆昆仑这番话说得生动有趣，态度却也十分认真。耿电颇受感动，肃立说道：“老前辈教训得对。”

武林天骄说道：“金鸡岭和祁连山是常有信使往还的，你们什么时候到了祁连山，给我捎个信儿，免我悬挂。耿世兄，令尊和你死去的岳父都是我的好朋友，能够看到你们相亲相爱，我是最感到高兴的。浣儿如同我的女儿，我把她付托给你，你可要好好待她啊。”

杨浣青眼眶潮湿，说道：“师父，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师父可以放心，耿电他，他不敢欺负我的。”杨浣青天真无邪，在和师父分手的时候至情流露，不知不觉就说出心里的话来了，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吕玉瑶笑道：“杨姐姐，你绰号小魔女，他当然是不敢欺负你了。”

武林天骄与笑傲乾坤走了之后，第二天消息传来，龙象法王和他手下的蒙古武士亦已回国。但完颜长之却在加紧进行要搜出丐帮的总舵和缉拿李思

南。李思南第三天离开大都，打算到琅玡山去看屠凤。屠凤是屠百城的女儿，亦即是黑旋风未曾见过面的师姐。在她父亲死之后，山寨头目一致推举她继任寨主。（注：屠凤故事详见拙著《瀚海雄风》。）

李思南邀黑旋风去琅玡山，黑旋风说道：“恩师对我义重如山，我本来应该去拜见师姐的，但我想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再去，请李大侠替我先向师姐致意。”什么事情他没有说，李思南则已猜到几分，也没问他。

最后陆昆仑和耿电等人也要离开大都了，耿电私下也曾约黑旋风和轰天雷一起到祁连山去，黑旋风同样没有答应。轰天雷说道：“我倒是很想大家都在一起，但我可得回家去走一趟，”说罢，深深叹了口气。

杨浣青口没遮拦，笑道：“凌大哥，你有吕姐姐和你一起回去，还叹什么气啊。这口气应该是风大哥叹的。”

黑旋风道：“我倒不是为了儿女私情，但云中燕帮了咱们这样的大忙，如今她却独自在和林受苦……”

杨浣青禁不住便问：“风大哥，你可是想去和林找她？”

黑旋风摇了摇头，一派茫然他说道：“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去找她啊！”耿电悄悄捏了一捏杨浣青的手心，示意叫她不可再挑起黑旋风的伤心。

轰天雷道：“你不知道，我这次回家，心里其实很是难过

杨浣青道：“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师弟，刚才不过和你开开玩笑罢了。”

轰天雷道：“我的师父只有他一个儿子，我找着了他，却不能和他一起回家。而云姑娘之被迫要和风大哥分手，也是由于帮我找回师弟而起。”

黑旋风说道：“你切莫这样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是应该，你师弟的失踪和云姑娘的被迫回国，这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事情，我又怎能怪你呢？但你不必太过自怨自责，我相信你会找到你的师弟的。他已经知道后悔，抱愧出走不过一时糊涂而已，待他觉醒之时，你不找他，他也会回来找你的。”

轰天雷心里想道：“黑旋风自己也有伤心之事，他却还是这样关心朋友。”当下紧紧握着黑旋风的手，说道：“我不会说话，但愿你能够早日与云姑娘团圆。”

风云雷电，分道扬镳。轰天雷和吕玉瑶一起回家，一路打听他的师弟消息，却不知他离家乡愈近，和师弟的距离则是愈远了。

轰天雷在思念帅弟，秦龙飞也在思念着他的师兄。

那晚他在“王府”脱身之后，独自跑出京城，心情混乱到了极点。

他没有面目再见轰天雷和吕玉瑶，也没有勇气回家去见父亲。“天地茫茫，何处是我容身之地？”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离开家乡越远越好。最好跑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让他可以静静的独自忏悔。

第五十五回　侠盗娇娃

秦龙飞抱着这样的心情，是以在离开大都之后，不是南下，而向北行。

走了两天，身上的碎银不知不觉业己用光，他就索性做起偷儿来了。起初只是偷来自己使用，渐渐就于起劫富济贫的把戏。漫无目的一路北行，钱用光了，就偷大户人家，倒也过得甚为逍遥自在。

如是者流浪了半年多，也不知愉了多少大户人家，江湖上也渐渐传出有个不知来历的“侠盗”的风声了。

某一天晚上，他去偷一个富户，这个富户是当地的恶霸，他去到的时候，恰巧看见这个恶霸，吩咐他的管家明天去抓一个佃户的女儿来抵偿，他一怒之下，点了这两个人的穴道。那恶霸连他面目都没见着，突然间一阵昏眩，已是人事不知。他临走之时，还干了一套“寄柬留刀”的把戏，就用那恶霸帐房里的纸笔，写上了“估恶不悛，必取你命”八个大字。然后在帐簿上查出那佃户的姓名住址，把偷来的银子送一百两给那个佃户，叫他们父女逃到别处安身。

他干了这桩事情，心里十分痛快，约莫四更时分，离开那个地方，施展轻功，天亮之时，已是走了数十里路。中午时分，到了一个小镇，觉得饿了，便走进镇上一家较具规模的酒家喝酒。

他身上穿的是昨晚顺手牵羊偷来的一件华美皮袍，倒还合身，加上他风度翩翩，小镇上的酒家那曾见过如此俊雅的人物，只道他是个贵家公子，当然加意奉承。

他正在兴头，吩咐那掌柜道：“你把最贵的酒菜给我端来。”一个人就要了三斤酒八个菜。小酒家能有什么名贵的菜式，但大鱼大肉却也堆了满台。那掌菜的纳罕道：“公子爷，你是请客吗？”秦龙飞道：“不错，我是请客。”那掌柜道：“那么可要等待客人，这些酒菜——”秦龙飞道：“不用。我请的不是普通客人。我先吃了，再让客人吃的。”掌柜当然觉得奇怪，不过心想：“只要你大爷花钱，我才不管你的请客是什么规矩呢。”

秦龙飞吃得酒醉饭饱，不过吃了一小半。把筷子一掷，哈哈笑道：“剩下的你给我请门外的叫化子吃！不够，还可以照样再做一席！”听得伙计目瞪口呆，门外的几个叫化子则一齐拥入。

转瞬之间，把剩酒残肴，吃喝得干干净净。秦龙飞哈哈大笑，说道：“吃饱没有，不够，可以再来一席。”

为首的老叫化倒很知足，说道：“多谢公子爷，我是吃得饱了。不过我还有十多个化子兄弟——”

秦龙飞豪兴大发，说道：“都叫他们来吧，一席不够就要两席，两席不够要三席，总之让你们的兄弟都吃得酒醉饭饱就是。”此言一出，那些叫化子都是大喜若狂，连忙出去招朋引友。

秦龙飞对那掌柜说道：“你多准备一些酒菜，待会儿招待我的这班化子朋友。不过我可不能在这里陪客了，麻烦你替我告个罪。”

掌柜的道：“公子爷现在就要走了么？”

秦龙飞道：“不错，我还要赶路。”

掌柜的道：“待会儿你的那班化子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来，这个帐现在可是难算。”

秦龙飞道：“你们这个小镇大概有多少化子。”

掌柜的道：“ 大概有十多二十个。公子爷，你不知道，这小地方连年收成不好，租税又重，所以有许多老弱的人就做了叫化子啦。 ”他说这话，显然是恐怕秦龙飞不相信一个小镇会有二十个叫化子。

秦龙飞听得大不耐烦，一挥手说道：“ 就算它二十个吧。 ”

掌柜的道：“ 或许他们还会请一些穷朋友来，都当作是叫化子。 ”

秦龙飞道：“ 好，那就准备一百个人的酒菜，总够了吧？ ”

掌柜的道：“ 够了，够了！ ”

秦龙飞道：“ 一百个人的酒菜，大约多少银子？ ”

掌柜的道：“ 公子爷刚才吃的这席酒菜是三两二钱银子，这席酒菜是足够八个人吃的，就算十二席吧，一三得三，二三得六…… ”

秦龙飞道：“ 不必细算了，我给你五十两银子，多下的赏你！ ”

十二席酒菜用不到四十两银子，掌柜的一听自己有十两银子小帐，喜出望外，忙道：“ 多谢公子爷！ ”伸出“ 而 ”字形的手，就向秦龙飞讨钱。心里还恐怕他是在开玩笑。

秦龙飞笑道：“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这就给你！ ”不料他伸手一摸银子，登时敛了笑容，呆了！

掌柜的道：“ 客官，你怎么啦？ ”

秦龙飞满面通红，摸来摸去，一文钱也拿不出来！

昨晚他在那大户人家，嫌银子笨重，不好携带，只拿了三个每个重五十两的元宝，不过却拿了一叠银票，各种面额都有，少说也有五千多两银子，这些银票乃金京各大钱庄所发，在金国各地都可通用的。另外还有一些珠玉首饰，他把两个元宝给了那个佃户，本想把剩下的一个元宝给这酒店的掌柜的，哪知不但元宝不见，银票、首饰，甚至连他身上原来有的几两碎银子也全都不见了。

秦龙飞又惊又窘，吃惊的是不知什么时候给人偷了他身上的东西，窘的是马上就要出丑。

掌柜的冷冷说道：“ 公子爷，我也知道你是开玩笑的，请客那是不必了，只请你自己付所吃的帐罢。盛惠三两二钱银子。 ”

秦龙飞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讷讷说道：“ 我，我本来有几千两银票的，不知什么时候给人偷去了！ ”

掌柜的面色登时难看起来，冷笑说道：“ 公子爷，你开玩笑可莫开到我们做小买卖的穷人头上，你那几千两银子恐怕都是放在家里吧？ ”老板娘听得他们吵闹，也走出来道：“ 世乱年荒，道路不靖。哪有人放几千两银票在身上走路的？你说你有几千两银票，老娘还有一万两银子放在这墙壁角呢，你瞧见没有？哼，你说这话骗小孩子也骗不倒。老娘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银子给人偷去，你想白吃就是不成，请付帐吧！ ”

秦龙飞脸红过耳，一咬牙恨，说道：“ 好，你们把我这件皮袍拿去，这是貂皮，少说也值一百两银子，你们拿去当，多余的银子不用给我，客我还是照请。 ”

老板娘也个知是不识货还是定要和他为难，说道：“ 管你是貂风皮也好，老鼠皮也好，我们不要，只要银子！ ”店子里一个客人说道：“ 对，这年头还是小心为上，这件皮袍是貂皮倒是不假，不过来历不明的东西，还是别沾手为妙。 ”

秦龙飞恼羞成怒，说道：“ 什么，你敢说我这皮袍来历不明吗？我、

我……”想起这皮袍的确足偷来的，不觉就结结巴巴的说不下去了。

那客人越发得意，冷笑说道：“作贼心虚，这句老话当真一点不假。”

秦龙飞怒道：“你说我是偷来的吗？”

那客人道：“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说你，你没有作贼，何必心虚？”

秦龙飞本想找个藉口发作，目光一瞥，忽见另一个客人也正在站起来，似笑非笑似的盯着他看。奚落他的那个客人形貌猥琐，一看就令人觉得讨厌；这个客人却是个眉清目秀的书生。秦龙飞不觉感到羞愧，心里想道：“我本来是偷来的，还要撒泼，那岂不是变成了流氓了？我怎样不成器，也不能如此没有出息。”

但眼前的帐必须要付，这口气憋着又发不出来，他是双手按着桌子的，不知不觉手上一用劲，“喀喇”一声把桌子抓碎一块。

那老板和掌柜大吃一惊，只道他当真是个强盗，脸色全部变了。那个形貌猥琐的客人则越发显出鄙夷神色，说道：“显功夫么？哼，你白吃了人家的东西还弄坏人家的桌子，老板娘，这笔帐你给他算上去，他不付我替你主持公道！”

那个面目清秀的书生忽地微微一笑，阴声细气他说道：“何必为一点小事闹起来，我相信这位客人的说话，他的帐我替他付。”说罢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银票，略加俭视，抽了一张出来，说道：“这张银票恰好是五十两的，掌柜的，你拿去按照这位客人的吩咐，弄十二桌酒席招待他的叫化子朋友。”

这叠银票和秦龙飞昨晚偷的那叠银票厚薄竟是似乎一样，秦龙飞心中一动：“偷了我的银票莫非就是此人？但他并没有走近我的身旁，纵有妙乎空空的绝技又焉能旋展？看他的相貌也不像小偷。”这小酒店只有他们三个客人，书生坐的桌了和他距离颇远，倒是形貌猥琐那个客人刚才曾经走近他的身边，秦龙飞再想：“银票没有记号，即使是他偷的，我也不能和他理论。说不定还是我瞎疑心了，他才真正是个阔少爷。”

掌柜的接过银票，眉开眼笑的道谢。形貌猥琐的那个客人则一言不发，付了他自己的帐，灰溜溜地走了。

那陌生的客人替秦龙飞付了帐，秦龙飞的心里虽然对他还是稍稍有点怀疑，但于理于情也不能不向他道谢。

书生微微一笑，仍然是阴声细气他说道：“些须小事，何足挂齿。咱们一起走吧。喂，掌柜的，你可得替这位相公好好的招呼他的客人啊！那十二桌酒席，若是偷工减料，回头我会替他找你算帐。”

掌柜忙不迭他说道：“两位相公放心，我一定弄上好的酒席招待化子朋友。”心想：“有了这五十两银子，管你是叫化子也好，‘体面人’也好，我还能不好好招待吗？”当下打躬作揖，把两人送出店门。

二人走在一起，免不了互相通名道姓，秦龙飞方始知道，这个书生姓颜，单名一个“壁”字。

秦龙飞道：“颜兄，那五十两银子……”

颜壁笑了一笑，抢着说道：“秦兄，你当不当我是朋友？”

秦龙飞道：“多得兄台解窘，你看得起我，我怎敢不把你当作友人？”

颜壁笑道：“着呀，朋友有通财之义，这一点银子，还值得一提再提吗？”

秦龙飞道：“颜兄，刚才那个客人和酒店的老板都把我当作强盗，实不相瞒……”

颜壁说道：“秦兄何必与这些小人一般见识？说句笑话，莫说你不是强

盗，就是强盗，我也不怕，一样和你结交。”

秦龙飞本想直认不讳的，但一想却又何必和一个相识不久的朋友表白自己的身份？自己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说了出来，岂不玷辱祖先声名。

但他听了颜壁这样回答，却是不禁心中一动，说道：“颜兄

可曾学过武功？”

颜壁说道：“小弟诗文倒是读过一些，说到武功，那是一窍不通了。秦兄，何故有此一问？”

秦龙飞道：“普通的书生哪有不怕强盗之理，兄台却说不怕强盗。”

颜壁笑道：“那是因为我绝对相信秦兄不是强盗，我说不怕，是不怕秦兄。倘若当真碰上强盗，强盗不杀我，我吓也吓死了。对啦，秦兄，你腰悬佩剑，想必应该是懂得武功的了？”

秦龙飞道：“懂得二字很是难说，会一点三脚猫的把式罢了。”

颜壁说道：“秦大哥太谦虚了，我看你器宇轩昂，一定是个文武双全的少年豪杰。”

秦龙飞最喜欢别人奉承，尤其喜欢赞他英俊，虽然受了许多挫折，这个毛病改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改掉。当下笑道：“我不知道颜兄原来还会看相。”

颜壁笑道：“信口雌黄，叫秦兄见笑了。但我相信这个相我是看得准的。实不相瞒，目下路途不靖，我一个人走路，总是难免提心吊胆。要是咱们恰好同路的话，我可还想仰仗秦兄保护呢。秦兄，你上哪儿？”

秦龙飞道：“我是四海云游，并无一定的地方要去。你呢？”

颜壁说道：“我想到关外游览，顺便探访朋友。秦兄，你既然随处可去，何不与我结伴同游。听说关外的白山黑水，雄奇瑰丽之处，实不逊于中原的名山大川呢。”

颜壁的说话，前后颇有矛盾，倘若他当真是个胆小的人，焉能还敢单身到关外游览？

秦龙飞并不糊涂，当然亦已听出他话中的破绽。但一来觉得颜壁谈吐不凡，和自己颇为投合。二来心想：“初认识的朋友，难免客气一些。他说自己胆小，大概是客气话罢了。或许他是为了要与我结伴，才故意这样说的。我可巴不得他‘也’是个文武全材的少年豪杰呢。”当下笑道：“原来此处已是与关外接壤的地方了吗？我还未知道呢。”

颜壁说道：“再走两天，就可以出山海关了。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雄关，你可不能不去一游。”

秦龙飞道：“关外不是女真族的发祥之地吗？”

颜壁似乎怔了一怔，半晌说道：“是呀，这又怎样？”

秦龙飞道：“那可是金国鞑子的老家呀。”

颜唯笑道：“咱们只是游览，管它什么鞑子不鞑子？不犯王法，害怕什么？”

秦龙飞心里想道：“我正是犯了鞑子的‘王法’。”但这话他

可是还不能和这颜唯说的。当下说道：“好，颜兄有此雅兴，小弟奉陪。”

两人一路同行，谈文论武，甚是投讥，黄昏时分，到了符离集投宿。符离集是出山海关的必经之地，来往客商甚多。虽然只是一个市镇，却比一些小县的县城还要热闹。

颜壁似乎颇熟当地情况，带领秦龙飞去找镇上最大的一家客店，客店的

主人见他们是贵公子模样，亲自出来迎接。
颜璧说道：“ 我要两间上房。 ”
店主人赔笑说道：“ 两位客官是一起的吧？ ”
颜璧说道：“ 不错，这又怎样？ ”
店主人道：“ 抱歉得很，小店本来已经客满，现在只能腾出一间上房，这间房间还是刚好有人退定的，两位既然是一起的，请将就些个。 ”
秦龙飞听颜璧要两间房间，本来就觉得有点浪费，于是说道：“ 好，一间就一间吧，我们要了。 ”
哪知颜璧却道：“ 不行，我非要两间上房不可！ ”
秦龙飞怔了一怔，不解他何以如此固执？但秦龙飞身上没钱，非他代付房租不可。只好站在一旁，默不作声。
店主人搓着双手，说道：“ 实在腾不出两间上房，各官，你，你——— ”
颜璧说道：“ 我是没有讨价还价的，而且一定要住你这家客
店！谁叫你这家客店是本镇最大最好的一家呢！ ”
店主人道：“ 多谢客官抬举，看得起小店。但我总不能把现在已经住了下来的客人赶出去呀！ ”心想：“ 我开了几十年客店，可还没有见过你这样蛮不讲理的客人。 ”
秦龙飞也觉得颜璧未免过份了些，正恩劝他，颜璧已是又在说道：“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我非要两问房间不可！ ”
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忽见有一间客房的房门打开，走出来两个军官。
那两个军官齐声问道：“ 掌柜的，你为什么和客人吵闹？ ”
店主人道：“ 这位客官要两间房间，可我们只有一间。 ”
那两个军官道：“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客人是衣食父母，你怎可不听从他的吩咐？ ”
此言一出，秦龙飞不禁大感奇怪。他本以为这两个军官是跑出来干涉他们的，哪知反而是如此的袒护颜璧！
店主人满肚皮闷气，可又不敢反驳，只能忍气吞声他说道：“ 大人教训的是。不过小的却到哪里去找这一间多余的房间。除非、除非有人肯让出来。”他心里想说的是“ 除非你们肯让出来 ”，当然说不出口来，这“ 你们 ”二字是非改成“ 有人 ”不行了。
不料那两个军官都笑了起来，一个说道：“ 着呀，我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你瞧你这办法可不就是想得对了。 ”一个说道：“ 你别愁没人肯让房间，我们马上就走。 ”
店亡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 两位大人，你、你们肯计房间？不如还是由小的去和别位客人商量吧？ ”
年长的那个军官说道：“ 别弄得这么麻烦了。出门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反正我们不住客店也还有地方好住。你招呼客官要紧，我们说搬就搬了！ ”果然一说完，就跑了回房间，背起行李便走。看来他们的行李竟是早已收拾好的。
这一下不但店主人惊诧无比，秦龙飞也是大感意外。俗语说：“ 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 ”何况是两个军官，更何况“ 有理 ”的井非颜璧！
店主人连忙毕恭毕敬的招呼他们入房间休息，凑巧得很，军官让出的房间恰好是和原有的那间空房相连的。店主人替颜璧拿行李入房，低声说道：“ 我活了一大把年纪，平生只见过作威作福的军爷，可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好

人。这都是你们两位的面子。”他阅历甚深，料想这两位客人定然来头不小。
秦龙飞笑道：“这都是我这位颜兄的面子，与我无关。”
颜璧笑道：“秦大哥，你这话可说错了。什么行业都是有好人也有坏人，作威作福的军官固然很多，好的亦非没有。咱们恰巧碰着好人，并非我的面子。”接着在秦龙飞耳边说道：“对‘女真鞑子，似也不该一概而论，这两个鞑子军官，就很不错，你说是吗？”此时那店主人已经不在房中了。秦龙飞想起武林天骄也是金国贝子，心道：“他这话倒也说得有理。不过他为什么非给‘鞑子’辩护不可呢？难道他也不是汉人吗？”
秦龙飞对颜璧的身份不由得起了怀疑，但他还不知道另一件事情。刚才那两个军官出来的时候，颜璧曾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们不可道破自己的身份。秦龙飞站在他的后面，没有瞧见。
秦龙飞笑道：“颜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两间房间不可。你又不是女孩儿家。”秦龙飞因见颜璧说话阴声细气，又是眉清目秀，相貌姣好像个女子，特地和他说笑的。
颜璧面上一红，说道：“我自小独宿，不惯与人同睡。”秦龙飞道：“原来如此。”心想他的许多习惯都很特别。解释清楚也就是了，何必面红。
店主人料想他们定有来头，招待殷勤，自是不在话下。
吃过晚饭之后，颜璧忽地说道；“我出去买点东西，你不必等我了，早点睡吧。”
秦龙飞道：“这么晚了，店铺还未关门吗？”颜璧说道：“秦兄有所不知，关外的风俗和关内不同，许多小市镇是没有夜市的。此地虽然还是关内，到山海关去也不过只一天路程了，故此与关外的风俗是差不多一样的。”
秦龙飞道：“哦，这里没有夜市的么？我倒没有逛过夜市呢。”
颜璧淡淡说道：“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不过是在晚上做生意而已。”秦龙飞听他的语气，明显的是不欢迎自己和他作伴。心里想道：“这人很够朋友，就是脾气有点古怪，但脾气古怪，那也是他的事情。我倘若要陪他出去，说不定他反而误会要巴结他了。”要知秦龙飞是个自尊心甚重的人，他受了颜璧的恩惠，自是要分外矜持了
秦龙飞睡了一觉，半夜醒来，心里想道：“不知颜璧回来没有？”轻轻一敲墙壁，叫道：“颜兄，颜兄！”
敲了三次，还是没有听到回声。秦龙飞想起日间之事，起了疑心。悄悄走到邻房窗下，张了一张，他是练过暗器功夫的人，目力异乎常人，这晚又有月亮，房间里面虽然黑暗，隐约也可看到东西。一看之下，只见房间里空荡荡的，哪里有人？
秦龙飞抬头一看，月亮正在天心，不由得更是大起疑心，颜璧说是去买东西的，忽的三更半夜，尚未回来。
“好，我倒要看看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秦龙飞的好奇心一起，便即悄悄的弄开颜璧的房门，进去搜查他的行囊。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什么可疑的物事。这几个月他做惯偷儿，穿墙入室已经是他的拿手本领了。
秦龙飞擦燃火石，打开颜璧的行囊，一看之下，不觉呆了。
行囊里除了衣服之外，有几张银票，还有一对玉钗。
秦龙飞昨晚偷那大户人家，是偷了一叠银票和一批首饰的。银票没有记号，那也罢了，但这对玉钗。一支雕龙，一支刻凤，配成一对龙凤宝钗，手工甚为精致，正是那批首饰中的精品。

秦龙飞呆了一呆，想道：“原来他果然是黑吃黑！但他偷了我的东西，按常理说该避开我才对，却为何还要与我结伴同行呢？”百思莫得其解，当下把这对玉钗放回原处，暗自思量：“我暂且佯作不知，看他明天怎样和我说话？”

秦龙飞躺在床上，静听邻房声响，想要知道颜壁什么时候回来，到了差不多天亮的时候，还是没有听见丝毫声响。“想必他已远走高飞了，哪里还会回来？”如此一想，不觉睡意难熬，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朦胧入睡。待到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分了。

刚刚洗过了脸，忽听有人拍门。秦龙飞只道是店主人，哪知打开房门一看，不禁眼睛一亮，进来的这个人可不正是颜璧是谁？

颜璧笑道：“秦兄昨晚睡得好啊！”

秦龙飞讪讪说道：“我本来是习惯起早的，不知怎的，这一觉却睡到红日当头方才醒来。”

颜璧似笑非笑他说道：“想必你昨晚是太过疲劳了。”

秦龙飞道：“颜兄，昨晚睡得如何？”

颜璧说道：“我也睡得很好。就是三更时分，好象听得有老鼠爬到我的床前，我醒了过来，想捉老鼠，没有捉住。后来又睡着了，我也是刚刚醒来的。”

昨晚的三更时分，正是秦龙飞偷人颜壁的房间之时，秦龙飞心道：“哼，你偷了我的东西，还骂我是老鼠。”但也好生惊异：“难道昨晚我搜查他的行囊之际，他已经回来了么？当真若是如此的话，他的本领别的不知，只论轻功，岂非已是远远在我之上？”

颜璧说道：“差不多是晌午时分了，咱们吃过中饭再走吧。”

秦龙飞道：“好，那就随便吃一点吧。”

颜璧笑道：“不劳秦兄费心，我早已吩咐他们准备中饭了，只等你起身呢。”说话之际，只见伙计把饭菜端来，客店的主人也亲来伺候。

颜璧请店主坐下和他们同进午餐，店主人忙不迭他说道：“在两位达官的面前，哪有小人坐的份儿。”

颜璧笑道：“我们哪里是什么达官贵人，你别客气，坐下来好说话。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些地方上的情形呢。”

店主人半边屁股坐下，恭恭敬敬他说道：“颜相公想要知道什么？”

颜璧说道：“出门人最关心的是‘平安’二字，你们这一带可有盗匪出没么？”

店主人道：“小地方托赖还算平安，没听说附近有什么强人啸叙。不过——”

颜璧道：“不过什么？”

店主人只是考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终于说了出来：“不过小贼恐怕还是有的，昨晚镇上就出了一件怪事。”

颜璧道：“什么怪事？”

店主人道：“昨晚镇上许多人家闹贼，但奇怪的是，寻常的贼人是偷东西的，这个贼却是给人家送银子的，他进入的那些人家，都是穷苦人家，留下银票或其他财物。他们一早起来，就在床头发现了。有的人还以为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呢。”

颜唯笑道：“这就不能说是贼了。即使是贼，也只能说是侠盗。”

店主人道：“不错，听说江湖上出现一个侠盗，在我们邻近的几个县份，都曾经发生过和昨晚同样的事情。”

颜璧问道：“你的消息倒是很灵通啊。不过昨晚那许多人家‘闹贼’的事，你又怎样知道的呢？”

店主人道：“我们客店的招待冈方客人，听来的消息是要比普通人多一些。”跟着解释他何以知道昨晚之事：“我有两个亲戚，一个是开钱庄的，一个是开当铺的。今日一早有人来钱庄掉换银票，来当铺当首饰。他们贪图利钱丰厚；虽然知来历不明，生意也还是做了。那穷人也很老实，把昨晚的奇事告诉他们。”

颜璧笑道：“他们若是不说出来，焉能当得银子？”

店主人道：“奇怪的是，本县并没听说有哪家大户人家失窃。”

颜璧说道：“他不会从别的地方偷来，在这里使用吗？”

店主人道：“这个侠盗劫富济贫，倒是不错，不过两位可得提防点儿。”

颜璧笑道：“我又不是富人，怕什么。要是我有妙手空空的本领，我还想偷别人一点银子来用呢。”

秦龙飞心里道：“原来他昨晚出去，是替我干这‘侠盗，勾当，我倒是瞎猜疑他了。本来我就是要把这不义之财如此用的，得他代劳，我还应该多谢他呢。”

吃过午饭，秦、颜二人又再登程。离开小镇之后，秦龙飞见路上没人，心里正自琢磨怎样说破颜璧的勾当，颜璧已先自向他撩拨，笑道：“秦兄，你那几千两银票恐怕就是给这个侠盗偷去的了？”

秦龙飞道：“这个侠盗本领如此惊人，要是我能够和他结识那就好了。”

颜璧说道：“这个侠盗的本领虽好，恐怕还不是天下第一。”

秦龙飞道：“你怎知道？”

颜璧说道：“我对江湖上的人事虽然所知极少，但也听得有人说过，当今天下第一神偷，是梁山泊时迁的后人时一现。秦兄，你是‘会家子’（懂得武功的人），又是常在江湖上走动，想必知道这个人吧？”

秦龙飞的偷儿本领正是跟时一现学的，学的不过一点皮毛，这几个月施展出来已是够赢得“侠盗”之名了。听了颜璧的话，不觉一怔：“他的口气越来越是奇怪，难道他已是知道我的身份了么？”

“逢人但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秦龙飞又再想道：“颜璧和我虽然投机，但他是什么来历，我却一点也不知道。我怎能把我的先祖也是梁山泊好汉的事情告诉他？”他怀疑颜璧是要套他口风，本来想要和他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不觉也是迟疑起来了。当下勉强说道：“颜兄，你对江湖上的事情比我熟悉，我可没有听过时一现的名字。我只希望碰上昨晚那个侠盗。”

颜璧笑道：“你别吓我，我的胆小，却是最怕碰上强盗。即使是侠盗也怕。”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呜呜声响，一枝响箭迎面射来，树林里人影绰绰，转瞬之间，已是现出身形，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颜璧叫道：“糟糕糟糕。刚说强盗，强盗就到。秦大哥，你可得救救我的性命。”口中说话，脚底像抹了油似的，一溜烟就跑。

只听得那个强盗头子喝道：“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行人经此过，路钱留下来！”说话的声音，秦龙飞竟是似曾相识。

秦龙飞定睛一看，只见这个强盗头子不是别人，正是前日在那酒店里屡

次出言奚落他的那个形貌猥琐的客人，带来了大约十多个手下。

秦龙飞喝道：“ 好呀！原来是你？ ”

那强盗头子道：“ 你那个有钱的朋友呢？ ”

秦龙飞刚才全神注视这伙强盗，颜壁大呼小叫逃跑之时，他也不知他是真的害怕还是装模作样。此时回头一看，已是不见颜壁的踪迹，也不知他是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秦龙飞心里想道：“ 且不管颜壁是何等样人，我先对付这几个毛贼。 ”当下冷笑说道：“ 我的朋友有钱也好，没钱也好，你要打他的主意，可是休想！ ”

另一个强盗笑道：“ 好呀，听你这小子的口气，倒似乎是以保镖自居了。你可知道黑道的规矩，出马决不空回。走了肥羊，狗熊身上的毛也要拔掉。 ”黑道术语“ 肥羊 ”是指有钱的事主，“ 狗熊 ”则是指本领不济的镖师。这个强盗虎背熊腰，相貌威武，和那个形貌猥琐的头子，一俊一丑，正好成个对比，但他对这个貌不惊人的首领，神色之间，却是甚为恭顺。

秦龙飞冷笑说道：“ 你们不过要买路钱罢了，你们问我这口宝剑要吧。 ”

那强盗头子却是哈哈一笑，说道：“ 二弟，你走眼了？ ”

相貌威武的那个二头领说道：“ 大哥，你说他不是狗熊也是肥羊么？ ”

那强盗头子笑道：“ 他不是肥羊，也不是狗熊，他是咱们的同行？ ”那二头领道：“ 啊，那当真是走眼了！ ”

那强盗头子哈哈一笑，接着说道：“ 前天晚上，你一个人偷了张百万的五千两银票，还有珠宝首饰，这笔生意，油水可是很不少啊！ ”

秦龙飞道：“ 不错，是我于的，你待怎样？ ”

那强盗头子缓缓说道：“ 稍安毋躁，我自然要和你说个明白的。你贵姓大名？ ”

秦龙飞道：“ 我一不想和你结交，二不想和你合伙。有话快说，休要啰嗦！ ”

那强盗头子道：“ 可惜，可惜！ ”

秦龙飞怒道：“ 可惜什么？ ”

那强盗头子道：“ 我倒有和你合伙之意，可惜我未曾开口，你就拒绝了。那么，咱们只好按照黑道上的规矩办事。规矩是见者有份，我们也不要多，只要你的一半。二千五百两银票拿来，珠宝首饰再按成色好坏平分！ ”

秦龙飞道：“ 我不是怕你的，但我不想你糊里糊涂的和我打架，我偷来的东西，早已给不知哪位朋友黑吃黑转偷去了。在那小酒店里，你不见我没钱付帐，还是朋友代付的么？ ”本来他对这强盗头子一看就觉讨厌，但想起自己的祖先也曾做过“ 强盗 ”，虽然不是普通的“ 强盗 ”，而是“ 替天行道 ”（梁山泊打出的旗号）的“ 强盗 ”，二来他这番话也是说给颜壁听的，颜壁刚才转眼无踪，但秦龙飞猜想他多半还是逃躲在附近。

那强盗头子笑道：“ 你这话可以骗得那位富家公子，可骗不了我们行家。你不过是见人家有钱，想要再做一笔没本钱的生意罢了。生意做不成，最少你的白食也骗到手了。哈，哈哈哈！ ”

那二头领接着说道：“ 你舍不得到手之物，那就不如接受我们大哥的好意吧。和我们合伙有你的好处呢！难道你以为我们的大哥不配做你的首领吗？ ”

秦龙飞又是好气，又是好气，心想：“ 这班家伙眼孔太小，只不过要分

几千两银子，就值得兴师动众了？看来只是三四流的毛贼。”当下一声冷笑，便即说道：“你这话说得对了，凭你们这班不成气候的毛贼，怎配和我合伙？你们不服气尽管并肩于齐上，和我见个真章！”

群盗听了，轰然大笑，出乎秦龙飞意料之外，竟没一人上来。他本来以为“这伙不成气候的小贼”必定是倚多为胜，一拥而上。

秦龙飞怔了一怔，喝道：“有胆的就来和我打，没胆的就给我滚走，你们笑些什么？”

那二头领道：“笑你有眼不识泰山，你知道我们的大哥是何等人物，多少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想请他指点一招半式，还够不上那个资格呢。我们的大哥看得起你，你竟敢蔑视我们！”另一个强盗笑道：“我看坏就坏在大哥看得起他，这小子一听大哥邀他入伙，就以为自己是当真了不起，尾巴都翘上半天高啦！”

那二头领待人人笑声稍歇，接着说道：“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待我替你教训教训这个狂妄的小子。”

那形貌猥琐的强盗头子点了点头，说道：“好吧，不过这小子也还是可造之材，你教训尽管教训他，可别一出手就把他伤了。”

那二头领道：“谨从大哥吩咐。不过这小于若是太过不知天高地厚，那也只能看他造化了。”

秦龙飞冷笑道：“谁赢谁输，打过方知。你们废话少说，到底打是不打？”但见这伙强盗气概不凡，口里虽然冷笑，心里却是不敢轻视他们了。想道：“难道这个面目可憎的强盗的头子，当真是什么大有来头的人物？为什么他要分我这几千两银子。”

那二头领道：“你急什么，亮剑吧。你是用剑的，我也是用剑的，咱们正好比比剑法。你若是能够接我一百招——”

秦龙飞喝道：“多余的话留待决了胜负之后再说，看招！”

唰的一剑刺出，剑走轻灵，势如飞凤，正是他最得意的一招剑法，刺向那二头领左胁的“章门穴”。那人待他剑锋堪堪刺到之时，这才蓦地拔剑出鞘，陡然间只见金光耀眼，原来他用的竟然基一把金剑，剑柄也是镶珠嵌玉。只是这柄金剑，就是无价之宝。而他还只不过二头领的身份。

这柄宝剑，已足以令秦龙飞骇目，而他的剑法则更是惊人！

这二头领拿捏时候，妙到毫颠，待至秦龙飞的剑尖堪堪就要刺着他的穴道之际，这才拔剑应招。拔剑、闪身、还招、反击，四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如闪电。而金剑挥来之际的光华耀目，也当真是有如雷轰电闪一般。

秦龙飞用尽平生所学，亦是招架不住。双剑相交，“　”的一声，秦龙飞不由得连退几步，身形摇晃，长剑都几乎掌握不牢。那二头领笑道：“大哥，你走了眼了。这小子可值不得你那么青眼相加。”那盗魁笑道：“金老弟，江湖上能够接得你十招的又有几人？”那二头领道：“不错，这小子接了我的一招，兵刃居然没有脱手，也算得有几分本领了。好吧，只要你接得我的十招，我就放你过去，也不要你的银子。”

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也不缓，说时迟，那时快，这二头领己是一口气发了七招，到了第七招的时候，只听得“嗤”的一声，秦龙飞的上衣给剑尖戳破了一个孔，要不是他手下留情，琵琶骨只怕也要洞穿了。那二头领喝道：“小子，你当真是受了伤才肯认输吗？”

秦龙飞趁他住手之际，定了定神，忽地想起自己的看家本领还未施展，

冷笑说道：“谁说我输给你了？哼，我不必用剑，也能赢你！”说到一个“赢”字，真的就把手中的长剑抛开。

那二头领怒气上冲，喝道：“好小子，你不知死活，我也只好成全你了！”盗魁笑道：“何必和后生小子一般见识，死的我可不要！”

那二头领道：“好，那我就把活的给你！”话犹未了，倏地出招。这一剑又快又准，一招之内，同时刺秦龙飞的七处穴道，料想最少也有一处穴道给他刺着。

哪知秦龙飞缓过了一口气，早已有所准备。见他剑尖一起，立即便是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呼的一掌劈将出去。

掌风剑影之中，只见两条人影倏地分开，秦龙飞晃了一晃，但这次接连退了几步的却是那个二头领了。

原来秦龙飞的“看家本领”乃是他家传的霹雳掌，剑法实非所长。不过倘若他半年之前，用霹雳掌对付这个二头领，还是打不过他的，甚至也未必接得了十招，这半年之中，他学了萨怒穷的邪派内功，又在“王府”无意中获得上乘的内功心法，这就大大不同了。

萨怒穷的邪派内功甚为霸道，但也还算不了什么。在完颜长之“王府”里给他发现的内功心法却是非同小可，那是金国的一位武学大师穷毕生之力，研究“穴道铜人秘这”所得的成果。秦龙飞练了这上乘的内功心法，不但已可解除邪派内功的“走火入魔”的后果，而且在这半年之中，不知不觉已是练到了正邪合一的境界。可惜他的根底不好，所得的正宗内功心法又不过一篇，否则已是足可应付了。

二头领“咦”了一声，说道：“这小子果然是有点邪门！”唰唰唰连环三剑，秦龙飞又是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呼呼两掌，把他的剑尖荡开。

二头领的长剑刺不到他的身上，秦龙飞的掌力在一时之间也还未能令他受伤，变成了相持之局。在那伙“强盗”看来，似乎还是他们的二头领占了七成攻势，但在那形貌猥琐的盗魁看来，已知久战下去，他的副手恐怕难免吃亏。

那盗魁赞道：“秦家的霹雳掌果然名不虚传，金二哥，你让我会会这位少年好汉？”那二头领应声退下，笑道：“大哥，你的眼力也果然是当真不差。”他谈笑自如，貌似从容，其实已是胸口气血翻涌。

秦龙飞大为得意，喝道：“好，来吧，我不怕你们的车轮战！”不过在得意之中，却也不禁甚是惊疑。他本来看不起这个形貌猥琐的盗魁的，想不到他竟能够道破自己这“霹雳掌”的来历。

那盗魁笑道：“老弟，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的武功虽然不错，可也不能如此瞧不起人。”

秦龙飞道：“好，你这么说，敢情是以高人自命了。我就领教你这位高人的功夫！”

盗魁笑道：“我不是高人，你不用给我脸上贴金。咱们随意玩玩吧。”

秦龙飞一声大喝，一掌劈出。那盗魁和他恰好相反，似是漫不经意的一掌拍将出来，轻飘飘的好像全不用力。

双掌一交，秦龙飞只觉对方掌上似有一股粘劲，竟是身不由己的给他牵上两步。他那以霹雳掌发出的极为刚猛的掌力，竟然也是好像泥牛入海，一去无踪。秦龙飞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盗魁，果然确实是个一流高手。

秦龙飞连忙使了一招“三转法轮”，掌心转了三转，好不容易方才摆脱这盗魁的黏粘之劲，双掌分开。

这盗魁也似乎有点感到意外，“噫”了一声，说道：“不错，你的本领还在我估计之上。”口中说话，跟着一掌打来。

这一掌是盗魁采取攻势，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秦龙飞躲避不开，只能和他硬拼。拼了三掌，汗如雨下。盗魁掌势斜飞，轻轻一抹，又把秦龙飞掌心粘住，这一次秦龙飞气力不加，却是摆脱不开了。

秦龙飞暗暗叫苦，心里想道：“这伙强盗显然不是普通的强盗，几千两银子焉能放在他们眼内，分明是有意来和我为难了。但只不知是因何缘故？”

心念未已，忽觉对方的掌力稍微松了一些，那盗魁喝道：“秦虎啸是你的什么人，快说！”

秦龙飞想道：“我宁可死在他的手上，也不能让爹爹的声名受辱。”当下一咬牙根，运劲反击，喝道：“你又是什么人，快说！”

那盗魁身形一晃，心头一凛，暗自思量：“即使是秦虎啸，他的霹雳掌也未必有这么威力。莫非失掉的那一篇秘笈就是给这小子在‘王府，之时偷了去的。要不要拿他去见王爷呢？”当下双掌用力，又把秦龙飞牢牢粘住。哈哈一笑，说道：“好小子，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不是秦虎啸的儿子？”

秦龙飞苦苦支撑，仍然闭口不答。心里却是更起疑了：“他查问我的父亲做什么？若是官府中人，他如今已经猜中了我的来历，又为何不下杀手？”原来那盗魁的掌力紧一阵，每次放松之时，恰好都是秦龙飞难以支撑的时候。“这盗魁究竟是什么人呢？又或者他竟然是爹爹的朋友吗？”秦龙飞左猜右猜，怎样也猜不着他的来历。

原来这个形貌猥琐的盗魁乃是完颜长之“王府”里的总管班建侯，秦龙飞虽在“王府”住过几天，却是未曾见过他的。不过他为了小心起见，还是经过化装，改变了原来的面貌，故意扮作一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秦龙飞当然是做梦也想不到“王府”的总管会是“强盗头子”了。

第五十六回　结拜兄妹

至于那个“二头领”则是金国御林军中坐第一把交椅的剑术好手金光灿，在“高手大会”中曾经和“追魂剑”杜玉门打成平手的，只是以内功而论，他却是不及班建侯远甚。其余那些“强盗”也都是“王府”的卫士乔装打扮的。这些人秦龙飞当然也是都没见过了。

秦龙飞苦苦支撑，汗如雨下，不由得心头一凛，想道：“他知道我爹爹的名字，却又不下杀手。莫非是要把我的气力耗尽之后，将我生擒，献给金虏。”

正在十分吃紧之际，忽听得有急劲的暗器破空之声。秦龙飞的双掌给班建侯牢牢粘住，只知暗器是从背后飞来。何人所发却是看不见了。

金光灿一跃而前，拔剑出鞘，金光疾闪，“铮”的一声，把一枚石子拨开，但余势未衰，仍然从班建侯的头顶飞过。只差半寸，几乎将他打着。

金光灿喝道：“哪条线上的朋友，请出来吧！”没人回答，也没人出来。

班建侯忽地双掌一收，跳出圈了，说道：“看在秦虎啸的份上，不必难为这位小兄弟了。他的朋友，也让他去吧！”

这伙强盗来得快去得也快，首领一声令下，众人纷纷上马，转眼之间，已是走得干干净净。

秦龙飞喘过口气。叫道：“颜大哥，颜大哥！”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变化，令秦龙飞在最危急的时候脱了险，但他还是满腹疑团。第一、发暗器救他的人是谁？“难道颜璧竟是这样大的本领？”第二、即使真有高手相助，但强盗那么多人，又何至于害怕一个“高手”？那盗魁若是要杀自己的话，当时就可马上杀掉。以他的功力，和那二头领联手，发暗器的人未必就能胜了他们。秦龙飞的武学造诣虽然不深，毕竟也是行家，他听那暗器破空之声，不错，功力确也不凡，但要说那人的功力就在那个盗魁之上，却是难以令他相信。“他们是真的害怕那个高手呢？还是真的卖我爹爹的情面呢？”

秦龙飞思疑不定，一面呼唤颜璧。“颜大哥，颜大哥！”的叫了几声，只见颜璧果然从乱草丛中爬了出来，说道：“秦兄，你真好本领！刚才吓死我了！”

秦龙飞心中冷笑，说道：“颜兄，我还未曾多谢你呢。”颜璧一怔道：“谢我什么？”秦龙飞道：“多谢你那枚石子！”突然一抓，抓着了颜璧的手腕，和他握手。

握手致谢，本是普通的礼节。但秦龙飞却是藉此试探颜璧的功夫。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秦龙飞一觉对方内功不弱，己方的内力便即相应增加。陡然间忽觉掌心火烫，好像给烧红的火棒截了一下似的，不由自己的“哎唷”一声，连忙松手。心里好生惊异：“他练的内功怎的如此邪门？不知是哪一派的？”

颜璧也是“哎唷”一声，踉踉跄跄的连退数步，痛得脸上变了颜色，叫道：“秦兄，小弟有什么地方开罪你了，你，你要和我过不去呢？”

秦龙飞一试之下，已经试出他的功力不及自己，只不过他那怪异的内功自己也不懂得应付。这一次较量，可见是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看颜璧痛苦的模样不像伪装，秦龙飞倒是不觉有点过意不去了。

秦龙飞笑道：“颜兄，你的武功很不错呀。刚才那枚石子——”

颜璧搓了搓手，半晌脸色恢复过来，笑道：“原来你是特地较考我的。不错，那枚石子是我所发。不过我可没想到那班强盗会给我吓跑的。看来这一次他们还是多半卖你的情面，说到‘多谢’，是我应该向你多谢才对。”

“这话倒是不假，”秦龙飞暗自想道：“他的功力还不及我，即使功夫怪异，也不是那盗魁的对手。不过，那盗魁是否卖我爹爹的情面，这就不知道了。”当下笑道：“颜兄，你是真人不露相，要不是这么一试，我怎能知道你身怀绝技。但我是好生不解，你，你为什么——”

“骗我”二字，秦龙飞尚未出口，颜璧已是说道：“秦兄，小弟确是瞒骗了你，而且瞒骗你的事情，除了武功之外，还有一桩。你那五千多两银票和十多件珠宝首饰是我偷了去的。我知你不能原谅我，咱们就此别过。将来待我有钱的时候，再托人还你。”

此事早已在秦龙飞意料之中，自然不会惊异。但一来由于还有许多别的疑团没有解开，二来秦龙飞与他相处数日，意气亦是甚为相投，秦龙飞从未有过一个真正的朋友，倒是舍不得和他分手了。

秦龙飞追上前去，哈哈一笑，说道：“颜兄，你别走呀。咱们彼此彼此！”

颜璧怔了一怔，停了脚步，回过头来，说道：“什么彼此彼此？”

秦龙飞笑道：“你骗了我，我也骗了你。实不相瞒，那些银票都是偷来的。你给我分给穷人，正是我想做的事呢。”

颜璧笑道：“原来你也没有和我说真话，既然如此，就算扯直了吧。”其实秦龙飞那些银票的来历，“他”是早已知道了。

两人握了握手，相好如初。秦龙飞道：“颜兄，我有一事未明，想要请教。”

颜璧说道：“什么事情，不过我先要和你讲明，你问的事情我未必可以答你。”心里暗暗担忧，恐防秦龙飞查问他的身世。他虽然早已编了一套谎话，可还没有到说的时候。

秦龙飞道：“那天你是怎样把我的财物偷了去的？在我发现失窃之前，你根本没有到过我的身边。”

颜璧放下了心，笑道：“是那个形貌猥琐的强盗偷了你的，但他却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秦龙飞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他偷了我的，你又偷了他的。”

颜璧说道：“你和他吵架的时候，我不是过来劝架吗，就在那时，我偷偷的下了手。”

秦龙飞道：“这盗魁本领非凡，你居然能够从他身上偷了东西，令他毫无知觉，这等妙手空空的绝技，真是叫我佩服！”

颜璧笑道：“说不定他随后就发觉了，但他却不能说破，只好当作哑子吃黄莲了。”

秦龙飞听他解释得“有理”，说道：“不错，我瞧也是多半如此。”

颜璧说道：“实不相瞒，这伙强盗是冲着我来的。”

秦龙飞道：“那盗魁吃这个哑巴亏，想要找你晦气？”

颜璧说道：“不仅是为了这件事情，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秦龙飞心道：“原来他也是强盗世家。”当下问道：“这可把我弄糊涂了，既然盗魁是你父亲的朋友，何以你要偷他东西，反而帮我？又何以那天你们并不相认？”

颜璧说道：“我小时候他见过我，那天却未必认识我。”

颜璧接着解释道：“我自幼父母双亡，我是叔父养大的。”心里则在道：“爹爹，你莫怪我咒你，要是给这小子知道你是谁，他决不会上我的钩。”

秦龙飞道：“这盗魁是什么路道，他和你的叔父没有来往吗？”

颜璧说道：“也曾来过几次，我的叔叔叫他做班老大，但我可没有出去见他，也不知他是什么路道。”

秦龙飞情知他说的不尽不实，但想到“交浅言深”这句老话，却是不便向他盘根问底。

颜璧继续说道：“至于你问我为什么不与他相认，那是因为我不想给他知道是我的。”

秦龙飞本来不想多问的，但忍不住还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颜璧说道：“我这次是瞒着叔父出来的。”

秦龙飞道：“啊，你叔叔对你不好？”

秦龙飞又道：“你不方便说那就不要说了。”

颜璧望了他一眼，脸上忽地泛起红晕，低声说道：“我的身世，将来我会告诉你的。”言下之意，当然是现在未到时机。

秦龙飞心里想道：“那盗魁刚才和我说的话，不知他听见没有。不过，假如他问起我的身世，我也是不能告诉他的。”想起颜璧恐怕是和自己一样，一样都有难言之隐，因此也就不以他的谋辞闪烁为嫌了。

颜璧说道：“秦兄，你原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吗？”

秦龙飞笑道：“你不帮忙你的父执，反而帮我这个外人，我感激你都来不及呢！”

颜璧说道：“我知道你是‘侠盗’，怎能袖手旁观，看你受窘。这叫做帮理不帮亲。秦兄，我自小失了父母，也没一个真正的朋友，能够和你结交，在我是看得十分重要的。即使得罪了叔叔的朋友，那也算不了什么。”

秦龙飞是个性情容易冲动的人，听了这话，心里不觉热呼呼的，便即说道：“颜璧，若蒙不弃，我想与你结为八拜之交。”

颜璧说道：“啊，你愿与我做异姓兄弟，那好极了，你今年几岁？”

秦龙飞道：“二十二岁了。”

颜璧说道：“我才满十九岁，那么你是大哥，大哥请上坐，受我一拜。”

两人撮土为香，就在路旁结拜。颜璧脸泛红潮，打了个哈哈，说道：“想不到我今日认了一位异姓哥哥！嘿嘿，你是大哥，那么你是应该终生爱护小弟的了。”

秦龙飞觉得他这话有点奇怪，笑道：“咱们既是异姓弟兄，自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还用说吗？”

颜璧道：“好，说得好。我有你这样一位好兄长照顾，真是何幸如之！皇天在上！有生之日，决不背盟。秦大哥，你再受我一拜！”

他平时说话都是阴声细气好像女孩儿似的，此时却忽地有几分狂放的神态，秦龙飞笑道：“别多礼了，咱们走路吧。”

走了一程，颜璧忽道：“大哥，要是你将来发现我还有什么事情瞒你，你能够原谅我吗？”

秦龙飞怔了一怔，笑道：“每个人都难免有点私人的秘密，即使亲如父母，未到时机，也是不愿意说的。你的秘密，什么时候愿意告诉我就什么时候告诉我好了。或许我也有什么秘密要待将来才能告诉你呢。”

两天之后，他们到了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小镇，镇上有金国的驻军。由于

是边关附近的重地，来往的客商虽然不少，大都不敢在这镇上留宿，因此他们很容易找到了客店。秦龙飞本来准备有官兵来盘查的，出乎他的意料，到了将近三更时分，他和颜璧各自回房睡觉之时，还是没人跑来啰嗦。

颜璧睡在秦龙飞的邻房，不多一会，便听见他的鼾声了。秦龙飞心想："今天晚上，他大概不会偷偷跑出去了，"想起这位义弟的诡秘行径，一时间倒是难以入梦。不知不觉从新结拜的义弟想到了师兄轰天雷，"凌师兄现在恐怕早已回到了家中了吧？他对我倒是真的情逾手足，爱护我有如他的弟弟一般，如今我也有了义弟，我应该拿他做榜样爱护我这位义弟。唉，凌师兄对我真好，我知道他是能够原谅我的，可惜我已是无颜再见他了。"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忽听得隔壁一声尖叫！

秦龙飞大吃一惊，连忙跳起，只听得邻房乒乒乓乓的闹得震天价响，一个沙哑的声音道："小贱人，你，你……"似乎因为太过气愤，下面的话竟是说不出来。颜璧则在尖声叫道，"大哥，快来救我！"

秦龙飞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此时亦已无暇容他思索了。他只知道是有人欺负颜璧，颜璧正在危险之中，叫他救命！

秦龙飞踢开颜璧的房门，便闯进去，只觉拳风虎虎，扑面而来，秦龙飞霍的一个"凤点头"，反手擒拿，扭他腕骨。哪知触手如钢，竟是扳它不动。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己是呼的一掌，斜抹过来。

颜璧叫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从今之后，咱们两不相干，请你莫再纠缠！"黑暗中看不清楚他的招数，似乎是虚晃一招，便从那人身旁溜过。

三方面的动作，差不多是同一时间，秦龙飞用了一招"雁落平沙"，化解那人的掌力。不料只能化解几分，双掌一交，秦龙飞虎口火辣辣的作痛，竟是不由自己的退了几步。

那人冷笑道："你倒想得臭美！"刚把秦龙飞震退，便即堵住门口，秦龙飞听得颜璧"哎唷"一声，也不知他是否已给那人捉住。

秦龙飞喝道："放开我的义弟，否则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那人哈哈一笑，怪声叫道："什么？义弟？"一个转身，双掌疾发，陡地道："好小子，我要毙了你！"

颜璧挣脱那人掌握，跄跄踉踉的退至秦龙飞身边。秦龙飞见他已经脱险，更无顾忌。对方刚猛的掌力，已是排山倒海般的当胸击来，秦龙飞霹雳似的一声大喝，立即也是双掌齐出，和他硬拼。

掌力激荡，发出郁雷似的声响。那人好似皮球般的给抛了起来，轰隆一声，把窗门撞得稀烂，跌下去了。

原来秦龙飞刚才因为不明底细，未敢便下杀手。此时却是用上了他在"王府"所得的内功心法，加上了他家传的霹雳掌功夫！

不过那人给他一掌击得飞出窗外，却还是他始料之所不及的！

那人功力甚高，秦龙飞用尽全力，也只能希望稍占上风，然后在和颜璧联手之下，令他知难而退而已。料不到自己这一掌之力居然能够将他抛出窗外。

只听得那人叫道："你，你这贱人好狠，竟、竟敢谋、谋害亲——"话语断断续续，随即一声惨叫，底下的话已是听不见了。显然业已毙命。

颜璧惶急之极，失声叫道："不好，咱们杀了人了！快走！快走！"

秦龙飞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情，在这样情形之下，失了主意，也只

好慌慌忙忙的跟着颜璧逃走了。

他们穿窗跃出，跳上屋顶，越墙而逃。月色朦胧之下，隐约看见那个人躺在地上，地上一滩鲜血。颜璧连连催他快逃，秦龙飞当然没有功夫去查察那人死了没有，他也没有想到要去查察。不过假如他下去仔细察视的话，当可发现那人并没有死，那滩鲜血只不过是红色的颜料。

他们掠过墙头，便听得客店里人声如沸：“闹出人命来啦！”“飞贼跑了！”“赶快报案，赶快报案！”不过片刻，只见镇上的驻军已是纷纷向那客店跑来，大呼小叫，要捉拿江湖大盗！

颜璧似乎对这小镇的地理颇为熟悉，她走在前头带路，带领秦龙飞穿过横街小巷，不一会，已是溜到野外，居然没有给官兵发现。

颜璧笑道：“你过那边待一会儿，待我整装以后，再和你说。你瞧我的衣裳都给那厮抓破了。”说话之际，已是把秦龙飞带引进树林之中，停下脚步，站在一条山涧的旁边了。

秦龙飞心里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想道：“他真是像个女孩儿家，明知我急于知道个中原委，他却还要慢条斯理的整装理发，而且还不准我在旁看他。”当下走过一边，背向颜璧。颜璧说道：“大哥，你走远一些，过那边洗一把脸吧。”

秦龙飞知他脾气古怪，只好依他。低头喝了几口清冷的溪水，洗了一把脸后。精神顿爽。突然想起那个人“临死”的呼叫，不由得疑心大起！

秦龙飞心里想道：“那人临死之前为什么骂他做小贱人？难道，难道——”

心念未已，只听得颜璧已在叫道：“大哥，你可以回来啦！”

秦龙飞回过头来，一看之下，登时呆了！

颜璧正在向他走了过来，笑盈盈地说道：“大哥，你想不到吧？我骗了你，你原谅我吗？”

原来站在他面前的颜璧，竟是一个秀发披肩、长裙曳地的女子！

秦龙飞呆了一呆，讷讷说道：“贤弟、你、你——”

颜璧“噗嗤”一笑，说道：“秦大哥，从今之后，你应该改换称呼，叫我做‘贤妹’了！”

此时已是清晨时分，朝阳透过密叶繁枝，照在清溪上，泛起金色的涟漪。颜璧笑靥如花，站在溪旁，临流照影，显得分外动人。秦龙飞禁不住心神一荡：“想不到‘他’竟然是这样美丽的少女！”过去藏在他心中的许多疑团，也登时迎刃而解了。“怪不得她说话阴声细气，动不动就会羞得脸泛红霞，住客店一定要和我分开房间……唉，我真糊涂，早就应该想到她是女子了！”

颜璧笑了一笑，跟着低下了头，轻声说道：“秦大哥，今后我唯有依靠你了！”秦龙飞朝她望去，只见她又是粉脸通红。

秦龙飞心头“卜通”一跳，说道：“贤、贤妹，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颜璧说道：“你、你刚才打死的那个人，他、他是——”

秦龙飞道：“他是什么？”

颜璧说道：“他是我的未婚夫！”

此言一出，吓得秦龙飞跳了起来，失声叫道：“什么，他是你的丈夫！”

颜璧又是噗嗤一笑，说道：“你别吓成这个样子，我还没有过门嫁给他。我就是因为不肯嫁给他，这才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

秦龙飞定了定神，说道：“无论如何，你和他总算是有了夫妻的名份，

你为什么不早说，我、我如今失手打死了他，这、这怎么办？”

颜璧嗔道：“大哥，你就会责怪我，你也不想，在刚才那样危急的情形底下，我怎能与你从容细说？”

秦龙飞叹口气道：“不错也已错了，还有什么好说？当务之急，是咱们应当如何善后？”

颜璧杏脸含嗔说道：“我知道你在忧虑什么，你是怕打死了人，逃不了关系，是不是？好，那你可以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我就说‘他’是我打死的好了，不关你的事，你走吧！呜呜，反正我自小就是没人疼没人理的野丫头，孤苦伶仃，也已惯了。”说着，说着，不觉泪珠儿一颗颗的滴下来。

秦龙飞见她有如带雨梨花，不由得起了怜惜之心，笑道：“贤、贤妹，你忘记咱们发过的誓了。你可先别乱发脾气呀！”

颜璧哽咽说道：“哦，你还记得咱们发过的誓言吗？我，我只道——”

秦龙飞连忙说道：“当然记得。咱们不是发过誓：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我怎能把你丢下不管？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还未曾明白呢？”

颜璧方始破涕为笑，说道：“大哥，你对我当真这样好吗？那可不枉我和你结拜一场了，你别心急，让我慢慢告诉你吧。”

颜璧抹干了眼泪，跟着要把她早已编好的一套谎话说了出来。

“我自小父母双亡，叔叔把我抚养成人，叔叔虽然并不疼我，我还是感激他的。但想不到他把我养大，却是要把我当作礼物送人，呜呜——”眼圈儿不禁又红了。

秦龙飞道：“你莫伤心，好好的说给我听。你叔叔是要强迫你嫁给你不愿意嫁的人？”

颜璧说道：“我们是强盗世家，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个班老大和‘那个人’的父亲都是我叔父的好朋友，他们常常合伙干没本钱的营生的。在黑道上，论势力、论辈份，‘那个人’的父亲也都比我的叔叔大些、高些，我叔叔要倚仗他作靠山的。但‘那个人’人品很坏，武功虽高，行为却像一个‘下三滥’的小贼。呀，他的那些许多不齿于人的行为，我也不好意思说给你听。”

秦龙飞心里想道：“大概她的未婚夫是个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的强盗。和‘盗亦有道’的强盗，完全不同。”于是说道：“既然他是一个坏人，那你不愿嫁给他，也是难怪你的。”

颜璧说道：“他人品不端，长得又丑，脾气又极暴躁。刚才你是瞧见的，他一找着我，立即就是又打又骂，要是我当真做了他的妻子，这苦日子怎么过？可我的叔父迫我非嫁他不可，你说该怎么办？”

秦龙飞对她越来越是同情，叹口气道：“不错，换了我是你，我也会出走的。”心里则在想道：“她的未婚夫如此可恶可恨，那也是死不足惜了。”如此一想，觉得自己失手杀人，非但不是罪过，反而乃是“侠士”所为了。心情登时轻松许多。

颜璧继续说道：“我出走之后，叔父和‘那个人’当然是要把我捉回去的。他们在黑道颇有势力，追踪我的人恐怕还当真不少呢。”

秦龙飞恍然大悟，说道：“想来那班老大，也是受了你叔父之托追踪你的。怪不得你不敢和他相认。”

颜璧说道：“其实在我的长辈之中，班叔叔对我算是最好的了。我猜想那天的事情，未必瞒得过他的眼睛，可能他是为了顾全我的面子，不便在酒

店里将我难为。”
　　秦龙飞暗自想道：“说不定那班老大还误会颜璧是和我私奔的呢，怪不得他们要借事生非，和我为难了。”
　　颜璧接着说道：“依我猜想，班叔叔发现我的行踪之后，便去告诉‘那个人’。让‘那个人’对付我，他自己则置身事外。”
　　秦龙飞笑道：“不错。清官难断家务事，小夫妻吵架，做叔叔的当然不便插手。”心里想道：“幸亏那班老大昨晚没来，否则我和颜璧给他们一同捉去，那才难看呢。”又想：“说不定班老认为这是‘捉奸’，理应由做丈夫的动手。但他却没料到颜璧的未婚夫会死在我的手里。”
　　颜璧嗔道：“我把你当作哥哥，什么事情都告诉了你，你却将我取笑。”
　　秦龙飞道：“今后你打算怎样？”
　　颜璧说道：“我是打算走得越远越好。班叔叔已经尽了责，要是我猜想不错的话，他将是置身事外，回家去了。不过我会不会再落在别人手中，却是难料。但你却大可不必受我牵连，你也可以置身事外的。”
　　秦龙飞面色一端，说道：“你又忘了咱们的誓言了？”
　　颜璧说道：“我怎么会忘了呢？”
　　秦龙飞道：“是呀，咱们既然说过有祸同当，我焉能置身事外？你刚才的说法，简直是当我作外人了。”
　　颜璧笑道：“大哥，可是你也忘了一件事情。”
　　秦龙飞道：“什么事情？”
　　颜璧道：“你忘记我乃是以义弟的身份和你结拜的，但如今——”
　　秦龙飞笑道：“如今义弟已是变成义妹了。但在我看来，结拜兄弟和结拜兄妹都是一样。你若是认为先后的身份不同，那咱们也大可以再来撮土为香，重新结拜。”
　　颜璧说道：“谁要你这样婆婆妈妈，我要的只是你的真心！”
　　秦龙飞道：“那你现在可以相信我是真心愿意和你同甘共苦了吧？”
　　颜璧低了头，含情脉脉的柔声说道：“大哥，你对我这样好，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报答你了？”
　　秦龙飞禁不住心神一荡，想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这位义妹可比凌师兄的那位吕姑娘还要美得多，本领也是在她之上。”想到了吕玉瑶，不由得瞿然一省，心里好生羞惭，想道：“我已经做了一件大大的错事，岂能还是重蹈覆辙？我帮忙颜璧，只能因为她是我的义妹，倘若我存有别的念头，那我岂不是又要变成人品不端的小人了？”
　　颜璧抬起头来，娇声说道：“大哥，你在想什么？怎的你的面也红了？”
　　秦龙飞道：“没什么。我只是在想——”
　　颜璧道：“想什么，快告诉我！”
　　秦龙飞道：“我想你，你还是换回男子的装扮好些。”
　　颜璧笑道：“不错，咱们虽是兄妹，也该要避男女之嫌。”
　　秦龙飞道：“以后咱们一路同行，我仍是把你当作义弟看待。在客店投宿，你也还是依照你原来的习惯吧。”“原来的习惯”，即是各自分开房间。秦龙飞不好意思直说出来，颜璧则当然是一听就懂了。
　　颜璧粉脸通红，柳眉一竖，说道：“大哥，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一个淫贱的女子么？”
　　秦龙飞连忙赔罪：“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贤妹，你莫误会，我只

是说，那、那样，大家方便一些。”

颜璧这才化嗔为喜，说道：“大哥，我敬佩你是个守礼君子。我虽然不是名门闺秀，也是知书识礼的人，将来即使我要嫁人，必然也要明媒正娶。大哥，你，你尽可以放心，我是决不会未曾过门之前，胡招人闲话的。”低下了头，越说声音越小，若不胜情。

这几句话，不啻已是向秦龙飞默许终身。秦龙飞又是欢喜，又是羞惭，心里想道：“呀，她还以为我是个正人君子，岂知我，我曾经做过毫无廉耻的事情。”

颜璧“噗嗤”一笑，说道：“大哥，你在想些什么？转过身吧，我要换衣服了。”

过了一会，颜璧叫他回头，秦龙飞笑道：“好一个俊俏的小子，那我还是叫你做贤弟吧。我恐怕贤妹叫惯了，在有人的时候也叫了出来，那就糟了。”

两人走出树林，大家都是有点不好意思。走了一程，颜璧说道：“大哥，我的身世来历都已告诉你了，你却还没有告诉我呢。”

秦龙飞心里想道：“那班老大和我说的话，不知她听见没有。但不管她是已经知道也好，未曾知道也好。我与她的交情已是今非昔比，我也不该瞒着她了。”

当下秦龙飞便即笑道：“你是强盗的女儿，我的祖先也是强盗。”

颜璧说道：“是吗？在哪里开山立寨？”

秦龙飞道：“在梁山泊。不过，说来也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了。有一百零八个好汉结为异姓兄弟，在梁山泊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令得朝廷的官军和入侵中原的鞑子都闻名胆落。我的曾祖就是梁山泊一百零八个首领之一。”

颜璧装作大吃一惊，说道：“原来是梁山泊好汉之后。那么你的曾祖想必就是绰号‘霹雳火’秦明了。”

秦龙飞点了点头，说道：“梁山不幸瓦解之后，先祖就隐居在一个小村子教武馆为生了。不过我的爹爹近年重现江湖，说起他的名字，江湖上或许也还有人知道的。”

颜璧说道：“令尊大名，可是上虎下啸？”秦龙飞道：“不错。”颜璧笑道：“怪不得班老大那天对你手下留情了。我这个初出茅芦的小丫头，也知道令尊的大名呢。秦大哥，你为何不在家中，却独自一人跑到这荒凉的边塞之地？”

秦龙飞叹道：“一言难尽。”颜璧怔了一怔，说道：“难道你也和我一样。是和家里闹翻，偷跑出来的吗？”

秦龙飞道：“这倒不是。”

颜璧钉住问道：“那是什么？”

秦龙飞难于启口，颇是尴尬。颜璧便笑道：“你说过的一句话，说得很对。每个人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秘密，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咱们虽然是八拜之交，但你要是不便告诉我，那也不必说了。”

秦龙飞心里想道：“将来我总是要告诉她的，但现在却还未到时机。”当下说道：“梁山泊的后人乃是金虏朝廷的眼中钉、肉

中刺，家父近年行藏泄漏，深恐遭受不测之祸，是以叫家人分散。”这话倒也不是谎言，不过却并非他独自一人在江湖流浪的主因。

颜璧说道：“有一位绰号‘轰天雷’的少年豪杰，听说乃是令尊弟子？”

秦龙飞道：“ 不错。他名叫凌铁威，正是我的师兄，你知道他？ ”

颜璧心里暗暗好笑：“ 我岂只知道他，我还曾经和他交过手呢。 ”当然她不敢把真相告诉秦龙飞，当下说道：“ 令师兄在江湖上闯出的万儿当真不小，许多人都说他是后起之秀数一数二的人物呢。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我虽然孤陋寡闻，也是曾经听过令师兄大名的了。不过，我却是替你有点不值。”

秦龙飞怔了一怔，说道：“ 什么不值？ ”

颜璧说道：“ 你是秦家的衣钵传人，我虽然没有见过令师兄，但我想以你这样高强的武功，决不会在他之下。你的声名反而为他所掩，不是有点不值吗？ ”

若在从前，秦龙飞听了这话，正是说到他的心窝，定然引起共鸣，免不了要发牢骚的。此时却是正容说道：“ 贤妹，你这话错了。我这位师兄，不论人品或是武功都是远远在我之上，他享盛名是应该的。唉，我但愿默默无闻过这一生，没有人知道我更好。 ”

第五十七回　两情相悦

秦龙飞说出这番话来，却是颜璧始料之所不及了。原来颜璧远在和他相识之前，早就知道他的为人。但现在她所认识的秦龙飞，却与别人说的不同。

“耳闻不如目见，这话当真不假。”颜璧心里想道：“据丘大成和马寡妇所说，这小子最妒忌他的师兄，为人又没骨气，胆小怕死，欺善怕恶……，照他们所说，这小子简直是没有一样可取之处。可是这些天来我的所闻所见，却和他们说的大不相同。是他们骗我呢？还是秦大哥为了讨我喜欢，装作正人呢？不，他在未曾知道我是女子之前已经甘愿为我拼命，敢于和班建侯这样的高手对敌了。他对我的爱护情殷，看来也不是假的。”颜璧想方设法和秦龙飞结交，本来不含好意，但此际想起秦龙飞对她的种种好处，却是不禁心旌摇摇，对他平添好感了。

颜璧当然不会知道，秦龙飞是经过许多磨折，受过许多教训之后，方始渐渐改变气质的。丘大成说秦龙飞的坏话，虽然说得过份一些，但倘若是在半年之前的秦龙飞，恐怕就不会对她这样了。

秦龙飞见她若有所思，默不作声，问道：“贤妹，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不以为然么？”

颜璧勉强笑道：“秦大哥，你不争名，不夺利，我是十分佩服你的人品。但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秦龙飞道：“奇怪什么？”

颜璧说道：“你年纪轻轻，为何意志如此消沉？你既然这样佩服你的师兄，又何以不去和他一起？”

秦龙飞叹口气道：“贤妹，你把我说得太好了。倘若有一天你发觉我并不是如你想象那样的好人，你会对我怎样？”

颜璧心里暗笑：“我早就听得人家说你不是好人了。你现在这样好，倒是出乎我的意外呢。”说道：“秦大哥，我决不相信你是坏人。即使真是坏人的话，我也一样，一样……”

秦龙飞连忙问道：“一样什么？”

颜璧低声笑道：“我也一样喜欢你的。”说了这话，脸红直透耳根。

秦龙飞心神一荡，说道：“璧妹，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好的。我就是因为自己太不长进，是以自惭形秽，愧对师兄，不敢和他见面的。”

秦龙飞说出心里的话，可还不敢明白说出他因何愧对师兄。他心里惴惴不安，生怕颜璧问个不休。颜璧却是一笑说道：“其实我也并不希望你和师兄一起。”并没追问下去。

秦龙飞诧道：“为什么？”

颜璧笑道：“要是你和师兄一起，咱们可就不能同在一起了。我、我是希望永远在你身边的。”说了这话，红晕满面，不敢接触秦龙飞的目光。

她这话也的确是由衷之言，因为轰天雷是知道她的底细的。秦龙飞倘若是和师兄一起，她当然是不能够在秦龙飞身边了。

秦龙飞怎知她这心意，听了这话，心里甜丝丝的好不舒服，说道：“多谢你对我这样好，你不嫌我，我也不会离开你的，咱们走吧！”

颜璧笑道：“倘若有一天你发现我也没你想象的那样好，你会怎样？”

秦龙飞道：“我的答复和你刚才答复我的一样。”颜璧刚才说过，不论

如何，她都是一样喜欢他的。

虽然尔虞我诈，彼此的心意却是相同。秦龙飞感到惭愧，颜璧也是内疚于心，想道：“ 可惜他是父王要捉的人，要是他不肯归顺朝廷，我该怎办？唉，也只能事到其时，再作商量了。 ”两人各怀心事，一双手却是不知不觉的握在一起。

一路上的蜜意柔情不必细表，走了两天，山海关已经在望。

山海关在直隶（即今河北省）临榆县的东面，是长城东面的尽头之处。古称“ 榆关 ”，或称“ 临榆关 ”。明代置“ 山海卫 ”（等于现代的军区机构）于此，因称山海关。山海关东面临海，北有“ 覆舟 ”、“ 兔耳 ”二山，山势陡峻。东北有路，亦甚狭险。倚山面海，背靠长城，自古以来，规为要险。

秦龙飞和颜璧从长城脚下走过，看长城蜿蜒，雄关矗立，不禁叹道：“ 果然不愧有天下第一关之称！可惜古代是用来抵御胡人的入侵，如今却是在女真鞑子的手中了。 ”

颜璧心头不悦，勉强笑道：“ 别发议论了。你看山海关已经到了，目前这个景象，今日要想过关，只怕还是不太容易呢！ ”

秦龙飞把眼望去，只见山海关前，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群。

秦龙飞走近去看，只见有官兵也有百姓，官兵与百姓各自分开，但却都是挤在山海关前，不能进去。城门紧闭，城头上刀枪林立，如临大敌。把关的官兵和关闸外面的官兵服饰不同，显然是互不统属的两支队伍。关闸外面的官兵约有五十人左右，打着的旗号绣有“ 凉州总管李 ”几个大字。

颜璧说道：“ 原来是凉州来的官兵，看这情形，似乎是凉州总管李益寿亲自来了。 ”

凉州是西夏的故土（今甘肃宁夏一带），僻处西陲。山海关外则是金国女真族的发祥之地，位置东北。两地相隔数千里。秦龙飞诧道：“ 凉州总管跑到山海关做什么？他做到这样大的官，又为什么也不能出关呢？ ”

颜璧说道：“ 咱们找一个人打听打听。 ”挤进人丛，向一个小商人模样的人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

那小商人道：“ 听说凉州总管是奉召到关外‘ 祭陵 ’的。他已经进去了，但护送他的亲兵却不准入关。 ”

秦龙飞问道：“ 何以不让他们进入？ ”那商人道：“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可害苦我们这些客商啦。好像我一大清早就来到了，等了大半天，直到现在，都还未开始盘查呢。 ”

秦龙飞吃了一惊，说道：“ 要经过盘查，才能过关的么？ ”

那商人笑道：“ 你敢情是第一次出关的吧？怎的这个规矩也不懂。 ”秦龙飞道：“ 我是第一次来山海关的。 ”

那商人道：“ 山海关是连接关内关外的要隘，进出山海关的人，任何人都要经过搜查盘问。若在平时，你懂得规矩，偷偷把几两银子塞给搜查你的官兵，就可以快点完事，让你过关。但今天他们却根本就不盘查，只是要我们在外面等候，也不知要等到几时。 ”

颜璧说道：“ 我明白了。 ”向秦龙飞苦笑道：“ 那咱们也只好等一等了，你可别要再多问啦。 ”

秦龙飞好奇心起，和颜璧小声说道：“ 那我不问别人，问你行不行？ ”心里想道：“ 听颜璧的口气，她倒似乎颇为熟悉边关的情况。 ”

颜璧一皱眉头，说道：“ 你要问什么？ ”

秦龙飞道：“他们说的‘祭陵’是怎么回事？”

颜璧心想问这一句倒是无关重要，便即说道：“金国历代的皇帝祖先葬在长白山，是为皇陵，每年都要举行祭扫大典的，王公大臣由金国的皇帝挑选去作陪祭。”

秦龙飞道：“凉州的总管不是金人吧？”

颜璧说道：“他是西夏的皇室，西夏被金国灭亡之后，他投降金国，受任为凉州总管。”

秦龙飞道：“他既然不是金国的王室中人，又不是在朝廷的大臣，何以却要令他出关陪同祭陵？”

颜璧说道：“这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皇帝。”其实她是知道内里原因的，听了秦龙飞问她这个问题，不觉心头一凛，想道：“莫非他对我已是起疑？”

秦龙飞笑道：“他以降臣而得陪从金主‘祭陵’，对他来说，想必也算得是个‘殊荣’了？”

颜璧点了点头，说道：“你这话倒是说得不错。不过他的亲兵不能进去，我也猜想不透是何道理。”她是恐防秦龙飞跟着就要问她这个问题，故而预先把话说在头里。岂知如此一来，却是欲盖弥彰，更令秦龙飞多两分疑心了。

秦龙飞悄声说道：“我是不能让他们盘问的，咱们不如回去吧。”

颜璧说道：“既然来了，好歹也要出关一游，何必回去。你放心，咱们见机而为，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的。”

秦龙飞正想问她有何办法，忽见嘈嘈杂杂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一个军官出来说道：“李总管不用你们护送了，你们回凉州去吧。”

那队凉州兵士约有五十来人，听了这话，都是颇然吃惊，队长说道：“可否请总管出来让我们一见。”

那军官板起脸孔道：“李总管有我们护送，你还怕我们保护不周吗？”

那名队长情知内中定有蹊跷，却也不敢不依，只好带领兵士赶紧回去。

秦龙飞在一旁观看，心里想道：“这队凉州士兵之中，倒似乎有不少好手。看来那位李总管已是防及此行不吉的了。”

此时已是午后申时，倘若再拖一两个时辰方能过关，便将是入黑的时分了。挤在关前等候盘查的客商。等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等到凉州的士兵走掉，关门打开，谁人不想早点过关，免得在夜间走山路，争先恐后，情形自是在所难免。

那军官喝道：“吵什么，给我站好！”手下的两个官兵狐假虎威，更是作威作福，挥动手上的皮鞭，不分青红皂白，没头没脑的就朝着人群乱打。健壮的侥幸还能避开，行动迟缓的老弱妇孺可就惨了，给打得鬼哭神号。

秦龙飞旁边的一个老大娘，给皮鞭打着一跤摔倒，跌落了两个门牙。皮鞭横扫过来，打到秦龙飞的身上。秦龙飞大怒，双指一钳，赛如利剪，把那皮鞭“剪”为两段。那官兵又惊又怒，喝道：“好小子，要造反么？”拔出腰刀就要砍秦龙飞。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官兵的皮鞭亦已向着他打来了。

秦龙飞一声冷笑，也不说话，一抓抓着鞭梢，倏地便绕过去，在那个用刀砍来的官兵手腕打了个结。他的手法快如闪电，那个官兵一刀砍下，砍了个空，虎口已给皮鞭勒得痛彻心肺。“ 啷”一声，腰刀落地，秦龙飞把手一松，两个官兵一齐跌倒。

那两个官兵叫道：“反了，反了！快来人呀！”

关前的十多个卫兵飞跑过来，那个军官指着秦龙飞正要说道：“就是这个小子，给我缚起来！”话未出口，颜璧忽地挺身而出，喝道：“你们干什么，给我站住！”

那军官这时方才见到颜璧，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你是什么人？”原来他见颜璧如此声势，对她的身份已经猜到几分，不过一时之间，却还未敢断定。

颜璧冷冷说道：“叫你们的总兵出来！”那些官兵嚷道：“你这小子哪里来的？这么大胆！我们的总兵大人是可以随便让你见的么？”但也由于颜璧如此“大胆”，官兵之中不乏有见识的人，倒是不敢鲁莽从事了。不过也还有几个莽汉想要上去捉拿他们两个。

就在此时，只听有人大喝道：“都给我站住，谁动就砍谁的脑袋！”

这人一喝，那些官兵登时有如泥塑木雕，吓得动也不敢一动。

原来这个大声喝骂他们的军官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顶头上司，金国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卜礼青。

颜璧向他递了一个眼色，示意叫他不可揭穿自己的身份。这才装模作样地问道：“你是他们的长官吗？”秦龙飞站在她的后面，却是看不见她的眼色。

卜礼青是早就得到班建侯报讯的，他也曾在完颜长之的“王府”见过颜璧。此时一看颜璧的眼色，自是心领神会。但由于身份悬殊（颜璧的身份比他高得太多），本来他应该把颜璧当作普通的富家子弟，自己稍为摆一摆总兵架子的，此时却是不由自己的便即躬腰说道：“小将是这里的总兵。”

颜璧瞪他一眼，说道：“哦，原来你是总兵大人！你这样客气，倒叫我‘受宠若惊’了。嘿嘿，你的手下刚才还和我说过，总兵大人是不能随便让我见的呢！”

卜礼青心头苦笑：“受宠若惊四字应该颠倒过来说才是。”当下说道：“他们不懂规矩，回头我会处罚他们。请问、请问相公有何见教？”

颜璧说道：“处罚大可不必，只求你管束他们，不要让他们胡乱打人骂人就行了。”

卜礼青道：“是，是。其实我平日也不知对他们说过多少次了，咱们给朝廷办事，应该爱民如子，他们总是记不牢我的吩咐。”其实什么“爱民如子”，都是他临时编造出来的，为的是不让秦龙飞疑心他只是害怕颜璧。

颜璧说道：“好，这么说来，你倒是好官了。我和这位朋友忙着出关，请你这就依例盘查吧。”

卜礼青赔笑道：“两位相公一看就知不是为非作歹之人。用不着了，请过关吧。”

秦龙飞冷冷说道：“但愿你对老百姓也是一样才好。”

卜礼青道：“当然，当然，当然。我怎会故意刁难百姓。”回头便即喝令手下：“好好的盘问，不许难为他们！”

颜璧悄悄在秦龙飞耳边说道：“别多事了，快出关吧。”

秦龙飞满腹疑团，出关之后，四顾无人，说道：“璧妹，你的神通可是真不小呢！”

颜璧怔了一怔，笑道：“我一不会画符捉鬼，二不会作法驱神，又有什么神通了？”

秦龙飞道：“那位总兵大人见了你就像小鬼见了阎王一样，给你摆弄得

服服帖帖，这‘神通’可要比捉鬼驱神更了不起啊！”

颜璧知他起了疑心，佯作不知，用开玩笑的口吻和他说道：“敢情你给那个官兵欺侮，怒气尚未消除？谁叫你不换过一件新衣？”

秦龙飞道：“我已经当场报复了，我倒不是恼恨他们欺侮我，而是恼恨他们欺侮平民。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我不大明白，这和我的衣服有何关系？”

颜璧笑道：“你这样聪明，怎的连这点世故都不懂？俗语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富家的看门狗见了衣着光鲜的人都会摇尾献媚呢，咬的只是穷人。”

秦龙飞笑道：“哦，你是说他们狗眼看人低，见了我穿这件破旧的衣裳，你穿的却是名贵貂皮，故而对我无礼，对你则是必恭必敬了？”

颜璧说道：“我猜大概是这个缘故，否则只能解释作咱们恰巧碰上了一个好官了。”

秦龙飞半信半疑，心里想道：“鞑子的官兵欺贫谄富那是常有的事，但一个总兵官决不会是未见过世面的人，即使心里有这念头，也不会当众做出来啊。瞧他刚才和璧妹说话的神气，倒像仆人向主人求饶一样。不过璧妹是强盗的女儿，按理说她似乎不应该和鞑子的军官有何关系！”他已经觉得内里定有蹊跷，但对颜璧自陈身世的谎话仍是相信不疑。做梦也想不到她是金国一位最有权的人物的女儿。

不过颜璧对他却是情意绵绵，说话也总是恰到好处，奉承他而又一点不露痕迹。两人一路同行，秦龙飞对她也越来越是发生好感了。心里想道：“即使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也还是有事情瞒着她的。无论如何，她对我总是好的。”

走了两天，进入山区，正行走间，忽听得山下有马蹄驰骤和吆喝的声音。秦龙飞居高临下，把眼望去，只见有一小队骑兵正在追赶两个人。

秦龙飞道：“被鞑子官兵追捕的是一男一女，看装束似是汉人。”

颜璧说道：“别多管闲事，咱们走咱们的吧。”

秦龙飞不悦道：“咱们躲在这里偷看，鞑子谅也不能发现咱们，看看有什么打紧。”

颜璧皱眉说道：“秦大哥，我是为了你好。以你的身份，万一给‘做公的’（公差）发觉，那就糟了。”

秦龙飞笑道：“有你和我一道，即使我给他们捉去，相信你也会有办法给我解救吧。”

颜璧说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咱们在山海关得以免受盘查，已经是十分侥幸的了。侥幸的事情可一而不可再。”但她知道秦龙飞对她疑心未释，劝告他的说话也只能说到这个地

步，不敢强拉他走。

秦龙飞不理会她，定睛望下去，说道：“这一男一女本领很是不错，他们杀出重围了。咦，有两个官兵似乎是你那位班叔叔的手下，那天我见过的。（颜璧插嘴说道：“你恐怕是看错了吧？”）不会看错的，我记得那天我和‘班老大’交手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在旁嘲笑我不知自量。咦，这些官兵的本领也很不错呀，糟糕，糟糕！”

原来官兵迫得甚紧，到了山坳转角之处，那女的已经疾驰过去，那男的坐骑却中了一箭，滚下马鞍。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男子腾身跃起，突然扑向一个军官，刀光疾闪，

把那军官劈翻，抢了他的坐骑，一拨马头，竟然上山逃跑。看来像是要引开官兵。

为首的军官喝道：“钱进、柴宝、卜魁，你们三人跟我捉这小子。其他的人继续追赶那个丫头，可别伤她性命。”这三人之中，就有一个秦龙飞认识的“班老大”的手下在内。

颜璧连忙一拉秦龙飞，叫他伏下。说道：“大哥，我求求你，千万别要露面！这麻烦惹不得的！”

秦龙飞道：“我倒是想替这个人求求你呢，你的班叔叔的手下想该认识你的，你可不可以替他解围。”

颜璧拉他伏下，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看来班老大已是投靠‘朝廷’了，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班老大和我虽是世交，但我是小辈，即使平时，他也不会卖我情面的，如今他已投靠‘朝廷’，他的手下更不会听我的话了。何况咱们又杀了那、那个人，说不定班老大这伙人亦已知道了。我如何还能让班老大的手下看见？”

秦龙飞道：“难道咱们见死不救不成？好，你既然不敢露面，那就唯有我挺身而出了。”

颜璧说道：“大哥，你听我劝劝好不好？你说，你为什么要救这人？”

秦龙飞道：“他被鞑子官兵追捕，难道我们不该救他？除非……”他想说的是：“除非你和鞑子一样心肠。”话到口边，想起自己只是疑心，可还没有证据证明颜璧和鞑子的官府有甚勾结，不应该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颜璧叹气道：“大哥，我知道你疑心我了。我答应你，待这件事情过后，我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的。但你今天必须答应我别管这件闲事。唉，我，我是为了你，你应该明白。”

秦龙飞心神一荡，想道：“不错，无论如何，她都是对我好的。”但不知怎的，在心神一荡之后，却又忽地想起了他的师兄轰天雷来：“要是换了师兄，他会怎样？我曾经对自己发过誓的，发过誓要学师兄的为人！”瞿然一省，便即说道：“好，只要你说得有理。”

颜璧说道：“这个人的底细，你我都不知道，或许他是作奸犯科的强盗呢，官兵捉他，那就没有什么不对了。你当然知道，强盗也是分成两类，有好也有坏的。只有像你祖先那样的梁山泊好汉，我们才应该帮他的忙。”

秦龙飞道：“但咱们也不能断定他就不是那样的好汉啊。”

颜璧说道：“底细既是未明，那就不值得为他犯险了。大哥，这些官兵不是普通官兵，个个都是本领高强，你已经看出来了。你的武功再好，也是双拳难敌四掌啊。求求你，听我这次话，就当作是为了我吧。”

秦龙飞听她说得似乎也有道理，心里打不定主意。可就在他们辩论之时，那个汉子已给官兵追到山上来了。

那人骑术甚精，一看追兵将近，忽地拨转马头，向四个敌人硬冲过去。那金国军官喝道：“好小子，要拼命么？”四人中他的本领最高，骑术也是不在对方之下，当下一勒坐骑，侧身闪开，唰的一剑刺将过去。他的三个手下在急切之间，却是收不住疾驰之势，其中那个名叫柴宝的人，更是连人带马，恰好和那个人撞个正着。三般兵器，亦是同时劈下。

秦龙飞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人只怕要糟！”心念未已，只听得马嘶人叫，那个柴宝滚下马来，另外一匹坐骑也倒下了。那个人的坐骑却变成了空骑，好像是受了伤，嘶鸣狂奔，跑出约有百步之遥，四蹄一软，骨碌碌

的从陡峭的山坡上直滚下去。这惨厉的景象，把秦龙飞吓得呆了。

双方动作都快，五人五骑，在那瞬息之间，好像是打作一团。秦龙飞虽然居高临下，躲在岩石后面，看得也不怎么清楚。他心里还抱着一个希望，希望那个人已经逃出生天，因为在那个人原来的坐骑上并没骑者。

心念未已，只听得喝骂纷纷，“钱大哥受了伤啦！”“好小子，这一刀非要你加倍偿不可！”“小子，往哪里跑！”秦龙飞定睛一看，只见那人飞跑上来，他选择最险峻的地方逃跑，战马也是无法行走这样陡峭的山坡。已经受了伤的两个官兵跑不上来，只有那个金国军官和秦龙飞认识的那个人紧追不舍。

原来那个人刚才是钻在马腹底下避开军官的一剑的，军官剑法迅捷之极，第一剑刺伤马头，第二剑刺穿马腹，都没伤着他，他已滚在地下了。他一滚在地下，立即施展“地堂刀”的快刀招数，斩断了柴宝的马足，一刀将柴宝斫伤，钱进跳下马来擒他，给他反手一刀，劈个正着，伤得更重。

军官喝道：“卜魁，用暗青子招呼他！”秦龙飞这才知道那个“班老大”手下的姓名，见他的暗器连珠疾发，功夫很是不弱，心里想道：“要是那天在我和他的伙伴拼斗时，他也用暗青子招呼我，只怕我定必吃不消了。”

那人舞起一柄钢刀，刀光闪闪，“流星”飞坠，什么甩手箭、飞蝗石、铁蒺藜、透骨钉、飞镖、飞锥之类的暗器，全都给他打落。

虽没有打着，但这一阵飞蝗似的暗器亦已将他阻了片刻。说时迟，那时快，军官和卜魁已是追到，两头堵住。此时他们交手之处，正是在秦龙飞藏身的那块大岩石下面，看得是更加清楚了。

那汉子一个游身滑步，斜刺扑出。卜魁喝道：“哪里跑！”手使一对判官笔，一招“白鹤展翅”，分刺那汉子两面的“太阳穴”。那汉子喝道：“来得好！”大喝声中刀光疾闪，只听得“咳唰”一声，石屑纷飞，卜魁从高处骨碌碌地滚下来。幸亏他滚得快，那汉子一刀劈碎一块石头，差一点没有斫着他。

秦龙飞心道：“这人的快刀倒是使得精彩之极，看来或者可以不用我出手助他了。”

心念未已，只见那军官已是越过前头，占了有利的地形，唰唰唰连环三剑，刀剑相交之声，震得秦龙飞耳鼓嗡嗡作响，秦龙飞不禁又是一惊，想道：“这个鞑子的剑法似也并不弱于那人的快刀。奇怪，这鞑子的剑法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蓦地想了起来，原来这军官的剑法和那日曾经与他交过手的那个金光烂相同。

他们在下面翻翻滚滚的打下来，打到那块岩石前面的一片稍微平坦的空地来了。颜璧把秦龙飞一按，紧贴着他，在他耳边小声说道：“大哥，千万听我的话，藏好身形，别让他们发现。”可是恶斗就在他的眼前展开，秦龙飞还是忍不住要从石罅缝中偷看出去。

刀光剑影之中只听得“嗤”的一声，唰的一响，军官的剑尖刺穿了那个汉子的衣襟，汉子的快刀却把他的军帽扫了下来。这一招双方遇险，大家都没占到便宜。

那军官忽地打了个哈哈，说道：“使的好快刀，阁下敢情是青龙帮的三头领罗兄？在下窦光枢倒是失敬了。我的师兄和贵帮的白二哥也曾有过一点交情，不知罗兄知不知道？”

原来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青龙帮“四大金刚”中排行第三的罗浩威。

刚才和他一起现在已逃跑了的那个女子，则是凉州总管李益寿的女儿李芷芳。

罗浩威喝道：“我知道你是金光烂的师弟，你们师兄弟都是鞑子的爪牙，一丘之貉！谁与你称兄道弟？”口中斥骂，手里的钢刀丝毫不缓。

窦光枢笑道：“白二哥如今已经做了王府的一等待卫，富贵荣华，有他享受的呢。你不屑与我称兄道弟，与白二哥总是八拜之交吧？你知不知道他的事情？”

罗浩威喝道：“胡说八道！”快刀如电，劈向窦光枢要害。他口中大骂，心中却是痛如刀割，暗自想道：“白坚武倘若真是变节投敌，我就只能把他当作敌人了。”他曾经听得杨浣青说过白坚武的可疑之处，如今白坚武变节之事又从窦光枢口里说了出来，不由他不信了。

窦光枢一招“举火撩天”，拔开罗浩威的快刀，笑道：“罗头领，你若不信，我可以带你去见你的白二哥，你也可以像他——”

罗浩威大怒喝道：“放你的屁！今日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瞬息之间，快刀快剑，已是碰击了七八下，罗浩威的衣裳被划破两处，窦光枢也险些给他斫着一刀。

窦光枢恼羞成怒，喝道：“罗浩威，你不喝敬酒，一定要喝罚酒，那也只好由你！”

卜魁受的只是一点轻伤，此时已然赶到。窦光枢道：“用己之长，攻敌之短，你不必上来！”

卜魁有两门本领，一是判官笔点穴，一是暗器功夫。但罗浩威的快刀使开，卜魁和他交手的话，近不了他的身子，点穴的本领自是难以施展。施展暗器，倒是可以帮助窦光枢牵制敌人。故此窦光枢要他“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即是要他使用暗器的意思。

卜魁心领神会，应道：“是！”飞蝗石、透骨钉、飞镖、神箭之类各种各样暗器再一次向着罗浩威身上“招呼”了。

他的暗器功夫果然有独到之处，窦光枢和罗浩威的快剑快刀斗得十分激烈，秦龙飞在石罅中看出去，但见刀光剑影缠作一团，但卜魁的暗器居然好像长着眼睛一样，并没认错人，每一枚暗器都是朝着罗浩威身上打来。

罗浩威快刀使开，泼水不入，但毕竟还是给他的暗器分了心神。剧斗中只听得窦光枢喝声：“着！”唰的一剑刺着罗浩威膝盖，罗浩威左足一软，环跳穴又给一颗飞蝗石打个正着。

罗浩威倒转刀锋，反手便刺自己胸口，他宁可自尽，也不愿落在敌人手上，但可惜却是迟了一步。

第五十八回　邪正之间

窦光枢出剑快如闪电，　的一声，把罗浩威手里的钢刀打落，迅即便点了他的麻穴。罗浩威还能说话，但一身气力已是使不出来了。

窦光枢哈哈笑道：“罗洁威，你如今落在我的手上，还有什么好说？我告诉你，罚酒的滋味可不是怎么好尝的啊！”

罗浩威“呸”的一口浓痰向他吐去，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有何足惧？”

窦光枢一闪闪开，卜魁刚刚来到，却恰好沾上了他的痰涎。大怒喝道：“好小子，你要求死，那还不易，老子成全你吧！”拔出腰刀，就要砍下罗浩威的脑袋。

窦光枢伸手一拦，喝道：“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对他无礼！哼，你一刀杀了他，我哪里去找活口？”卜魁心中恼怒，可还不能不连声称“是”，讪讪退下。

窦光枢又是哈哈一笑，说道：“人死不能复生，你舍得抛下你的锦绣前程吗？”

秦龙飞躲在大石后面偷听，听到“锦绣前程”四个字，不觉有点奇怪，心里想道：“这四个字出于御林军军官之口，应该是对官场的人说的，但这姓罗的汉子，却又是什么山寨的三头领，用得岂非有点不伦不类？”

心念未已，只听得窦光枢已在接着说道：“我早已知道了，和你一起逃跑的那个女子是李益寿的女儿，对吧？”

罗浩威闭口不言，窦光枢自问自答的跟着说道：“嘿嘿，她可是郡主的身份哪。你的福气倒是不小，居然攀上这门贵亲，我不看白二哥的情份，也得卖个人情给凉州总管李益寿了。”

罗浩威哼了一声，心里想道：“我和芷芳是真心相爱，哪有你这样卑劣的念头？但芷芳能够脱险，我死了也值得了。”

秦龙飞这才明白窦光枢所说的“锦绣前程”之意，心中却是不禁有点失望，想道：“我只道这人是英雄好汉，原来却是什么凉州总管的女婿。鞑子的奴才和奴才自相残杀，救不救他也罢。”

哪知窦光枢跟着说的话可和他的想象不同了，窦光枢说道：“可惜你们事机不密，李益寿和你们青龙帮勾结的事情已给我们王爷知道。李益寿只怕都是性命难保，你的锦绣前程更是保不住啦。不过你若是聪明的话，却倒是还可以转祸为福的！”

秦龙飞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听说青龙帮是反金的帮会，帮主龙沧波，江湖上的朋友提起他都要赞他一声好汉的，怎的却和李益寿连在一起？”

罗浩威仍然没有说话，窦光枢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哈哈，继续说下去道：“凉州的总管大人居然和你们青龙帮暗中联手，这可真是令人料想不到。怪不得去年我们的翦副统领亲自到凉州督师，几万大军，竟也攻不下祁连山了。罗三哥，要是你肯把李益寿与青龙帮怎样勾结、有何图谋，尽你所知，都向‘朝廷’揭发，我不但担保你可以没事，还可以要官得官，要钱得钱！”

罗浩威冷笑道：“你喜欢做狗，你去啃鞑子赏赐的骨头好了。罗某纵然身上三刀六洞，死了也是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不过我也可以告诉你，我和李姑娘虽然同在一起，和她父亲却是毫没牵连。”

窦光枢道：“哦，你是说和青龙帮勾结的只是李益寿的子女，李益寿并

不知情？”
　　罗浩威哼了一声道：“我只知道女真鞑子占了汉人江山。你想套取我的口供，那是做梦！”
　　窦光枢道：“唔，李益寿是你的岳父，你不愿指证他，这也是人之常情。好吧，我不强你所难，问你另外一桩事情，只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也可以放你。”
　　罗浩威喝道：“你要杀就杀，何必多言？”
　　窦光枢说道：“听说龙沧波已经把帮主之位让给耿照的儿子耿电，耿电这次有没有来？你能不能帮我们的忙抓他，要不然最少也可透露一点消息吧？”
　　秦龙飞听到这里，可是吃惊，暗自想道：“耿电可是我大师兄的好朋友啊！那次大师兄和他的朋友杀进‘王府’救我，也有耿电在内的。这件事情，我可不能袖手旁观了。”
　　罗浩威气得面色铁青，喝道：“姓窦的，你甘心做鞑子鹰犬，你以为我和你是同一号人？”
　　窦光枢笑道：“你先别发脾气，我这可是为了你的好啊！有件事情，不知你是否已经知道？”
　　罗浩威道：“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话虽然粗鲁，口气则是愿意听了。窦光枢不怒反喜，想道：“这小子对耿电恐怕亦已早就起猜疑了？嘿嘿，且待我加油添醋，非说得他醋气冲天不可！”
　　“恕我说句老实的话，”窦光枢缓缓说道：“罗三哥，你虽然是本领高强，名列青龙帮四大金刚，在江湖上的名头也很不小，但比起耿电恐怕还是要稍逊一筹吧？他是世代簪缨，名门子弟，父亲江南大侠耿照又是宋国现职的飞虎军统领，论武功有闪电手之称……”
　　话未说完，罗浩威便即冷笑说道：“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我早已知道的了。不错，耿公子岂只胜我一筹，他的人品武功都是我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才心悦诚服的拥戴他做青龙帮的帮主。他胜过我，何须你说？”
　　窦光枢哈哈一笑，说道：“罗三哥，你真是虚怀若谷，令人佩服。不过，你说耿电的人品武功都比你高，这话错了。武功或许胜你，人品可就未必！”
　　罗浩威哼了一声，说道：“我们的耿帮主年少英雄，为人侠义，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说他坏话？”
　　窦光枢笑道：“别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曾在凉州总管李益寿女儿的闺房里养过伤！嘿嘿，他躲在人家小姐的闺房里半个多月，孤男寡女，什么事情干不出来？这是正人君子应做的么？”
　　罗浩威面色铁青，喝道：“你、你、你，狗嘴里不长象牙！”
　　窦光枢听他骂得厉害，心里越发欢喜，想道：“他若没有醋意，怎会如此动怒？”笑道：“好，算我说错了话，你的李姑娘是冰清玉洁的，但耿电我可不敢担保了。他在李芷芳姑娘的闺房养伤那段时间，我们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也在凉州总管衙门。据他的说法，李姑娘后来和他没有结成连理，恐怕是由于他的见异思迁、始乱终弃。他后来爱上了武林天骄的女弟子杨浣青，你想必也知道了。但你先别动怒，这只不过是翦长春的猜测，我猜是他露出轻薄无行的本相，李姑娘因此鄙弃他的。”
　　罗浩威咬着嘴唇没有说话，躲在岩石后面的秦龙飞却是不由得暗暗为他

担心了。
秦龙飞想起自己从前误入歧途，就是由于妒忌师兄轰天雷而起，而他之所以妒忌师兄，除了师兄的武功比他高，名气比他大之外，另一个更大的原因则是他对吕玉瑶存有妄想，而吕玉瑶喜欢的却是他的师兄。
如今，窦光枢想要罗浩威出卖耿电，就在秦龙飞的面前，对他进行挑拔离间。这情形和他曾经遭遇过的情形何其相类！
秦龙飞暗自想道：“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那位李姑娘和他又是彼此相爱，只怕他对耿电的怀恨，比我从前之怀恨师兄是更加甚了。唉，但愿他不要重蹈我的覆辙才好。”
只听得窦光枢哈哈一笑，继续说道：“你懂了吧，我这是为了你的好处。除掉耿电，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你肯帮我们的忙，我决不会告诉旁人。你仍然可以回到祁连山去做你的三头领。”
罗浩威忽地低声说道：“好，你附耳过来，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
窦光枢大为欢喜，瞪了卜魁一眼，卜魁知趣，连忙躲开。
秦龙飞听了罗浩威说出这两句话，心头却是不禁如坠铅块往下沉了。“想不到他还是走上了我曾经走错的路！我是值不得为他拼命了。”
哪知事情的变化又一次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窦光枢笑嘻嘻的把耳朵贴到罗浩威嘴边，笑道：“没人了，你说吧。”不料罗浩威突然张嘴一咬，把他的耳朵咬掉一截。骂道：“狗贼，我恨不得啖你的肉，剥你的皮！”原来他是因为自己不能动弹，故而诱使窦光枢走近他的。
窦光枢痛得失声尖叫，大怒之下，反手一掌，把罗浩威打得满面流血，喝道：“你这不识抬举的臭小子，你想杀我？哼，可惜你却是在我手中！好，我马上就给你剥皮！”
罗浩威哈哈大笑，说道：“求仁得仁，死又何惧？要杀要剐，快点动手！自有人会给我报仇的！”
卜魁闻声赶回，说道：“窦大人，我早知道这臭小子不是好东西，让我杀了他吧。”
窦光枢道：“先打他一顿鞭子！马上杀他，那是太便宜他了！”
卜魁求之不得，一声“遵命！”抽出一条软鞭，便即狠狠的鞭打罗浩威。
他憋了一肚子气，下手毫不留情，一鞭一条血痕，霎时间打得罗浩威遍体鳞伤，一面打一面笑道：“臭小子，敬酒你不喝要喝罚酒，嘿嘿，这‘罚酒’的滋味挺不错吧？”
罗浩威遍体鳞伤，仍是挺胸兀立，怒目向他，哼也不哼一声。
躲在大石后面的秦龙飞，却是恼得咬牙切齿，格格作响，颜璧用力按他，在他耳边说道：“大哥别管闲事，我求求你！”
秦龙飞忍无可忍，忽地用劲把颜璧甩开，沉声说道：“你不管，我管！”一声大喝，陡地便扑出来。
窦光枢刚刚听见附近似乎有点什么声息，跟着便是秦龙飞一声大喝扑了出来。这一声大喝，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其他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只看见扑出来的秦龙飞，却不知还有一个颜璧藏在岩石后面。
卜魁的身手确也矫捷，来不及取出判官笔，软鞭一挥，便即迎上了扑到他身前的秦龙飞。秦龙飞一压鞭梢，卜魁的软鞭却似一条溜滑的长蛇，倏地就绕过去，缠上了秦龙飞的手腕。

他的软鞭缠住了秦龙飞，只道是个本领不济的“小贼”，放下了心，冷笑说道：“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也来多管闲事！”哪知定睛一看，却是不禁呆了。

卜魁呆了一呆，叫道：“原来是你这个小子，你怎的只、只是一个人——”

话犹未了，秦龙飞双臂一振，“唰”一声，缠在他手腕上的软鞭断为两段。说时迟，那时快，秦龙飞又是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呼的一掌，向他劈下来了。

秦龙飞用的是家传霹雳掌的功夫，先声夺人，这一喝喝得卜魁心头大震。他刚抛开软鞭，取出了判官笔双点秦龙飞两胁的“愈气穴”，笔尖堪堪碰着秦龙飞的身体，陡地心头一震，笔尖竟是无力刺将过去。秦龙飞一掌打下，尚未打到他的身上，一股腥风已是令他头晕目眩。只听得一声惨叫，卜魁给他打个正着，仆倒地上，翻翻滚滚的恰好滚到窦光枢身边，这才寂然不动。窦光枢仔细一看，只见他已是七窍流血而亡！

原来秦龙飞先用霹雳掌震慑对方，打着了卜魁之时，用的却是萨怒穷所传的毒掌功夫。他自从练了正邪合一的内功心法之后，霹雳掌的威力固然大增，毒掌的功夫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比从前厉害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因为强敌在旁，必须速战速决，故而把本来不愿意再用的毒掌功大使出来的。

窦光枢大吃一惊，喝道：“你，你是不是秦龙飞？颜姑娘呢？”他是从霹雳掌和萨怒穷这一门的毒掌功夫看出秦龙飞的来历的。要知除了秦龙飞之外，决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同时使出这两种正邪相反的武功。

不过他之所以吃惊，却还不是由于害怕秦龙飞的武功，而是他已经从同僚处得到消息，知道颜璧颇为欢喜这个“小子”，不看僧面看佛面，恐怕得罪不起颜璧。

秦龙飞只道自己出来之后，颜璧纵不高兴也会跟着出来的。哪知却是不见颜璧出来，满肚皮正自没有好气。当下喝道：“谁知道你的什么颜姑娘，我只知道你是完颜长之的看家狗！哼，哼，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不错，我就是秦龙飞，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窦光枢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想道：“这小子倘若不是和郡主闹翻，决不会这样辱骂王爷，再说，他是王爷所要缉拿的人，日后即使郡主见怪，料想王爷也会秉公办理的，且先把他拿下来再说。”他怎知道，秦龙飞虽然早就对颜璧起了怀疑，却还未曾真正知道她的身份。

秦龙飞一掌击毙卜魁，口中说话，脚步可没停下，跟着就向前冲去。窦光枢喝道：“好小子竟敢如此放肆，叫你知道我的厉害！”长剑一起，银虹疾卷，眨眼之间，已是把秦龙飞笼罩在他的剑光之内。心里想道：“他的毒掌虽然厉害，谅也打不到我的身上。”

哪知秦龙飞的“厉害”还不在于毒掌，他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心法，只凭本身的功力，已是足以胜过窦光枢了。

秦龙飞喝道：“来得好！”双掌划了一个圈圈，猛的推出。掌势一发，剑光流散，登时把窦光枢的攻势破了。

窦光枢有所顾忌，本来不敢杀他，只想刺着他的穴道的，此时攻势被破，却是非得拼命不可了。

剑掌争雄，辗转攻拒，斗得难解难分。但在斗了百招开外，秦龙飞越斗越显精神，相反，窦光枢的剑招，却是渐渐有了力不从心之感了。

窦光枢喝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秦龙飞，你是个聪明人，如今又已有了进身之阶，你怎能如此糊涂，反而——”他说的“进身之阶”乃是指秦龙飞业已和颜璧结识一事，本来他想说得更加清楚的，但话未说完，秦龙飞猛发一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窦光枢胸口如受巨石所压，哪里还能分神说话。

罗浩威遍体鳞伤，只恨自己不能动弹去助秦龙飞一臂之力，只能大声给他喝彩。

窦光枢气力不加，暗暗叫苦，听得罗浩威给对方喝彩，越发气恼，忽地心念一动，向秦龙飞虚晃一招，一个转身，便向罗浩威扑去。

他想把罗浩威抓为人质，秦龙飞岂能容他得逞？霹雳似的一声大喝，跟踪跃起，一掌劈出。论轻功，他们是在伯仲之间，但秦龙飞的掌力却是远远在他之上。窦光枢一抓抓下，罗浩威打了个滚，堪堪就要抓着之际，秦龙飞的劈空掌力已是震得他跌倒地上。

窦光枢骨碌碌滚下山坡，秦龙飞无暇追敌，先把罗浩威扶了起来。

罗浩威道：“秦少侠，多谢你救了我的性命。请问令师兄是不是轰天雷凌铁威？”

秦龙飞道：“不错。罗兄，你等一会。”罗浩威正想和他叙话，忽见他突然跑开，也不知是为了何事，颇觉奇怪。

秦龙飞跑到刚才藏身的岩石后面，叫道：“璧弟，璧弟！”他只道颜璧只是生他的气，还想求她替罗浩威裹伤。哪知游目四顾，却是不见颜璧踪迹。

秦龙飞没精打采的回来，罗浩威道：“秦兄，你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么？”

秦龙飞道：“她，她已经走了！”此时他对颜璧的身份已猜着几分，但想起她对自己的一片柔情，心中仍是不禁十分难过。

罗浩威道：“不知贵友是哪一位？”

秦龙飞失神落魄地答道：“我，我也不知她是何等样人？”答非所问，罗浩威更是觉得奇怪。

罗浩威说道：“秦兄，像你这样的义侠心肠，当世能有几个？趋吉避凶，这也是人之常情呀，可怪不得贵友。”他以为秦龙飞是因为朋友的临难躲避以致意冷心灰，哪知秦龙飞内心的难过，更有甚于此者。

秦龙飞面上一红，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讷讷说道：“我那位朋友身上有上好的金创药。”

罗浩威道：“金创药我也随身带有，可惜我不能动，秦兄，麻烦你了。”

秦龙飞这才醒起罗浩威是给点了穴道的，但窦光枢的独门点穴手法，他却无法解开，只好替罗浩威先敷上金创药。幸而罗浩威的身上虽然遍是伤痕，却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内伤。秦龙飞替他推血过宫，他自己也自行运气通关，终于把穴道解开了。但经过这一番折腾，罗浩威亦是有气没力了。穴道虽解，仍然不能行动。

罗浩威苦笑道：“秦兄，我的伤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养好，这地方鞑子也恐怕还会再来，我可不能拖累你了。”

秦龙飞热血上涌，说道：“罗大哥，你和我的师兄是好朋友，如今你受了伤，我若舍你而去，我还能算是一个人吗？你说这样的话，未免看轻我了！”

罗浩威大为感动，连忙赔了个罪，说道：“敝帮的耿帮主常夸赞令师兄轰天雷的义薄云天，秦大哥，你也真不愧是轰天雷的师弟。”

秦龙飞激昂慷慨地说了这番说话，心中又不由得暗暗感到惭愧，想道：

“ 要是在半年之前，我才不会做这种‘ 傻事 ’呢。 ”

罗浩威折了一枝树枝当作拐杖，秦龙飞搀扶着他，走入密林深处，让他歇息一会，自己则去找寻食物。

运气还算不错，打了两只野兔回来。山中有的是清泉、野果，秦龙飞把水壶盛满，又拾了许多野果。罗浩威是在山上长大的，知道哪种野果能食，饱餐之后，精神一振，问秦龙飞道：“ 听说令师兄半年前曾在大都，如今不知是在何处？ ”秦龙飞道：“ 我，我不知道。 ”罗浩威又再问道：“ 秦兄，怎的你会来到关外？ ”

秦龙飞道：“ 我是应一位朋友之约，到关外游玩的。唉，但现在我可不想再提她了。 ”

罗浩威可不知道他的朋友是个姑娘，心里想道：“ 他这朋友纵然不是坏人，至少也是一个胆小鬼。他心里定是后悔交了这样一个朋友，故而不愿再提。 ”

秦龙飞却是恐怕他打破沙锅问到底，便即转过话题，反问他道：“ 罗大哥，你怎的不在祁连山，也到这关外来了？ ”

罗浩威道：“ 秦大哥，你是哪一天经过山海关的？ ”

秦龙飞道：“ 三天之前。 ”

罗浩威笑道：“ 正好是这一天了。那天你在山海关前，可曾看见一队凉州的士兵护送凉州总管李益寿出关么？ ”

秦龙飞道：“ 李益寿没见着，那队凉州士兵被赶回去，我则是看见了。 ”

罗浩威道：“ 我正是为着要救李益寿才出关的。 ”

秦龙飞道：“ 这么说来，那位和你一起，后来跑掉了的姑娘—— ”

罗浩威道：“ 窦光枢没有说错，那位姑娘正是李益寿的女儿。 ”

秦龙飞道：“ 这我可有点弄不明白了，难道窦光枢说的——李益寿和你们青龙帮业已携手，真有其事？ ”

罗浩威道：“ 李益寿还是想要保持他的荣华富贵，继续做金国皇帝所封的凉州总管的，但他的子女，却是我们这边的人。 ”

秦龙飞这才恍然大悟，说道：“ 原来如此。 ”心里想道：“ 敢情罗浩威是由于却不过那位李姑娘的情面，故而非得冒险救她父亲不可。 ”

罗浩威好似知道，继续说道：“ 我倒不是仅仅为了李姑娘的缘故，才来救她父亲。这是我们的龙帮主和耿帮主一致决定要这样做的。凉州是西夏的国土，金国灭了西夏，李益寿当了总管，他手下的官兵也不是全部甘心附敌的。李益寿本人也知道这一点。要是我们能够令他脱出虎口，加上他的儿女和部下的劝告，他也很有可能和我们共同抗金。他的儿子离不开凉州，是以我只能和他女儿来了。 ”

秦龙飞不由得又是暗暗叫了一声“ 惭愧！ ”想道：“ 他们的眼光比我远大多了，我总是把事情缠夹到儿女私情上面。却不知他的情形只是和我表面相似而内里不同。 ”

罗浩威继续说道：“ 金国的皇帝以祭陵为名，叫李益寿出关陪祭，他的子女和部下也曾劝告他不可前往，他却不听。 ”

秦龙飞道：“ 这个调虎离山之计，其实是应该容易识破的。 ”

罗浩威叹道：“ 是呀，这都是名利之心太重的缘故，以致十分显浅的道理，在他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也是看不清楚了。 ”说至此处，想起李芷芳死生未卜，更是心痛如绞，说道：“ 可惜我救不了他，如今不但他落在敌人

的陷阱，还连累了他的女儿。”

秦龙飞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罗大哥，如今天大的事，你也只能暂且抛之脑后，先养好了伤再说。”罗浩威叹口气道：“也只能如此了。唉，就只怕——”秦龙飞道：“咱们祸福与其，你莫再说客气的话。”罗浩威道：“好，大恩不言谢，但我的伤恐怕不是三两天好得了的，这个——”秦龙飞道：“待我给你找个隐蔽地方养伤。”

天从人愿，秦龙飞仔细寻找，果然找到了一个山洞，外面荆棘丛生，又有乱石遮住洞口，里面相当宽敞，正是最适宜于养伤的所在。

但想不到第二日一早，却又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了。

这天一早起来，秦龙飞正想出外找寻食物，忽听得密林深处，隐隐似有人声。

罗浩威一把拉住了他，说道：“秦大哥，你莫出去！”

秦龙飞想了一想，说道：“不，我非出去不可。此处虽然隐蔽，但万一给敌人发现，不用打进来，用火攻也可以把咱们薰倒，那岂不是变成了瓮中之鳖，不如由我出去，相机应付。也说不定来的未必就是敌人。”罗浩威久经阵仗，是懂得兵法的。听他说话有理，只好不再阻挠，说道：“好，倘若万一是敌人的话，你跑得了一定要跑，可别顾我！你说过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跑得一个就是一个。”

秦龙飞悄悄爬出山洞，攀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举目遥观，只见西北角有三个人正在从他和颜璧昨日藏身之处，向他现在所在的地方缓缓走来。

走得近了一些，秦龙飞看清楚了，不由得心头大震。原来当前一人正是那个“盗魁”班老大，不过他已是露出本来面目，穿上戎装，非复从前那副猥琐的模样了。

跟在班老大后面的是两个军官，腰悬长剑，手握绳子，都是牵着一条驴子般大的恶狗。

秦龙飞暗暗叫苦，心里想道：“只一个班老大在我就不是他的对手，这可如何是好？但愿罗浩威莫给他们发现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军官说道：“据窦光枢所说，郡主并非和那个子一起，咱们倒是可以少了几分顾忌。”

秦龙飞不禁又吃一惊，想道：“他们说的‘那小子’自必是指我了，但却不知颜璧是哪门子的‘郡主’？”

班老大说道：“话虽如此，但对那姓秦的小子，咱们还是应该稍稍留点情面，最紧要的是活捉那个青龙帮的罗浩威。活的捉不了，死的也要！”

那军官问道：“要是姓秦这个小子，咱们给他面子，他不要呢？窦光枢就是因为有所顾忌，以致吃了他的大亏。”

班老大道：“窦光枢的本领焉能和你们相比，我许你们伤他，这总行了吧？”

那军官道：“万一失手伤了他呢，那小子本领不弱，性命相搏之际，刀剑上可没长着眼睛。”

班老大沉吟半晌，说道：“最好莫伤他的性命，迫不得已杀了他，只好由我担当了。”

那军官喜道：“班总管，得你一力坦承，我们可以放心办案了。”

秦龙飞瞿然一省，心道：“班总管？莫非这个姓班的‘盗魁’，就是完颜长之王府里的总管班建侯？”

他猜得一点不错，这个“ 班老大 ”正是班建侯。说话的这个军官名叫司空涛，另一个军官名叫呼延化，他们是金国御林军中仅次于三大高手——班建侯、翦长春和金光灿——的人物。
说话之间，这一行三人已是走入密林深处，和秦龙飞藏身那棵大树，距离不到百步之遥。
呼延化道：“ 刚才还发现血迹，现在却看不见了。想必是藏在附近，咱们细心寻找。 ”
司空涛笑道：“ 何须咱们寻找？这两条灵獒鼻子最灵，咱们看不见血迹，它们定能嗅觉。你瞧，它们已是跃跃欲试了！ ”
秦龙飞大吃一惊，暗叫“ 不好 ”。只见那两个军官已是放开恶狗，那两条狗就像箭一般的向前射出，正是奔向罗浩威养伤那个山洞！
危机瞬息，不容秦龙飞再作思量。那两条恶狗跑得正急，忽地连声惨叫，跳起一丈多高，扑上秦龙飞藏身那棵大树。可是刚一跳起，脚爪还未抓牢树，两条狗都又跌了下来，几下翻滚再也爬不起了。
原来是秦龙飞折下两枝树枝，当作甩手箭用，力贯“ 箭尖 ”，两枝“ 树箭 ”恰好都是射入了恶狗的咽喉！
“ 树箭 ”杀狗，那两个军官虽然做得到，却也不能不大吃一惊了。司空涛喝道：“ 是谁这么大胆，敢杀王府灵獒？ ”
秦龙飞喝道：“ 你们凶什么，我还要再杀三条恶狗呢！ ”
班建侯哈哈笑道：“ 原来果然是你这个小子，好小子，你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识相一点，可莫胡乱骂人！喂，我问你，罗浩威藏在哪里，快说出来！ ”
秦龙飞拼着豁了性命，喝道：“ 骂你又怎么样，罗浩威早已走了，你们尽管冲着我来！ ”
班建侯鼻子一哼，沉声说道：“ 照我刚才所说的话，对付这个小子！罗浩威我会把他揪出来的！ ”
司空涛与呼延化正自给秦龙飞骂得火起，齐声应道：“ 遵命！ ”双剑出鞘，俨似银虹暴涨，登时把秦龙飞圈在他们双剑合璧的剑光之下。
秦龙飞吃了一惊，心道：“ 这两个家伙的剑术似乎比金光灿还要厉害！ ”情知只凭霹雳拳已是应付不了，当下只好剑掌兼施，使出平生所学，勇斗强敌。
秦龙飞一声大喝，剑中夹掌，劈刺出去。只见剑光流散，但眨眼之间，又结成了光网，仍然把秦龙飞罩在当中。秦龙飞不论改向哪个方位，都是给两口明晃晃的利剑拦住。倘若不是秦龙飞辅以霹雳掌的功力，早已给他们刺伤了。但饶是如此，秦龙飞的虎口亦已隐隐作痛，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
呼延化笑道：“ 你这小子本领倒还不错，但要从我们剑下逃走，可是休想！若要活命，赶快求饶！ ”
秦龙飞怒道：“ 放你的屁！ ”呼延化一声冷笑，剑尖一颤，抖起三朵剑光，秦龙飞不知如何应付，只能以掌攻敌，回剑防身，只听得“ 嗤 ”的一声，司空涛一剑刺穿了秦龙飞的衣襟，同样抖起了三朵剑花。原来这一招是他们平素练得十分纯熟的巧招，用以攻敌，百不失一。
班建侯叫道：“ 莫伤他的性命！ ”呼延化却在叫道：“ 可惜，没刺着他的穴道。 ”这是由于秦龙飞的霹雳掌之功，刚好及时发挥威力，稍稍荡歪了司空涛的剑招！

司空涛冷笑道：“ 看你这小子还能接得几招？ ” 双剑出招，配合得妙到毫颠，越来越快，俨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秦龙飞的剑术几无招架之功，霹雳掌劈将出去，渐渐亦有力不从心之感了。

原来他们二人在金国御林军中，排名虽在金光灿之下，单打独斗，剑术也还不及金光灿的高明，但他们却是一师所授的同门兄弟，练成的一套“ 三才剑法 ”，两人同使，威力却是远在金光灿之上。“ 高手大会 ” 之时，他们和两个蒙古剑客联手，和武林明主李思南也能斗到三十招开外的。秦龙飞的本领只能和金光灿打成平手，当然是敌不过他们了。

班建侯在旁看了一会，放下了心，想道：“ 百招之内，总有一招，他们能够刺着这个小子的穴道，看来是用不着我替他们操心了。 ” 于是便即离场，找寻罗浩威的下落。

秦龙飞虽然十分吃紧，百忙中也还偷空注意班建侯的去向。

只见他游目四顾，终于走到那个山洞的前面，只因荆棘乱石，遮住洞口，一时尚未发现。

秦龙飞见他在洞口附近徘徊，知他已经起了疑心，越发吃惊。再一看，只见班建侯弯下腰来，攀着一条荆棘枝细看。原来那荆棘上沾有一点罗浩威的血渍。

班建侯大喜道：“ 一定是躲在这附近了！罗浩威，是好汉子自己走出来！难道还要我亲手将你揪出来吗？ ” 他只道罗浩威是藏在荆棘丛中，尚未知那一片荆棘后面遮住一个山洞。

秦龙飞又惊又急，呼的一掌劈出，用上萨怒穷所授的毒掌功夫，虽然打不着对方，但首当其冲的呼延化吸进一点腥气，却是不由得心头微凛，不知不觉的侧身闪过一边，秦龙飞一声大喝，从缺口便冲出去！

第五十九回　林海雪原

哪知这两人合练的一套“三才剑法”绵密非常，呼延化侧身一闪，司空涛立即补上“空门”，剑光匹练也似的卷来，只听得“嗤”的一声，秦龙飞上衣穿了三个窟窿，他只能冲出两步，又给对方的双剑合璧截回来了。这还是由于班建侯曾有吩咐在光，他们非到迫不得已，不敢伤害秦龙飞的性命。否则司空涛刚才这一剑就能把秦龙飞的一条臂膀硬削下来。但虽然如此，秦龙飞的右臂亦已给划开一道浅浅的伤口，鲜血一点点的渗出来，染红了衣袖。

呼延化冷笑道：“好小子，想用毒掌害我，这是你自己找死！我数到三下，你若还不乖乖的束手就擒，我砍断你的两条臂膀！”

他口中数着“一——二——”，手里剑招丝毫不缓，和同配合得妙到毫颠，数到“二”字，双剑交叉穿插，已是把秦龙飞迫到“死角”，只要双剑一落，秦龙飞的两条臂膀只怕登时就要和身体分家，决非虚声恫吓。

呼延化喝道：“小子，你要不要性命？”秦龙飞咬着牙根，心里想道：“这是人兽关头，我决不能贪生怕死！”力贯剑尖，拼命招架。对方双剑也用劲压下，秦龙飞的长剑渐渐弯曲。

司空涛冷笑道：“这小子自己找死，成全他吧！”

呼延化正要叫出一个“三”字，忽听得有人喝道：“住手！”是个清脆的少女的叫声。呼延化吃了一惊，“三”字到了口边，又缩了回去，但却并没“住手”。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个少女已是来到面前，不是别人，正是颜璧。

颜璧柳眉倒竖，斥道：“好大胆，为何不听我的吩咐，我叫你们退下！”

司空涛道：“郡主恕罪！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这小子颜璧怒道：“爹爹面前，有我担当，给我退下！”

呼延化道：“班总管在这里，郡主，请你和班总管说去。班总管，快来，快来！”

颜璧说了两次，见他们仍是不肯依从自己的吩咐，秦龙飞正在岌岌可危。当下亦已无暇思索，唰的拔剑出鞘，一招“玉女投梭”，左刺司空涛，右刺呼延化。

这两人可是不敢和她动手，只好退过一边。但山洞那边，班建侯亦已赶回来了。

班建侯笑嘻嘻地道：“郡主有何吩咐？”

颜璧冷笑说道：“不敢当。班大总管，我是向你求情啦！给我一个面子，这个人让我带走。”

班建侯道：“这人是‘梁山遗孽’秦虎啸的儿子，又曾偷过‘王府’的秘笈，郡主可知道么？”

颜璧悄声说道：“我不管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他是我的朋友，我就不能让你们欺负他。”

班建侯笑道：“郡主言重了。并不是我们特地要难为你的朋友，是王爷吩咐我将他带回去的。”

颜璧说道：“用不着你们，我将他带回去！”

班建侯道：“不是我们不相信郡主，不过——”

颜璧怒道：“干脆的说，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班建侯双肩一耸，装出一副为难的神情，说道：“冲着郡主的金面，我

拼着受‘王爷’怪罪，可以让你带走贵友。不过你们也得答应我一桩事情，我亦好交差。”

颜璧说道：“什么事情？”

班建侯道：“郡主，你能劝得贵友投降大金，我们就放他走！他既然是你的‘好朋友’，于理于情，你也该劝他如此做吧！”

秦龙飞又是伤心，又是愤怒。伤心的是早已存在他的心里令他深深恐惧的猜疑，竟是事实——颜璧是金国的“郡主”。愤怒的是班建侯要颜璧迫他投降。心里想道：“且看颜璧怎样，要是她竟敢开口劝我，我拼着死在她的剑下，非打她的嘴巴不可。”

颜璧明知秦龙飞不肯投降，唯有和班建侯硬来。于是柳眉一竖，索性在班建侯面前装作大发“郡主”的脾气，冷笑说道：“我的朋友用不着你管，我要劝他，也用不着说给你听！”

班建侯道：“他不当众表白，叫我如何交差？”他见秦龙飞没有言语，只道秦龙飞已有点儿心动，便转过去和秦龙飞说道：“秦公子，你是明白了。现在我就只听你一句话了。请你不要让郡主为难！”

秦龙飞陡地喝道：“放你的屁，我是大汉男儿，岂能投降你们金虏！”

班建侯怔了一怔，却也并不恼怒，微笑说道：“郡主，你听见了吧？他不肯归顺，我唯有拿他回去了。”

颜璧喝道：“你要拿他，先把我杀掉！”说翻了脸，挥剑硬冲过去，便要从司空涛和呼延化的剑下抢人。

班建侯双掌一立，一股柔和的内家真力把颜璧挡了回去。笑道：“郡主好剑法，我给你喂招！”

颜璧唰唰唰连环三剑，不是给班建侯的掌力震歪剑点，就是给他的衣袖卷着剑尖引过一边。

颜璧大怒喝道：“班建侯，你好大的胆子，连我也欺负了！”

班建侯笑道：“我是伺候郡主练剑啊，手指也没沾着你的衣角，怎能说是欺负你呢？”

颜璧又气又恼，说道：“你是欺负我，你是欺负我！好，我不要性命了，你不放他，我死在你的跟前！”

班建侯吃了一惊，想道：“她用自杀来威胁我，这可是有点难以应付了。”虽然他不相信颜璧真会自杀，可也不能不有几分顾忌。

颜璧装模作样的又再嚷道：“你放不放他，我数到一个三字，你若——”

班建侯道：“且慢！”

颜璧心中一喜，说道：“怎么样？班总管，你还是卖我这个人情吧。”

班建侯道：“好，我可以让你把他带走，也不要他投降，但祁连山的匪头罗浩威他要交给我！”

颜璧说道：“昨天我也在这里的，我见到那个姓罗的已经走了，并不是和他一起，你怎能硬迫他交人，秦大哥，不必理他，咱们走！”

秦龙飞知道他若一走，罗浩威始终会给敌人发现。当下喝道：“你们都给我滚，我要走我自己会走，用不着谁劝我！”

班建侯哈哈笑道：“郡主你瞧，你给他求情，他还不领你的情呢！”

颜璧心中气苦，可又不能舍了秦龙飞而去，只好故技重施，又吓一吓班建侯，说道：“你们都给我走，否则否则——”话犹未了，只觉一股无形的劲力，从四面八方向她挤来。

颜璧呼吸不舒，胸口的“璇玑穴”，胁下的“愈气穴”，小腹的“丹田穴”三处隐隐发麻，内力根本就使不出来。莫说不能自断经脉，即使用剑自杀，只怕也不能刺进自己的身体。何况她只是想吓一吓班建侯的，并不是真的想要自杀。

颜璧给他弄得啼笑皆非，张口骂道：“班总管，你，你这样作、作——”“作弄我”这几个字尚未吐出，班建侯的掌风又己扑面而来，话也说不出口了。

班建侯笑道：“郡主，你的剑法精进许多了，对，这一招使得慢一点，伺机反击，更切实用。不过这一招却似乎还可以变化，你先使玄鸟划砂，跟着再来这招返璞归真吧。”好像教她练剑的教师爷，絮絮不休指点她的招数。

那边厢秦龙飞在司空涛和呼延化双剑合璧的猛攻之下，不过三二十招，重又陷于困境，比起刚才，凶险更甚。

颜璧又是气恼，又是担惊，正想扔掉长剑，料班建侯也不敢打她，索性和他撒泼。忽听得一声长啸，有人叫道：“那边可是秦大哥吗？”

不待秦龙飞回答，两条人影，捷如飞鸟，已是声到人到。颜璧一看，又喜又惊。来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是耿电，女的是杨浣青。他们一到，首先看见的是班建侯和颜璧。

杨浣青一看颜璧在和班建侯拼斗，又不像是真的拼斗样子，不由得莫名其妙。喝道：“完颜璧，你这小妖女，什么鬼？吃我一鞭！”

原来这个对秦龙飞自称“颜璧”的少女，即是完颜长之的女儿“完颜璧”。她把复姓“完颜”去掉一个“完”，倒像是汉人的单姓了。

耿电眼快，已经认出在那边遭受围攻的确是秦龙飞了，拔剑出鞘，连忙疾跑过去。班建侯双掌一立，喝道：“你就是闪电手耿电吗？哼，给我站住！”

闪电之间，耿电已是唰唰唰的接连攻了三招，可是班建侯的掌力雄浑非常，双掌使开，竟似在耿电面前筑起一面无形的墙壁，急切之间，耿电竟是冲不过去。

班建侯移开掌力对付耿电，完颜璧如释重负，杨浣青一鞭打下，完颜璧骂道：“你不长眼睛吗？青红皂白都分不清楚！”

杨浣青怔了一怔，心里想道：“怎的她这样说，难道她竟然是秦大哥的帮手不成？”耿电叫道：“青妹，别理这个妖女，由她去吧！”他和班建侯搏斗，一个是功力深湛，一个是出招如电，急切之间，谁也胜不了对方。但耿电给他拦住去路，没法闯过去助秦龙飞一臂之力，却是不由得心急如焚了。

杨浣青瞿然一省，心道：“不错，救秦龙飞要紧！”她的鞭法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心念一动，银丝软鞭倏地便转了弯，向着班建侯霍地卷来，鞭梢俨似毒蛇吐信，指向他的要害穴道。

班建侯吃了一惊，想道：“这小魔女果然名不虚传，鞭法如此古怪。”原来她的真实本领虽然是比不上耿电，更比不上班建侯，但她使的这路鞭法，却是武林天骄别出心裁所创，能用鞭梢戳刺穴，专破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气功。是以班建侯对她也不能不有几分顾忌。

完颜璧脱出困境，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悲伤。欢喜的是来了耿电和杨浣青，他们的本领，完颜璧是见识过的，他们联手，料想胜得了班建侯，救得了秦龙飞；但这两人知道她的身份，过后必然会给秦龙飞知道，秦龙飞会原谅她吗？想到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和秦龙飞见面，心中无限悲伤。朝他看了一眼，掩面飞奔。她这一走，班建侯倒是松了口气。

不过，班建侯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所受的敌方压力却加重了。耿电疾攻数招，班建侯遮拦不住，耿电捷如飞鸟一般便即从他身旁掠过。

秦龙飞面色苍白，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晃晃。呼延化一招“铁锁横江”，横剑拍下，压着他的剑脊，司空涛唰的一剑刺出，喝道：“给我倒下！”

耿电来得正是时候，司空涛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已是来不及回剑招架。饶是他应变得快，呼延化又和他配合得十分恰当，也是不能不吃亏了。

呼延化变招救友，司空涛身形一侧，陀螺般转了个圈，刚要反手出招，耿电运剑如风，喝一声“着！”呼延化手腕中剑，兵刃落地。司空涛剑招方出，只觉寒光疾闪，耀眼生缬，突然间只觉一片冰凉，随着痛彻心肺。左手的五只指头已给耿电削掉。

他们那一套配合得非常精妙的“三才剑法”，想不到还未能真正施展，就给耿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各个击破。呼延化兵刃坠地，幸而没有受伤，早已撒腿跑了。司空涛五指被削，痛彻心肺，好像野兽般的狂嗥，跑得更是唯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

耿电无暇追敌，忙向秦龙飞问道：“祁连山青龙帮的首领罗浩威你知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此山中？”

秦龙飞脱出险境，不知怎的，却是木然毫无表情。耿电吃了一惊，说道：“你怎么啦？”秦龙飞呆了一呆，好似清醒了几分，说道：“你，你是问罗大哥？”耿电道：“不错，罗大哥在哪儿，你知不知道？”秦龙飞一副失神落魄的样子，虽然出乎耿电意料之外，但也只道他是由于在剧战之后，心力交瘁所至，并不十分奇怪。他哪知道秦龙飞此际心上所受的创伤，比起身上所受的创伤还更厉害。

秦龙飞定了定神，刚要回答，忽听得罗浩威的声音叫道：“我在这儿，班建侯，你来吧！”

罗浩威并不是知道耿电来寻找他才出来的。原来班建侯刚才在洞口大声呼喝，早已把他惊醒。他伏地听声，听到的只是班建侯逼迫秦龙飞要秦龙飞把他交出来。他咬了咬牙，心里想道：“我可不能连累秦龙飞！”

于是握着长刀当作拐杖，尽了自己所能，一步一步走出来。在他走出来的时候，尚未知道耿、杨二人已经来到的。出了洞口，方知外面的形势已是完全变了。

班建侯给杨浣青缠住，一时之间，胜她不了，但还是颇占上风的。呼延化、司空涛负伤而逃，他自忖独力难支，正在吃惊之际，忽听得罗浩威的叫声，心头一喜，忙把杨浣青抛开，喝道：“对，姓罗的，你是好汉子，好汉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跟我投案吧！”只盼能够把受伤的罗浩威抓住，便可挽回败局。

杨浣青呼的一鞭扫去，班建侯迈开大步飞跑，根本不理，杨浣青一鞭打着他的背脊，竟给他的护体内功反弹开去。说时迟，那时快，班建侯正是抢先冲到洞口，杨浣青落后两步。班建侯哈哈大笑，张开蒲扇般的大手，便向罗浩威抓下。

班建侯以为罗浩威身受重伤，无力抵抗，要捉他还不是手到拿来。哪知一抓之下，陡地刀光疾闪，要不是班建侯缩手得快，五只指头几乎给罗浩威快刀削掉。原来罗浩威伤得虽然很重，这一刀的出手之快，却是还胜平时。

班建侯也的确不愧是金国御林军中的第一高手，出招收发随心，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之下闪过刀锋，中指一弹，铮的一声，就把罗浩威的长刀押得脱

手飞了出去。

罗浩威这一刀是拼了性命的，气力不加，“卜通”便倒。在地上翻了个身，班建侯蒲扇般的大手又抓下来了，冷笑说道：“看你这次还能逃出我的掌心！”

说时迟，那时快，杨浣青已是如影随形，跟踪追到。这次她学了乖，鞭风呼响，霍地卷来，缠绕班建侯的双足。班建侯闭了穴道，仗着内功精湛，不怕鞭打，但却不能不怕给她的软鞭缠着双脚。百忙中只好回过身来，觑准鞭梢，一脚踏下。杨浣青的软鞭活似灵蛇，倏地从他脚底抽了回去。笑道：“班建侯，你我胜负未分，为何就要跑了？莫非你是甘心认输了么？”

班建侯反手一掌，荡开杨浣青的软鞭，回头再抓罗浩威之时，已是迟了一步。

耿电及时来到，冷冷说道：“我再领教你的高招！”左手多了一把折扇，折扇一张，朝着班建侯面门一拨，右手的长剑从扇底穿出，刺向他左胁的愈气穴。

班建侯怒道：“你敢戏弄于我！”掌力震歪剑尖，迎着折扇便抓。他练的“鹰爪功”有开碑裂石之能，心想这把折扇即使是铁片做的，也能将它撕破。

耿电喝道：“来得好！”“闪电手”果然是名不虚传，折扇倏合，锋利的扇边削他手指。班建侯一个“移形换位”，挥袖卷他折扇。耿电欺身直进，折扇又指到了他右胁的愈气穴。

耿电剑扇兼施，左手这把折扇倏张倏合，张开来当作五行剑使，合上了可作判官笔用，尤其难以应付。何况还有一个鞭法使得奇诡莫测的杨浣青助他？两人联手和班建侯再度交锋，饶是班建侯武艺高强，也给他们攻得有点手忙脚乱！班建侯情知讨不了便宜，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剧斗中杨浣青一招“玉女投梭”，软鞭抖得笔直，打向班建侯小腹的“丹田穴”。明知打不着他，乃是用来辅助耿电的攻势的。

班建侯吞胸吸腹，竟然不予理会，杨浣青怕他掌力厉害，不敢太过迫近，鞭梢指到了他的“丹田穴”，只差半寸。班建侯一声大喝，荡开耿电的折扇，立即冲破一个缺口，哼了一声，作势便向杨浣青抓下。

杨浣青虽然明知打不着他，却也想不到他竟敢如此大胆，居然毫不理会自己的软鞭，在那瞬息之间，全力对付耿电。幸亏她的身法轻灵，见他扑来，一个“移形换位”，刚好避开。班建侯哈哈大笑，喝道：“罗浩威，看你还能逃出我的掌心？”

耿电见他冲破缺口，大吃一惊，只道他是故技重施，又要去抓罗浩威作为人质，慌忙使出绝顶轻功，飞身一掠，几个起伏，到了罗浩威身边。杨浣青叫道：“不好，给这老贼跑了！”原来班建侯用的乃是声东击西之计。他孤掌难鸣，如何还敢恋战，待到耿、杨二人省觉之时，他已是逃之夭夭了。

耿电说道：“好在罗三哥平安无事，穷寇莫追，由他去吧。”

罗浩威道：“多谢帮主赶来救我。”耿电笑道：“你怎么和我客气起来了？咱们是兄弟，用得着多谢么？我来迟了，倒是应该向你抱歉呢。你的伤怎么样？”

罗浩威道：“受了点伤，也没什么紧要。那天幸亏得这位秦少侠拔刀相助，这位秦少侠是轰天雷凌大哥的师弟。”

耿电说道：“我已经知道了，对，说到多谢，咱们是应该多谢他呢。”

罗浩威说道：“他怎么样，没事吧？”他刚刚爬起身，还未来得及过去和秦龙飞相会。”

耿电说道：“他在那边，没什么事。”话犹未了，忽听得“咕咚”一声，秦龙飞已在那边跌倒。

耿电连忙过去将他扶起，小心察看，却不见他身上受伤，当下给他推血过宫，过了约半炷香的时刻，秦龙飞醒了过来。此时杨浣青搀扶着罗浩威，亦已来到了他的身边。

秦龙飞一片茫然的神气，张开失了光彩的眼睛，说道：“刚才那个给你们打跑的女子，她是复姓完颜的吗？”

杨浣青想不到他一开口就问这件事情，怔了一怔，说道：“不错，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吗？”

秦龙飞茫然说道：“不知。”

杨浣青道：“她是金国的皇叔完颜长之的女儿。”

罗浩威吃了一惊，问道：“你们说的可是统领金国御林军的完颜长之？”杨浣青道：“正是。”罗浩威诧道：“完颜长之的女儿刚才也在这里吗？”他从山洞出来的时候，完颜璧已经跑掉，是以他没看见。

杨浣青说道：“是呀，我也觉得奇怪。刚才她和班建侯拼斗，我还以为他们是在戏耍呢。”说至此处，看了秦龙飞一眼，微微一笑，接着说道：“现在我才知道，原来不是戏耍。”

秦龙飞心乱如麻，对周围的一切，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想道：“她的身份，其实我是应该早就知道的。”其实他虽然听得班建侯把完颜璧称为“郡主”，但可还不敢猜想她竟然是完颜长之的女儿。

罗浩威想起昨日之事，恍然大悟，说道：“秦兄，你昨天找的那位朋友，敢情就是、就是——”

秦龙飞叹了口气，说道：“别提她了，完颜长之的女儿怎能还是我的朋友？”

杨浣青七窍玲珑，早已猜到了其中原委，心里想道：“原来他们的情形又是和黑旋风、云中燕这一对相同。”当下笑道：“说起完颜长之的女儿，我倒是曾经在她父亲的‘王府，星和她打过一架呢。我可真没想到原来她也是向着、向着咱们的。我还骂她‘妖女’，可也真是委屈她了。”她本来想说完颜璧向着秦龙飞，但见秦龙飞神色凄怆，恐怕直接说了出来，更会触动他心里的创伤，是以改口说是“向着咱们”。

奏龙飞却在心里想道：“她要是真的向着‘咱们’，那倒好了。但恐怕她只是为了我的缘故，方始不惜和班建侯翻脸的。”想起昨日完颜璧一再苦劝他“不要多管闲事”的事情，心中不禁苦笑。但随即想道：“即使只是为了我的缘故，她敢挺身而出和班建侯作对，那也是很不错了。最少也已经比半年前的我好得多！”

杨浣青见他脸色阴晴不定，恐怕他经受不起刺激，于是转过话题，说道：“罗三哥，李姑娘怎么样了？”

罗浩威道：“那天我们遇上追兵，在混战中失散了。”

杨浣青道：“三哥，你别难过。安心养好了伤，咱们同去找她。”

罗浩威苦笑道：“我的伤倒没什么，只是流了点血，但身子虚弱，恐怕不是三天五日所能复原。耿大哥，你们可别因我误了大事。”

耿电说道：“我这次跑来关外，最大的事情就是接应你们，希望你们和

李益寿能够平安回到凉州。”
罗浩威大为感动，说道：“帮主，我办事不力，愧对本帮。如今非但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变成你的包袱——”
耿电说道：“三哥：你别心焦，你会很快好的，我送你一件礼物。”
罗浩威不觉愕然，不解耿龟何以突然要送他礼物。正想发问，耿电已是把那“礼物”拿出来了。
“礼物”放在一个锦盒之中，原来是一枝人参。
罗浩威自小在山间长大，也曾采过山参，是个识货之人。一见之下，吃了一惊，说道：“这是上好的成形老山参，有钱也没地方买的，耿大哥，你从何处得来？”
耿电笑道：“我这是借花献佛。”
杨浣青说道：“这枝人参本来是李益寿准备送给完颜长之的礼物，这次他被鞑子皇帝召去陪同‘祭陵’料想在‘祭陵，之时，当可见到完颜长之。”
罗浩威道：“既然如此，怎么又会落到你们手中？”
耿电说道：“李益寿不单准备给完颜长之送礼，还有许多礼物准备送给鞑子皇帝的权臣和太监，这些礼物是他随从拿的。那天山海关的鞑子总兵只许他一人出关，其他人都给赶回了去，连同那随从在内。那随从一气之下，礼物也就不拿出来，索性带回凉州去了。”
罗浩威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在路上曾经遇上他们。”
耿电说道：“他们被赶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就碰上了。所以我才知道我们替李益寿担心的事情，果然是不幸而言中了。”原来他正是因为放心不下，故此才把帮主的职权交还给老帮主龙沧波，自己和杨浣青赶来关外接应他们的。
杨浣青笑道：“我们只拿了这件礼物，这样珍贵的山参，给你吃总好过让完颜长之糟蹋吧。”
罗浩威道：“我用不了这许多。这种老山参功能固本培元，秦大哥，我和你分服它吧。”秦龙飞待要推辞，罗浩威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咱们生死都可与共，一支人参算得什么？你若不要，我也不要！”秦龙飞推辞不掉，只好接受。
成形老山参的功力果然非同凡响，罗浩威调养两天，武功虽未完全恢复，精神已是一如平时。
罗浩威道：“这两天侥幸没有敌人来搜，但班建侯铩羽而归，定然不肯甘心，只怕他邀了高手还会再来的。我已经可以走动了，咱们这就走吧。”
杨浣青道：“只不知何处可以打听李姑娘的下落。”
罗浩威低下了头，似乎在想什么，却没说话。
秦龙飞道：“她的爹爹被金主骗去陪同‘祭陵’，那天她倘若能够脱险的话，恐怕会不惜再冒一次险去找爹爹的。”
耿电说道：“这我知道。但不知金国的‘皇陵，是在何处？”
秦龙飞道：“听说是在长白山下，到了那儿再找。”他的“听说”是从完颜璧那儿听来的，虽然完颜璧并非告诉他“皇陵”所在，但她曾要秦龙飞陪她去“逛”长白山，以秦龙飞的聪明，把两件事情联起来想，当然是猜得中了。
罗浩威道：“以芷芳倔强的性格，我想她是会冒这个险的。但我却不想大家也都陪我去冒这个危险。”原来秦龙飞所说的话他早已想到，就是为了

这个缘故，所以没说出来。

耿电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哥，咱们青龙帮早已把李姑娘当作自己人，你这样说实是不该！”当下一行人便即登程，朝长白山而去。此行将要深入“虎穴”，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免有点紧张，尤以秦龙飞更为兴奋。

这两天来，他的口里虽然不说，心中却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颜璧”。

想起她的柔情，想起她对自己的维护，也想起她是完颜长之的女儿。他之所以提议到长白山去找李芷芳，其实也正是为了他自己希望能够见到“颜璧”的。想见意中人的心情他和罗浩威都是一样，不过罗浩威的希望却似乎更属渺茫，李芷芳那天是否已经脱险，可还是未知之数呢！

长白山西面，有两座高插云霄的山峰，一名玉笔，一名天柱，两峰夹峙，如同门户。两峰之间，是一片连绵的林海。

说是“林海”，丝毫也不夸张。虽然只是长白山的一小部份，虽然是木叶摇落的冬天，但在稠密的森林里，极目远眺，还是看不到尽头。即使是在晴天，密林深处，也看不到阳光。看到的尽是树木，红松、黄花松、白松、白桦树……

漫天飞雪，朔风怒啸，林海涛生。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在这长白山的林区，却有一个少年冲风冒雪，独自前行。

虽然是在夜晚，却并非漆黑一团，反而好像比白天还要明亮，那是因为大雪过后，林海里尽是玉树琼花，光秃秃的树枝都变成银柱了。更加上山顶上长年的积雪，照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这少年抖落身上的雪花，微微一喑，自言自语道：“想不到不久之前，我刚从炎热的‘瀚海’踏过，如今又踏进这酷寒的林海来了。时光如矢，相隔才不过半年。”

这少年是黑旋风。他已经到蒙古走了一趟，如今又到长白山来的。

他本来是在蒙古长大的，自幼父母双亡，收养他的义父前几年也已死了。他这次回去，虽然是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但已经找不到一个亲人了。

不过，虽然找不到亲人，故乡却也还有他的童年游伴。

他先到和林，根本打听不到云中燕的消息。没多久，就给蒙古的武士发现他的行藏，他是从和林逃出去的。

跟着回到故乡，巧遇一个回乡的童年游伴，他这朋友是蒙古人，在拖雷的“神鹰营”当兵的，“神鹰营”是拖雷的“亲军”。他为了就要跟随拖雷出发，远行之前，告假几天，回乡省亲。黑旋风从这位朋友的口中，方始知道明慧公主也要和拖雷一起，前往长白山的消息。但云中燕的消息，他的朋友还是不知。

不过，得到了这个消息，也可以据理推测了。

明慧公主和云中燕的关系既是姑侄，又是师徒，这是黑旋风早就知道的。

黑旋风心里想道：“她给押回和林，十九是交给明慧公主看管。明慧公主最疼她，这次到长白山去作金国的国宾，想必也会带她同行吧？”

就是怀着这样一个希望，黑旋风又涉流沙，过草原，探林海，从火热的大戈壁，来到了奇寒的长白山。

在这绵亘数百里的长白山中，在这一望无际的林海里，他倒是不怕给人发现，在林海里什么地方都可藏身。他怕的是寻不着心上人。

山上的兵营隐隐可见，他还没有接近金国的“皇陵”禁区，早已发现有巡罗的士卒了。什么地方驻扎的是金国的军队，什么地方有蒙古的兵营，他

根本无从得知。

他的猜想是否事实先且不说，即使所料不差，云中燕当真是跟随她的姑姑明慧公主来到了长白山，只怕也是无缘“巧遇”。

“巧遇”？不错，在目前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的希望就只能是“碰巧”遇上云中燕了。难道他还能去搜查每个兵营么？但这样的“巧遇”，又是何其渺茫！

雪花飘在他的脸上，黑旋风抹一抹脸，感到一片清凉，不觉心头苦笑：“几个月前，我还在炎热的大戈壁，那时求一滴水也不可得。唉，但愿上苍怜念我一片痴心，让我得到这个‘巧遇’。

“我已经白走一趟和林，万里奔波，毫无所得。这次总不该又是白走一趟吧？世事变化难料，说不定会有这个‘巧遇’的。在大戈壁里最炎热那天，我以为我会渴死了，后来不也是碰上一桩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情吗？我救了人，人家也救了我。”黑旋风心里想道。

半年前的蒙古之行，他本来准备遭遇许多惊险的。结果却是甚为平淡。当他在和林知道无法找到云中燕而感到绝望之时，蒙古武士已经发现他的行踪想要缉拿他的风声，也已传到他的耳朵，他及时逃出和林。只能说是有点“有惊无险”。真正碰上惊险，是在归途横过大戈壁之时。在和林没有和蒙古武士交上手，在大戈壁却有了一场大厮杀。

想起那天酷热的难受，黑旋风不禁犹有余悸。

漠漠黄沙，骄阳似火，在那大戈壁里，大地都好像喘不过气来，一切都静止了，没有静止的只有流沙。狂风起处，流沙四散，俨若惊涛。溅在脸上手上，炽热得有如火炙。

由于给流沙所阻，耽搁了两天行程，他水囊里的水早已喝得干干净净。而在这寸草不生的沙漠里，哪里去寻找一滴甘泉？嘴里在冒烟，眼睛在冒火。“再找不到水源，只怕我要在这沙漠渴死了。”正当他热得极为难受的时候，忽听得金铁交鸣和婴孩的哭声。

黑旋风吃了一惊，把眼望去，只见一个背着孩子的妇人，正在被人追逐，已经陷入包围了。围攻她的武士，竟有六七人之多。

激起了义侠心肠，黑旋风精神陡振，顿时忘记了酷热的煎熬，立即便跑过去拔剑相助。

那中年妇人武功之高，大大出乎黑旋风意料之外。她用的是一对柳叶刀，刀法之快，快得难以形容。有个蒙古武士欺近她的身前，给他一刀砍伤。要不是她背着孩子，那几个本领虽然亦非泛泛的蒙古武士恐怕早已给她杀败。

好在那些蒙古武士顾忌她刀法的狠快，有一个受了伤，其他的人就不敢太过迫近。但她背着的小孩受了惊吓，却是不禁号啕大哭了。

那中年妇人骂道：“你们要不要脸，一大帮人欺侮孩子！”

黑旋风向她跑过去的时候，那些武士正在劝她投降。为首的一个说道：“你要保存孩子的生命，只有乖乖跟我们回和林去。”

妇人斥道：“大丈夫头可断膝不可屈，我虽属女流，远胜于你们这些鼠辈！”说罢敌人，双刀交于一手，抚拍孩子：“乖乖，别哭，别哭。你爹是响　　的好汉子，你可不能给爹丢脸！”一手抚拍孩子，说话之间，又砍伤了一个武士，双手这才分开执刀。

黑旋风热血上涌，虽然仍在苦热之中，这一战竟是比平时更显精神，和那妇人联手，终于把这一群蒙古武士打败了。

在这群武士跑得干干净净之后，黑旋风再也支持不住，晕倒地上。好一会子，迷糊中忽觉一片清凉，这才悠悠醒转。

睁眼一看，只见那背着孩子的妇人站在他的面前，吁了口气，说道：“好，你醒来啦。恩公，你放心，你并没受什么伤，只是疲劳过度所致。喝过点水，歇歇就会好的。请问恩公高姓大名。”

黑旋风心里明白，是那妇人把水给他喝下，他才醒转的。但虽然醒转，精神还未恢复。黑旋风低声说道：“切莫这样说，同道中人，理直患难相助。恩公二字，我可担当不起。我姓风，名叫天扬。”

那妇人道：“风天扬？江湖上绰号黑旋风的少年英雄是不是你？”

黑旋风道：“我是有这么一个绰号，可不配称作什么英雄。”

那妇人道：“好，大恩不言报。我有急事，得先走了。这一皮囊水留给你。”

全靠那妇人留给他的一大皮囊食水，黑旋风才能赖以活命，走出沙漠。

但可惜的是，他当时未来得及问那妇人的名字，也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谁。

现在他在大雪纷飞的长白山中，想起那天的事情，犹自感到遗憾。“怪不得以师父那么高的武功，他也常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句老话。就以那个妇人而论，她的本领已经胜过我了。本领好还在其次，她那天的气概，当真不愧是巾帼须眉，她的丈夫，想必更是英雄了得。可惜不知道他们夫妇是谁。”

忽地心念一动，不知怎的，就联想到云中燕的身上来。“燕妹那次是为了帮我们脱险了，才甘心自己受苦，让木华黎‘送’她回国的，她也不愧是女中丈夫。嗯，说不定她会知道那个妇人。”为什么有这个联想呢？

因为“那妇人背着孩子从蒙古回来，途中遭遇蒙古武士的袭击，当然她去蒙古必定是有所为而去的了。而她的‘所为’也必然是对蒙古不利的了。但她一个人还带着婴孩，竟敢深入虎穴，她在和林想必也应该有她认为可以缓急相助的人。在和林，只有明慧公主与汉人的侠义道有点关系，而云中燕则是明慧公主最相信得过的侄女。”是以除非她在和林没有相识的人，有的话必然是明慧公主。假如明慧公主知道她，云中燕也就有可能知道她了。

“可惜，我也不知会不会再有那么一个‘巧遇，，让我遇上燕妹，以释我心里的疑团？”想至此处，黑旋风不觉苦笑了。

怀着渺茫的希望，黑旋风惘惘前行。大雪已经停止下了，地上一片银白。忽听得身旁的乱草丛中似有声响，好像什么东西移动，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出来。但黑旋风的听觉特别灵敏，还是听见了。

黑旋风吃了一惊，飞身一闪，只道草丛里藏有敌人。只见一条丈许长、茶杯口般粗大的乌蛇窜了出来，从他身边游过，转瞬不见。

黑旋风哑然失笑，“我倒给你吓了一跳，却原来你比我还要胆小。”

原来长白山中出产的这种乌蛇形相凶恶，胆子却是极小，见人就跑。土人最喜欢打这种蛇，打死了剥它的皮用来制作胡琴。

黑旋风知道这种蛇的特性，跟着又听到草丛里的游动声响，也就不以为意，哪知倏地脑后风生，这次窜出来的可不是蛇而是人了。

在间不容发之际，黑旋风沉肩坐马，反手一勾。双掌相交，黑旋风虽然抓着那人的右臂，却给那人顺势一转，反而将他推开。一股反震之力，震得黑旋风打了一个盘旋，几乎立足不稳。

说时迟，那时快，那人如影随形的跟踪扑到，黑旋风亦已回过头来，只

见站在面前的是个金兵，相貌奇丑，脸上两道交叉十字的刀疤。他似乎也想不到黑旋风竟有如此高强的武功，噫了一声。原来他是躲在草丛里见着那条乌蛇。那条乌蛇给他吓走。乌蛇惊动了黑旋风，他恐怕已给黑旋风发觉，是以先下手为强。

一个穿着普通“号衣”（军装）的金国兵士，本领如此高强，黑旋风更是惊异了。他情知掌力未必比得过那人，当下一转过身，唰的拔剑便刺。

那人哼了一声，说道：“你会使剑，难道我就不会。哼，今

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黑旋风一口气攻出七剑，那人还了六招。黑旋风出剑较快，那人功力较深，双方堪堪打成平手。

黑旋风恐怕续有金兵来到，想要逃跑，可是两人本领旗鼓相当，急切之间却是摆脱不开那人的缠斗。黑旋风只好行险求胜，欺身进搏，急发三招。这三招乃是他的师父屠百城所创的独门剑法，变化奇诡，每一招都是从那人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

黑旋风这连环三招似乎颇出那人意料之外，那人噫了一声，剑掌兼施，以雄浑之极的掌力震歪黑旋风的剑点，化解了他的攻势。跟着也是连环三招反击。这三招剑法一气呵成，那是大开大阖的路子，深得上乘武学中“重、拙、大”的三字诀神髓。黑旋风施展平生所学，堪堪抱挡得住。这一来，两人心里都是不禁暗暗惊奇。

那人暗自想道：“奇怪，这个蒙古鞑子的剑法怎的倒是好像有点像屠家的独门剑法？”原来这个人十多年前曾经和屠百城的儿子屠龙交过手，和屠百城的女儿屠凤也是相识的，是以依稀还记得屠家剑法。由于黑旋风穿的是蒙古人的服装，他遂以为黑旋风是“蒙古鞑子”了。不过黑旋风此际的剑法可比屠龙当年的剑法高明得多，他是屠百城的“关门弟子”，屠百城晚年所创的剑法出神入化，全都传了给他。故此那人虽然心有所疑，却还不敢猜想这个“蒙古鞑子”竟然会是屠百城的弟子。

黑旋风也是不禁满腹疑团，想道：“这人的剑法好像是少林寺正宗的达摩剑法，奇怪，少林派怎会收个女真鞑子为徒？”

不过由于大家都感到自己是身处险境，生怕对方招来援兵，是以谁也不敢稍有松懈，力求速战速决。在这样的情势底下，当然他们也就没有余暇去从容询问对方了。

辗转攻拒，不过片刻，双方又斗了数十招，仍然难分胜负。黑旋风稍处下风，不过在剑法上却是丝毫也没吃亏。

那人虽然处在上风，心里的焦躁却比黑旋风尤甚。他暗自思：“要胜这蒙古鞑子，恐非千招以上莫辨，说不得只好请师兄来助我一臂之力了。”主意打定，发出一声长啸。

黑旋风料想他这啸声乃是呼援，不由得也是大为着急，正想施展两败俱伤的剑法与那人一拼的时候，果然便听得马蹄之声有如暴风骤雨，敌人来了。

那人变了面色，横剑一封，把黑旋风迫退两步，自己也跳过一边，喝道：“好，你们来吧，我杀得一个够本，杀得两个就有利钱！”

黑旋风听了这话，不觉一怔。心里想道：“难道来的不是金兵或蒙古兵么？怎的他会这样说呢？”心念未已，只见三骑骏马已经来到，那三个骑士也都跳下马背，向他们攻来了。

第六十回　深入虎穴

这三个人黑旋风全都认识。

为首的是完颜长之的“正府总管”班建侯，其余两个人是在“高手大会”中“亮过相”的蒙古剑客呼韩邪和巴真。不过由于黑旋风改了装束，脸部也经过化装，在黑夜的树林里，虽然有积雪的光辉，这三个人在急切之间，却是认不出他了。

班建侯看见那人是金国的军官打扮，颇为诧异，便即走上前去，喝道：“你是哪一营的，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不听命令，私自和蒙古客人打架？”原来金国为了讨好蒙古，完颜长之也想巴结拖雷，是以早就曾经告诫过部下，必须优礼蒙古客人，避免争执，斗殴那是更不容许的了。甚至规定：蒙古人骂他们，他们不许还口；蒙古人打他们，他们也不许还手。

呼韩邪与巴真看见黑旋风作蒙古人的打扮，也是大为诧异，心想：“这人的本领很是不错，决不会只是一个小兵。但拖雷元帅手下的武士我们都是认识的，这个人却是谁呢？”于是也就跑上去盘问他，当然说的都是蒙古话了。

这一来黑旋风和那个人登时恍然大悟，黑旋风心里想道：“原来他是和我一样，为了偷进长白山，所以才扮作鞑子的。”

盘问之下，黑旋风和那个人自是立即露出马脚了。那人先下手为强，喝道：“完颜长之害怕蒙古人，老子我可是不怕！”喝声中剑掌兼施，掌击顶门，剑刺小腹。

这一招剑掌兼施，用得狠辣之极。但班建侯岂是易与之辈，一个“跨虎登山”，双掌一圈，把那人的掌力卸去。横掌如刀，进招斩他臂弯，那人剑锋一转，唰的从班建侯意想不到的方位刺到，饶是班建侯应付得宜，“嗤”的一声轻响，衣裳也给那人的剑尖戳破一孔。但那人刚猛之极的掌力给班建侯以上乘的内功“卸”过一边，却是立足不稳，不由得在原地打了一个盘旋，才能稳住身形。这见面一招，双方各自吃了一点亏，算是打成平手。

班建侯喝道：“好大胆的小子，竟敢冒充我们大金国的军官！”

巴真与呼韩邪也在同时喝道：“好大胆的小子，竟敢冒充我们蒙古武士！”原来他们和黑旋风也在开始交手了。黑旋风以一敌二，可比那个人应付班建侯还更艰难。

巴真与呼韩邪是蒙古有名的剑客，他们练成的一套“龙形一字剑”，威力甚强，两柄长剑，联成一道剑光，发招攻敌，严如雷轰电击，这两个人在那次高手大会之中，虽然败在李思南剑下，但联手来斗黑旋风，却是占得上风。这是由于一来黑旋风的功力当然还比不上武林盟主李思南，二来他又不如李思南之识得“龙形一字剑”的破法，是以他虽然竭尽全力与对方抢攻，仍是不免稍处下风，只觉对方的“龙形一字剑”似乎无懈可击。

班建侯在另一边和那人恶斗，恶斗之中，依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了黑旋风的身法剑法，不由得吃了一惊，喝道：“兀那小子，原来你是黑旋风！”

黑旋风喝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黑旋风又怎么样？”

和班建侯交手的那个人“啊呀”一声叫了起来：“原来你是黑旋风，为何你不早说？”班建侯双掌击出，那人心神略分，给班建侯的掌力震退数步。

班建侯叫道：“这黑旋风是我们金国的钦犯，你们别放过他！”趁着正

把那人迫退之际，腾出手来，弹出一枚铜钱。

这枚铜钱弹得恰到好处，“ 铮 ”的一声，恰好碰着了黑旋风的剑尖。

黑旋风与那两个蒙古武士斗剑，本就处在下风。手中的青钢剑给班建侯的钱镖打着，剑尖歪过一边。巴真与呼韩邪趁这时机，立施杀手。

那人给班建侯迫退，退而复上，但却不是扑向班建候，而是飞快的向那两个蒙古武士猛冲过去。他的身法俨如鹰隼穿林，海燕掠波，班建侯一掌劈空，竟然未能将他截下。

那人来得恰是时候，霹雳似的一声大喝，掌劈巴真，剑刺呼韩邪。黑旋风这才得以缓过口气，长剑一挑，把对手的两柄长剑挑开，脱出险境。

双方追逐，一个盯着一个。说时迟，那时快，班建侯已是跟踪扑到。呼的一掌击下，那人正在以全力替黑旋风解困，无暇接招，只好身形一侧，硬接班建侯这掌。“ 蓬 ”的一声，这一掌打着他的肩头。幸亏他侧身卸力，班建侯这一掌的力道给他消解了几分，但还是踉踉跄跄的斜跃数步，方能稳住身形。黑旋风连忙与他并肩一站，双剑齐出，抵挡强敌。

黑旋风气力不加，眼看就要落败，班建侯手下的五名武士，又正在赶来。黑旋风倒吸一口凉气，心里想道：“ 想不到我风天扬今日战死在长白山，可惜还未知道这位英雄是谁？ ”

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山坡上突然出现一个汉子，穿的也是金国士兵的服装。那几个武士正要问他，不料他一追上来便施杀手，掌劈剑刺，不消片刻，已是打得那五名武士死的死，伤的伤，活人和尸体全都骨碌碌地滚下了山坡！

班建侯喝道：“ 这两个小子我对付得了，你们去拦截他。 ”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威风凛凛的汉子已然来到。与黑旋风并肩作战的那个丑汉子突然抽出身来，叫道：“ 师兄，雷电交轰！ ”班建侯以一敌二，还要应付黑旋风奇诡的剑招，急切之间，没法阻他。

这“ 雷电交轰 ”四字一说出口，两人同时发掌，当真是来如闪电，势若奔雷！掌风激荡之声，震得距离数十步之外的班建侯和黑旋风的耳鼓都是嗡嗡作响！

的一声响，巴真与呼韩邪手中的长剑同时脱手，飞上半空，似经天长虹，掠过空际，掉下谷！

那两个蒙古剑客口吐鲜血，受伤委实不轻，他们失了宝剑，如何还敢恋战，也顾不得招呼班建侯，转身就逃跑了。负痛狂奔，唯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

班建侯大吃一惊，喝道：“ 你们是阳天雷的什么人？你们可知道阳天雷生前曾是我们金国的—— ”

那汉子喝道：“ 我们知道阳天雷是给你们收买的奸贼，可笑你却不知我们就是杀掉这个奸贼的人！ ”

班建侯变了面色，喝道：“ 原来你们是褚云峰和谷涵虚！ ”

这两个名字从班建侯口中说出，听入黑旋风的耳朵，不禁又惊又喜 :“ 我也曾听得人家说过这两位同门大侠的故事，师兄褚云峰是江南女侠孟明霞的夫婿，师弟谷涵虚是川西女侠严浣的夫婿，两对夫妻双侠传为武林佳话。谷涵虚本来是个美男子，后来由于和武当四大弟子交手，脸上被利剑划伤，方才变成丑汉的。他们的师伯阳天雷贪图富贵，投靠完颜长之，后来给他们师兄弟代师祖清理师门，以一招‘ 雷电交轰 ’杀掉。刚才助我的一定是谷涵虚

了，我怎的竟然想不起来？”

谷涵虚喝道：“不错，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褚云峰则是哈哈一笑，说道：“听说你是金国的第二高手，可惜我们那次借你们的‘王府，清理师门，没碰上你。”

班建侯吸了口气，把真气凝聚丹田，缓缓说道：“好，那么今天有幸相逢，我就领教你们的雷电交轰吧。”

褚、谷二人看他当中一站，俨似渊渟岳峙，确有名家气度，倒也不敢轻敌。褚云峰道：“客不僭主，发招吧！”师兄弟并肩而立，严阵以待。

班建侯缓缓举起手掌。掌心的颜色渐渐变得有似涂脂，拍将下来，褚、谷二人一声大喝，双掌齐发。

郁雷也似的声中，班建侯身形一晃，左掌斜飞，切向褚云峰的“曲池穴”。他情知不敌，意欲各个击破，哪知褚、谷二人乃是同门兄弟，心意相通，动作如一，两人回身发掌，两股掌力合而为一，恰好又挡住了班建侯。

班建侯掌势斜飞，一■一按，用了个“卸”字诀，把对方那股刚猛之极的力道“卸”了几分，但还是不禁倒退两步。原来武学中量有以柔克刚之说，但褚、谷二人的“雷电交轰”有如金刚猛扑，饶是班建侯内功深厚，也还不能完全消解。

褚、谷二人踏上一步，第三掌跟着又再劈了下来，掌力之强，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班建侯无法闪避，只能又再硬碰。这次班建侯吃的亏更大了，只见他哇的一口解血喷了出来，回身就跑。

褚、谷二人哈哈笑道：“看在你能够接得了我们三招‘雷电交轰’的份上，饶了你的一命吧。”

黑旋风在旁边看得又惊又喜，他虽然知褚、谷二人的“雷电交轰”乃是第一等刚猛的掌力，却也想不到他们竟然能够在三招之内，击败了金国的第二高手班建侯。

谷涵虚道了一声“可惜”，说道：“师兄，可惜我的真力不及平时，和你配合不上，否则，焉能容得这者贼逃生？”

原来他们这招“雷电交轰”，必须师兄弟两人合使，方能把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谷涵虚吃亏在和黑旋风、班建侯先后恶斗了两场，这就难以和师兄配合得丝丝入扣了。

黑旋风上前和褚、谷二人相见，谷涵虚哈哈笑道：“咱们可真是不打不相识了。”

黑旋风道了个歉，说道：“这都是我的鲁莽之过，几乎斗了个两败俱伤，让班建侯渔人得利。”

褚云峰笑道：“你们一个是冒牌的蒙古武士，一个是假扮的金国大兵，也难怪要演出一出：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认不得自家人的好戏了。”

黑旋风挂念谷涵虚的伤，说道：“谷大侠，你刚才舍命救我，我真是过意不去。你的伤怎么样了？我这里有上好的金创药。”

谷涵虚道：“没什么，班建侯虽是金国第二高手，那一掌可还未曾把我打伤。”跟着忽地笑道：“说起来，你的大恩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过意不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

黑旋风怔了一怔，心想自己和谷涵虚不过是刚刚相识，对他何来“大恩”。

谷涵虚道：“风老弟，你是不是上个月从蒙古回来的？”

黑旋风道：“不错。谷大侠，你是怎么知道的？”

谷涵虚道：“我比你痴长几年，不客气叫你一声老弟，请你不必客气，就叫我做谷大哥好了。别用什么大侠小侠的称呼啦。”跟着笑道：“你从蒙古回来的途中，在沙漠里是不是曾经救过一个妇人和她的孩子？”

黑旋风道：“那位女侠也救了我的性命，那天我粮尽水绝，要不是得她接济，早已埋骨沙漠了。不知那位女侠是——”

谷涵虚道：“正是拙荆。你救了我的妻儿，大恩不敢言报，请受一拜。”

黑旋风慌忙还礼说道：“你刚才救了我的性命，要说报恩的话——”

褚云峰笑道：“患难相助，乃是我辈侠义道之所当为，大家都不必多礼了。”

大家走入密林深处，边走边谈，黑旋风方才知道谷涵虚的妻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川西女侠严浣，严浣母子二人前往和林，也果然和他以前所料的不差，严浣是奉了武林盟主李思南之命到和林探望明慧公主的。原来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谷涵虚的妻子严浣，与明慧公主都是至交好友。

当时局势，正是“天下”三分，风云变幻之秋。蒙古崛起漠北，金国盘踞中原，南宋偏安江左。蒙古最强，宋国最弱。蒙古派遣密使，意欲与宋国联盟，夹攻金国。但另一方面，蒙古金国之间亦有密使往还，商议瓜分宋国。拖雷的手伸得很长，他还在暗中扶植了南宋的水寇史天铎，指使他在江淮作乱，削弱宋国的国力，并作为他日的内应。南宋小朝廷和战之议未定，内忧外患已是叠至纷来。小朝廷犹自不思振作，君臣上下，昏昏然，纷纷然，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只急煞了一班忧民的爱国义士。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李思南需要有一个人到和林察看虚实，了解敌情。其时蒙古已是雄霸欧亚，和林经常有各国的客商来往，本来找一个人混进去并非难事，但李思南自己不能再去，他手下最得力的几个人，如褚云峰、谷涵虚、柳洞天等人，又都是拖雷所认识的，而且不止一次和蒙古的金帐十八武士交过手，要是他们在和林出现，只怕难以隐瞒。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严浣可以去得。一来因为严浣从未到过蒙古，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则是去过的。拖雷的手下也认不得她。二来她和明慧公主又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纵然分别多年，相信旧情未改。

当年明慧公主与孟明霞、严浣二人在琅玡山同住之时，曾经说过一句‘戏言”。明慧公主情场失意，她是决定不嫁人的了。她和孟、严二人相约，谁先有了孩子，第一个孩子要给她做干儿。结果是严浣最先有了儿子，但明慧公主早已回国了。在李思南要找一个人前往和林之时，严浣的儿子方才五岁。

严浣想起这句“戏言”，但她知道明慧公主的心情，她是并不当作戏言的。她和丈夫商量：“为人当重言诺，我曾经答应过明慧公主，把第一个孩子给她做干儿。趁这个机会，我想带孩子到和林见她，让孩子叫她一声干娘。我背着孩子去，别人更以为我是普通的民间妇女，不会注意我了。就不知你舍不舍得。”谷涵虚英雄本色，慨然答允，笑道：“孩子应当从小磨练，有你和他一起，我也可以放心。咱们可不能失信于人。”严浣带了五岁大的孩子前往和林，李思南是事后方知的。

谁知到了和林，一加打听，明慧公主已经携同云中燕跟随拖雷，到长白山参加金国的什么“祭陵大典”去了。严浣在和林逗留几天，恐怕风声泄漏，便即踏上归程。不料在归途方始遇上蒙古武士的截劫。

黑旋风也把自己的事告诉褚、谷二人，不过，当然不好意思说出云中燕是他的情侣。

谷涵虚是在情场历尽劫磨的过来人，却已猜着几分，笑道：“风老弟不用烦忧，内子来了，走当尽力而为，找着明慧公主，替你们设法一谋良晤。”

黑旋风喜道：“谷大嫂也要来吗？”心想川西女侠严浣来到，不仅谷涵虚添了一个好帮手，自己也不至于孤掌难鸣了。

谷涵虚道：“不仅拙荆要来，我的师嫂也要来呢。”他的师嫂即是褚云峰的妻子江南大侠孟明霞，黑旋风听了，更加欢喜。

褚云峰忽地问道：“风老弟，听说令师尊乃是屠百城屠老前辈？”

黑旋风道：“不错，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可惜在师门的日子无多，他老人家的本领我未曾学到一成，家师便已惨遭不幸。”

褚云峰道：“老弟太客气了。”随即笑道：“还有一位女中豪杰，将要和她们一同来到此间。风老弟，这位女豪杰你是非见不可的。”

黑旋风怔了一怔，问道：“是哪位女豪杰？”

褚云峰道：“是琅玡山的女寨主屠凤。”

黑旋风又惊又喜，说道：“她正是我的师姐呀，可我还未曾见过她。或许她也还未曾知道我是她的师弟呢。”

谷涵虚道：“据我所知，李盟主已经把碰上你的事情告诉令师姐了。李盟主稍迟几天也会来的。”

黑旋风喜出望外，说道：“李盟主也来，那太好了。哈哈，如此一来，在这长白山中，倒是可以上演群英会的好戏了。”

褚云峰道：“听李盟主说，他此行的目的有二，一来是想和拖雷见面，他们以前曾是结拜的兄弟（详见拙著《瀚海雄风》）虽然结拜的情义早不足恃，李盟主也还想对拖雷晓以利害，阻止他侵犯宋国。二来则是想除掉完颜长之。”

黑旋风道：“这不也太冒险了么？”

褚云峰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二十年前，李盟主就曾经冒过奇险，深入虎穴，在和林会过成吉思汗的了。”

谷涵虚道：“在长白山冒险，总胜于在金国的京城行刺完颜长之。”

黑旋风笑道：“这话倒是不错，但不知还有哪位英雄要来？”

褚云峰道：“你不说我倒忘了。据我所知，有一位少年英雄已经来到此地。不过，这位少年英雄我们是未曾见过的，我们非常想要认识他，要是见得着他的话，还得请你替我们介绍呢。”

黑旋风怔了一怔，问道：“这位少年英雄是谁？”

褚云峰道：“是有‘闪电手，之称的少年英雄耿电。风老弟，你是风云雷电之首，自必和他很熟了。”

黑旋风喜上加喜，说道：“原来耿电也来了么？你们怎么知道的？”

褚云峰道：“凉州总管李益寿被金国的皇帝骗来陪同‘祭陵’，意图剥夺他的兵权，要是他不听话，可能会给杀害。李益寿的子女是青龙帮的朋友，青龙帮的新帮主则是耿公子，这些你想必已经知道的了？”

黑旋风恍然大悟，说道：“因此耿电要来把李益寿救回去，青龙帮便可与他联手抗金？”

褚云峰道：“不错。耿公子动身之后，青龙帮的老帮主龙沧波曾托丐帮弟子把这个消息送给我们的李盟主。他动身在我们之前，我们已经来到，想必他是应该早就到了。”

谷涵虚道：“耿公子我们未曾会过，他的父亲江南大侠耿照和李盟主的

交情却是很深，耿大侠也是我们非常仰慕的人物。难得他的公子来到此地，我们岂能不见？”

黑旋风道：“他若然在这长白山，迟早必会出现。嗯，我也是非常想要和他见面呢。”

褚云峰道：“咱们先找一个地方藏身，待李盟主来了再说。”

黑旋风道：“如何能够知道他来？”

谷涵虚道：“这倒不用担心，我们和李盟主是约好了的，在这三天之内，每天晚上子时，我们在对面那座山峰上的明镜台等他。明镜台是长白山一处名胜，但却不是容易上得去的。”

褚云峰道：“我已经勘察过了，在明镜台附近有个岩洞，可以藏身。”

谷涵虚道：“在明镜台附近，那正好啊！”

褚云峰道：“不过可惜这个岩洞不是很大，大概仅堪咱们三人藏身，湿气也重，住得恐怕不会舒服。另外有个地方，在明镜台左面的一座山峰，山腰处有个药王庙，虽然年久失修，地方却是甚为宽敞。美中不足的是和金国的兵营距离较近，兵营的前哨巡营，可能会巡到这座庙来。”

谷涵虚道：“依我之见还是住岩洞的好。一来靠近明镜台，二来敌人较难发现。”

黑旋风也道：“不错，咱们虽然不怕敌人，却也无须打草惊蛇。我在沙漠里挖个坑也曾住过几晚，不会感到不舒服的。”

褚云峰笑道：“好，既然你们都是这么说，咱们就住岩洞吧。”

这晚黑旋风辗转反侧，不能入寐，不过，却并非是为了住得不舒服的缘故。

他想起了与自己情如手足的轰天雷和耿电，更想起了与自己心心相印的云中燕。

“燕妹恐怕想不到我已经是和她同在这长白山中吧？此际，我在这里想她，她却不知是在哪座营帐，是不是也在想着我呢？”

不知不觉已是午夜时分，谷涵虚披衣起来，黑旋风却抢先起身，说道：“谷大哥，让我今晚轮值。”

谷涵虚道：“我们是和李盟主约好的。”

黑旋风笑道：“我和李盟主在大都曾经相处几天，想来他还会认得我的。我替你轮值，在明镜台候他。要是他今晚来了，也可以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呀。反正我也睡不着觉。”

谷涵虚笑道：“你有什么心事。”

黑旋风道：“没什么。我的好朋友来了，不免多少有点兴奋。”

谷涵虚料想，他是在想念着云中燕，却不说破，笑道：“好吧，你既然睡不着觉，那你去吧。”

这晚天上没有乌云，月色清明，银河皎洁，站在明镜台上，视野扩大，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

黑旋风想道：“燕妹在这山中，耿电也已来了。风云雷电，就只欠缺轰天雷还没有来，要是他也能来，咱们四人在这长白山中聚首，那才真是最妙不过了。”

正当他浮想联翩之际，忽地发现左面一座山峰，山腰处隐隐似有火光。

黑旋风禁不住心念一动，想道：“该处正是在明镜台左面那座山峰的山腰，莫非就是褚大哥说的那座药王庙了？”

久已没有香火的一座破破烂烂的药王庙中，何以会有火光透出？黑旋风不觉疑心大起，又再想道：“ 据褚大哥说，那一带附近的几座山头都驻有金兵或蒙古兵，山中的猎户恐怕早已逃避一空，想来不会是晚归的猎人在那里过夜？ ”然则会不会是巡逻的士兵呢？按常理说，巡逻的士兵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较长的时间的，似乎没有在庙中生火的理由。但也说不定因为天气太过寒冷，有个偷懒的逻卒以为不会给长官知道，在庙中偷偷生火取暖。这个，黑旋风可就不敢断其必无了。

虽然起了疑心，但黑旋风可不能前往那座山神庙察看，因为他还要在明镜台等候李思南。

在药王庙中生火取暖的，不是猎户，不是逻兵。是任凭黑旋风怎样猜想也猜想不到的轰天雷——是黑旋风正在想念着的好友轰天雷。

在药王庙里，还有一个少女陪伴着轰天雷，她是轰天雷的未婚妻吕玉瑶。

轰天雷与吕玉瑶已经回家乡见过父母，得到父母的同意，定了夫妻名份。他的家早已烧毁了，他的父亲凌浩和他的师父秦虎啸，都是躲在山中相熟的人家，不日也将远避他方。家乡既然不可久留，轰天雷在省亲之后，便再携同吕玉瑶浪游江湖，希望寻找得到他的师弟秦龙飞。秦龙飞被妖人强迫为徒与及其后失踪的事情，轰天雷只敢告诉他的父亲，可还不敢告诉他的师父秦虎啸。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见过丐帮的帮主陆昆仑，拜会过他们父亲的好朋友黄河帮的帮主阮蛟（梁山泊好汉阮小二的后人），陆、阮二人都是交游广阔的成名人物，可也丝毫打听不到有关他的师弟的消息。

最后他们到了祁连山拜会青龙帮的老帮主龙沧波，原来的目的是因为既然找不着秦龙飞，不如到祁连山和好友耿电聚一聚首。到了祁连山，方始知道耿电已经去了长白山，恰好是在他们到达的前两天走的。

轰天雷反正没有旁的事情，而龙沧波也正担心耿电孤身深入虎穴没人接应，于是轰天雷就自告奋勇，和吕玉瑶到长白山去，希望能够碰见耿电。

这希望本属渺茫，不过龙沧波却还存有希望，以为他们到了长白山之后，即使不能那么凑巧碰上耿电，也总会找得着一两个从凉州去的上兵，因为士兵是有比较固定的营地的，找得着凉州籍的士兵，也就说有可能找得着罗浩威和李芷芳了。岂知完颜长之早已安排妥当，只让凉州总管李益寿通过山海关，却把他带来的凉州士兵全都赶了回去。

结果轰天雷和吕玉瑶虽然碰上了凉州去的士兵，但却是在关内的官道上碰上的。

当他们从凉州士兵口中知道事情的演变之后，虽然明知到了长白山已是无人可以倚靠，也不能不冒险出关了。

天下当然没有那么凑巧的事，他们既没碰上耿电，也没碰上罗浩威和李芷芳，但却终于到了长白山。

幸亏长白山里是不见天日的林海，他们避过巡逻士兵的耳目却是不难的。

这天晚上，他们走上这座山峰，想要找个地方歇息，误打误撞的撞到了这座药王庙来。这座药王庙虽然破破烂烂，亦堪聊避风雨，总胜于露宿林中。

雪下得很大，吕玉瑶在庙中生火取暖，轰天雷到外面找了几个野山芋回来，还猎获一只雪鸡。

吕玉瑶笑道：“ 咱们这顿晚餐可很不错，有烤山芋还有烤鸡。 ”

山芋雪鸡都已烤熟，吕玉瑶吃了一条鸡腿，说道：“好香，好香，长白山的雪鸡味道似乎还胜家鸡。咦，你怎么不吃鸡肉？”

轰天雷把分给他的那条鸡腿也递给吕玉瑶，笑道：“我喜欢吃烤山芋，烤焦了的山芋还更香呢。”

吕玉瑶知道他是要把好东西让给自己，嗔道：“你说过永远真心对我，为何现在却说假话？”

轰天雷怔了一怔道：“我说了什么假话了？”

吕玉瑶道：“烤山芋可能比烤鸡还香？分明骗我！”

轰天雷笑道：“真的很香，你不相信——”

话犹未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道：“不错，好香，好香！”

吕玉瑶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女子踏进庙门。这女子长得很美，身上披的是白狐裘，头上金环束发，足登锦绣蛮鞋，浑身上下，沾满雪花，端的宛如粉雕玉琢。看模样像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

吕玉瑶不觉一怔，猜不透这样一个千金小姐，何以会在三更半夜跑到这座破庙里来？不怕虎狼，也不怕比虎狼还要凶恶的官兵。

那女子打了一个寒噤，说道：“我又冷又饿，你们吃些什么东西，好香，好香，可以分一点给我吗？”

吕玉瑶心地善良，心想：“且待她吃饱了再问她。”便说道：“请进来烤火，我们有烤山芋和烧鸡，你不嫌弃，尽管请用。”

那女子甚为欢喜，说道：“姐姐你真好，听你的口音似是外地，你是哪里来的？”

吕玉瑶心道：“我正要问你，你倒先问我了。”随口答道：“我们是从远地来的。你呢？”

那女子道：“我的事情一言难尽。”

吕玉瑶道：“对，那你先吃了东西再说。铁哥，把那半边烧鸡给这位姑娘吧。”

在那女子进来的时候，轰天雷就低下了头，背面向着她，手上仍然拿着那半边烧鸡，一直不说话。此时方始抬起头来，捏着嗓子说道：“好，给你！”

只见他脸上抹了一脸灰，黑不溜楸的怪模怪样，吕玉瑶吃了一惊，叫道，“铁哥，你怎么啦？”

说时迟，那时快，那女子倏地转身，手上已是多了一条软鞭，呼的一鞭，向吕玉瑶卷来。与此同时，轰天雷那半边烧鸡亦已朝着那女子劈面掷去。

那女子身形一侧，轰天雷掷出的烧鸡余劲未衰，把她的软鞭一撞，吕玉瑶急忙跃起，这才没有给她的软鞭绊倒。

吕玉瑶喝道：“我好心待你，你却怎么——”话犹未了，那女子的软鞭又已霍地扫来，身形宛似水蛇游走，看样子是要夺路奔逃。

轰天雷叫道：“堵住她！”幸亏吕玉瑶与轰天雷相处年多，彼此切磋，武功已是今非昔比，嚓嚓几剑，和那女子斗了几招，轰天雷赶上前来，喝道：“还想走吧！”呼呼呼连劈三掌，把那女子迫得退回庙中。

吕玉瑶和那女子只不过斗了几招，已知那女子的本领在她之上。要不是轰天雷在旁，她已经吃亏了。惊骇之余，问道：“铁哥，她是什么人？”

第六十一回　化敌为友

轰天雷哼了一声，说道：“这小妖女是完颜长之的宝贝女儿！”

原来颜璧在那日被逼离开秦龙飞之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既怕秦龙飞知道了她的底细不再爱她，又怕秦龙飞过了一个难关过不了第二个难关，始终落在她父亲手上。虽然她业已知道秦龙飞有了耿电和杨浣青的帮忙，危险大概可以稍微减少，但总还是放心不下。是以她要赶紧来找父亲，万一秦龙飞真的被擒，她也可以相机援救。

她匆匆赶路，踏进长白山之时，干粮已吃完了。雪下得大，她又冷又饿，忽然看见药王庙里有火光，又有烧鸡的香味给她闻着，她只道是一对猎人夫妇在这破庙过夜。

轰天雷脸上抹了灰，她做梦也想不到会是他的，不过还幸她人极机灵，一听得吕玉瑶叫出“铁哥”二字，瞿然一省，转身便逃，方始没有给轰天雷手到擒来。

轰天雷想出其不意擒她，她也想先下手为强把吕玉瑶拿下作为人质，结果是双方都不能如愿，不过她给轰天雷逼回庙中，要跑是不能了。

颜璧的真实本领本来就比不上轰天雷，轰天雷一声大喝，使开了师门的武林绝学霹雳掌，手脚起处，全带劲风。不过片刻已是把颜璧的身形笼罩在掌影之下。颜璧仗着身法轻灵，闪展腾挪，四方游走，但总是逃不出轰天雷掌力的范围，给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再过一会，连招架也感到困难了！

颜璧虚晃一鞭，叫道：“且慢，我有话说！”

轰天雷喝道：“谁听你的花言巧语？你要想活命，唯有束手受擒！”

颜璧冷笑道：“你要不要知道你师弟的下落？”

轰天雷怔了一怔，说道：“你知道秦龙飞的消息？”

颜璧说道：“你这样凶巴巴的对我，我知道也不会和你说！”

轰天雷半信半疑，说道：“你想骗我，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话虽如此，他却是不再发掌攻击了。

颜璧慢条斯理地说道：“信不信由你，我不但见过你的师弟，还见过你的亲如手足的耿电呢！”

轰天雷又喜又惊，心里想道：“原来耿大哥已经到了。耿大哥这次前来长白山的事情，青龙帮是绝不会泄漏给外人知道的。她知道这个消息，看来是当真见过他了。”

颜璧缓缓说道：“我知道你是疑心我，我说实话，你也不会相信。但不管你信是不信，我可并非向你求饶，方才编出谎言骗你。”

轰天雷道：“好，你说吧，你是在哪里见过他们的？”虽然他还是不置可否，们对颜璧的说话，显然已是相信了几分。

颜璧继续说道：“我不但见过你的师弟和耿电，还见过在青龙帮四大金刚中排名第三的罗浩威。”

轰天雷忍不住问道：“还有谁吗？”心里想道：“罗浩威是和李益寿的女儿李芷芳一起来的，她见到了罗浩威，何以没提及李芷芳？”

颜璧说道：“我知道李芷芳是和罗浩威一起来的，为的是救她的父亲。不过他们不幸在途中碰上我爹爹的手下，在混战中各走一方，李芷芳不知逃向何方，罗浩威受了伤，却刚好让我和秦龙飞碰上。”

颜璧说的事情正是青龙帮最大的秘密，轰天雷暗自想道：“她说的若是假话，怎样编造，她也不敢编造青龙帮的首领和凉州总管的女儿作伴。她既然知道这件事情，所说谅非虚言。”

但颜璧所说的最后一句说话，却是令得轰天雷怎也不敢相信了，说道：“你说你和秦龙飞一同碰见罗浩威吗？”

颜璧说道：“是呀，罗浩威当时受了重伤，还是你的师弟帮他打退追兵的。不过惭愧得很，当时我可没有帮他们的忙。”

轰天雷冷笑道：“你是金国的郡主，你爹爹的手下追捕他们，你又焉能帮他们的忙？”言外之意，对颜璧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何须心中有愧。

颜璧柳眉一竖，但转念一想，轰天雷不敢相信她，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忍受他的嘲讽，强抑怒气，说道：“后来秦龙飞和罗浩威躲在一个山洞里，我只好和他暂时分手。不过，我还是躲在附近，希望能够帮得上他们的忙。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过了两天，班建侯又亲自带人来捉他们了。”

轰天雷吃了一惊，急忙问道：“快说，快说，我的师弟，他，他怎么样了？”心里想道：“罗浩威受了伤，师弟怎能敌得过金国的第二高手班建侯？”

颜璧慢条斯理地说道：“你急什么？你的师弟如今下落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一天，他却是有惊无险，并没落在班建侯的手中。”

吕玉瑶忽地问道：“是你救了他吗？”

颜璧说道：“我可没有这个本领，不过，当时我是尽了我的力的，只恨班建侯不听我的话。”

轰天雷道：“哦，你已经尽了力救我师弟？”

颜璧是郡主身份，哪受得了这许多委屈，忍不住就发作出来。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说道：“为了救你的师弟，我不惜和班建侯交手，你还要我怎样？”

此言大出轰天雷意料之外，说道：“当真如此，我可要向你赔罪，也要向你道谢啦。”

颜璧幽幽说道：“都用不着，只求你相信我那就好啦。哼，你要是不信，将来你总有机会见得着你的师弟，或者见得着耿电的，你可以问问他们，那一天我是不是曾经和班建侯交手？”

吕玉瑶忙道：“颜姑娘，我知道你心肠好。他是直性子，说话有时不免鲁莽，请你可别怪他。”轰天雷有点奇怪，心里想道：“怎的瑶妹倒是敢于这样相信她了？”碍着吕玉瑶的面子，只好向颜璧唱了个诺，说道：“我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要是说话得罪了你，你可别要见怪。”

颜璧心中之气消了几分，说道：“这也怪不得你，谁叫我是完颜长之的女儿呢！”说到这里，不觉眼眶又红润了。

轰天雷道：“颜姑娘，你刚才提起耿电，你和他也是在那天碰上的吗？”

颜璧说道：“不错。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我被班建侯所困，你的师弟也受他的手下围攻，形势危急万分之际，耿电和杨浣青联袂而来，把班建侯和他的手下打跑。”

轰天雷道：“你呢？”

颜璧说道：“耿电和杨浣青来了，我已无需留在你的师弟身边。再说他们也不会谅解我的。”

轰天雷听了颜璧所说的那天经过，虽然又多相信几分，但还是有个疑团，令他感到莫名其妙。

轰天雷的肚子里是藏不住说话的，终于吐了出来：“颜姑娘，我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

颜璧猜到了几分，冷冷说道：“反正我是逃不出这座破庙的，你要盘问，尽管盘问。”

轰天雷心道：“干嘛发这样大的小姐脾气。”但在吕玉瑶眼色警告之下，这话可是不便宣之于口，只好说道：“不敢。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你肯这样出力卫护我的师弟？为了他竟然不惜和班建侯翻面？”

颜璧淡淡说道：“班建侯是奉了我爹爹之命捉拿他们的，莫说和班建侯翻面，必要的时候，我还准备和爹爹翻面呢！”

轰天雷道：“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吕玉瑶忽地“噗嗤”一笑。

轰天雷诧道：“咦，你笑什么？”

吕玉瑶道：“我笑你真是傻得可以。”

轰天雷道：“我本来是个傻小子，但这一次我却是不明白傻在什么地方。”

吕玉瑶笑道：“让颜姑娘和你说吧。”

颜璧面上一红，说道：“凌大哥，倘若秦龙飞遇上灾难给你碰上，你是不是也要舍命救他？”

轰天雷道：“当然，他是我的师弟！”

颜璧说道：“我和他也是结义的兄弟！”

轰天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什么，你和他是结拜兄弟？”

颜璧说道：“不错，我和他曾经撮土为香，结为八拜之交，怎么不是异姓兄弟？”

轰天雷道：“这就奇了，难道他不知道你，你——”

颜璧说道：“我和他结识的时候，我是男子打扮，他既不知道我是女子，更不知道我是完颜长之的女儿。他、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吕玉瑶笑道：“傻小子，你现在懂了吧？你问她，她为什么要救秦龙飞？就等于我有了灾难，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救我一样。你说，你这一问，是不是傻得可以？”

轰天雷一拍脑袋，哈哈大笑，说道：“不错，我真是糊涂了！”

颜璧脸红直透耳根，说道：“说正经的，咱们还是商量商量怎样才能更好的去帮耿电和你的师弟的忙吧？虽然他们那天已经脱险，我总还是放心不下。”

轰天雷道：“颜姑娘，你有什么好主意。”

颜璧说道：“我倒有个笨主意，就怕你不肯依。”

轰天雷道：“只要保得我的师弟平安，什么我都依你，但说无妨。”

颜璧笑道：“你舍得和吕姑娘暂时分手吗？”

轰天雷怔了一怔，道：“因何要我和她分手？”

颜璧说道：“我想请吕姑娘跟我回去，权充我的侍女。万一秦龙飞不幸，仍是落在我爹爹手里，我会想法救他。但我到了爹爹那里，必然不能轻易外出的了。吕姑娘可以负责和你联络，说不定也还需要你的帮忙呢！”

颜璧的着眼点还只是在于秦龙飞，轰天雷则还想到青龙帮付托给他的，如何策应耿电救出李益寿的大事，心里想道：“有我们的一个人在敌人里面作内应，那倒是求之不得的事。不过，她毕竟是完颜长之的女儿，我是不是可以完全相信她呢？”

他还在踌躇，吕玉瑶却已说道：“ 难得颜姑娘肯帮我们的大忙，这正是最好不过！但不知我和外面如何联络？ ”

颜璧笑道：“ 凌大哥还没答应呢！ ”

轰天雷见吕玉瑶都这样相信颜璧，心想：“ 瑶妹比我聪明百倍，看来她已看透了颜璧乃是真情。 ”便道：“ 我早说过一切依你，何用再问。 ”

颜璧这才继续说道：“ 对面山峰上有座明镜台，没有上乘轻功的人是上不去的。假如我有事情要你帮忙，我会把信件交给吕姑娘，请她放在明镜台的石罅里。你每天到那里看一看。 ”说罢，用刀尖在地上画出明镜台的地形。

吕玉瑶道：“ 好，就这样办。可你还没有吃东西呢，可惜那半边烤鸡…… ”那半边烤鸡刚才给轰天雷掷在地上，沾了污泥。

轰天雷抱歉道：“ 我给你削去外面一层皮肉，里面还是可以吃的。 ”

颜璧正在感到肚饿，笑道：“ 这是什么野果，我可没有见过把果子烤熟来吃的，不过气味可真是好香！ ”

轰天雷不觉笑起来道：“ 这不是果子。这是山芋，很香的。 ”

颜璧从来没有吃过山芋，吃得津津有味。忽听得有脚步的声音，颜璧吃了一惊，喝道：“ 是谁？ ”只见一个军官和一个和尚己是踏进庙门。

那军官突然在这破庙之中看见完颜璧，不觉又喜又惊，连忙上前行礼，说道：“ 郡主，你回来啦，王爷正在惦着你呢。这位无妄上人是蒙古国师龙象法王的师弟，王爷特地从西藏将他请来宏扬佛法的。 ”

完颜璧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轰天雷可千万别给他识破才好。 ”原来这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金国御林军的副统领翦长春，也是武功仅次于完颜长之与班建侯的金国第三名高手。

无妄上人唱了个诺，一副倚老卖老的口气说道：“ 我和郡主虽是初次见面，但令师辛十四姑和我却是多年相识，令师好吗？ ”

完颜璧对他甚为讨厌，可也不想得罪他，淡淡他说了一个“ 好 ”字，便即转过头去问翦长春道：“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

翦长春道：“ 咱们御林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座山峰，离此不过十数里之遥。还有三天就是祭陵的日子，是以小将奉了王爷之命，这几天晚上加紧巡查，以防坏人偷入。难得这样巧碰上郡主，正好送郡主回去。 ”

翦长春还带来一小队士兵，不过这些士兵知道郡主在这庙中，可是不敢进来。

完颜璧道：“ 你有公事，怎能因私废公，我自己会走。 ”

翦长春赔笑道：“ 有什么公事也不能比护送郡主更紧要呀。山路又不好走，还是让小将给你带路吧。 ”

完颜璧情知难以峻拒。而且翦长春是她父亲的副手，多少也得给他几分面子，于是说道：“ 多谢翦将军好意，不过，带路可用不着劳动你的大驾，给爹爹知道了，他也会怪我呢。我看，叫两名兵士给我们带路也就行了。 ”

翦长春见“ 郡主 ”和一个村姑模样的吕玉瑶和一个脸上满是尘灰的“ 脏小子 ”在一起，而且进来的时候，他们似乎还是有说有笑的，早就满腹疑团了，此时听得完颜璧说出“ 我们 ”二字，更是纳罕，趁机便即问道：“ 这两人是谁？ ”

幸亏“ 风云雷电 ”大闹王府之时，翦长春还在凉州，与轰天雷尚未会过。而轰天雷又装得像，瑟瑟缩缩的躲在一旁，活像一个未曾见过世面，害怕大兵的乡下小小。

完颜璧道：“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翦长春吃了一惊，连忙问道，“郡主刚才遇险了么？他们原来是武林高手，我可真是走眼了。”

完颜璧笑道：“谁告诉你我遇险呀？我走了半个晚上的山路，鬼影也没见着一个，更莫说敌人了。他们也根本不懂武功，只是寻常猎户。”

翦长春莫名奇妙，说道：“郡主刚才说的，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完颜璧咬了一口山芋，笑道：“这山芋的滋味当真不错，翦将军，你要不要尝尝？”答非所问，弄得翦长春又是一怔。

翦长春眉头一皱，说道：“谢谢，我不饿。郡主，你怎能吃这种粗糙的山野之物？”

完颜璧道：“什么山野之物，我觉得比山珍海味还好吃呢！我告诉你，我赶着回来，干粮都吃完了，在这深山密林里哪里去找好吃的东西？幸亏他们给我山芋，又让我烤火，否则只怕我不冻死也要饿死呢。你说，他们还不是我的救命恩人么？”

翦长春道：“原来如此。那么郡主意欲如何酬谢他们，小将代办。”心里暗笑：“渴时一滴如甘露，也怪不得这位娇生惯养的郡主竟然会说山芋好吃了。”

完颜璧道：“我很喜欢这位姑娘，我已经和他说好了，她答 应跟我回去，做我的侍女。”

完颜璧喜恶随心的脾气，翦长春也见得多了，是以并不感到奇怪，哈哈笑道：“这可真是这位乡下姑娘的造化了。那么这个人呢？？”向轰天雷一指。

完颜璧道：“他们是两兄妹，妹妹乖巧得多。他可不愿意跟我回去，这只能说他没有造化了。”

翦长春道：“喂，你想不想做官？你跟我吧。我给你当一个小队长。”

轰天雷连连摇手，讷讷说道：“我、我不懂做官，我还有一个七十岁的老母，无人侍奉。”

完颜璧道：“你莫吓唬他了，有银子你就替我给他几两吧。”

翦长春道：“是。”丢一锭元宝在地上，眼光一瞥，发现轰天雷面前的泥土，似乎好像是给钢铲铲过，比周围的泥土凹陷几分。原来是轰天雷在他们进来的时候，偷偷们脚板底抹掉完颜璧刚才划在地上的地图。

翦长春不觉起了一点疑心，说道：“喂，你在这里生火，为何要先弄平一片泥土？”

完颜璧道：“这是我弄平的，我刚才就是坐在这里烤火。嫌地面凹凸不平，用剑铲平它的。咦，翦将军，你为什么有兴趣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闲事？”

轰天雷装作不知所措的样子，不敢上拿那锭银子，翦长春正想乘机试他有没有武功，完颜璧已是抢先一步把那锭银子拾了起来，塞到轰天雷手上，说道，“翦将军给你的银子你就要吧，拿回去孝敬你的母亲。”轰天雷抖抖索索他说出了一个“谢”字。

翦长春暗自想道：“这小子似乎有点可疑，不过郡主在这里，我也不便就试他的武功。反正谅他也跑不了，待会儿再说。”当下换了一副脸色，和颜悦色的对轰天雷道：“你住在哪里，我叫士兵送你回去。”

轰天雷道：“我、我、我不用——”完颜璧笑道：“让你的妹妹替你说吧。”

吕玉瑶道：“我们住在打虎岭的深山中，离这里远呢。我们是走惯山路的，天亮了哥哥就能回去，用不着劳烦你们的兵士了。”

完颜璧笑道：“山野之人害怕官兵，你们既然是奉命出来巡查，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翦长春道：“王爷挂念得紧，请郡主起驾。”

完颜璧道：“你们还要到哪里巡查？”

翦长春道：“打算到明镜台打一个转，那个地方，咱们的巡逻士兵平日是不会上去的。故此我要亲自去搜一搜，以防有歹徒匿伏。”

完颜璧暗暗吃惊，想道：“倘若翦长春天天去搜，我要传递消息，可就困难了。但还是自顾目前之事吧。”说道：“到明镜台打个来回，可得儿个时辰。你也该动身了，咱们一起走吧。”她是恐防翦长春留在庙中，待她走后，说不定还会和轰天雷为难。

翦长春道：“好，我送郡主一程。”

吕玉瑶佯作舍不得和哥哥分手，说道：“哥哥，你多保重，侍奉母亲。”

翦长春笑道：“又不是生离死别，哭什么呀，走吧。”

翦长春送了一程，与完颜璧在岔路分手，拨出两名士兵带她前往营地。完颜璧以为他是上明镜台，岂知他兜了个圈，又和手下回去那座破庙。

在翦长春等人离开之后，轰天雷本来也可以离开这座破庙的，但由于他说过要待天亮之后方始回家。要是出了这座破庙，给翦长春看见，反为不妙。他料想翦长春必定还会埋伏有人，在暗中监视他的行动。是以他索性装作没事的样子，在火堆边便睡大觉。

“瑶妹跟完颜长之的女儿回去，不知是吉是凶？”轰天雷心事如潮，哪里睡得着觉？

忽听得脚步声响，有人走进这座破庙，随即听得翦长春的声音哈哈笑道：“你这小子倒是睡得舒服！”

轰天雷本也提防他会回来的，却想不到他会这样快就回来了。

轰天雷佯作梦中惊醒，翻个身坐了起来，揉揉眼睛，张开一看，只见翦长春与那番僧已是站在他的面前。翦长春带来的士兵仍然是像刚才一样，在门外守卫。

翦长春道：“我刚才忘记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轰天雷道：“我，我姓秦，名叫大虎。”他的师父是秦虎啸，姓秦的也比较普遍，是以轰天雷在匆忙中胡乱捏造一个假名，就跟他师父姓了。

翦长春道：“喂，我问你，你当真是猎户吗？”

轰天雷道：“我们世代相传，都是打猎为生的。”

翦长春道：“你是猎户，应该胆子很大才对，要不然如何能猎野兽？为什么见了我们却是这样害怕？”

轰天雷讷讷说道：“我，我从来没有见过官儿，我，我觉得官儿比野兽还要可怕。”话中有话，在他心里想道：“你们这些鞑子官，本来就是一群野兽。”可是他装得傻呼呼的，甚为切合一个未曾见过世面的穷小子身份，翦长春怎知他是在心里骂他，反而给他逗得乐开了。

翦长春哈哈一笑，忽地皱起眉头，盯着轰天雷问道：“你既然是猎户，为什么不带钢叉？也没弓箭，你用什么打猎的？”

轰天雷道：“我只靠一双手捕捉野兽。”

翦长春眉毛一扬，说道：“哦，原来你会武功？”

轰天雷道：“ 我只有几斤笨气力，哪懂武功？”

翦长春喝道：“ 哼，你这小子竟敢当我的面说谎！”

轰天雷作出惶恐的模样，说道：“ 我怎敢在大人面前说谎？”

翦长春“ 哼”了一声道：“ 你说你不会武功，如何又能凭一双手捕捉猛兽？”

轰天雷道：“ 我捉的不是猛兽，只是一些不会咬人的小动物。现在是严寒的季节，大雪封山，食肉的猛兽是十九不会出现的。只有一些食草的小动物，好像野兔、山鸡、梅花鹿之类：有时会出来觅食。我捉的只是这些比较驯良的动物。”

翦长春道：“ 梅花鹿和野兔也跑得很快，你若不会轻功，怎能捉它？”

轰天雷道：“ 我用绳圈捕它。”

用绳子挥出，打成圈圈，套住野兽，活捉回来，这是一般猎户都会的本领，称为“ 绳圈捕兽”。高明的猎户，连凶恶的山猪野牛之类的猛兽，也能用绳圈捕捉回来，捕捉野兔梅花鹿之类的驯良动物，那是微末之技了。绳子虽然也属一种工具，和钢叉、弓箭之类的工具却是大有分别，是以在猎人的习惯说法，用绳圈捕兽也可以说成是只凭一双手的。

翦长春疑心未释，说道：“ 好，那你露一手绳圈捕兽的本领给我看看！”

轰天雷道：“ 大人，你叫我在这破庙之中，如何去找野兽？”

翦长春道：“ 你把这山芋当作野兽。”说罢，拿起山芋，叫轰天雷拿出一根长绳索准备。翦长春把山芋一抛，喝道：“ 显本领吧。”

话犹未了，只见轰天雷长绳一挥，果然把那山芋套住，轻 轻的放了下来。

翦长春赞道：“ 好敏捷的身手！”接着笑道：“ 用绳圈套物倒是有趣，让我也来试试。你抛山芋。”

他接过长绳，待轰天雷抛起山芋，便装模作样的学轰天雷的手法，把长绳挥出。可是他打的圈圈却并不圆，碰着山芋之时，绳子一挥，没有套着山芋，却把山芋弹得直向轰天雷飞去。原来翦长春是要用这个山芋，试轰天雷的武功。这个山芋，被他以内力抛出，那是足以伤人的暗器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庙门外的士兵喝道：“ 什么人？”随即听得“ 卜通、卜通”的有人摔倒地上的声音。庙里轰天雷也在叫道：“ 哎呀，糟糕！”

翦长春吃了一惊，连忙回头去看，顾不得理会轰天雷了。

只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翦长春与无妄上人都是不由得心头一震，想道：“ 这人不知是谁，内功深厚如斯？”

当他们回头看时，那个人已是踏进庙门来了。

谜底立即揭开，翦长春这一惊当真非同小可，原来这个人竟然是武林盟主李思南！

庙门外的士兵叫道：“ 翦将军，这个人硬闯进来，打伤了咱们几个弟兄！”但他可也只敢吆喝，不敢上前捉人了。

李思南哈哈一笑，说道：“ 是你们自己摔倒的，怪得我么？嘿嘿，你是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吧，我来破庙躲避风雪，想不到碰上了你。真是幸会、幸会！”原来那些士兵是给他用“ 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摔跌的。

翦长春自忖凭着自己这点本领，和人家可是相差太远，即使与无妄上人联手，亦是殊无取胜把握。当下喝道：“ 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位是中原的武林盟主李思南李大侠，不把你们摔坏，已是李大侠手下留情了，还不快快给我退下！”斥退士兵，硬着头皮上前招呼。

无妄上人听得“李思南”的名字，不禁又是一惊，想道：“听说在金京的高手大会之中，李思南曾经和我的师兄打成平手，甚至似乎还是他稍占上风，不知是真是假。”他是从西藏直接来的，还没有见过龙象法王，但即使见到，他也不敢向师兄动问这件“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

李思南道：“这位大师是谁？”

无妄上人唱了个诺，说道：“贫僧是西藏鄂卜拉寺的主持，龙象法王是我的师兄。难得在这里见着李大侠。”

李思南笑道：“令师兄与我倒曾有过一面之缘，不知他来了没有？”

无妄上人说道：“敝师兄要迟两天才到，多谢李大侠关心。”

寒暄已毕，翦长春硬着头皮问道：“不知李大侠来此有何贵干？”

李思南道：“我不是说过么，这庙里有火光，我来躲避风雪。”

翦长春讷讷说道：“我是想请问李大侠来这长白山——”

李思南哈哈笑道：“原来你是怕我来长白山和你们捣乱，是吗？”

翦长春强笑道：“李大侠说笑了。”心里想道：“任你有天大本领，谅你也不敢单人匹马闯进我们的大营。”

李思南面色一端，说道：“翦将军，我说的是正经话儿，可不是和你开玩笑啊！”

翦长春心头一凛，暗叫不妙。要知以李思南的本领，纵然不能闯进大营“捣乱”，但在这破庙之中，却是足以制他死命。他只道李思南当真是要拿他消遣，不由得暗暗心慌。

李思南哈哈一笑，说道：“翦将军，你放心，我虽然是要到你们那儿，但也不会找到你的头上。”话中有话，即是说翦长春根本不配做他的对手。

翦长春又恨又气，只是不敢透露出来，说道：“不知李大侠要找何人？我正要回营，让我替你效劳，陪你找他好吗？”心想：“只怕你不敢去。”

李思南淡淡说道：“这个人嘛，只怕你也不能轻易见得到的。”

翦长春身为御林军的副统领，即使是金国的皇帝，他要进见，也并不难，见李思南如此“轻视”他。不由得心中有气，冷冷说道：“是哪一位奢拦人物？”

李思南缓缓说道：“实不相瞒，我要见的是你们的国宾拖雷元帅！”

拖雷虽然不过是蒙古的元帅，金国的皇帝可是要看他的脸色的。何况对翦长春而言，拖雷乃是“上国钦使”，也是他的主子完颜长之的主子，他要谒见拖雷，的确是要比觐见本国的皇帝还难。

翦长春张大了口，“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心中兀是半信半疑，但一时间却是不知如何答话了。

李思南笑道：“或许拖雷不算得是什么奢拦人物，不过却是我的故交，难得有这机会，省得我到和林去找他了。”

李思南在成吉思汗生前，曾与拖雷有八拜之交。这件事情，翦长春当然不会知道，但无妄上人却是曾经听得他的师兄龙象法王说过的。

无妄上人连忙说道：“原来李大侠是要见我们的元帅，这可太好了。据我所知，拖雷元帅也是对你甚为思念的。贫僧给你带路如何？”这话当然乃是谎言，拖雷固然没有和他说过，而据他间接从师兄那里打听到的，拖雷对李思南是只有忌惮，只想擒他，哪有旧情？

李思南淡淡说道：“用不着大师费神，我自己会去找他。”

无妄上人道：“好，李大侠既然还有别的事情，那么我先替你向元帅报

个喜讯，元帅知道你来，一定十分高兴。贫僧告辞了。”说罢，向李思南合什为礼。

李思南心中冷笑：“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原来无妄上人合什为礼，其实乃是要试一试李思南的武功。

无妄上人的功力虽然不及师兄，“龙象功”亦已练到了第八重的境界。他的“合什为礼”不啻是发出劈空掌的掌力，第八重的“龙象功”掌力，已是足以裂石开碑。

李思南哈哈一笑，说道：“大师不必多礼。”还以一揖。

只见个思南的长衫好似吹皱了的一池春水，荡起“波纹”。但李思南却是纹丝不动，神色如常。也不知他是否受到了第八重“龙象功”的冲击。

翦长春见无妄上人面色一变，但也还能稳住身形，心里想道：“李思南能够抵挡第八重的龙象功，本领自是不错，但也似乎不及所传之甚。看来恐怕还是多个浪得虚名了。”

心念未已，只见无妄上人一言不发便向外走。李思南道：“大师好走，恕不送了。”无妄上人刚刚走出庙门，忽地向向前一冲，再一冲，打了个盘旋，竟然跌了个四脚朝天。

原来李思南的内功神妙之极，他轻描淡写的一揖，蕴藏有三种力道，当场没有立即发作，但身受者身体一动，那三重力道便即连续发作。他没有震伤无妄上人，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翦长春大惊失色，哪里还敢留在庙中，慌忙三步并作两步的赶快走出庙门，扶起无妄上人便走，也顾不得在礼貌上要向李思南告辞了。

不过片刻，翦长春带来的土兵都已走得干干净净，破庙里只留下轰天雷一个人。李思南笑道：“少年朋友，你的本领很不错呀，能够吃得下翦长春请你吃的山芋。像你这样年纪，吃得下这个山芋，江湖上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有这能耐呢。”原来轰天雷此时正在把翦长春掷中他的那个山芋，吃得津津有味。

轰天雷抹干净脸上的灰，连忙站起来施礼，说道：“盟主请恕小辈无礼，我是给他们迫得这样打扮的。”

李思南哈哈人笑，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凌老弟，你的霹雳掌越发精进啦，翦长春的这个山芋可是不容易接的呢。”轰天雷笑道：“幸亏盟主来得及时，否则我可要给翦长春识破来历了。”原来轰天雷刚才就是用霹雳掌接暗器的功夫，接下翦长春向他掷来的那个山芋的。其时，李思南前脚尚未踏进庙门，却已看得清清楚楚。轰天雷不禁又是惊奇，又是佩服。

李思南道：“你一个人来吗？”轰天雷道：“我和一位吕姑娘一起来的。她、她是——”李思南记起陆昆仑曾经和他说过凌、吕二人的事情，说道：”这位吕姑娘可是浙东大侠吕东岩的女儿？”轰天雷道：“不错。李盟主和他——”李思南道：“我和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不过，你是他的东床快婿，我却是最近才知道的，但怎么只是你一个人在这里，吕姑娘呢？”轰天雷面上一红，说道：“她跟完颜氏之的女儿完颜璧走了。”

李思南吃了一惊，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轰天雷道：“完颜璧虽然是郡主的身份，却好似向着咱门这边。据她所说，她和我的师弟秦龙飞交情似乎也很不错。”当下将刚才的遭遇，从头说起，一一告诉了李思南。最后说道：”据她所说，耿电亦已来了。但是他和我的师弟如今仍是下落未明，吉凶难卜。”

李思南安慰他道：“淤泥里会长青莲，沙土里会拌黄金，完颜长之的女儿会向咱们这边，那也不足为奇。听你所说，大概可以相信她的。耿电和秦龙飞的下落，咱们慢慢设法打听吧。你有安身之处吗？”

轰天雷摇了摇头，说道：“龙帮主本来叫我找凉州的官兵，他们已经出了事，我是只能随遇而安了。”

李思南道：“好，那么你和我上明镜台，我约了两位朋友在那里相会，咱们暂且住在那儿。”

轰天雷道：“翳长春曾向完颜壁透露，说是他要去搜查明镜台。

李思南笑道：“你放心，今晚他是不会到明镜台的了。”轰天雷一想不错，翳长春刚才这样快就去而复回，可知必定还没有去过明镜台。而在碰上李思南之后，这件事可要比搜查明镜台重要得多，他当然要和无妄上人立即赶回去禀报他们的主子。

李思南想起一事，问道：“风天扬呢？他不是一向和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么？”

轰天雷叹口气道：“听说他一个人前往和林去了。当日我们在大都和他分手，我们曾经苦劝过他别要这样冒险，他却不听。”

李思南道：“听说他对云中燕情有独钟，云中燕是蒙古大汗的侄女，也是有着公主身份的。”

轰天雷道：“就是呀，所以他当时虽然没有和我们明说，我们也知道他必定是到和林去找云中燕的了。”

李思南叹道：“情之所钟，九死无悔。风老弟是性情中人，也难怪他要去冒这个险了。”忽地想起明慧公主当年对自己的一段恩情，虽然自己有挚爱的妻子，不能不辜负她的一片痴心，想起来也总是不能不感到内疚于心，为她难过的。如今明慧公主就在此山，“相见争如不见”，思之亦是不禁黯然了。

轰天雷则是渴望与好友相聚之乐，想道：“耿大哥来了，要是风大哥能够和云中燕逃出蒙古，来到这儿，咱们风云雷电又在一起，那才真是人生乐事呢！”

他在思念着黑旋风，却不知黑旋风也正在思念着他。他和李思南上明镜台，而黑旋风也正是在那里，

黑旋风在明镜台上独自徘徊，看看月亮已过中天，李思南还没来到，不觉有点焦急，心里想道：“李大侠今晚恐怕是不会来了，对面山腰那座破庙却有火光隐现，不知在庙里的是什么人？”他伏地听声，但因隔着一座山头，却是听不见那边的喧闹，唯有自己加倍小心。

一阵山风吹过，明镜台下高逾人头的茅草猎猎作响。黑旋风忽地如有所觉，陡地跳了出来，喝道：“什么人？”

话犹未了，金刃劈风之声已是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来到，一个大汉喝道：“鞑子，看剑！”说时迟，那时快，嚓的一剑已是指到黑旋风的胸膛！

在茅草丛中窜出来的是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岁左右年纪。那男的虽然把他当作敌人，攻得急劲之极，但先喝一声，方才出剑，显然是不想偷袭，颇有武学名家的风度。那女的则在袖手旁观。

黑旋风身上穿的是蒙古服装，情知他是误会，但在对方急攻之下，却是不容他分心说话。

第六十二回　同门相认

那汉子一招“虚式分金”，抖起三朵剑花，竟是在一招之内，同时袭击黑旋风上中下三路的要害。剑光飘瞥，难以捉摸。饶是黑旋风精通剑术，武学精湛，急切之间，也难分辨他何路是主，何路是虚。

黑旋风被迫使出师门绝招，霍地身躯一矮，反手剑旋风也似横披急挡，只听得　　　三声相连，那汉子攻不进去，知道厉害，反而不能不连退三步了。

黑旋风松了口气，刚要说话。那女的忽地“咦”了一声，叫道：“璞哥，你歇一歇，让我来领教他的剑法！”

声到人到，一招“玉女穿针”，直朝黑旋风肩后的“风府穴”刺来，攻势比她的丈夫还更凌厉！黑旋风被迫再使师父的独门剑法，剑随身转，猛的“翻身献剑”，再以一招“仙人指路”，解招还招。

那少妇赞了一个“好”字，嚓嚓嚓一连三招，两招守，一招攻，最后一招，竟然是依样画葫芦的“仙人指路”，出剑的手法和所指的方位和黑旋风完全一模一样！

黑旋风不禁也“噫”了一声，登时抖擞精神，小心应付。他本来想要和对方解释的，此时却是立心要看一看这个少妇的剑法了。

那汉子退下一旁，看妻子与黑旋风比剑，看得也是颇为诧异。只见双方你进我退，此攻彼拒，剑招虽然凌厉非凡，但却是一合即分，稍沾即退。仔细看来，哪里像是敌手决斗，倒像是同门拆招。

斗到紧处，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那汉子大喜叫道：“盟主，你来啦！”

只见一个中年汉子和一个粗豪少年业已走上明镜台来，这两个人正是李思南和轰天雷。

李思南笑道：“你们怎么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自家人认不得自己人了。”

轰天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狂喜叫道：“风大哥，真的是你！你，你怎么来的？”

黑旋风心神一分，那少妇叫道：“小心接招！”嚓的一剑刺来，黑旋风一个移形换位，长剑平举，　的一声，双剑相交，黑旋风跃出一丈开外，立即纳剑入鞘，施礼说道：“师姐，你的剑法比我高明得多，不必比了。”

李思南笑道：“原来你们早已彼此知道啦？”

原来这个和黑旋风斗剑的少妇，正是琅玡山的女寨主屠凤。黑旋风是她的父亲屠百城的关门弟子。

屠凤说道：“我本来不知道他是我的师弟的，看了他的几招剑法，可就知道啦。”接着笑道：“师弟，看了你的剑法，我真要妒忌爹爹偏心了。你的剑法，其实比我高明，只是稍欠一点火候。”

那汉子笑道：“他是岳父的关门弟子，岳父晚年的心得，当然是传了给他。”这个汉子是屠凤的丈夫石璞。

黑旋风道：“我回到中原之后，本来应去拜见师姐的。只是几次都因别的事情耽搁，请师姐原谅。”

屠凤笑道：“我也经常不在山寨里，你要找我，恐怕还未必会有这样巧碰上呢。”

黑旋风又道：“师父临终之时，留给我一本剑谱，嘱我交给师姐。”

屠凤接过剑谱，又是欢喜，又是伤心，说道：“你的师父埋骨异域，虽然我给他报了仇，思之犹有余恨。不过，我得到你这样一个好师弟，却是足以庆幸了。”

黑旋风道：“师姐谬赞，实令小弟汗颜。”

李思南笑道：“你们师姐弟别客气了。风老弟，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会在这里的？”

黑旋风道：“我正是在这里恭候盟主你的大驾光临的呀。”

李思南道：“啊，你已经见过褚云峰和谷涵虚了？”

黑旋风道：“他们在附近的一个山洞，我们是约好轮流当值的。”

屠凤喜道：“我正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们，师弟，你带路吧。”

还没走到那个山洞，褚、谷二人已是闻声出来迎接。

寒暄已毕，屠凤笑道：“我以为你们一见我的面，就要迫不及待的问我的，难为你们忍得住。”

黑旋风正在莫名其妙，只听得褚云峰笑道：“她们和你一起，料想是不会出事的，我急什么？”

李思南道：“对啦，怎的不见两位嫂子？”黑旋风这才明白，屠凤说的是褚、谷二人的妻子孟明霞和严浣。

原来李思南因为考虑到同行的倘若人数太多，恐会引起敌人注意，是以分批潜入长白山。褚、谷二人乔装金国军官，先来探听虚实，他们的妻子则和石璞、屠凤夫妻同行。迟他们两日方始动身。

屠凤说道：“你别这样大意，她们当真是碰上了意外的事情啦！”

谷涵虚见她不似说笑，吃了一惊，连忙问道：“碰上了什么意外事情？”

屠凤这才笑道，“事情虽然出乎意外，大概还不至于有什么大危险的。她们是去找寻个人。”

谷涵虚安心许多，但更觉得奇怪，问道：“是哪条线上的朋友也到长白山来，你们听到了他的消息？”

屠凤说道：“她们所要找寻的人并非熟识的朋友，但也不能说是陌生。”

褚云峰诧道：“此话怎说？”

屠凤笑道；“别着急，待我慢慢告诉你。

“三天前我们在黑石岭一家猎户人家投宿，那个地方和长白山相隔还有百多里路，我们当然不敢告诉他是往长白山的，只说是到关外探亲。

“那家猎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他的儿子，母子二人对我们招呼周到，热心得很。临走的时候，我送他们一锭银子。那老婆婆不要，说道：‘你们汉人真好，不过就是太客气了。前两天有个姑娘在我们家里求宿，不幸病倒，我见她可怜，给她服一剂草药，照料出门人，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草药也是从山上捡来的，不花我们一文钱，她却非要重重酬谢我们不可。你瞧，她给我们一根黄澄澄的金子打成的头簪呢。我说，我拿了你的金簪，也不知道到哪里换钱，她说，那就留给讨儿媳时作聘礼吧。我受了她的金子，还怎能再要你们的银子。虽然或许你们并不相识，但也同是汉人呀。”

轰天雷叹道：“这位老婆婆真是纯朴得令人可敬可亲，可见人不分满汉，穷人家十九都是好人的。”

黑旋风笑道：“你别打岔，听我的师姐说下去。师姐，那个金簪的主人是准，想必你们已经打听到了？”

屠凤说道：“金簪上有西夏内府的黔记。”

轰天雷又喜又惊，说道：“ 金簪上有西夏内府的黔记，这位姑娘一定是凉州总管李益寿的女儿了。 ”

屠凤说道：“ 我们也是这样猜想。这位李姑娘，我们虽然未曾和她见过面，也知道她是一个关系紧要的人。 ” 接着加以解释道：“ 祁连山的青龙帮和我们琅玡山是经常有信使往还的，李益寿的事情我们早已知道了。李家兄妹计划促使他们的父亲与青龙帮联盟抗金之事，我们更是乐观厥成。 ”

褚云峰听到这里，己是明白了一大半，笑道：“ 所以你们知道了这位李姑娘的消息，就非得找着她不可了？ ”

屠凤说道：“ 是呀，尤其是她抱病在身的，我们更不能让她落在敌人手中。 ”

谷涵虚道：“ 怕就怕长白山这么大，要找得着她恐怕不易吧？ ”

屠凤说道：“ 不，我们已经知道了她的下落，用不着盲目摸索。 ”

李思南听到这个消息，亦是十分欢喜，说道：“ 我这次离开大都之前，曾收到青龙帮龙老帮主托丐帮转来的一封信，托我照顾他们的三头领罗浩威和这位李姑娘，据说他们是一起来的。 ”

轰天雷道：“ 罗浩威已经另外和我的师弟秦龙飞一起走了。这件事情待会儿我慢慢告诉你们。 ”

李思南问道：“ 这位李姑娘是在什么地方，你们又是怎样知道的？ ”

屠凤说道：“ 李姑娘吃了一剂草药，那晚发了大汗，精神好了一些，但病根还是未能除掉的。那老婆婆指点她到一个名叫滦河的小镇求医，在那附近一带，只有该镇有个知名的大夫，是个满洲人，名叫鄂卜苏，据说心地和医术都很不错。到了滦河，一定可以找得着她的。我们知道这个消息，四个人便即分头办事，我们来这里赴盟主的约会，褚大哥、谷大哥，你们两位的嫂夫人只好暂迟两天才来，先到滦河去找那位李姑娘了。 ”

李思南道：“ 我发现对面那座山有金国驻兵，刚才我和凌老弟已经碰上了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她们来的时候，须得绕道才行。 ”

屠凤说道：“ 那么咱们应该派一个人到前山去接应她们了。 ”

黑旋风道：“ 我认识那位李姑娘，让我去吧。 ”

轰天雷道：“ 风大哥，还是让我去吧，我是受了龙老帮主之托的。 ” 他是急于要找到李芷芳，好打听耿电和他师弟的消息。

谷涵虚道：“ 还是我去的好，我比较熟悉这里的道路。 ” 十年前，他在关外漫游，找寻一位失踪的师伯，曾经两次进过长白山。

三人争着要去，李思南笑道：“ 好在这两天也没有什么别的紧要事情，你们三个人一起去好了。 ” 得到盟主许可他们同行，三人皆大欢喜。

他们所料不差，那个在猎户家中病倒的少女，果然是凉州总管李益寿的女儿李芷芳。

李芷芳吃了那剂草药，精神稍为好了一些，第二天得到老婆婆的指点，便到滦河镇求医。

滦河镇在长白山西面约百里之遥，和那家猎户相距也有四十多里。这天天气很坏，李芷芳走了一程，天上刮起大风，下起大雪。

李芷芳冷得牙关格格作响，心里暗暗吃惊：“ 我怎的连这点风雪都经受不起了？ ” 要知她是练过内功的人，身上又穿有貂皮的紧身内袍，还是感到冷得难受，可知病得已是不轻。

走了十多里路，越来越是觉得头晕脚重，走一步都要费许多气力。

原来那一天她冲出重围，气力消耗太甚，虽然没有中箭，己是受了内伤。
身体上的伤还可以抵受，心上的伤则更难堪。她和罗浩威给乱军冲散，罗浩威引大部份敌人追他，又是她亲眼见到的，她焉能不为罗浩威而担忧？
草药的疗效只能暂时恢复她的一点精神，给寒凤一吹，大雪一打，这一点疗效也消失了。
心力交疲，李芷芳恍似风中之烛，摇摇欲坠。她咬紧牙根，知道自己一倒下就是必死无疑，暗自想道：“我还未找到罗大哥，我不能死！”终于一步一步的挨到了滦河镇，找到那个满族大夫鄂卜苏。一踏进大夫家里，只觉满天星斗，登时就晕倒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芷芳悠悠醒转，发现自己躺在炕上，那有着一把花白胡子的满族大夫鄂卜苏正在替她把脉，旁边还有个老大娘，料想是鄂卜苏的妻子。
那老大娘吁了口气，说道：“好了，她醒来了，刚才真把我吓了一跳呢。好在咱们还有一点人参，这杯参茶的效力倒还不错。”
李芷芳张开了眼睛，说道：“多谢大夫救命之恩，请问我患的是什么病？”
鄂卜苏把完了脉，说道，“姑娘，请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练过武功的人？”
李芷芳的佩刀早已给他解下，放在她的枕边。李芷芳情知难以隐瞒，心想：“那家猎户的老婆婆说这大夫心肠很好，想来不会骗我，我只能冒点风险了。”当下说道：“武功是谈不上的，在家里练过几天乡下的把式。”
鄂卜苏笑道：“姑娘，你客气了。武功一门，我虽是门外汉，但从脉象看来，倘若你的内功没有相当根底，恐怕也支持不到今日。”
接着问道：“三天之前，你是不是经过一场恶斗？”
李芷芳吃了一惊，暗自想道：“这个大夫真是医术如神，连日子也能诊断出来。”说道：“不错。”
鄂卜苏道：“你能告诉我是为了什么吗？”
李芷芳心想：“他是个安份守己的大夫，要是我不告诉他，他怎敢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病人？恐怕还会疑心我是女强盗呢。个过，怎样说才能令他相信呢？”要知李芷芳是凉州总管的女儿，这身份自是不能向他透露。
李芷芳想起自己刚才喝的乃是参茶，灵机一动，说道。“实不相瞒，我的哥哥是从关外下关东的参客，一年前与一帮参客结伴来长白山采参的。本来说早则三个月，迟则半年就可回家，不料一年过去，音讯全无。是以我特地出关来找哥哥。想不到三天之前，碰上一班强盗，厮杀一场，幸而能够逃脱。”参客的家人子女十九是练过武功的，是以李芷芳冒充参客妹妹的身份。
鄂卜苏半信半疑，心里想道：“看来她倒不像是个坏人，但她的说话恐怕还是有不尽不实之处。”
那老大娘道：“唉，这小姑娘真可怜，你给她用心医治吧。”
鄂卜苏想道：“医者父母心，不管她是什么来历，我岂能见死不救？”
李芷芳道：“大夫，我的病怎样？”
鄂卜苏道：“我会尽力替你医治的，不过，你可不能心急，恐怕要在我这里调养几天。”
李芷芳心里想道：“还有三天就是‘祭陵’之期，错过这个日子，恐怕是见不到爹爹的了。”但身体有病，亦是无可如何，只好说道：“大大，你真是好人，只是打扰你了。”

鄂卜苏道：“ 那算不了什么，不过，你刚才说的事情，我倒是觉得有点奇怪。 ”

李芷芳心头“ 卜通 ” 一跳，只道他已经识破自己的谎话，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心念未已，只听得鄂卜苏己在继续说道：“ 长白山一向是没有强人的，怎的你却会碰上匪徒截劫？ ”

李芷芳人急智生，说道：“ 大夫，你是满洲人吧？这话我不知该不该和你说？ ”

鄂卜苏老于世故，怔了一怔之后，已是猜到几分，说道：“ 小姑娘，你但说无妨。我虽然是满洲人，我的老伴儿可是汉人，我决不偏袒我自己的族人的。 ”

李芷芳说道：“ 实不相瞒，我碰到的不是强盗，是官兵。但官兵和强盗可差不多，他们见我单身一个女子，就、就、就跑来…… ” 颊上微晕轻红，好像不好意思说出口来。

鄂卜苏与老妻彼此相视，心中俱是明白，想道：“ 原来她是给官兵调戏。”

那老大娘义愤填胸，说道：“ 小姑娘，你放心在我们这里养病。我认你作侄女儿，决不让那些千杀的官兵来骚扰你。我这老伴儿虽然是山沟里的穷大夫，也常有官长请他治病。要是那些官兵胆敢胡作非为，我这老伴儿就不给他们治病。谅他们也得给点面子。 ”

李芷芳说道：“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真不知如何报答你们。 ”

鄂卜苏道：“ 我们做大大的给人治病是份所应为之事，不过你这病中气太弱，可得要上好的老山参才能早些见效。 ”

李芷芳道：“ 我身上还有一点银子…… ”

鄂卜苏道：“ 银子小事，我治病救人，也不是贪图银子的。要是我家里有老山参的话，我早就给你了。 ”

那老大娘道：“ 上好的老山参，是有银子也没处买的。不过好在这里离长白山没有多远，山中的参户；我都熟识。我可以给你去碰碰运气，看看是否可以找得几支老山参回来。 ”

鄂卜苏道：“ 好，那么事不宜迟，你就去吧。我先煎一剂草药给她喝。 ”

那老大娘刚要出门，忽听得蹄声得得，有四骑马来到他们的门前，忽地停下来了。

老大娘悄声说道：“ 骑马来的，恐怕是官兵。 ”

鄂卜苏道：“ 待我出去应付他们。 ”

那些人拍门叫道：“ 大夫在家吗？ ” 鄂卜苏应道：“ 在！ ” 打开门一看，只见四个人中，果然有一个是军官。但其他三个人，却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

这三个人，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半老徐娘，打扮得十分妖冶。

鄂卜苏怔了一怔，问道：“ 是哪一位要看病？ ”

那半老徐娘“ 啐 ” 了一口，说道：“ 你别诅咒我们，谁要看病？ ”

鄂卜苏莫名其妙，说道：“ 不是看病，来找我这个草头大夫做什么？ ”

那和尚粗声粗气他说道：“ 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是来查看你这里有没有病人的。 ”

鄂卜苏道：“ 唉，我这几天可真是倒楣得很，没有一个病人上门。 ”

那军官冷冷说道：“ 你说实话，有没有两个外地口音的人找你治过伤？ ” 军官说了之后，道士接着便给鄂卜苏描绘那两个人的形貌。

李芷芳躺在里面，越听越是吃惊。道士描绘那两个人，她一听就知道是罗浩威和耿电。

原来这四个人乃是奉了完颜长之之命，搜查罗、耿二人的下落的。那个军官正是金国御林军中的第三名高手金光灿，道士是朝元道人，和尚是观照上人，那半老徐娘则是和萨怒穷串通哄骗过秦龙飞的那个马寡妇。他们业已知道罗浩威受了重伤，是以到长白山附近各个村庄的大夫家里查问。

李芷芳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即使我没有病，只一个金光灿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这可如何是好？”

只听得鄂卜苏说道：“我这个山沟里的草头大夫，哪会有远地的病人慕名到来求医？你们说的那两个人，我确实没有见过。”

马寡妇侧耳一听，冷冷说道：“你说没有病人，要是我搜出来怎么样？”原来她已经听得房间里李芷芳喘着气的呼吸声息。

鄂卜苏赔笑道：“大婶，你误会了。我说的没有病人，是指前来求医付诊金的病人。”

马寡妇道：“如此说来，你的家里是有病人了？”鄂卜苏情知已是瞒不过他们，只得说道：“不错。”

马寡妇紧接着就问：“是你的什么人？”

鄂卜苏的妻子走出来道：“请你们别这样大声叫嚷好不好？我的侄女儿发高烧，刚刚睡着。”

金光灿道：“哦，是你的侄女儿吗？不过，我曾经问过村子里的人，知道住在这屋子里的一向只有你们夫妻二人，并无亲属同住，怎的又多出一个侄女儿来了。”

老大娘忍住了气，说道：“不错，我们一向并无亲属同住。我这侄女儿是昨天从外家来的。”

马寡妇道，“好，待我进去看看你的侄女！”

老大娘道：“她委实是卧病在床，求求你别惊吓她。”

马寡妇哼了一声，柳眉倒竖，说道，“你懂不懂，我们是来搜查钦犯，谁知道你们是不是窝藏钦犯？别说惊吓了你的宝贝侄女儿，你敢拦阻，我们打死了你也没有罪。”当下一掌把老大娘推开，举步便进病房。

李芷芳手心里扣着一支玉簪，只待她揭开被窝，立即便要弹出玉簪，射瞎她的眼睛。至于后果如何，那是设法顾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个女子的声音叫道：“鄂大大在家吗？”鄂家的大门，刚才打开之后，只是虚掩，声犹未了，只见两个中年归人已是不待里面的人开门，便即闯进来了。

这两个中年妇人上是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和谷涵虚的妻子严浣。

金光灿等人精神一振，站了起来，心中俱是想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主儿这可是不请自来了！”

孟、严二人对他们恍似视而不见，孟明霞走了进来，径自便和鄂卜苏说道：“你是鄂大夫吗？”

鄂卜苏惊疑不定，讷讷说道：“不、不错，你、你有什么吩咐？”

孟明霞装作很不耐烦的样子，说道：“闲话少说，快和我去看病人！”

金光灿笑道：“病人是你的什么人，他在哪里，你也应该先说个清楚呀。”

孟明霞喝道：“关你什么事，我又不是请你看病！”

金光灿穿的是金国军官的服饰，孟明霞竟敢对他如此之不客气，不问可

知，当然不是普通的妇道人家了！

金光灿哈哈一笑，说道：“小娘子，你长得这样美貌，却又这样泼悍，未免太不相称吧？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相好害了病，死了也不打紧，我，我可以——”

话犹未了，只听得“啪”的一声，孟明霞出手如电，已是打了金光灿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柳眉倒竖，斥道：“臭鞑子，你活得不耐烦啦，胆敢调戏你的姑奶奶！”

在孟明霞打金光灿耳光之时，鄂卜苏夫妻吓得慌了，不知不觉，缩入病房。

严浣喝道：“我给你面子，才请你看病，你居然敬酒不喝，要喝罚酒么？”如影随形，紧紧跟着他们夫妇，追入病房。

金光灿几曾受过如此侮辱，大怒喝道：“好个泼妇，且看是谁活得不耐烦了！”嚓地拔剑出鞘，立即便向孟明霞刺去。他用的是刺穴剑法，剑尖一颤，抖起三朵剑花，分刺孟明霞上中下三处麻穴。

哪知他快孟明霞更快，青光疾闪之中，孟明霞已是使出一招“三转法轮”的招数，闪电之间，一招之内，遍袭三个敌手！

孟明霞冷笑道：“就只你会刺穴吗？”后发先至，剑尖倏地就指到了金光灿胁下的“愈气穴”。金光灿是个剑术的大行家，吃了一惊，连忙回剑防身。孟明霞不守而自守，登时就把他的攻势解了。

说时迟，那时快，孟明霞剑锋斜掠，敌方的朝元道人和观照和尚同一时候都是觉得孟明霞的利剑向他们刺来！

朝元道人一个“虎爪擒拿”，以攻为守，化解了孟明霞的剑招。观照和尚身体肥胖，动作较慢，只听得“嗤”的一声，僧袍上已是穿了一孔。

观照和尚抄起了他随身携带的方便铲，一铲铲去，大怒喝道：“好个泼妇，有胆的你莫逃！”

孟明霞展开穿花绕树的方法，倏地就从敌方三人合围之下窜出大门，冷笑说道：“到外面打去，我还怕你们逃跑呢！”

“　”的一声，观照和尚一铲铲空，连孟明霞的衣角都没有碰着，却把一张茶几当中铲开了，斗室之中，几乎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观照和尚咆哮如雷，倒提方便铲便追出去。却不知已是中了孟明霞的调虎离山之计。

外面打作一团，里面也打作一团。在病房里面厮拼的是严浣和那个马寡妇。

马寡妇走入病房，本来是要查看病人是谁的。正当她想要揭开被盖的时候，听得孟、严二人要找大夫看病的声音。说时迟，那时快，鄂卜苏夫妻已是慌里慌张的躲入病房，严浣跟着也追进来了。

马寡妇和金光灿他们一样，只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两个求医的妇人才是“正主儿”，不觉就把注意力转移，留心听外面的动静，倒是无暇去理会躺在床上蒙头大睡的李芷芳了。

外面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严浣也冲入了病房，装模作样的吆喝道：“你当真敬酒不喝要喝罚酒么？是不是要我揪你出去，你才肯跟我去看病。”鄂卜苏夫妻抖抖索索的躲在墙角，高叫：“救命！”

马寡妇喝道：“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胆敢到这里撒泼！”

严浣喝道：“管你是什么人，给我滚出去！”马寡妇使出一招分筋错骨手法，来揪严浣。严浣把手一扬，“啪”的就打了她一记耳光。

马寡妇武功本来非同泛泛，想不到这记耳光竟然闪躲不开。

一记耳光，打得她半边脸孔坟肿。马寡妇又惊又怒，唰地拔刀就斫，严浣冷笑道：“好吧，你要动刀子就和你动刀子！”后发先至，唰唰唰连环三刀，把马寡妇迫到窗前。马寡妇只觉头皮一片沁凉，原来头上的青丝已是给严浣的快刀削得干干净净。

第六十三回　荒林恶战

严浣穿窗而出，冷笑说道，“ 用不着你们费神了，我自己来了！ ”

马寡妇慌忙躲到朝元道人背后。朝元道人是四人当中本领最强的一个，跳出来拂尘一展，迎上严浣的快刀。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拂尘本是轻柔之物，但一交上手，严浣就觉得有一股粘黏之力，似乎要把自己的缅刀扯出手去。非但削不断他的尘丝，反而处处受制。

严浣吃了一惊，蓦地想起有一天丈夫和她谈论上乘的武功，说道：“ 倘若碰上比自己更强的敌手，务须反客为主，目中有敌而心中无敌，方能险中求胜。 ”用现代的术语来解释，“ 反客为主 ”即是力争主动的意思，而“ 目中有敌，心中无敌 ”则是在斗志上要轻视敌人，在具体的搏斗过程中要重视敌人。

严浣喝道：“ 来得好！ ”蓦地刀法一变，不理会对方的拂尘指向何方，径自唰唰唰连环三刀，从朝元道人意想不到的方位便劈过去！

朝元道人擅长“ 拂尘拂穴 ”的功夫，本来是想乘瑕抵隙，拂着严浣的穴道的。想不到严浣竟然大开门户，放他进来。但严浣的刀法快得非常，朝元道人倘若不能一下子封闭她的穴道，只怕自己也势必要挨上一刀。

如此一来，严浣是不求守而自守，不务攻而猛攻，朝元道人反而受她牵制了。

朝元道人忙把拂尘收口，荡开严浣攻到身前的快刀。他的内功确比严浣稍胜一筹，但给严浣抢了先手，主客之势已易，严浣一口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他想凭着精纯的内功以柔克刚已是不能，只能步步留神化解对方的攻势，堪堪打成平手。

孟明霞这边去了一个朝元道人，添了一个马寡妇，仍然是以一敌三。不过马寡妇当然远远比不上朝元道人，孟明霞此际的以一敌三，却是没有刚才那样危险了。

不过形势虽然较为好转，也还是略处下风。金光灿是完颜长之手下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论剑术则是第一高手，和孟明霞相差无几的。

观照和尚是少林寺的叛徒，轻功虽不擅长，一柄方便铲使开，却是少林派正宗的伏魔铲法，威力很是不小。方便铲是重兵器，孟明霞的宝剑还当真不敢和他硬碰。

敌方四人中最弱的一环是马寡妇，但在两大高手掩护之下，一双柳叶刀觅隙进攻，对孟明霞也是多少有点威胁。

观照和尚为报刚才给孟明霞一剑刺破僧袍之仇，把方便铲舞得呼呼轰轰，步步进逼，纵声笑道：“ 我道是谁，原来你是孟少刚的女儿。孟少刚号称江南第一剑客，神剑无敌，嘿嘿，他调教出来的女儿也不过如此！ ”他从少林寺出身，见多识广，已经看出孟明霞的来历了。

正在吃紧，忽见三条人影飞也似地跑来，一个宏亮的声音喊道：“ 浣妹，别慌，我来了！ ”紧接着另一个更如暴雷似的声音喝道：“ 原来又是你们这几个鹰爪孙，好呀，秘魔岩上让你们侥幸漏网，今天决计叫你们难逃公道！ ”

原来来的正是严浣的丈夫谷涵虚和轰天雷、黑旋风三人。

严浣叫道：“ 大哥，你先过去帮—— ”“ 孟姐姐 ”三字尚未出口，只见黑旋风和轰天雷二人已经跑到孟明霞那边，和对方开始交上手了。

黑旋风唰的一剑向金光灿刺去，金光灿剑法虽然很高，但黑旋风用的是屠百城所创的独门剑法，急切之间，金光灿却也不懂如何应付，只好回剑防身，使一招“横云断峰”，先行阻遏敌方攻势。

要是单打独斗，金光灿这一招倒也不失为应付得宜的一招，打下去黑旋风虽然可占上风，恐怕也要过了数十招方能取胜，但此际乃是双方混战，孟明霞可没闲着，一招“玉女穿针”，乘隙即进。金光灿一声惨叫，左肩着了一剑，负痛狂奔。

轰天雷迎上了观照和尚，他也不用兵器，“乓”的一拳就朝敌手打去，观照和尚一铲铲来，只听得“ ”的一声，震耳如雷，这一拳竟然把观照和尚的方便铲打得歪过一边。说时迟，那时快，孟明霞已是剑锋倏转，喝道：“叫你见识孟家的神剑！”剑光过处，观照和尚的一只耳朵已是给她削了下来，血流满面，紧跟着金光灿也逃跑了。马寡妇更是溜滑，一见他们来到，早已在金光灿之前先逃。

另一边谷涵虚上前帮忙妻子，刀剑合壁，荡起一圈银虹，朝元道人拂尘一挥，剑光过处，尘尾给削断了数十根，宛似一蓬乱草，随风飞舞。原来朝元道人的内功造诣虽然不弱，却也不能胜过谷涵虚。双方功力既然是在伯仲之间，他的这支拂尘也就不能发挥“以柔克刚”的妙用了。何况谷涵虚是和妻子刀剑合壁的。

朝元道人心头一凛，陡地把拂尘当作暗器，向谷涵虚一掷，腾出右掌，呼的就向严浣拍下。

谷涵虚猛地大喝，跃上前去，双掌相交，“蓬”的一声，朝元道人倒退三步，喉头发甜，他要顾住体面，把涌上喉头的鲜血强咽下去。与此同时，严浣斜身一掠，和丈夫交叉穿过，柳叶刀扬空一闪，把那支拂尘削为两段。他们夫妇换位给对方防御，乃是为了各展所长。谷涵虚的内力比妻子深厚，是以由他来和朝元道人对掌。朝元道人的功力本来不逊于谷涵虚，但在和严浣恶斗一场之后，已是抵挡不住谷涵虚的天雷功了。

此时金光灿等人已在相继逃跑，朝元道人即使没有受伤，也是孤掌难鸣，当然也唯有逃跑了。

黑旋风笑道：“穷寇莫追，由他们去吧！”

严浣上前和黑旋风相见，又喜又惊，对谷涵虚道：“大哥，这位侠士正是曾经在大戈壁救过我的性命的那位恩人，你们怎样相识的？”

黑旋风道：“谷大嫂，切莫这样说。那天要不是你留下一个皮囊的水给我，恐怕我也早已在沙漠里渴死了。”

谷涵虚笑道：“我早已知道他是你的恩人啦，你道他是谁，他就是‘风、云、雷、电，之首的黑旋风，风天扬，我和他乃是不打不成相识的。”

严浣诧道：“怎么，你曾经和他打过一架吗？”

谷涵虚笑道：“这事很有趣，慢慢我和你说。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你找着了李益寿的女儿没有？”

严浣说道：“啊，原来你们也是为着找她来的，她就在鄂大夫的家里。”

孟明霞笑道：“咱们刚才把鄂大夫两夫妻吓坏了，现在也该回去向他们赔罪啦！”

李芷芳受了一场虚惊，出了一身冷汗，精神反而好了一些。她料到孟、严二人定会去而复回，早已坐在鄂家的客厅等候了。

但她料不到的是除了孟明霞和严浣之外，她们还带来了三个人，且其中

一个还是她认识的黑旋风。

严浣说道：“鄂老先生，刚才我们很是对你不起——”正想向他解释，鄂卜苏已是说道：“姑娘，现在你不说我也明白了。说起来我还要多谢你呢。要不是你们刚才对我那样，官府必定还会再来找我的麻烦，我这间小小的医馆也是必定要关门的同一时候，李芷芳在另一边亦已是迫不及待的和黑旋风交谈。黑旋风说道：“李姑娘，我先给你介绍这几位朋友，其他的事，咱们慢慢再说。这一位是谷涵虚谷大侠，和鄂大夫说着话的是谷大嫂。”

李芷芳早就听人说过谷涵虚夫妇的威名，连忙说道：“原来是谷大侠，久仰了。”心里想道：“有了谷涵虚和黑旋风，已是不用害怕班建侯了。”

黑旋风接着说道：“这一位你应该更加熟悉，他是你们耿帮主的好朋友，外号‘轰天雷’的凌铁威凌大哥。”

李芷芳大为欢喜，说道：“凌大哥，耿帮主常常提起你的。你们‘风、云、雷、电’并驾齐驱，就只你我没见过。今天总算都认识啦。”

严浣和鄂卜苏说完了话，回过头来笑道：“我和李姑娘见过了，用不着介绍啦。这位孟姐姐是——”话犹未了，李芷芳笑着接下去道：“也用不着介绍了，孟姐姐的令尊是江南第一剑客孟大侠，那个秃驴刚才已经说出来了。”原来观照和尚和孟明霞在外面交手之时所说的话，李芷芳在屋子里早已听得一清二楚。

李芷芳道：“你们两位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孟明霞道：“我们昨晚正是在你前晚住过的那家猎户投宿，是那位老大娘把你的消息告诉我们的。”说明原委之后，问谷涵虚道：“你又怎知道我们是在这儿？”

谷涵虚道：“你猜猜看。”

严浣说道：“你们已经在明镜台见着屠姐姐了，对吗？”

谷涵虚笑道：“不但见着了屠姐姐，还见着了李盟主呢！”

严浣又喜又惊，说道：“盟主不是准备去会拖雷的吗？他用不着你们帮手？”言内之意，实是不免有点为李思南担心。

谷涵虚道：“李盟主业已决定单骑去会拖雷，看来他胸中早有成竹，我们要想帮忙也帮忙不上。”接着说道：“李盟主受青龙帮龙老帮主之托，既然知道了李姑娘的下落，焉能不调派人手接应你们？”

李芷芳听得他们如此关心自己，不由得又是感激，又是惭愧，说道：“我爹爹是亡国之臣，　颜受金虏之封，充当他们的凉州总管，说起来过去也曾做不少对不住你们汉族义军的事情，

你们如今反而以德报怨，真是叫我不知如何感激你们才好。”

黑旋风笑道：“如今咱们都是一家人了，还说这些干嘛？要是令尊经过这次事情，能够接受你的劝告，和我们联手抗金，我们才真是要感激你呢。”

李芷芳道：“可恨我的病不知什么时候才好，还有三天就是金虏‘祭陵，之日，眼看你们去闯虎穴龙潭，我却不能出一点力，心里实在难过。”

孟明霞安慰她道：“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李姑娘，你如今必须安心养病。”

黑旋风道：“对啦，鄂大夫，我正想问你，李姑娘的病鄂卜苏道，“病倒不是什么大病，不过由于她在激战之后又再奔波，且又郁闷于心，不免伤了一点元气，因此身子虚弱。如果有上好的人参，很快就会好的。”

鄂卜苏的妻子道：“本来我要去找相熟的参户，看看他们有没有成形的

老山参可以给我一支，可恨刚要动身，那些强盗就来了。不过，好在如今天色未晚，且待我——”

话未说完，谷涵虚笑道：“不用劳烦老大娘了，鄂大夫，你看我这支人参如何，合不合用？”说罢，取出一支粗如儿臂的人参。

鄂卜苏一看，大喜说道：“这是最上品山参，你怎么得来的？”

谷涵虚道：“这是我的师伯留给我的，他曾在长白山隐居多年，但不幸已在三年前去世了。”谈起来，鄂卜苏和他的师伯原来也是相识的，大家更感到亲切了。

鄂卜苏道：“有这样的上好人参，用不了一支，只须三分之一，包管李姑娘就可以行动如常。”

原来谷涵虚把这支人参特地带来，本是准备送给李思南的，想不到恰好为李芷芳派上了用场。

李芷芳的病因是心力交疲，如今在见了黑旋风等人之后，虽然还未见着罗浩威，但有了好朋友帮忙，心情已是豁然开朗。喝了参汤之后，睡得很熟，第二天起来，比鄂卜苏的估计还好得多，不但可以行动如常，功力亦已恢复几分了。

轰天雷从李芷芳的口中知道师弟的确讯之后，也是大大放下了心，想道：“他既然是和耿电、罗浩威一起来了长白山，迟早我总会见得着的。”

当下一行人回到明镜台，褚云峰、屠凤等人早已在台前相候，相见之下，皆大欢喜。

李芷芳道：“你们的盟主呢？我希望能够见得着他，当面向他叩谢。”

褚云峰道：“李盟主昨晚独自出去一趟，也不知是见了什么人，今早回来，吩咐我们照料李姑娘，他又再独自去了。”

谷涵虚道：“盟主是不是独自去会拖雷？”

褚云峰听得师弟当着李芷芳的面问他，心想师弟这几年阅历大增，比从前谨慎了许多，倘若他不是知道李芷芳绝对可靠，不会如此鲁莽便说出来，于是去了顾忌之心，说道：“本来盟主准备过两天才去的，不知如何，忽然提早了。不过他已有吩咐，叫我们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他不在的时候，大家听屠女侠指挥。”

屠凤说道：“琅玡山的人将在今晚和今日分批来到，另外已知丐帮也会有人来的。风师弟，你和丐帮相熟，我想请你和丐帮联络。凌大哥，请你去打听耿电、秦龙飞、罗浩威三人的消息，我会转托丐帮的人帮忙你的。”另外的人，也各自分配了差事。黑旋风见她指挥若定，暗暗佩服，想道：“我的师兄虽然不肖，但师父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女儿，却是可以继承他的遗志了。”

轰天雷正是想要自告奋勇去找师弟的，得如所愿，更是喜欢。

但他却不知道，秦龙飞在到了长白山之后，却又碰上了意外的事情。

那天他们刚刚踏进长白山，在密林深处小心翼翼的前行，幸好没有碰上金兵。

罗浩威闷闷不乐，秦龙飞也是郁郁寡欢。耿电安慰他们道：“到了长白山，即使找不着凉州的人，也总可以碰上一些相熟的朋友。据我所知，丐帮的朋友是会来的。那时咱们再设法打听李姑娘的消息。秦大哥，你也不用担心，令师兄虽然未必会来这里，但要打听他的消息也并不难。待这里的事完了之后，我保管可以替你找得着他。令师兄知道你业已改邪归正，一定会十

分高兴的。”这几天来耿电和秦龙飞已经相当稔熟，是以不怕直言。

但耿电也只是说对了秦龙飞的一半心事，秦龙飞苦笑道：“耿大哥，多谢你为我费心了。”

杨浣青噗嗤一笑，说道：“秦大哥，你是在惦记着那位完颜姑娘吧？这个我们可帮不上你的忙了。不过，你进了长白山，说不定却是有机会碰见她的。”

杨浣青说对了秦龙飞的心事，秦龙飞却是更加难过了，暗自想道：“她是完颜长之的女儿，再见着她，又能怎样？难道我还能像从前被蒙在鼓中的时候一样，与她和好如初吗？”

杨浣青正想和他说笑解闷，耿电忽地低声说道：“噤声，好像是有人来了。”

众人凝神一听，只听得果然有脚步声在他们不远之处，和他们同一方向，向前行进。深山老林，不见天日，唯有藉着积雪的映照和从繁枝密叶透下来的一点亮光才能觅路前行的。是以虽然同在一座树林里面，彼此还是不能看见。

杨浣青悄声说道：“但不知是友是敌，咱们若然不冒一点风险，现出身形，万一错过了朋友，那岂非反为不妙？”

耿电说道：“咱们先听听这些人说些什么？”此时那些人和他们的距离更加近了，听得出共是四人。

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萨大哥，据我所知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也会来的，他有第九重的龙象功，当可替你恢复毒掌的功夫。”

秦龙飞吃了一惊，心道：“这人的声音好熟！那个‘萨大哥’又是谁呢？怎的也会毒掌功夫？难道是——”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心里又惊又怒。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一个更为熟悉、也更为苍老的声音说道：“我也知道第九重的龙象功可以给我打通奇经八脉，让我重练毒掌，但可惜我和龙象法王没甚交情，如今有事方去求他……”

先头那老者说道：“我的大师兄年震山如今还在完颜王爷帐下，完颜王爷与龙象法王的交情可是非同小可的啊！”

原来这个老者是娄家庄的庄主娄人俊，他说的那个“萨大哥”不是别人，正是曾经强迫秦龙飞为徒的邪派妖人萨怒穷！

秦龙飞想起自己几乎给萨怒穷害得由人变鬼，吃了他的那么多苦头，不由得气怒交加，咬牙切齿！

耿电在他耳边说道：“秦兄，忍耐点儿，罗大哥的伤还未痊愈。”

那一行人的脚步声来得又近了一些，只听得另一个声音说道：“完颜王爷礼聘咱们，咱们是替他出力的。萨大哥倘能恢复毒掌功大，王爷也是乐于见到的。这个小忙他还能不帮？”

萨怒穷道：“其实我若要求助于完颜王爷，在大都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求他。唉，不过——”

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萨兄，敢情你还在害怕武林天骄？”要知萨怒穷的毒掌功夫是给武林天骄废掉的，当时武林天骄曾经警告过他，要是他重练毒掌，性命不保。即使不练毒掌，倘若是在外面为非作歹，给武林天骄再碰上的话，武林天骄也要取他性命。

第四个人接着说道：“武林天骄虽然厉害，也未必强过龙象法王和完颜王爷。我看他不过是恫吓你的罢了，龙象功打通了你的奇经八脉之后，走火

入魔之患已是根除，如何还会有性命之忧？萨大哥，古语有云，有仇不报非君子啊！”

耿电心中一凛，悄悄说道：“另外两个人是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和山西大同府石家庄的大庄主石错。”

“崆峒三煞”之中的胡轩和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曾在梁山虎头岩吃过黑旋风的大亏，这是耿电所知道的。耿电心想：“他们受完颜长之之聘，恐怕为的就是要对付我们‘风、云、雷、电’了。胡轩、石元本领平常，但这两个人据说全是非同小可，远非他们师弟可比，倒是不可小视。”

萨怒穷给“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煽起怒火，气得红了眼睛，说道：“不错，武林天骄又怎么样，姓萨的誓报此仇！”

石错说道：“听说武林天骄的女弟子小魔女杨浣青是耿电的未婚妻子，不知他们成了亲没有？”

娄人俊笑道：“你打听这个作什么？小魔女是长得美貌之极，但咱们可都是有了一大把年纪的老人了呀！”

石错哈哈笑道：“娄庄主，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当然不是垂涎小魔女的美色，不过，倒是想在她的身上，打个主意？”

娄人俊道：“什么主意？”

石错说道：“听说耿电已经赶来长白山了，要是小魔女和他做了夫妻，多半就会夫妻同行。”

娄人俊道：“哦，我明白了。你是要把武林天骄的弟子抓住，给萨兄出一口气，哈，这主意不坏，咱们奈何不了武林天骄，折磨折磨他的女弟子也好。你不用打听了，他们小两口子恩爱得很，未曾成亲，一定也会在一起的。”

杨浣青气得杏眼圆睁，一拉软鞭，就想冲出去和他们厮杀。耿电连忙将她拉着，指一指罗浩威，示意叫她暂忍一时之气。

年大成道：“听说‘风、云、雷、电，近年在江湖上闯出很大的声名，娄庄主，你和他们可曾会过？”

娄人俊道：“都交过手。这四个人的本领虽然非同泛泛，但比起你老大哥可还差了一截。年大哥，你这样问，莫非也是和他们有仇？”

年大成道：“不错，我的师弟胡轩曾在黑旋风手下受挫，要我给他出一口气。石庄主，听说令弟也是在虎头岩吃过黑旋风的亏的，是吗？”

石错说道：“是呀，我也正是为了此事方才接受完颜王爷之聘的。我还有一个弟弟丧在青龙帮罗浩威之手，此仇更是非报不可！”

萨怒穷道：“黑旋风或许未必会到长白山，罗浩威则业已来了。这消息是御林军一个军官和我说的，定然不假。”

脚步声来得更加近了，秦龙飞虽然极力忍耐，还是忍不住恨得牙关格格作响。萨怒穷陡地喝道：“谁在这里？给我快滚出来！”

秦龙飞怒不可遏，一跃而出，喝道：“姓萨的老贼，你还认得我吗？”

耿电知道难以躲藏，立即也跟着飞掠出来，一挥铁扇“嗖”的向石错点去，喝道：“我们风、云、雷、电，同气连枝，你要找风大哥报仇，尽可以冲着我姓耿的来吧！”

耿电号称“闪电手”，后发先至。石错反手一掌，扣他腕脉。这一招以攻为守，在间不容发之际化解耿电突如其来的一击，武功确是非同小可。但饶是如此，也还是吃了点亏，只听得“嗤”的一声，上衣给锋利的折扇边缘撕去了一幅。

萨怒穷怔了一怔，哈哈笑道：“秦龙飞，你怎么连师父也不认了！唉，糟糕，糟糕，莫非你是患了失心疯么？”

话犹未了，秦龙飞已是“呼”的一掌向他劈下，大怒喝道：“你才是失心疯，你害我害得还不够吗？居然还想骗我！哼，哼，檀大侠可以饶你，我决不能饶你！”

萨怒穷使了一招分筋错骨手法，只道一出手就可把秦龙飞制伏。哪知秦龙飞今非昔比，掌力一发，竟似狂涛骇浪，汹涌而来。萨怒穷心头一凛：“听说他在王府得了穴道铜人秘笈的内功心法，看来似乎是不假的了！”

不过萨怒穷虽给废了毒掌功夫，数十年的功力却是未曾消失的。当下连忙化指为掌，双掌相交，“蓬”的一声，萨怒穷身形一晃，秦龙飞退了两步。比较起来，还是秦龙飞稍有不如。萨怒穷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阴恻恻地笑道：“教会徒弟打师父，我倒是有点悔不当初了。不过你凭着这点本领，就想背叛师门，那可还是做梦！”

秦龙飞心中一动，喝道：“好，多谢你从前教我的毒掌功夫，如今我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双掌连环劈出，带起一股腥风！

秦龙飞练了正宗内功，功力比以前已是不知增强多少，他以深厚的内功发出毒掌，饶是萨怒穷自忖可以胜他，也是不禁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我失了毒功，可是不能和他硬碰。”当下倏地招数一变，变为游身八卦掌法，乘瑕抵隙，与秦龙飞游斗。可还当真不敢让他毒掌打着。

娄人俊见石错吃了点亏，上去助他。说时迟，那时快，杨浣青从草丛里亦已窜了出来，一抖软鞭，霍地朝他下三路卷去！

娄人俊见她来势甚劲，不敢硬接，急急一提腰劲，“燕子钻云”唰地凭空跳起一丈多高，杨浣青的银丝软鞭滴溜溜的从他脚底卷过。

娄人俊是“黑鹰”年震山的师弟，武功自也不弱，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右掌朝杨浣青背心劈下。

当他跃起之时，已是瞧见藏在草丛中的罗浩威，连忙叫道：“这里还有个人，正是——”

杨浣青霍地用个“怪蟒翻身”，连人带鞭急旋回来，避招进招，朝着娄人俊落足之处猛扫过去。叫他不能分神说话。

“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说道：“好，待我来看是谁？”

娄人俊疾的一塌身，“大弯腰，斜插柳”，在间不容发之际，同样避招进招，掌背反手一挥，托起软鞭，掌锋斜斜的直劈过去。此时他方有余暇，把刚才那一句话说完：“正是青龙帮的罗浩威！”杨浣青也在同时叫道：“罗大哥，快走！”

罗浩威伤还未愈，虽然并无大碍，究竟未能施展轻功。何况，纵然他能够施展轻功，他也决不能在面临强敌之际，抛开朋友，独自逃跑！

当下，罗浩威一咬牙根，提刀在手，在草丛中站起来，喝道：“不错，青龙帮的罗浩威在此，哪个要报仇的上来！”

耿电折扇一挥，向石错猛攻过去。他是以进为退，只待逼 开石错，便即回去照顾罗浩威。石错给他攻得手忙脚乱，又惊又急，叫道：“这姓罗的是小弟仇人，年大哥，请你让给我亲手报仇吧！”这话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要年大成替他抵挡耿电，他方能抽出身子。

年大成心里想道：“你挑软的果子吃，却把硬的留给我。”但他在四人之中武功最强，平时也以老大哥自居，石错要他抵御对方最强的耿龟，却也

颇能满足他的高傲之感。当下说道：“ 好，你过去活捉那姓罗的小子吧！这小子我足可以对付得了，留给我好啦！”

耿电一招“ 半转星横 ”，扇柄点向年大成胸口的“ 璇玑穴 ”。年大成冷笑道：“ 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 铮 ”的一声，中指疾弹，把耿电的折扇弹开。

耿电身形一侧，似乎就要向前跌倒，其实是极为轻灵巧妙的身法，脚尖一滑，扑进年大成怀中，折扇一张，倏地就朝他面门拨出。冷笑说道：“ 你的弹指神通，看来也是‘ 神通 ’有限！”

年大成施展“ 弹指神通 ”的上乘内功，只道一弹之下，就可以把耿电的折扇弹得飞出手去，想不到耿电变招如此之快！耿电的折扇边缘锋利，张开来可以当作刀片使用，年大成如何敢给他削着面皮。

刀光掌影之中，只见年大成霍的一个“ 凤点头 ”，斜窜出去。两条人影倏地由合而分，年大成避开了刀片刮脸之灾，耿电也闪开了年大成反手击他的一掌。但比对之下，还是年大成多吃了一点亏，他的脸皮虽得保全，头上的乱发却给耿电锋利的扇边削掉了一大绺。

耿电哈哈笑道：“ 姓年的，你果然不愧是崆峒三煞之首，武功固然高强，脸皮尤其厚得可以，佩服佩服！”

年大成恼羞成怒，气冲冲地喝道：“ 好小子，你敢戏弄老夫，今日非要你的性命不可！”

耿电笑道：“ 很好，阎罗王请客，且看他是请你还是请我！”

两人再度交锋，年大成学了个乖，登时改变战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掌力使开，一招招都是重手法，叫耿电无法近身。耿电虽不至于给他的劈空掌所伤，但要想摆脱他的缠斗，跑回去照顾罗浩威，却也是不能的了。

罗浩威跳跃不灵，当下用“ 千斤坠 ”的重身法定住身形，牢牢地站稳马步，双足好似钉在地上。石错喝道：“ 还我兄弟的命来！”罗浩威冷冷说道：“ 你先问我这口刀肯不肯给你？”

石错以快刀、铁掌称雄江湖，此时早已拔出刀来，冷笑说道：“ 听说你得了秘传的五虎断门刀法，好，我就和你比刀，看看是你强还是我强？”

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转瞬之间，双刀已是碰击了十七八下。石错分明占了上风，但说也奇怪，却是屡攻不逞。原来罗浩威使的这套刀法以快斗快，不求守而自守，不务攻而猛攻，简直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假如石错把刀招放慢，由于功力远胜，十数招内就可杀他，但石错却不懂得其中奥妙。

不过罗浩威毕竟吃亏在受伤未曾痊愈，时间一长，快刀使出，已是力不从心。石错刀中夹掌，“ 砰 ”的一掌打着罗浩威左肩。罗浩威“ 哇 ”的吐出一口鲜血，身形晃了两晃。但他下盘功夫极稳，却未跌倒。

此时能够挪出身子帮忙他的只有一个杨浣青了。杨浣青的对手是娄人俊，功力虽然比她稍胜一筹，身法却是不及她的灵活。

杨浣青一见罗浩威形势不妙，立即使出穿花绕树的身法，以进为退，向娄人俊面前虚晃一鞭，一个“ 细胸巧翻云 ”，身形已是倒纵出数丈开外，落足之点，和石错距离甚近。软鞭一挥，鞭梢点到了石错后心的“ 风府穴 ”。

娄人俊喝道：“ 臭丫头，往哪里跑？”如影随形，跟踪急上。但还是慢了半步，只听得“ 嗤 ”的一声响，石错的背心添了一道鞭痕，着鞭之处，衣裳碎成片片。不过却避开了杨浣青的鞭梢点穴。

说时迟，那时快，娄人俊已是飞身扑到。杨浣青顾不得再打石错，一个

“ 风刮落花 ” 的身法，在电光石火之间，避招进招，化解了娄人俊的大擒拿手法。

石错接连吃了耿电和杨浣青的亏，气得暴怒如雷，喝道：“ 先杀了你这臭丫头，再杀姓罗这个小子！ ” 唰唰唰，反手连环三刀，呼的再加一招刀中夹掌。娄人俊抓紧时机，欺身直进，一招招凌厉的分筋错骨手法，向杨浣青猛攻不已。

杨浣青背腹受敌，登时险象环生，罗浩威顾不得自身危险，迈步向前，运刀如风，急攻石错，给杨浣青解困。

但是他是伤未痊愈，跳跃不灵的。脚步一动，却是给予强敌以可乘之机了。石错倏地一个转身，让娄人俊缠着杨浣青，刀锋自下向上一挑，趁着罗浩威脚步未稳，左掌一横，俨似利刃般的削向他的膝盖。

罗浩威正使到 “ 五虎断门刀 ” 的一招 “ 横云断峰 ” ，刀法是连续的斫下来的。但吃亏在下盘不稳，架住了石错的快刀，避不开他的铁掌。石错喝一声 “ 着！ ” 掌锋倏地从下削变为上击，罗浩威的钢刀给他击着刀柄，飞出手去。石错哈哈大笑，快刀劈下，只道这一刀必定可以取了罗浩威的性命。

不料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杨浣青的身形平地拔起，刚好接下了罗浩威那柄从半空中跌下来的缅刀，唰的一刀砍下来，正是罗浩威那一招刚才只使到一半的 “ 横云断峰 ” ，就像是罗浩威还在连续旋展 “ 五虎断门刀法 ” 似的。这一招守中寓攻，厉害无比，且又是出其不意，饶是石错刀法高明，也不得不连忙回刀护身。杨浣青的左手刀逼退了石错，右手的软鞭仍是丝毫不缓的向娄人俊下三路扫去。化解了他的大擒拿手攻势。

原来罗浩威的 “ 五虎断门刀法 ” 本是杨浣青代师父传授他的，故而这一路刀法在杨浣青手中使出，比罗浩威还要高明。

说时迟，那时快，杨浣青身形一飘一闪，已是靠近了罗浩威那边。两人背靠一棵大树，杨浣青把缅刀交回罗浩威，并肩御敌，刀鞭配合，对方已是不能再施各个击破的伎俩。

形势是好了一些，不过罗浩威终是受伤未愈，气力不加，两人联手，也只能有招架之功，并无还击之力。

另外两对，耿电和 “ 崆峒三煞 ” 之首的年大成堪堪打成平手。秦龙飞苦斗萨怒穷，形势却是比刚才的罗浩威还更恶劣了。

萨怒穷虽然对秦龙飞的毒掌颇有顾忌，但他数十年的功力，毕竟非同小可，远在秦龙飞之上。他与秦龙飞绕身游斗，稍合即分，一沾即退，距离经常保持在一丈开外，只用劈空掌力，已是足以困扰秦龙飞了。

罗浩威得杨浣青为他防护，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暗自想道：“ 耿大哥也是在苦斗中，杨姑娘不去帮他，却来帮我。他们对我这样好，我岂能只顾自己？ ” 推己及人，他见秦龙飞的形势最为恶劣，便即叫道：“ 杨姑娘，你先过去帮一帮秦大哥吧！ ”

哪知话犹未了，忽见秦龙飞与萨怒穷扭作一团，竟然骨碌碌的从山坡上滚下去了。

原来秦龙飞一来是不愿连累他们，二来他对萨怒穷恨如刺骨，早已抱定了与敌偕亡的决心。剧斗中突然扑上去就把萨怒穷抱住！萨怒穷的功力比他高强，这样的打法对他本来吃亏极大。萨怒穷想不到他竟会如此不顾自己，用上了这种市井之徒的打法。饶是他本领再高，也只能给秦龙飞拖下山坡去了。

耿电这一惊非同小可，折扇连挥，向年大成猛功，想要摆脱他的缠斗。但年大成是“崆峒三煞”之首，若论真实的本领，还在耿电之上。急切之间，耿电哪里摆脱得了？剧斗中耿电的折铁扇划破了他的衣裳，胸口却给他的劈空掌力一震，隐隐作痛。虽然还不至于受伤倒地，却是更处下风了。

杨浣青倒是可以勉强抽出身子的，但她若抽身，罗浩威势必丧命。杨浣青一咬银牙，心里想道：“我可不能为了救一个人而让另一个人送命，唯有希望秦龙飞死里逃生了。”

罗浩威喘着气叫道：“杨姑娘，你去看看秦大哥怎么样了？我不打紧，反正我要跑也跑不掉，大不了拼了这条命——”话未说完，石错快刀劈下，几乎砍着了他。

杨浣青软鞭一抖，俨似毒蛇吐信，点向石错胸前大穴，迫他回刀防身。说道：“罗大哥，你别胡思乱想，先把敌人打败。”

娄人俊哈哈大笑：“你们已是网底之鱼，还在做梦！”攻得越发紧了。

原来年大成、娄人俊、石错三个人都是同一心思，萨怒穷是死是生并不放在他们心上。他们正好趁着敌方心神纷乱之际，取胜“立功”。

耿电等人心急如焚，形势越来越险。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叫道：“在那边的可是耿大哥么？”声音从对面山坡上传来，仍似洪钟一样，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耿电喜出望外，连忙叫道：“不错，是我！凌大哥，你快来呀！”

就只几句话的时间，只见山坡上已经出现了两个人，跑在前面的是轰天雷！

原来轰天雷奉命找寻秦龙飞的下落，业已和来到长白山的丐帮弟子取得联络。和他一起来给他带路的这个人就是丐帮的六代弟子邵洛川。

说时迟，那时快，轰天雷已是跑上这面山坡，看得清楚交手的双方了。轰天雷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喝道：“好呀，原来又是你们这几个恶贼，今日给我碰上，绝不放过你们！”

娄人俊是领教过轰天雷的厉害的，见他来到，不由得大吃一惊。暗自想道：“我现在不过略占上风，轰天雷一来，只怕是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娄人俊打定“三十六着走为上着”的主意，虚晃一掌，转身便逃。他跑出数步，方始叫道：“风紧，扯呼！”

石错跟着逃跑，跑迟一步，给杨浣青唰的一鞭打个正着，脸上又再添了一道伤痕。幸亏不是伤着要害，仍然给他逃出去了。

年大成和轰天雷未曾会过，不知他的本领若何，但见娄、石二人相继逃走，心里亦知不妙，孤掌难鸣，当然也是只好逃了。

他的功力在耿电之上，他要跑耿电自然是拦他不住。但他最后逃跑，恰好碰上如飞赶来的轰天雷。

轰天雷更不打话，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一掌就劈过去。年大成哼了一声道：“你这小子倒是好横，好呀，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只道轰天雷本领再高，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功力无论如何料想比不上他。哪知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声如郁雷，年大成的胸口竟似压上一块大石，这一瞬间几乎透不过气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我二十年不出江湖，怎的却出了这许多本领了得的后生小子，一个比一个厉害！”

轰天雷硬接他的一掌，亦是感到胸中气血翻涌，待到第二掌劈出之时，年大成已是跑开了。

原来并非轰天雷的本领高于耿电，他们乃是各有所长，但轰天雷一来是天生神力，二来他练的霹雳掌，是以刚猛见长，三来他的气力未经消耗，而年大成却是和耿电恶斗了一场，此消彼长，年大成自是觉得他要比耿电更难对付了。其实若论真实的本领，他还是稍稍高于轰天雷的。

轰天雷喝道：“ 好呀！你这几个臭贼就想跑么？ ”耿电说道：“ 凌大哥，让这几个臭贼走吧，咱们还有更紧要的事情。 ”

其实轰天雷也是惦记着他的师弟，并非真的要追“ 穷寇 ”的。当下连忙问道：“ 对啦，我的秦师弟呢？听说他是和你们一起的。 ”

耿电说道：“ 我正要和你说，他，他—— ”

轰天雷心头一震，迫不及待的连忙问道：“ 他怎么样了？可是—— ”

耿电说道：“ 他刚才和萨怒穷扭打，打作一团，滚下山坡去了。咱们赶快去看！ ”

轰天雷还以为秦龙飞已遭不幸，听说只是滚下山坡，稍稍松了口气，当下一行五人，便即下去寻找。

第六十四回　死里逃生

只见斜坡上血迹斑斑，断断继继的连接成一条血线，怵目惊心。

轰天雷叫道：“秦师弟，秦师弟，你在哪儿？”荒山寂寂，哪里有人回答？

走到谷底，跟着血线寻找。杨浣青叫道：“那边好似藏有个人！”拨开乱草一看，只见萨怒穷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浑身瘀黑，面目浮肿，早已死了。

轰天雷心里想道：“看样子，他好似是着了师弟的毒掌，毒发身亡，但何以却不见师弟呢？难道他又是为了自惭，再次避开我么？”

众人分头寻找，把谷底都踏遍了，还是找不着秦龙飞，也没发现第二个人的尸体。轰天雷稍稍安心。

耿电说道：“咱们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但看这情形，你的师弟定然还在人间，很可能是给什么人救去了。咱们回去之后，再请丐帮的人多方打探吧。”此时天色已晚，轰天雷情知再找也是找不着的，无可奈何，只好依从他的话了。

耿电没有猜错，秦龙飞果然是给一个人救了去的。

他和萨怒穷扭作一团，滚下山坡。萨怒穷气力较大，一个鲤鱼打挺，把他压在下面，叉住他的喉咙。秦龙飞也使劲抓他，但给扼得透不过气，气力渐渐使不出来，眼前金星乱舞。

秦龙飞正自心里一凉，想道：“想不到我还是死在这老魔手里！”忽觉喉头一松，萨怒穷双手软绵绵的垂下，秦龙飞翻了个身，压着他狠狠地打，打了十数拳，萨怒穷动也不动，原来早已毒发身亡。

秦龙飞大喜叫道：“好呀，看你还能害我么？我终于报仇了，报了仇了！”

他发出的声音微弱之极，连自己也听不见，不禁吃了一惊：“我怎的哑了？”陡然间只觉地转天旋，一口气透不过来，便即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方才渐渐有了知觉。首先嗅到一缕幽香，十分舒服。接着感觉得到自己是睡在软绵绵的床上，有个人坐在他的旁边，呵气如兰。

秦龙飞大为奇怪，想道：“这是什么地方？倒好像是小姐的闺房。我怎的会躺在这里呢？”迷茫中渐渐恢复了一点记忆，想起了自己是在和萨怒穷搏斗，给萨怒穷扼住咽喉，心中犹有余悸，不觉喉头就发出声来。

忽听得一个温柔的声音在低唤他的名字：“龙飞，你醒了吗？你睁眼看看，看我是谁？”声音极其熟悉，正是他日思夜想，渴望一听的声音。

这柔媚的声音令得秦龙飞一颗心怦然跳动，不知不觉就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坐在他身旁的人可不正是完颜壁是谁？

“我是在做梦么？”秦龙飞喃喃说道。

完颜壁“噗嗤”一笑，把秦龙飞的中指纳入他的口中，笑道：“你咬一咬自己的指头试试。”很痛。秦龙飞知道确实不是梦了。

原来完颜壁一早得知消息，知道金光灿等人要去捉拿罗浩威，她便悄悄跟踪他们，却恰好碰上了秦龙飞。

完颜壁道：“龙哥，你还在怪我骗你吗？”

秦龙飞呆了好一会子，说道：“你两次救了我的性命，除了我的师兄，你是对我最好的人了。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如何还会怪你？但这里是什么地方？”

完颜壁道：“是御林军的营地，但这是我的帐幕，服侍我的都是我的亲

信女兵。”

秦龙飞心乱如麻，说道：“但毕竟是你们御林军的营地，你的爹爹，你的爹爹——”一时间不知怎样说才好了。

完颜壁道：“爹爹不会来的，这几天他忙得饭也没有功夫吃呢。”

秦龙飞稍稍安了点心，但却想道：“即使我在这里可以暂保安全，但你总还是完颜长之的女儿，你我如何能够长相厮守？”

完颜壁好似知道他的心思，低声说道：“现在我把你带来这里，将来你走的时候，我也会跟你走的。现在我要你听我的话，好好养伤，可别胡思乱想；将来你带我走，我也会好好听你话的。”

秦龙飞听得心里甜丝丝的，笑道：“你当真舍得抛弃富贵荣华吗？”

完颜壁道：“我早和你们的人说好了，你要是不信，有人可以给我作证明呢。”

秦龙飞怔了一怔，大为惊异，说道：“那人是谁？你和他说些什么？何以你能请他作证，难道他也像我这样，就在此地？”

完颜壁笑道：“不错，此人就在此地。”

刚刚说到这里，一个穿着金国宫娥服装的少女走进帐来，完颜壁道：“你看看她是谁？”那少女裣衽一礼，说道：“奏大哥，想不到在这里会见到你。这可好了，你的凌师兄也可以放心啦。”

秦龙飞呆得说不出话，这刹那间他又是欢喜，又是羞惭。而羞惭更多于欢喜，当真是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

原来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轰天雷的未婚妻吕玉瑶。

吕玉瑶却是落落大方地说道：“自从你在大都失踪，你的凌师兄白天晚上都在惦记着你。我们是特地跑到这儿打听你的消息的。”

秦龙飞定了定神，心里想道：“娄家庄那天晚上的事，想来她是尚未知道。不过那天晚上我几乎做了亏心之事，虽说未曾当真做了出来，亦已动了那个念头了。要是我不向她认错，怎有颜面对她？”

完颜壁见他面上一阵青一阵红，不觉皱了眉头，说道：“你见了师嫂，应该欢喜才是，却又在想些什么心事了？”

秦龙飞涩声说道：“师嫂，我、我做过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实在无颜——”

吕玉瑶笑着打断他的话道：“过去的事提它干嘛，你的师兄早已知道你一向好强的脾气，你就是无心得罪了他，他也不会怪你的。”原来吕玉瑶果然并不知道那天晚上娄家庄发生的事情，只道秦龙飞是因为曾经在自己的面前造过师兄的谣，以致感到无颜相见。

秦龙飞安下了心，说道：“你们虽然原谅我，我可不能原谅自己。我一定要向你们道歉，才得心安。”

吕玉瑶笑道：“那你已经道歉过了，应该可以安心养病啦。”

完颜壁“噗嗤”一笑，说道：“我当是什么大事，原来不过是和师兄赌气。你的师兄才不会像你这样孩子脾气呢。你不知道他肯让吕姐姐到我这里来，为的就是恐防有今日之事，是以要一个与我里应外合的人，设法救你。”

吕玉瑶把那天和轰天雷一起，在药王庙碰见翦长春那一班人，幸得完颜壁替他们解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秦龙飞，秦龙飞这才知道师兄为了要救自己，不惜叫吕玉瑶深入虎穴冒险，心里不由得既是感激之极，又是惭愧之极。

完颜璧笑道:“这你可以相信我了吧？我是三天之前就和你师兄谈好的，可知我不是存心骗你了。”

秦龙飞道：“可惜这里是你们御林军的营地，师嫂怎能溜出去向师兄报讯？”

完颜璧道：“总有办法好想的，这是我的事情，你就用不着担心了。”

刚刚说到这里，一个女兵进来报道：“郡主，王爷请你过去！”

完颜璧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事情？”

那女兵道：“不知道。王爷是叫卫士跑来传话的。”

完颜璧惴惴不安，可也没法不去见她爹爹。

完颜长之在帐幕里走来走去，似乎有着很重的心事。看见女儿进来，“哼”了一声说道：“璧儿，你干的好事？”

完颜璧吃了一惊，说道：“爹爹，我做了什么错事，惹你生气了？”

完颜长之道：“这两天我事情忙，未曾问你，你为什么和班建侯作对，不许他把秦龙飞抓回来？”

完颜璧松了口气，心里想道：“原来还是以前的那事情，我刚刚把秦龙飞救了回来，他却未曾知道。”当下装出一副大受委屈的神气，说道：“爹爹，我是为你着想呀，你反而怪我？”

完颜长之道:“哦，这倒是为我着想吗？你是怎样想法的，说来听听。”

完颜璧道：“爹爹，你不是怀疑秦龙飞偷了研经院的一本秘笈吗？”

完颜长之道:“不错，但这只是我要抓他回来的原因之一。他是梁山‘遗孽’，在他身上可以追查其他许多逆贼，你知不知道？”

完颜璧道:“我知道，我正是因此，才想要他心甘情愿的替咱们效劳。”

完颜长之道：“班建侯说你喜欢上这个小子！”

完颜璧杏脸飞红，装出忸怩的样子说道：“爹爹，我是假意和他要好的呀，否则他焉能为我们所用？”

完颜长之面色稍见缓和，微笑说道：“要是你能够当真使得他心甘情愿为我效劳，你就是真心真意爱上了他，我也不会怪你。”说至此处，面色一沉，“哼”了一声，接下去说道：“可是据我所知，这小子倔强得很，你的工夫好像是白费了呢！倒不如那天让班建侯抓他回来了！”

完颜璧说道：“爹爹，你曾经教过我‘忍、狠、等’三字诀，要叫一个倔强的小子软下来，好像檐头滴水，日子久了，才会水滴石穿，哪有这样快见功的？那天我拦阻班建侯抓他，正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呀！”

完颜长之也不知道女儿说的是真是假，但听得她这么说，也算“言之有理”，只好姑且相信她了。当下说道：“料想秦龙飞这小子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你软来不成，我就硬来。咱们暂且不谈这个小子，谈别的事情。”

完颜璧道：“女儿听爹爹吩咐。”完颜长之又哼了一声，说道：“你肯听我的话就好。”

完颜璧嘟着小嘴儿道：“我几时不听爹爹的话了？”

完颜长之道：“那你听着，过两天就是‘祭陵’的大日子，在这两天当中，你要特别小心才好。”

完颜璧应了一个“是”字，完颜长之继续说道：“据我所知，不但秦龙飞来到这里，轰天雷、闪电手和黑旋风也都来了。还有丐帮的人呢！”

完颜璧心里暗笑：“轰天雷的未婚妻子就陪着我呢，这些事用得着你告诉我？”

完颜长之继续说道：“什么风、云、雷、电，都不放在我的心上，但另外还有一个人亦已来到，这个人可就比他们厉害多了。”

完颜壁吃了一惊问道：“是谁？”心想什么人能令爹爹害怕？

完颜长之道：“是他们汉人的武林盟主李思南。”

完颜壁“啊”了一声，说道：“原来是李思南。咱们开的高手大会给他闹得烟消云散，大家都说他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怪不得爹爹提起他也有点害怕。”

完颜长之瞪她一眼，说道：“谁说我害怕李思南？我曾与他两次交手，都是未分胜负，我还想找他再决雌雄呢！”

完颜壁道：“那么现在不是机会来了？”

完颜长之道：“可惜他如今是拖雷元帅的贵宾，不看僧面看佛面，暂时我是不能动他的了。”

完颜壁诧异之极，说道：“什么，李思南会做拖雷的客人？”那天李思南来到那座破庙，是在她走了之后，故此她还未知。

完颜长之道：“他已经和拖雷元帅约好，过两天就要来访拖雷的。说不定他如今已在拖雷的帅帐里了。”

刚刚说到这里，翦长春进来报道：“拖雷元师请王爷过去。”完颜长之心惊道：“李思南已经来了吗？”

翦长春道：“听说是龙象法王来了，拖雷元帅请王爷过去相见。”

完颜长之松了口气，心想：“龙象法王来了，那就不怕李思南了。”问道：“那么李思南呢？”

翦长春道：“没有听说，我也不便打听，不知他来了没有。不过李思南曾托龙象法王的师弟传话，说是必定要来拜访拖雷元帅的。除非他说的乃是假话，否则在祭陵之前，想必会来。”

完颜长之道：“李思南胆大包天，料想不会虚张声势。这两天你可要小心点儿，多派卫士，加紧巡逻，没有我的准许，谁也不许私自进出营地。”

翦长春奉令退下，完颜壁心里暗暗叫苦，想道：“翦长春亲自主持巡逻，吕姑娘要出去报讯，恐怕难了。”

哪知令她叫苦的事情还在后头，翦长春走了之后，她跟着告退，完颜长之道：“你忙着回去做什么，等一会儿。”

完颜壁道：“父王有事，孩儿可是不便陪你去见拖雷啊。”

完颜长之道：“谁要你陪我去见拖雷？是我要一个人陪你回去。”

完颜壁吃了一惊，说道：“孩儿自己会走，何用人陪？这里是父王帅帐所在，料想也不会有敌人就敢闯了进来。”

完颜长之道：“我不是怕你走这段路会有危险，我是叫一个人陪你几天。在这几天之内，你不许离开她半步。”

完颜壁嗔道：“爹爹，你把我当作犯人啦！我犯了什么罪啦，你要找人监视我？”

完颜长之道：“我是怕你不听话，私自溜出营地去玩。有一个人陪你解闷有什么不好？哼，除非你心里怀着鬼胎！”

完颜壁知道父亲起了疑心，不敢多说。过了一会，一个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妇人走进来，向完颜长之请了个安，眉开眼笑地说道：“王爷有何吩咐？”

完颜长之道：“马大嫂，这几天你陪陪我的女儿，不许离她半步。”这个妇人不是别人，正是完颜壁最讨厌的那个马寡妇。

马寡妇眉开眼笑，说道：“只要郡主不讨厌我，我能够伺候郡主，那可是天大的福气了！”完颜璧心中咒骂，恨不得叫了出来：“我就是讨厌你，讨厌你！”

完颜长之板起脸道：“她就是讨厌你，你也要跟着她。她若胆敢对你怎样，你告诉我。”

马寡妇道：“小妇人不敢。”

完颜长之道：“不敢也要敢。但现在我不是问你敢不敢，我是要问璧儿，你能不能听我的话？我是要你受这位马大嫂的管束！”

完颜璧只好忍气吞声，说道：“女儿怎敢不听爹爹的话？马大嫂见多识广，女儿难得有这机会亲近她，也正是求之不得呢。”心里想道：“我先给你一顶高帽戴戴，慢慢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马寡妇以为完颜璧当真是喜欢她，一路上尽拣完颜璧喜欢的话来说，又夸耀她自己是如何得到完颜长之的信任。

完颜璧说道：“当然。父王要是不信任你，也不会叫你替他来看管我了。”

马寡妇道：“郡主，你别这么说，我只是奉命伺候你的。不过，——”说至此处，压低声音道：“王爷怕你窝藏秦龙飞这小子，又怕黑旋风这些人会偷偷跑来找你。但郡主你请放心，我是想要帮忙你的。说句实话，秦龙飞这小子人长得俏，武功也不错，郡主，你真的是喜欢他，我会给你作媒。我敢担保王爷听我劝告，答应你们的婚事。”

完颜璧道：“好，要是我当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托你作媒的。听说前几天你曾经和秦龙飞的师兄轰天雷与及黑旋风等人交过手，是吗？”

马寡妇面上一红，说道：“郡主，你的消息真是灵通，我是奉命和金光灿、朝元道人、观照和尚去搜捕秦龙飞与罗浩威的。不料碰上了轰天雷和黑旋风，还有两个鼎鼎大名的‘女匪’、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和谷涵虚的妻子严浣，当时是我们的人吃了一点亏。好在王爷不加怪罪。”

完颜璧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已经尽了力，爹爹焉能怪责你们？我猜爹爹还要嘉奖你们对他的忠心呢，对不对？”

马寡妇眉开眼笑，说道：“难得郡主这样明白道理，王爷更是那么宽宏大量。郡主猜得不错，王爷虽没怎样嘉奖我们，却仍是信任我们，要我们继续搜查偷入长白山的可疑人物。这可要比什么奖赏更令我们感到荣幸了！”

完颜璧心中一动，说道：“爹爹刚才交下命令给翦长春，叫他严密执行，任何人不许私自进出营地。那你们怎样出去搜查可疑人物？”

马寡妇得意洋洋地说道：“我们五个人是王爷特许进出的。”

完颜璧道：“哪五个人？”

马寡妇道：“就是班建侯、金光灿、朝元道人、观照和尚和我。”

完颜璧道：“你和朝元道人、观照和尚是今年才来王府，一向也不怎么露面的，是么？”

马寡妇道：“不错，我们来了未够一年，王爷就这样信任我们，真是令我们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完颜璧道：“班建侯是王府总管，金光灿是御林军的军官，营地的官兵都认识他们二人。但你们三个一向不大露面，碰上不认识你们的巡逻官兵，他们会相信你的话，让你随便进出营地吗？”

马寡妇暗暗好笑完颜璧的幼稚，说道：“这个郡主不用替我们担心，我们五个人都有王爷发给的一面金牌，到什么地方都行。御林军的官兵认不得

我，但一定认得这面金牌。”

完颜壁心头大喜，说道：“原来如此。”

回到女营，完颜壁道：“马大嫂，你有两个熟人在这里呢！”马寡妇不以为意，问道：“是谁？”

完颜壁淡淡说道：“待会儿你就知道。”说话之间，已是带领马寡妇踏入内帐。吕玉瑶出来迎接。

马寡妇吃了一惊，说道：“你、你不是吕姑娘吗？”

吕玉瑶牙关咬得格格作响，说道：“不错，多谢你还认得我！”

马寡妇已知不妙，说道：“吕姑娘，我和令表兄——”

吕玉瑶怒道：“你不提我的表兄也还罢了，你们狼狈为奸，几次三番的欺侮我，亏你还敢当着我的面提他。”原来吕玉瑶的表兄丘大成早已投身“王府”，做了一个第三流的爪牙。给他穿针引线的人就是这个马寡妇。

马寡妇忙道：“这可不关我的事。郡主，你给我说句好话。当时我是奉你爹爹之命。……”

完颜壁笑道：“先别提丘大成这小子，马大嫂，你还有一个熟人在这里呢，你见了她再说吧！”

帐幔揭开，秦龙飞已是坐在床上，睁着眼睛在盯着站在他面前的马寡妇了。

马寡妇这一惊非同小可，转身便要逃跑，完颜壁哪能容她跑掉，倏地出指便点了她的穴道。马寡妇的本领其实并不弱于完颜壁，不过她却怎敢和郡主对抗？完颜壁点倒她后，笑道：“用不着你替我去找秦龙飞啦。你是奉爹爹之命来监视我，怕我私自窝藏人犯的，如今你可以到爹爹那里告发我好领功劳了。不过吕姑娘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她有一笔帐要和你算。我想请你原谅，待你们把帐算清，那时再让你回去，你愿意吗？”

吕玉瑶得了完颜壁的暗示，已是无须有所顾忌，噼噼啪啪就打了马寡妇几记耳光。

马寡妇哭丧着脸道：“郡主，我是忠心对你的呀！我只有成全你的好事，决不会在王爷面前破坏你们的！”完颜壁不愿听她啰唆，用重手法再点了她的哑穴。

秦龙飞道：“这贱妇留她作甚？”

完颜壁道：“你的伤尚未痊愈，我不能和你立即离开。咱们倘若杀了她，过两天爹爹查问起来，我可是不好应付呢。”

秦龙飞笑道：“不错，这倒是我的糊涂了。我只觉得这贱人可恨，不知不觉又犯了急躁的脾气了。不过，你留下她，她就肯听你的话吗？”

完颜壁笑道：“我就要你设法令她听我的话。”

秦龙飞瞿然一省，说道：“不错，我有办法叫她听你的话！”说完了话，吸一口气，一掌向马寡妇背心拍下。原来他刚才沉思之际，乃是在积聚真气，好运毒功。

只见马寡妇脸上冷汗直流，肌肉痉挛，显然是痛苦得难以形容，只因给点了哑穴，要叫也叫不出来。秦龙飞笑道：“你别担心，死不了的。不过你不听话可不行了！”

马寡妇只觉体内如有无数毒蛇到处乱窜乱咬，痛得倒在地上打滚。她口里说不出话，只能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完颜壁皱眉道：“我不愿看她的丑态，如今谅她也不敢违背咱们，你就

暂且饶了她吧。”

秦龙飞道：“ 好，看在完颜姑娘的份上，让你少吃一点苦头。”又再一掌向她背心拍下，不过这一掌却是给她化解的。马寡妇痛苦减轻，抬起头来，眼光充满怨毒。秦龙飞冷笑道：“ 你已经中了毒，不得我的解毒药，每天就要发作一次，所受的痛苦就像刚才一样。你服不服？”马寡妇还有什么好说，唯有磕头的份儿。

完颜壁在她身上搜出那面金牌，叫一个心腹的侍女把马寡妇拉下去，严密看管。马寡妇精疲力竭，一口气转不过来，一拉出内帐，便即晕了过去。

秦龙飞道：“ 这是什么东西？”

完颜壁笑道：“ 我正愁吕姐姐走不出去，鬼使神差，却叫马寡妇给我送来这个宝贝。这是可以进出营地免受盘查的金牌，爹爹一共只发给五个人的。”

秦龙飞听她细说了刚才父女相会的经过，笑道：“ 这不是鬼使神差，这是你的爹爹送给你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完颜壁睨他一眼，说道：“ 你现在是乐得说风凉的话儿了，可怜我为你不知担多少惊受多少怕！”

秦龙飞道：“ 我知道，我会记着你的好处的。”这话当真是出自内心，此时他对完颜壁的怀疑，已是烟消云散，口中说着甜蜜的话儿，心里也是甜丝丝的。

吕玉瑶微笑道：“ 秦大哥，你在这里好好陪着壁姐。事不宜迟，我有了这面金牌，可要赶着去向你的师兄报讯了。”

完颜壁道：“ 且慢。”吕玉瑶道：“ 怎么？”完颜壁笑道：“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你这样年轻，虽然持有这面金牌，只怕还是有人起疑，我给你打扮打扮。”

她叫那心腹侍女进来，悄悄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跟着就给吕玉瑶‘ 打扮 ”。过了一会，那侍女把马寡妇的衣裳拿进来，完颜壁笑道：“ 吕姐姐，请你受点委屈，入里面换上这套衣裳。”吕玉瑶这才知道完颜壁是要她扮作马寡妇。

衣裳虽然不大合身，却还勉强可以将就，换了衣裳出来，完颜壁给她一面镜子，笑道：“ 你照一照镜子，看看扮得可像。”

吕玉瑶揽镜自照，不觉笑了起来，说道：“ 壁姐，想不到你还有如此高明的改容易貌的本领。可是把我扮成这样妖里妖气，给轰天雷看见，不气死他才怪。”

原来完颜壁的师父辛十四姑精通药物之学，不但是个擅于使毒的高手，而且工于改容易貌之术，所制的易容丹，能够化妍为媸，变丑作美，随心所欲。完颜壁觉得好玩，在她门下习艺之时，遂把她的这套本领，也一并学了过来。却想不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完颜壁笑道：“ 你是为了轰天雷的师弟才受这个委屈，他若是明白，只有加倍疼你，你担心什么？”送她出帐，故意嚷道：“ 马大嫂，你好走啊，恕我不远送了。”让附近的士兵听见。

吕玉瑶按照完颜壁的指点，从西北角出走，果然相当顺利，只是碰上两次盘查，金牌一扬，便即让她通过。

不料在她刚刚踏出御林军营地的范围之际，暮霭苍茫中，突然有几个御林军从草丛中窜出来，喝道：“ 好大胆的女贼，竟想偷进我们的营地吗？”还有一个军官叫道：“ 快来，快来，女贼在这里了！”一面叫一面张弓搭箭，

想要把一枝蛇焰箭射出。蛇焰箭是用作报警的讯号的，一射出就会有一团蓝色的火焰飞上半空。

吕玉瑶要杀这几个官兵不难，怕的是打草惊蛇，引起大队人马来追，那就糟了。幸亏她还算机灵，听这几个官兵的喝骂，其中颇有破绽，于是非但不逃，反而停下脚步，佯怒喝道：“你们胡说什么，谁是女贼？我正是奉了王爷之命出去搜查奸细的！”

那军官吃了一惊，连忙把弓箭放下，说道：“什么，你是奉王爷之命出去的吗？有何证据？”

吕玉瑶扬起金牌，说道：“你要不要拿过去仔细瞧瞧。”

此时双方距离极近，那几个官兵亦已看清楚她的形貌了。

和她距离最近的一个官兵失声叫道：“咱们看错人了，果然不是那个女贼！”

军官见了金牌，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连忙赔罪，说道：“对不住，只因刚才发现一个女贼，我们不能不加意提防。请你千万包涵包涵。你想必是马大嫂吧？”原来这个小军官虽然没有见过马寡妇，却也知道“王府”里有马寡妇这么一个人，甚得王爷宠信的。

吕玉瑶大剌剌地说道：“原来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刚才的事，不知不罪，饶了你吧。你们要搜查的女贼是谁，说给我听，让我帮你去追。”

那军官道：“我们也不知道她是谁？黄昏时分，发现她私自溜进营地。如今金将军已经去追她了。金将军叫我们在这里埋伏，防她再来。”

吕玉瑶道：“你说的金将军可是金光灿么？”那军官道：“正是。”

吕玉瑶装模作样地道：“那更好了，金光灿是我的老朋友，我去帮他，一定可以把女贼逮住。他们跑的是哪个方向？”

那军官道：“是正南方，一直通向明镜台那个方向。明镜台，你想必知道？”

吕玉瑶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轰天雷他们正是藏匿在明镜台，我去找他，可别要给金光灿碰上才好。”当下说道：“那地方我知道。你们在这里埋伏，小心点儿。”

吕玉瑶恐防他们起疑，继续向正南方跑去，暗自思量：“那‘女贼’不知是谁，论理我应助她一臂之力，但金光灿十分厉害，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别要救不了人，自己反而给金光灿捉了回去。我自己不打紧，但有谁给秦龙飞报讯？”

跑了一程，估计那几个官兵已是看不见她的背影，吕玉瑶正想绕个圈子，改换方向前往明镜台，忽听得侧面离地一里开外的山坡上有人大叫大嚷。

那人高声叫道：“李姑娘，你跑不了的，我已经看见你了。你别多疑，你的爹爹在我们王爷帐中，王爷拿他当作贵宾款待，哪有害他之理？我送你去见你的爹爹吧！”正是金光灿的声音。

跟着一个女子的声音冷笑说道：“你当我是小孩子吗，这么容易就会上你的当？”

金光灿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上当也好，不上当也好，反正你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了！乖乖地跟我回去，还可以少吃一点苦头。”

吕玉瑶心中一动，想道：“这个女子一定是凉州总管李益寿的女儿李芷芳无疑。”她虽然未见过李芷芳，但却知道轰天雷和耿电等人，都是要来救她的。倘能救得他们父女回去，凉州和祁连山联盟抗金，这可是一件头等的

大事。

本来吕玉瑶是要避开金光灿的，但当她知道了金光灿追捕的“女贼”是李芷芳之后，她如何还能置身事外？当下立即施展轻功，反而跑上这座山头。

暮霭苍茫，金光灿和李芷芳发现了她，都把她当作是马寡妇。

此时金光灿已把李芷芳逼进一个葫芦形的谷口，眼看就将追上。看见“马寡妇”来到，大喜叫道：“马大嫂，你到那头截她！最好将她活擒，别把她伤了。”

李芷芳骂道：“你这不要脸的淫妇，你来吧，我先和你拼了！”

说话之间，金光灿已然追到。李芷芳反手一刀，金光灿笑道：“你打不过我的，拼命也没有用，还是跟我去见王爷的好！”李芷芳骂道：“放你的屁，打不过也要和你打！”幸而金光灿不敢伤她，十数招内，李芷芳还能勉强抵挡。

吕玉瑶飞快赶来，金光灿想道：“我本来用不着她，也可以将这女娃子生擒。不过她来了也好，省我费许多气力。让她分一点功劳，那也算不了什么。”于是说道：“马大嫂，用你的捆仙绳捆她。”原来马寡妇武功算不得第一流，但却有一门本领，擅于用绳圈暗算敌人，趁着敌人冷不及防之际，抛出绳圈，套他双足。如今李芷芳已是给金光灿缠住，正是马寡妇可以偷施暗算的好机会。即使说破，李芷芳也是无法防御。

吕玉瑶学马寡妇的声音，捏着嗓子说道：“好的，我来啦！”金光灿忽地稍稍起了一点疑心，想道：“马寡妇的本领虽然不是怎么高明，但轻功却是不在我下。何以她飞快地跑来，还是落在我的后面这许多时候。声音也好似有点不对，难道她是患了小病？”

心念方动，忽地只觉右肩寒气沁肌，登时火辣辣的作痛。原来他已是给吕玉瑶突然刺过来的一剑，伤了他的肩膀。幸而他刚刚起了疑心，虽然冷不及防着了道儿，却还能够在那瞬息之间，心念一动，便即跃开，否则吃的亏一定更大了。

吕玉瑶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可惜未能刺穿他的琵琶骨！”连忙跟踪扑上，唰唰唰连环三剑，趁他立足未稳，刺他背心穴道。李芷芳又喜又惊，这刹那间却是不禁呆了。

金光灿大怒喝道：“你这小贼人，胆敢冒充马寡妇来暗算我！你到底是谁？”反手一剑，脚步虽然未稳，却是连人带剑，旋风似地转过身来，只是一招“龙飞九天”，就把吕玉瑶的攻势解了。

金光灿的功力和剑法都比吕玉瑶高明得多，盛怒之下，快剑疾攻，一口气刺出十七八剑。右肩虽然受伤，剑势仍是十分凌厉。倘非吕玉瑶这几个月来朝夕和轰天雷相处，彼此切磋，学了许多上乘的武功，这几招已是难以抵御。

李芷芳呆了一呆，叫道：“原来你不是马寡妇！”定下心神，挥刀急上，和吕玉瑶并肩御敌。

吕玉瑶是浙东大侠吕东岩之女，又跟轰天雷学了许多上乘武功，身兼两派之长，此时把平生所学全都发挥出来，急切之间，金光灿倒是奈何她不得了。激斗中，李芷芳双刀滚斫而上，吕玉瑶乘机一剑刺去，又在他左肩划开了一道伤口。

金光灿大怒，长剑一挑，把李芷芳的双刀荡过一边，剑锋倏转，直指吕玉瑶小腹，只是一招，把吕玉瑶也逼退了。他在受伤之后，居然还是如此了

得，李芷芳不禁暗暗吃惊。

殊不知他已是强弩之末，心中暗暗叫苦。原来他这一招满以为可以把李芷芳的双刀打落的，谁料竟是不能如愿。虽然逼退了吕玉瑶，他的脚步亦是不由得一个踉跄，连忙斜窜开去，不敢乘势追击。

吕玉瑶看出已有转机，心里想道：“我再吓他一吓，教他知难而退。”此时她方能够缓过口气，回答李芷芳道：“我是吕玉瑶，我和凌铁威一起来的。我们曾经到祁连山见过龙帮主，知道你的事情。”

李芷芳以前虽没见过吕玉瑶，但早已知道她和轰天雷是一双情侣，听她说出名字，这一喜当真是非同小可！连忙问道：“凌大哥呢？”

吕玉瑶挡了一剑，说道：“凌大哥和丐帮的陆帮主在后面，马上就会来到！”

金光灿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但轰天雷和丐帮的人已经来到长白山，这消息却是他早就听到了的，在这情形之下，他当然是宁可信其真，不敢断其无了。怯意一生，哪里还敢恋战？连忙剑交左手，唰唰唰几招凌厉的剑法，迫退了李芷芳，一个转身，拔步就跑。

吕玉瑶笑道：“穷寇莫追，由他去吧！”李芷芳等了一会，说道：“凌大哥和陆帮主呢，怎的还不见来？”

吕玉瑶寻觅山溪洗脸，一面走一面笑道：“陆帮主大概是不会来了，但凌铁威在明镜台，我们却是一定可以找得着的。”李芷芳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是吓跑金光灿的。”

刚刚说到这儿，只见两条人影向她们这边飞快地跑来。吕玉瑶大喜说道：“你瞧，我不是骗你，不用找他，他已来了。”原来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轰天雷和罗浩威，罗浩威的伤已经好了，这天刚好是他和轰天雷在明镜台下轮值把风。

第六十五回　虎穴群英

轰天雷内功造诣甚高，隐隐听得这边有金铁交鸣之声，料想有人厮杀，是以立即和罗浩威赶来一看，果然就发现了她们二人。

暮色苍茫，轰天雷急步跑来，一时间未能看得清楚，看见竟然是他最憎恨的“马寡妇”和李芷芳同在一起，不禁大吃一惊，喝道：“你，你这妖妇——”身子箭一般的向前射出，说到“妖妇”二字，和吕玉瑶的距离已经不过数步。轰天雷举起手掌，忽地一呆，心道：“这人好像不是马寡妇！”

吕玉瑶“噗嗤”一笑，说道：“凌大哥，你不认识我了么？”

轰天雷听了她的音声，方才知道是她。又是心惊，又是诧异，连忙问道：“瑶妹，你为何打扮成那妖妇的模样。”

吕玉瑶道：“待我洗了脸，慢慢告诉你。”说罢向罗浩威和李芷芳那边做了一个鬼脸。此时他们二人亦已见了面，患难之后重逢，悲喜交集，手执着手，急切间竟是说不出话。

轰天雷瞿然一省，悄悄笑道：“对，他们定有许多体己话儿要说，咱们走远一些。那边有条山溪。”

果然不出完颜壁所料，轰天雷明白原委之后，对他心爱的人不禁又是怜惜，又是感激。说道：“瑶妹，你为我吃尽苦飞，受尽委屈了。”吕玉瑶笑道：“你的事情不就是我的事情么？我是心甘情愿受这委屈的。可幸不负所托，找着了你的师弟。”轰天雷道：“对，待会儿咱们和大伙儿商量，怎样才能最妥当的把秦师弟救出来。”

罗、李二人都是死里逃生的，劫后重逢，恍如隔世。心情的激动，比轰天雷、吕玉瑶犹有过之。两人执手相看，过了一会，罗浩威方始能够说出话来：“听说你大病一场，幸亏孟、严两位女侠找着了你，但我昨晚和凌大哥、耿大哥他们回到明镜台，却又见不着你，真是令我焦急不安，可喜现在终于见着你了。”

李芷芳满怀歉意，说道：“要是我知道你昨晚会到明镜台来，我也不会偷偷出去了。你的伤好了吗？”罗浩威道：“早已好了。你昨天一个人离开明镜台，是到哪儿去的？”刚刚说到这里，只见又有两条人影飞快跑来，这两个人正是褚云峰的妻子孟明霞和谷涵虚的妻子严浣。两人不约而同的大喜叫道：“李姑娘，你回来了。这位姑娘是——”

李芷芳道：“这位吕玉瑶姐姐是刚从完颜长之的女儿那里来的，她是凌大哥——”蓦地想起自己虽然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可是他们并未成亲，却不知要怎样介绍才好了。

不过孟、严早就知道轰天雷和吕玉瑶的事情，却是用不着她来介绍了。当下笑道：“吕姑娘，我们正在盼望你回来呢。你在那边探听到什么消息？”

吕玉瑶道：“我见到了凌大哥的师弟秦龙飞，也见到了明慧公主。”

孟明霞道：“啊，明慧公主果然也来了。只不知李盟主这次能不能够见着她？我也希望能够见着她的一面。”想起过去三个人的交情，不觉倍增念旧之感。

吕玉瑶道：“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拖雷请完颜长之过去，据完颜壁的猜想，说不定就是因为李盟主已经到了。”

严浣说道：“吕姑娘，你打听到的消息倒是不少呀！”

轰天雷道：“咱们回去慢慢再说吧。”

回到了明镜台，与褚云峰、谷涵虚、耿电、杨浣青等人相见，皆大欢喜，不必细表。

吕玉瑶把这几天在完颜壁那里的所见所闻，一一说了出来。杨浣青笑道：“李姑娘，你可以安心啦。令尊虽然是被软禁，完颜长之可还不敢伤害他。咱们大伙儿总有办法救出令尊，你无须一个人去冒险了。”

李芷芳脸上一红，说道：“不错，这次是我犯了急躁的毛病，几乎误了大事。”原来孟、严等人那天将她从满族大夫鄂卜苏的家里接上明镜台，因她病后需要调治，强迫她在山洞休养。李芷芳不知外间的消息，挂念着父亲的安危，发了小姐脾气，别人不许她走动，她就偏偏要溜出去，闯到金兵的营地，希望能够打听到父亲的消息的。

轰天雷道：“论目前的处境，似乎还是我那师弟的处境更为危险，马寡妇的事情迟早必然会泄漏的。”

褚云峰道：“当然咱们应该派人去帮忙他，不过也得想个妥善的办法。”

吕玉瑶道：“我有完颜长之的一个金牌，也许还能派上用场。”当下向众人解说这个金牌的作用。

孟明霞道：“你已经给金光灿识破，金光灿回去，难道不会查究这桩事情？”

吕玉瑶道：“巡逻营地的金国官兵是只认金牌不认人的。除非完颜长之亲自下令吊销这面金牌，否则咱们还是有机可乘。但完颜长之如今已给拖雷召去，金光灿也未必能够见得到他。”接着又笑道：“至于那个马寡妇，她已经给秦龙飞用毒掌炮制得帖帖服服，纵使金光灿有胆跑去完颜壁那里查问，马寡妇也是没胆将真相告诉他。”

褚云峰沉吟半晌，说道：“虽然有点冒险，但也值得试试。”

轰天雷道：“褚大哥，你让我去把师弟接出来好吗？”

褚云峰摇了摇头，说道：“你进出女营，不大妥当。”

杨浣青道：“那么我去最好。一来我可以顺便去找师父，二来我和完颜壁已经是不打不成相识，她认得我。”要知杨浣青的师父武林天骄乃是金国的贝子，这次的“祭陵大典”，料想他会跑去凑凑热闹，乘机暗中相助群雄。

杨浣青还有第三个理由没说出来，她的轻功在众女侠中是最高明的一个。比起其他的人，也只不过略输给耿电而已。

孟明霞道：“你去倒是比较适当。不过我却有点害怕你，你——”

杨浣青笑道：“你怕我喜欢胡闹，是吗？那么，我、我和耿大哥一起去。反正这面金牌并不限定只许一个人使用，而且我们也未必就要用到这面金牌。”

严浣笑道：“你用不着多找藉口了，我知道你离不开你的耿大哥。褚师兄，那你就答应她吧。”

轰天雷情知自己的轻功比不上他们两个，于是笑道：“那么救我师弟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两位了。我也不和你们争啦。”

商议已定，耿、杨二人当晚便即动身。不过群雄更关心的事情还是李思南此行的成败，这件事情他们可是一点忙也帮不上的。只能在明镜台焦急的等待了。

明镜台的群雄在为着李思南的安危而担心，但还有一个人，她对李思南的关心，只有在他们之上，决不在他们之下的。这个人是明慧公主。

这天中午时分，完颜壁派遣一个心腹侍女来请云中燕。云中燕曾在她的

“王府”住过几天，本来早就相识，但因她是完颜长之的女儿，又是辛十四姑的弟子，她的父亲和师父都是云中燕讨厌的人，是以不愿和她来往。

初时云中燕还是不想去的，那侍女问去之后，她和姑母说道：“哼，完颜壁好大的架子，咱们是客人，她不先来拜访咱们，却要我去见她。”

明慧公主劝她道：“她在大都曾经招待过你，你去拜会她也是应该的。何必计较这些小节。”

云中燕道：“按理说她应该请你才对，你是长辈，她不请你，却只单独请我，我才不高兴去呢。”

明慧公主笑道：“她和你一般年纪，年轻人当然比较谈得来。你就去一趟吧，听听外间有些什么消息也好。”

云中燕这几天闷在帐幕里也想出外走动走动，听得姑母这么说，心中想道：“不错，她是完颜长之的女儿，说不定可以从她的口里知道一些我想要知道的事情。反正我又没别的地方可去。”这才勉强答应了。

这一去直到傍晚时分方始回来，明慧公主见她神色不定，似喜似忧，不觉有点诧异，笑道：“看来你们还谈得很投机呢，否则不会去了这许多时候。”

云中燕道：“她的父亲很坏，她的师父也是邪派中出名的女魔头。想不到她的为人却是很好，好得简直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明慧公主笑道：“是吗？莲出污泥而下染，父母和儿女不是一样，那也并不稀奇。但我猜想她一定是有求于你，是吗？”

云中燕道：“姑姑，你猜对了。这件事我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明慧公主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云中燕道：“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汉人的武林盟主李思南来了。”

明慧公主呆了一呆，半晌，低声说道：“啊，原来是他来了。”

云中燕道：“姑姑，听说你年轻的时候，和这位李盟主的交情很是不错。”

明慧公主心头鹿撞，半晌，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道：“二十年前，李思南曾经在和林和我一起打猎，那时我也是像你现在一样年轻。他帮过我的忙，我也帮过他的忙。不过这些事情都已过去了，如今他见了我只怕也未必认识我了。”

云中燕道：“姑姑，当时你曾经喜欢过他，对吗？”

明慧公主面上一红，说道：“过去的事再提它干嘛？他的妻子是和他患难之交的一个十分可爱的姑娘，我只盼望他们能够白头终老。他们得到幸福，我也感到快慰。”

云中燕心头一沉，想道：“要是风大哥也像李恩南一样，娶了别的女子，恐怕我是不会像姑母一样看得开了。”

明慧公主道：“完颜壁要你帮她什么忙？”心想：“难道就是和李思南有关？”

二中燕道：“姑姑，你不想先知道李思南的消息吗？”

明慧公主道：“他、他现在是在哪儿？”

云中燕道：“确实的消息还没知道，不过据完颜壁说，恐怕他现在已经到了四叔那儿了。”

明慧公主吃了一惊，说道：“他要来见拖雷？”

云中燕道：“是呀，听说三天之前，他已经托龙象法王的师弟传话给四叔了。”

明慧公主喃喃说道：“为什么，为什么？”

云中燕道：“ 完颜壁也不知他是为的什么。不过他的父亲已给四叔请去，她说，听她父亲的口风，多半就是四叔找他去作陪客的。 ”

明慧公主道：“ 她要咱们帮李思南的忙？ ”

云中燕道：“ 这倒不是。她并不知姑姑和李思南的交情，我当然也没告诉她。不过她为了要得到我的帮忙，不能不先告诉我这个消息。 ”

明慧公主道：“ 她的父亲掌握金国兵马大权，有什么事要你帮忙？ ”

云中燕道：“ 姑姑，我以前告诉过你，我在中原认识几个少年英雄，其中一个名叫凌铁威，绰号轰天雷，你还记得吗？ ”

明慧公主笑道：“ 我早已听得木华黎说了，听说你和三位汉人的少年英雄，合称风云雷电。另外两人，一个是屠百城的弟子，绰号黑旋风的风天扬，一个是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外号闪电手的耿电。还听说你和黑旋风的交情很不错呢。 ”

云中燕面上一红，但她也不隐瞒心事，叹口气道：“ 姑姑，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

明慧公主凄然一笑，说道：“ 傻孩子，你的情形和我不同。李思南是早已有了未婚妻的，黑旋风如果也是这样，他就不会爱上你了。 ”

云中燕低下了头，说道：“ 他对我很好，我知道他没有别的女人。 ”

明慧公主道：“ 那你还担什么心？但我却有一事不明。 ”

云中燕道：“ 姑姑要问何事？ ”

明慧公主道：“ 你为什么单独提起轰天雷，照理你最关心的应该是黑旋风才对。 ”

云中燕脸泛红晕，说道：“ 姑姑又拿我取笑了。我之所以先提起轰天雷，那是因为他的师弟秦龙飞如今正是在完颜壁那里。 ”

明慧公主怔了一怔，随即恍然大悟，笑道：“ 如此说来，她倒是比你大胆多了，居然敢把情郎收藏在她的帐幕。 ”

云中燕道：“ 秦龙飞是在她那里养伤的。 ”

明慧公主说道：“ 敢情完颜壁就是为了她的情郎求你帮忙？ ”

云中燕点了点头，说道：“ 她已经派人溜出去向轰天雷报讯了。据说黑旋风和耿电都已经和轰天雷先后到了长白山，他们会设法来救秦龙飞的。不过完颜壁为了预防万一，假如外援无法来到时，她希望咱们能够替她保护秦龙飞。姑姑，这个忙咱们帮她不帮？ ”

明慧公主笑道：“ 你都已经答应她了吧？还来问我。 ” 云中燕给她说中，忸怩说道：“ 我答应了也没有用，一定要你帮忙才行。 ”

明慧公主笑道：“ 黑旋风已经来到了长白山，你有机会见得着他了。要是你能帮忙他们救出轰天雷的师弟，黑旋风也一定感激你的。这个顺水人情，我还能不送给你吗？好，到必要的时候，你尽管用我的名义，向完颜长之讨个情吧。或者，把轰天雷那个师弟，接过咱们这边也行。 ”

云中燕放下了心，说道：“ 现在还用不着这样做，完颜壁要亲自照料她的情郎呢。不过有了姑姑这道护身符，我也可以替他们放心了。 ”

云中燕放下一重心事，明慧公主却是更增忧虑，心里想道：“ 李思南的身份远非秦龙飞可比，帮秦龙飞的忙容易，帮他的忙可就难了。唉，不知他为了什么要冒这样大的风险，来见四哥？四哥和他虽然是换过哈达的异姓兄弟，但今时不同往日，四哥正要继承爹爹的遗志，把中原变作蒙古人的牧场，李思南是中原武林领袖，正是他的障碍，他能够容得李思南吗？ ”

往事历历，都上心头。想起昔日的交情，想起李思南目前的处境，明慧公主不禁咬了咬牙，心道：“李思南倘有不测之祸，除了我还有何人能够救他？虽然我要救他亦是殊无把握，但总得想个办法才好。唉，他现在不知已经到了四哥那里没有？”

不知不觉已是午夜时分，姑侄二人都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忽听得一缕萧声，远远传来。

萧声好似游丝，从空而降，透入帐幕，音细中清，十分悦耳。

云中燕坐了起来，说道：“咦，这么晚了，还有谁在外面吹萧？”蒙古的士兵也常有晚间聚饮吹起胡笳助兴之事，但萧笛是流行在汉人们的乐器，蒙古士兵懂得吹萧的却是绝少。

明慧公主的武学造诣比云中燕高得多，听这萧声远远传来，还是如此清楚。这分明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

明慧公主思疑不定，披衣起床，说道：“待我出去看看。”

这晚月色朦胧，明慧公主展开绝顶轻功，向那萧声来处寻觅，跑上山头，果然看见一个黑衣汉子在一棵大树下吹萧。

明慧公主心跳加剧，急忙向他跑去。那人也似乎发现了她，迎上前来。明慧公主怔了一怔，失声叫道：“你、你——”

那人说道：“我是檀羽冲，对不住，扰了公主的清梦了。”原来并非李思南，却是金国的贝子武林天骄檀羽冲。

明慧公主虽然大失所望，但能够见到武林天骄，总胜于自己孤立无援。当下定了定神，说道：“檀贝子，你敢情是有事要找我么？”

武林天骄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不错，我是为了李思南来的。”

明慧公主一颗心怦怦地跳，连忙问道：“李思南，他、他怎么样了？”

武林天骄说道：“他现在正在拖雷帐中！”

明慧公主“啊呀”一声，说道：“是不是那边已经动手了？”

武林天骄道：“还没有。不过，我恐怕他会有危险。拖雷帐下有龙象法王和无妄上人，完颜长之刚才也到拖雷那儿了。”言下之意，不说明慧公主也已知道，李思南本领再高，也是决计敌不过这三个顶儿尖儿的高手的。

明慧公主道：“那怎么办？拖雷和我虽是兄妹，但他不会听我的话的。”

武林天骄说道：“我知道完颜长之和拖雷之间的一件秘密，只要你帮我的忙，咱们或者还有办法可想。不过，要你抛头露面，你可愿意？”

明慧公主说道：“为了李思南，我什么事情也愿意做。”她知道武林天骄是李思南的朋友，是以在武林天骄的面前，她也顾不得掩饰自己的真情了。

武林天骄道：“好，那么请你马上带我去拖雷那儿。”

明慧公主无暇回去告诉云中燕，只好便即与武林天骄同行。武林天骄也是在路上方始有暇把那个秘密告诉她。

明慧公主与武林天骄离开这座山头的时候，却有两条黑影，飞快地跑上山来。

这两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奉命偷入金兵营地，想要来救秦龙飞的耿电和杨浣青。他们是给武林天骄引来的。 耿、杨二人轻功超卓，这天晚上，偷偷的进入营地，果然连马寡妇的那面金牌都没有用过。

不过，他们却碰上一个难题，不知完颜壁的女营是在何处。李芷芳虽然曾把方向和女营附近的地形告诉他们，但在黑夜之中，又是敌人的营地，他们哪有余暇从容寻觅？

正在他们感到茫无头绪之际，忽听得萧声从那座山头隐隐传来。

杨浣青喜出望外，说道：“这是我师父的萧声，找不着完颜璧不打紧，见得着他老人家就好了。”

可惜他们来迟了一步，当他们到达这座山头之时，武林天骄和明慧公主早已走了。

杨浣青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叫道：“师父，师父！”刚叫得两声，忽听得有人喝道：“是谁在上面？”跟着另一个人说道：“好像是个女的，咱们上去看看！”

耿、杨二人大吃一惊，原来发现他们踪迹的那两个人，乃是完颜长之“王府”的总管班建侯和班建侯的老搭档——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

这两人名列金国三大高手之内，耿电和杨浣青与他们单打独斗只怕也抵敌不过，何况还是在他们的地方。而马寡妇那面金牌，用来吓骗别人可以，却是决计骗不过他们的。

当下耿、杨二人只有逃跑，班、翦二人的轻功亦是不弱，虽然追不上他们，却已发现他们的背影，锲而不舍的衔尾急追。

翦长春道：“好像是一男一女！”班建侯喝道：“给我站着！”随手拾起两颗石子，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向耿、杨二人飞去。

班建侯的内功非同小可，百步之外，一颗小小的石子飞来，耿电折扇一拨，打落石子，腕口亦是一麻。杨浣青则是凭着超妙的轻功，在间不容发之际恰好避开的。

班建侯不住飞出石子，耿、杨二人应付他的暗器，双方的距离渐渐拉紧了一些。不知不觉已是从山上追到山下，耿、杨二人忽地发现树林里有十几座营帐。

这晚月色朦胧，但帐幕外巡逻的女兵，仍是隐约可见。

杨浣青又惊又喜，悄悄说道：“不知是否完颜璧的女营？”

耿电说道：“看地形不像。”

杨浣青在他耳边笑道：“管它是也不是，咱们随便钻进一座帐幕，看班建侯可敢入去搜查？”

耿电皱皱眉头，说道：“这是女营，你可以进去，我却不行。”

杨浣青道：“事急马行田。这个时候，你还顾忌这许多作甚？”此时他们已经绕到一座帐幕后面，巡逻的女兵还没发现他们。耿电兀是拿不定主意。

议论未定，班建侯和翦长春亦已来到这个营地了。他们发现林中的女兵，不禁都是骤吃一惊，不约而同的停下脚步。

就在此时，只听得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斥道：“什么人这样大胆，擅闯禁地！”

原来他们只顾追踪耿、杨二人，不知不觉追到了明慧公主的女营营地。斥责他们的人正是云中燕。

云中燕等了许久，不见姑姑回来，心里正要焦急。一听得外面似有人声，连忙跑出来。看见了班、翦二人，亦是大感意外。

班建侯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行礼，说道：“公主息怒，我是完颜王爷的总管班建侯，他是御林军的副统领翦长春。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

话未说完，云中燕已是柳眉倒竖，哼了一声，斥道：“你们是奉了王爷之命来欺侮我吗？”

班建侯吓得直打哆嗦，说道：“不、不，公主，你、你误会了，我、我

们……”

云中燕冷笑道：“你、你们什么？三更半夜，跑到我们的女营，这是什么道理？叫你们的王爷来，我倒要问一问，这真的是他的命令，还是你们狐假虎威？”

云中燕连珠炮似的发话，班、翦二人欲辩无从，只是低头弯腰，受她训斥。好不容易，等到云中燕的斥骂告了一个段落，班建侯方能松一口气，说道：“公主请容小人禀告，我们是奉了王爷之命，严防奸细混进来的。刚才我们发现有两个可疑的人物，似是一男一女，跑到公主这里。我们追踪奸细，误入禁地，这是无心之失，请公主原谅。那两个奸细——”

云中燕冷笑道：“好呀，原来你是到这里搜查奸细来了。那两个奸细是我收藏起来了，你到我的帐幕搜吧！”

班建侯忙赔笑脸，说道：“公主说笑了。小人纵有天大的胆了，也不敢这样无礼。我只是想请问公主，有没有发现那两个奸细罢了。”

云中燕道：“你不问别人，偏来问我，哼，这不是分明对我怀有疑心么？好，那我现在就干脆告诉你吧，今晚在我的营地里只发现你们两个是外来的人，除非你们就是奸细！”

班建侯给她弄得啼美皆非，只好讪讪说道：“既然没有发现，那么小人告退了。明慧公主——”

云中燕冷冷说道：“你要我姑姑出来迎接你们吗？”

班建侯忙道：“小人怎敢扰明慧公主清梦，只是想请公主在她老人家面前，替我们请安。”

云中燕道：“知道了。我和姑姑的清梦早已给你们打扰了啦。”

杨浣青待他们去得远了，噗嗤一笑，在帐幕后面和耿电走了出来，笑道：“云姐姐，奸细自己来了，你不用费神寻找啦！”

云中燕见是他们二人，又惊又喜，问道：“你们怎么来的？”

杨浣青道：“说来话长，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黑旋风在明镜台，他是特地来寻找你的。”

云中燕面上一红，说道：“我已经知道了。咱们进去慢慢说吧。”

云中燕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说道：“你们来得正好，今日日间，完颜壁找我到她那里会面，她正在盼望你们来救秦龙飞呢。杨姐姐，委屈你扮作我的宫娥，我叫一个心腹侍女陪你去完颜壁那儿，不过耿大哥却是不便同往，只好请耿大哥暂且留在这里一会。”

杨浣青道：“明慧公主呢？你们不是住在一起的吗？”

云中燕道：“我正想问你们呢？你们没有看见我的姑姑？”

杨浣青诧道：“明慧公主也是刚才出去的吗？”

云中燕道：“是呀，她是听见萧声，出去看看吹萧的人是谁的？”

杨浣青道：“吹萧的人是我的师父。”

云中燕又喜又惊，说道：“原来是令师檀大侠，怪不得有那么深湛的传音入密的内功。你们师徒可曾会面？”

杨浣青道：“要是我和师父一起，班建侯如何还敢追踪我们？不过我虽然没有见着师父，他的萧声我却是听得十分熟悉的了。”

云中燕沉吟半晌，说道：“令师多半是为了李大侠而来，依我猜想，我的姑姑恐怕陪他一同去找我的四叔了。”

杨浣青道：“班建侯和翦长春二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轻易放过我们。刚才

他们请见明慧公主，我猜他们恐怕亦已是对你的姑姑起了疑心。”

云中燕道：“他们又能怎样？”

杨浣青道：“完颜长之如今在你四叔帐中，要是他们去求见你的四叔，倒是不可不防。”

云中燕想了一想，说道：“四叔如今正有着紧要的事情，未必有空接见他们。不过咱们当然也是要谨慎一些的好。”

耿电说道：“我在这里反正闲着没事，不如我到拖雷那里一探。虽然帮不上李盟主的忙，但有檀大侠与李盟主在那里，我倒是不用害怕。多一个人供他奔跑也是好的。”

云中燕知他心意，想道：“他是一个男子，在这女营，自是难免觉得有点不便。万一四叔当真来到我这里查搜奸细，我也是自身难保。虽然这个可能是微乎其微。”

于是云中燕在沉吟片刻之后，说道：“你到我四叔那儿，危险也是很大。”耿电笑道：“我若怕危险，也不敢深入虎穴了。李盟主的事情，我们都是非常关心的。”云中燕道：“既然如此，那么待我画一张地图给你。”跟着对杨浣青交代，说道：“要是完颜壁那边有甚危险，你接了秦龙飞出来，为了小心起见，不可径回这里。你看清楚，要是我有一盏红灯挂在帐外，你才可以放心回来。”杨浣青道：“我理会得。”当下入内更衣，过了一会，扮作宫娥出来。此时云中燕的地图亦已画好交给了耿电。他们便即分道扬镳，各干各的去了。

他们都没料错，李思南此刻正是在拖雷的“帅帐”之中。

虽然还没动武的事情发生，但是唇枪舌剑，那气氛的紧张却是比动武更甚！

这天黄昏时分，李思南独自一人，堂堂正正地走到拖雷“帅帐”求见。

拖雷的守卫都是蒙古有名的武士，其中不乏和李思南相识的人，突然见他出现，不禁都是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人真是有神出鬼没的本领，完颜长之防范得那样周密，他竟然能够通过金兵的营地，径自就到我们这里，我们的巡逻士兵，竟然也都好像还在梦里，丝毫不知。”

拖雷早已有所准备，得到通报，便即出来迎接，哈哈笑道：“思南安答（蒙古话兄弟之意）果是信人，当真来了。说实在话，前两天我听到无妄大师替你捎来的口信，我还不大相信你会当真来呢。嘿嘿，思南安答，这十多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你，想不到咱们居然还能够见面：这次你可要多住些时，咱们好好一叙兄弟之情。”

李思南淡淡说道：“我可不是为了叙旧来的。”

拖雷笑道：“安答，你谈公事也好，谈私事也好，我都一样欢迎。咱们进去谈吧。”当下吩咐卫士，在帐外严密守卫，不得他的特许，谁都不许进来。

在“帅帐”当中的一座“内帐”里，龙象法王早已在那里等候。

拖雷笑道：“你们也是老相识了。思南安答，你不反对法王在座吧？”

龙象法王合什说道：“李大侠，贫道在大都完颜王爷的府上，有幸见识过李大侠的超卓武功，委实十分仰慕，实是盼望能有机会再和李大侠切磋，还望李大侠不吝指教。”

李思南道：“法玉客气。不过我今日却是没有心情和别人谈论武功。法王倘若一定要和我切磋，那就另订日期吧。”

龙象法王笑道：“ 李大侠误会了，我说的切磋并非比武。你是我们元帅的安答，真的动手，那不也太伤了和气吗？ ”

李思南道：“ 那么以后我再向法王请教吧，你要怎么切磋都行。 ”弦外之音，自是不欢迎龙象法王在座了。

拖雷说道：“ 法王是我们蒙古国师，思南安答，你若要谈公事，法王在座，亦是无妨。 ”

李思南一想，已经明白拖雷心意，拖雷是怕受他胁持，故而必须龙象法王在旁保护。李思南想道：“ 你也忒小看我了，但若非如此，谅你也不能安心。 ”于是便不再出声，让龙象法王入座。

坐定之后，拖雷单刀直入的便问李思南道：“ 你这次在长白山出现，当真是令我意想不到。你到底因何而来，可以告诉我吗？ ”

李思南也单刀直入的回答他道：“ 你因何而来，我也就是因何而来。 ”

拖雷皱了皱眉问，笑道：“ 思南安答，你这话倒像老和尚的偈语，叫我越听越糊涂了。我是应金国皇帝之请，来参加他们的祭陵大典的。难道完颜雍也有邀请你吗？ ”

李思南道：“ 你是以参加祭陵大典为名，来察看金国的虚实吧？ ”

拖雷哈哈笑道：“ 咱们是八拜之交，我也无须瞒你。不错，我是有并吞金国的雄图。那么，你是来帮忙我了？ ”

李思南亢声说道：“ 刚刚相反，我是反对你进犯中原！ ”

拖雷说道：“ 你们宋国和金国是世仇，我给你们灭了金国，不正是对你们有大大的好处吗？ ”

李思南道：“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要反对你们吧。第一、中原本是我们宋国的地方，给金国占去。我们不能让蒙古士兵又再践踏我们的土地，伤害我们的百姓。你们和金国打仗，受害最大的还是我们汉人。第二、我知道你的计划，你在吞金之后，就要灭宋。 ”

拖雷说道：“ 你错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正在派遣密使，和你们宋国皇帝密商。如今宋国皇帝已经决定和我蒙古联盟，夹攻金国。我们替宋国收复失地，宋国供应我们粮草。 ”

李思南道：“ 收复失地是我们汉人的责任，无须你们越俎代庖。而且我知道你的所谓‘ 联盟 ’，只不过是骗人的玩意！ ”

拖雷变了面色，说道：“ 思南安答，你也未免太多疑了。幸亏你和我是八拜之交，要是别人在我面前说这句话—— ”

李思南道：“ 你就要把他拉出去斩首示众了，是吗？嘿嘿，我李思南若是怕死，那也不会来了。 ”

拖雷冷冷说道：“ 那么你这次的来意，是想凭我们结拜之情，求我不要打你们宋国吗？ ”

李思南道：“ 你说错了，我不是求你，我是为你们蒙古着想，劝你消除这个野心。否则你若定要妄动干戈，汉人固然要受灾难，对你们蒙古。只怕也是祸患非小！ ”

拖雷冷笑道：“ 我们蒙古的骑兵天下无故，自先父立国之后，数十年间，横行欧亚，灭国无数，也不见有什么祸患！ ”

李思南道：“ 被你们灭亡的国家，焉能和中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百姓比你们多不止百倍，土地比你们不止广十倍，更有数千年的文化，岂是你们可以轻易征服得了的？纵或你们一时得逞，也不过像是以蛇吞象罢

了，当真吞得下去吗？你们穷兵黩武，只能令你们好像坐在火药堆上一样。你们越残暴，百姓的反抗也就越大。一旦火药爆炸，受毁灭的恐怕就不仅是你一个人了。”

拖雷冷笑道，“你来是恫吓我吗？”

李思南道：“你自己仔细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拖雷说道：“有道理也罢，没道理也罢，先父要把天下变作我们蒙古人牧场的遗志，我必须承继。有什么后患那也是后话，我顾不了！”

李恩南亢声说道，“好，那么你是一意孤行的了？”

拖雷说道：“我只是想要知道，要是我们蒙古大军开入中原，你将如何？”

李思南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必将与中原豪杰，合力同心，抵抗你们的入侵！”

拖雷哈哈一笑，说道：“你们所谓‘中原豪杰，，武功或者都很不错，但说到打仗，其实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罢了。如何能够抵挡我们蒙古大军？”

李思南道：“打不过也要打！何况我已经可以断定你们最后是必败无疑，我们纵或一时受挫折，那也算不了什么！”

龙象法王冷冷说道：“李大侠是中原汉人的武林盟主，以他的身份，也难怪你要这样做的！”

李思南傲然说道：“你知道就好！”

拖雷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一个哈哈，说道：“不过我却爱惜你的性命，不想你做这样螳臂挡车的傻事。嘿嘿，谁叫咱们是曾经交换过哈达的安答呢？好兄弟，你一定要留在这儿，我是不会放你走的了！”

此事早已在李思南意料之中，冷笑说道：“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你要把我强留，恐怕未必就能如愿！”

拖雷笑道：“你好不容易才能来此一趟，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让你马上走的。好吧，我也不想改变你的志向，你留在这里，咱们只谈往日之情，不谈军国大事，如何？”

李思南拍案而起，说道：“你要侵占中国地方，你我还能有甚兄弟之情？”

此言一出，登时变成了剑拔弩张的场面。拖雷强笑道，“你一定要走？”李思南道：“你一定要把我强留？”两人针锋相对，眼看已是没有转圆的余地。

拖雷忽地放松口气，说道：“你决意要走，我自是无法强留。不过要把你留下的不仅是我。”

李恩南道：“还有何人？”

拖雷说道：“你来到此间，总该见见主人才走。”说到此处，一个卫士进来报道：“完颜王爷求见元帅。”

拖雷说道：“刚说曹操，曹操就到。思南安答，我说的正是这位完颜王爷。长白山是金国土地，他是不折不扣的此地主人。”其实完颜长之早已来了，不过特地等到李思南和他们闹翻的时候，方始现身而已。

说话之间，完颜长之踏进内帐，故作愕然的神气，随即笑道：“李大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幸会，幸会！”

拖雷说道：“李大侠正要走呢，完颜王爷，你是主人，似乎应该挽留佳客吧？”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当然，当然。难得李大侠光临，我岂可不尽地主之谊？李大侠，请你留下！”

李思南冷冷说道：“ 我一定要走，你又如何？ ”

完颜长之变了面色，说道：“ 李大侠你是知道的，此地是敝国皇陵，目前正在筹备祭陵大典，碍难容许外人进出。我是担了天大的关系，才敢请李大侠留作我的客人，最少要等待祭礼过后，方能让李大侠离开。李大侠倘若不是以我的客人身份，如今就要离开，那么我也是不能擅自作主的了。恐怕难以保得李大侠的平安！ ”

李思南冷笑说道：“ 如此说你是要用武力强留我了。 ”

完颜长之勉强笑道：“ 不敢，请李大侠给我一点薄面，免得大家为难！ ”

李思南哼了一声，缓缓站了起来，手按剑柄。饶是拖雷身经百战，此时也不禁心里发慌，慌忙躲在龙象法王背后。完颜长之挡在出口之处，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李思南的动态，手心也是不觉捏着一把冷汗。

要知李思南剑法通神，完颜长之和龙象法王联手，虽然自信不至于输了给他，却也难保不会两败俱伤。何况还有一个拖雷，必须他们保护。在李思南神出鬼没的剑法之下，他们可也没有绝对把握能够保得拖雷的安全。

李思南也是不能不有一点顾虑，倒并非是为了本身，而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一剑刺出，他和拖雷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顶儿尖儿的高手搏斗，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完颜长之把内力运到掌心，亦是不敢发掌。恐怕自己一击不中，就要给对方乘虚而入。这气氛当真可以说得是“ 山雨欲来风满楼 ”！。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忽听得帐外一片喧哗，跟着听得有人闷哼一声，叫道：“ 公主，你—— ”下面的话说不出来，显然是业已给人点了穴道。听得出是龙象法王的师弟——无妄上人的叫声！

拖雷喝道：“ 是谁敢来胡闹？ ”话犹未了，只见明慧公主和武林天骄已是揭开帐幕走了进来。后面跟着拖雷手下的第一名“ 金帐武士 ”木华黎。木华黎禀道：“ 公主和檀贝子定要来见元帅，小将不敢阻拦！ ”

第六十六回　悲欢离合

原来明慧公主陪同武林天骄闯进帅帐，无妄上人刚要阻拦，便给武林天骄点了他的麻穴。木华黎是谁也得罪不起，只好跟着他们进帐禀报。

龙象法王暗暗吃惊，心里想道：“ 听说武林天骄的点穴功夫称为惊神指法，天下无双。听刚才的情形，师弟似乎是才一个照面，便即给他点倒，果然名不虚传！李思南有他相助，只怕我们是难免要吃眼前亏了！ ”要知无妄上人的本领虽然远远不及师兄，在武林中也己算得一流高手，如今不过一个照面，便给武林天骄点了穴道，龙象法王焉得不惊？

拖雷板起面孔道：“ 明慧，你来作甚？ ”

明慧公主说道：“ 哥哥，你和思南约会，为何不告诉我？你不知道我也想见他吗？檀贝子是我邀他作伴的，你要怪，怪我好了，和他们可不相干。 ”

拖雷挥了挥手，说道：“ 木华黎，你下去吧。 ”情知多一个木华黎护卫也是无济于事，乐得故示大方，心想：“ 明慧这丫头当然是帮李思南的，但料想不会加害于我。即使李思南要伤害我，她也会阻拦的。 ”如此一想，倒是反而没有刚才那样紧张了。

武林天骄笑道：“ 我不请自来，请元帅见谅。 ”

拖雷勉强笑道，“ 檀贝子的大名，我也是久仰的了，难得相会，不必客气。 ”

完颜长之则是哼了一声，说道：“ 檀贝子，在大都我要留你给朝廷效力，你不愿意，看来你是连祖宗也不要了。如今我们在此祭陵，你却又来作什么？ ”

武林天骄说道：“ 我正是为了爱护金国，这才来的。 ”

完颜长之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武林天骄瞅着他冷冷说道：“ 我是来给你贺喜呀！ ”

完颜长之道：“ 喜从何来？ ”

武林天骄缓缓说道：“ 你和拖雷订了密约，以后你的荣华富贵可以更上一层，在你来说，这不是大喜事么？可惜在金国来说，可就未必是好事了。是以，我为了爱护金国，不能不来！ ”

完颜长之是王叔身份兼御林军统领，富贵已到极点，“ 再上一层 ”，除非做皇帝！武林天骄用不着说破，完颜长之与拖雷都是心里明白了。

此言一出，完颜长之不由得心头大震，颤声喝道：“ 檀贝子，你，你胡说什么？ ”

武林天骄淡淡说道：“ 你和拖雷元帅所订的密约，你自己应该知道得十分清楚，难道还要我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么？ ”

拖雷力持镇定，说道：“ 檀贝子，你是哪里听来的谣言，这种话可是不能传开去的啊！我和完颜王爷私交虽然极好，贵国的兴废大事，我是不会插手的。 ”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 是么？不过我得到的消息似乎不是谣言。这封信请元帅过目，不知元帅可还记得？ ”

拖雷接过那封信一看，不觉变了颜色。原来这正是他上次托龙象法王带去大都，给完颜长之的密函。密函约定，他支持完颜长之篡位，完颜长之做了皇帝，必须向蒙古称臣。不过这封信却并非他的原函，而是别人一字不易抄下来的副本。

武林天骄笑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原函在我最可靠的一位朋友手中。不过元帅亲手所写的信件，大概总还记得？这个副本是真是假，元帅必定知道？ ”

拖雷暗自想道：“ 武林天骄和李思南都是本领非凡的人物，在我的营地，我纵然可以杀了他们，料必也要经过一场恶战，他们把这秘密大叫大嚷地抖出来，可不是当耍的，何况原件还在他的朋友手中！ ” 要知当前的局面虽然是李思南、武林天骄在拖雷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在这长白山中，却又是拖雷在金国皇帝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带来的几个精骑决敌不过金国的数万大军。

这刹那间，大家都是不由得都静了下来，各自盘算如何应变。

明慧公主轻轻说道：“ 哥哥，我和你说几句话。 ”

拖雷跟她走过一边，明慧公主小声说道：“ 路上檀贝子已经把他的意思告诉我了，只要你让李思南平安回去，他不揭发此事。 ” 拖雷说道：“ 我怎么可以相信他？ ” 明慧公主道：“ 他们出了营地，我把原信交还给你！ ”

拖雷吃了一惊，说道：“ 信件在你手中？ ” 明慧公主道：“ 我没带在身上，但我决不会害你的，你总应该相信我吧？除非你一定要杀害思南安答，否则我可不能不顾兄妹之情。 ”

拖雷咬了咬牙，说道：“ 好，这桩交易冲着你的面子就算成交吧。 ”

明慧公主松了口气，说道：“ 这桩交易可还得看看他们谈得如何呢。 ”

完颜长之又恨又气，可还不得不对武林天骄下气低声的恳求：“ 檀贝子，我这是一念之差，请你高抬贵手。 ”

武林天骄说道：“ 但愿你当真只是一念之差，我和你说句实话，谁做金国皇帝，并不放在我的心上，不过你要勾结蒙古，祸害本国，这不但使金国沦亡，而且女真人和汉人都要同受灾难，如此倒行逆施，我可是万万不能容忍你。 ”

完颜长之装作心悦诚服的听他教训，连连点头，说道：“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檀贝子，你意欲如何，请明白赐示，

我无有不从。 ”

武林天骄说道：“ 好，你要我饶你一次，这也不难，只须依我两件事情。 ”

完颜长之道：“ 莫说两件，十件也行。 ”

武林天骄说道：“ 你听着，第一，你这阴谋必须放弃。只要你当真如你刚才所说，知错能改，我也当作没有这件事情，不向别人提起。 ”

完颜长之没口应承，武林天骄冷笑道：“ 你若阳奉阴违，我也还有办法制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第二件事情，我要你亲自送李大侠出去。 ”

完颜长之忙道：“ 这是应该的、应该的。李大侠远来是客，我做主人的当然应该送他一程。 ” 心中则在暗暗盘算，如何方能在途中摆脱李思南，在他们未出营地之前，来个斩草除根，将武林天骄也一并杀了。

明慧公主道：“ 你们谈好没有？ ”

武林天骄笑道：“ 谈好了。完颜王爷很客气，他要亲自送李大侠出去呢。 ”

拖雷哈哈笑道：“ 那好极了。李大侠是和我换过哈达的异姓兄弟，我也盼望他能够平安离开此处。完颜王爷，有你亲自送客，我可以放心了。不过，思南安答，我可不能远送你啦。 ”

李思南道：“ 多谢你的招待，你也无谓假惺惺了。我告诉你，以后你若只是在蒙古做你的元帅，咱们还可以朋友论交：你若侵犯中原，我和你就只能是敌人了。好，我走啦！ ”

明慧公主咬了咬嘴唇，站起身来，拖雷瞪她一眼，说道：“明慧，顾住你的身份。”

明慧公主苦等了二十年，方能和李思南见上一面。她帮助李思南脱险，此时眼看李思南又要离开，心中既感安慰，又觉痛苦。但是她是未出嫁的蒙古公主身份，却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送李思南出去？

李思南道：“明慧，多谢你了，我走啦。”

明慧公主偷偷咽下眼泪，走到李思南面前，说道：“思南安答，替我问候婉姐。”李思南的妻子姓杨名婉，在和林的时候，她们三个人曾经一起相处过的。

李思南道：“我来的时候，她也托我问候你。不过我却想不到真的会见着你。”

明慧公主听了这几句话，心中更为凄苦，勉强笑道：“思南安答，我还未曾问你，你有几个子女了？”

李思南道：“一子一女，大的女儿已经有十六岁啦。”

明慧公主道：“盼望能有一天，在和林见得着你们。”

李思南道：“明慧，你，你——”说了两个“你”字，不知怎样安慰她才好，只能如此说道：“你多加保重，我和檀贝子是不能再耽搁了。”

明慧公主目送他们走出“帅帐”，颓然坐下，再也忍受不住，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忽听得拖雷说道：“人都已经走了，伤心又有何用？拿来！”

明慧公主正自惘惘怅怅，一时间神智尚未清明，给拖雷一喝，失惊无神地问道：“什么拿来？”

拖雷说道：“给我完颜长之那封密函。”

明慧公主道：“我不是说过的吗，待他们出了长白山，我自然会还给你。”

拖雷说道：“好妹妹，你还害怕我害你的思南安答？完颜长之伴着他，我就是要下毒手也不能呀！再说我和李思南也是换过哈达的安答呢。快点给我吧！”

明慧公主道：“你何必这样着急要它？”

拖雷说道：“早点到我手上，我可以早点安心。好妹妹，你又何必折磨我呢？反正是要交给我的。”

明慧公主说道：“那封信，不，不——”

拖雷冷笑说道：“你别骗我，我知道是在你的身上！”

明慧公主毕竟念在兄妹之情，说道：“哥哥，我并不是想要骗你。不错，那封信是在我的身上，但迟早我会交给你的。”

拖雷说道：“既然如此，为何不能早点给我，让我安心？”

明慧公主给他说得软了心肠，暗自想道：“不错，李思南是由完颜长之陪他出去的，哥哥纵然想下毒手，他也不敢送掉完颜长之的性命。”于是笑道：“哥哥，你说我不相信你，其实是你不相信我呢。好吧，你既然急于要得回你的信件，我给你就是。”

拖雷接过那一封他自己亲笔写给完颜长之的密函，撕成粉碎，哈哈笑道：“现在我可不怕李思南和檀羽冲的威胁了！”

明慧公主吃了一惊，说道：“哥哥，你想干什么？”

拖雷说道：“没什么。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惯受人威胁，如今威胁解除，我还能不高兴吗？”

明慧公主放下心上一块石头，说道：“ 我以为你还在打什么主意，不肯放过思南安答呢。 ”

拖雷说道：“ 哪有此事，明慧，你太多疑了。现在没事啦，咱们兄妹聊聊。 ”

李思南刚出去没多久，明慧公主不便就在此时回转自己的营帐，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陪哥哥谈天。

随从献上茶来，拖雷喝了一口热茶，说道：“ 这是上品名茶，完颜长之送给我的。要趁热喝最好。明慧，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

明慧公主啜了一口，说道：“ 不错，茶味很香。什么事情？ ”

拖雷说道：“ 父王生前最宠爱你，他本来也相当喜欢李思南，但为何他却不肯成全你们的大好姻缘，而是迫你嫁给镇国王子呢？ ”

明慧公主眉头一皱，说道：“ 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嘛，李思南有妻有子，镇国王子也早已死了。 ”

拖雷说道：“ 不，我提起此事，因为它是和今日之事有关！ ”

明慧公主心中一凛，说道：“ 什么有关？ ”

拖雷说道：“ 当日父王逼你嫁给镇国王子，那是因为以咱们蒙古的霸业为重，镇国王子后来给我杀掉，那是因为他反我的缘故。当时他却是爹爹手下最得力的大将的。 ”

明慧公主道：“ 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

拖雷淡淡说道：“ 我是要让你知道，不能为了私情，不顾爹爹的遗志！ ”

明慧公主大惊道：“ 你，你还是要害思南安答？ ”

拖雷哼了一声说道：“ 那就要看他是否肯顺从我了？要是他不知好歹的话，我和他纵有结义之情，也只好把他除掉了！ ”

明慧公主又惊又怒，愤然说道：“ 哥哥，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我不许—— ” 她要拦阻拖雷，忽地只觉浑身酥麻，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拖雷冷冷说道：“ 明慧，你在这里歇歇吧，我可要去办理紧要的公事了。龙象法王，请你保护公主。 ”

原来明慧公主刚才喝的那一杯香茶，里面是下了“ 酥骨散 ” 的。内功多好的人，受了酥骨散的药力，也得三两个时辰方能恢复。拖雷还怕药力不够，要龙象法王“ 保护 ” 她。名为“ 保护 ”，实是看管。

明慧公主情知中计，气得说不出话。只听得拖雷在外帐招来了木华黎，问他道：“ 咱们的炸药是不是埋在山口？ ”

木华黎道：“ 不错，那是金国最外一层营地的地方， ”

原来拖雷预埋炸药，为的是一来提防金主完颜雍对他不利，二来也是准备在紧急之时，封锁山口，以防外敌攻来的。这秘密连完颜长之也不知道。

拖雷说道：“ 很好，你带领五名金帐武士，快马抄小路先去那个山口，待李思南这一行三人通过之时，引发炸药！ ”

木华黎大惊道：“ 这不是连完颜王爷也一并炸死了么？ ”

拖雷说道，“ 有我担待，你怕什么？ ”

木华黎道：“ 这、这……恐怕还要请元帅三思而行。咱们是在金国的大军包围之下，当真打起来的话，那、那、那—— ”

拖雷笑道：“ 你别害怕，我杀了完颜长之，完颜雍（金国皇帝）还要感激我呢！我拿出他给我的私函，只说是他求我帮他篡位，我不肯答应，故而为金国除害。他亲自送李南思出去，金国皇帝更是不会不信我的话了。 ”

木华黎道：“ 要不要先知会完颜雍？ ”

拖雷说道：“ 完颜雍我会应付，你只须看我的旗号行事！ ”

拖雷继续说道：“ 我在对面山头，你见我的旗号一扬，便即引爆火药。 ” 木华黎道：“ 卑将遵命！ ” 挑选了五名金帐武士，便即快马出营。

拖雷下了命令，得意之极，哈哈笑道：“ 好，如今我也该去送思南安答一程了。无妄上人，你陪我去。 ”

无妄上人笑道：“ 元帅这次是名副其实的给他送行，送他上西天啦。 ”

拖雷说道：“ 说实在话，我也舍不得杀他，不过，为了大局，这叫做没有办法。 ”

无妄上人奉承他道：“ 元帅对他也算得是仁至义尽了，是死是活，那就全看他自己啦。嘿嘿，李思南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元帅还会赶来给他送行！ ”

两人一面说话，一面走出帅帐。明慧公主听到这里，后面的话已是听不见了。她气怒交加，强运内功，忽地一跃而起，叫道：“ 哥哥，你要害思南安答，我和你拼命！ ”

龙象法王吃了一惊，叫道：“ 公主，不可—— ” 话犹未了，只见明慧公主跌倒地上，已是晕了过去。原来她强运内功，酥骨散的药力行得更快，虽然能够跃起，却是难以为继。在心力交疲之下，再也支持不住。龙象法王松了口气，心道：“ 我还以为她的内功当真练得这么神妙，连酥骨散的药力也克制得了呢。幸亏她自己晕倒，倒是免得我使用武力。左右为难了。 ”

武林天骄与完颜长之手挽着手，一路前行，李思南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完颜长之号称金国第一高手，但论真实本领，恐怕还未必比得上武林天骄。加上背后跟着一个剑术卓绝的李思南，他如何还敢轻举妄动？

一路上碰见许多金国的巡逻官兵，听说王爷亲自送客，都是觉得奇怪，但也不敢多问。有的人则以为他是冲着“ 檀贝子 ” 的面子，故而“ 纡尊降贵 ”，却不知他的心里正自暗暗叫苦。

当然也有几个精明能干的军官看出有点不对，但武林天骄的本领他们是知道的，何况武林天骄也是“ 贝子 ” 的身份，即使他们起了疑心，疑心“ 王爷 ” 己是受人威胁，他们也是宁可装作不知，不敢多事的了。

不知不觉已是走到金国最外一圈营地，完颜长之苦笑道：“ 我可以回去了吧？ ” 武林天骄道：“ 你急什么，过了这个山坳你再回去不迟。 ”

李思南眼利，忽见山头上影影绰绰的有儿个人，其中一个，好像就是木华黎。李思南心头一动，想道：“ 拖雷只怕不肯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了我，他叫木华黎来作什么？ ”

心念未已，只听得马蹄声恍如暴风骤雨，李思南回头一看，只见拖雷与无妄上人两骑快马业已驰上自己后面的这座山头，和对面山头上的木华黎等人遥遥相对。

李思南用“ 传音入密 ” 的上乘内功把声音远远传送出去：“ 拖雷，我劝你还是莫打坏主意的好，否则吃亏的不见得一定是我！ ” 拖雷当然没有本领用“ 传音入密 ” 的内功回答，但李思南却是隐隐听得见他的笑声。

就在此时，忽地只听得号角齐鸣，万马奔腾，转瞬之间，大队骑兵已经追到，把李思南、武林天骄、完颜长之三人团团围住，刀出鞘，弓上弦，箭簇的寒芒，好像黑夜的点点繁星。

李恩南哼了一声，说道：“ 拖雷要杀我不足为奇，如此兴师动众，却是未免太不把完颜‘ 王爷 ’ 放在眼内了。嘿嘿，完颜‘ 王爷 ’，你这‘ 靠山 ’

当真是可靠得很啊！”
武林天骄忽道：“这不是蒙古兵，这是完颜‘王爷，手下的御林军，好呀，完颜长之，你是不想要命了么？”
完颜长之惊诧无比，说道：“不是我叫他们来的。”武林天骄道：“你是御林军统领，若然不是你下命令，谁人能将他们调动？”
完颜长之道，“我也不知道啊，待我将他们斥退便是！”
话犹未了，只见中军两边分开，前呼后拥的在阵前出现一匹高头大马，骑在马上的是个穿着龙袍的中年汉子，竟然是金国的皇帝完颜雍。倚立两旁的是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和大内卫士的总管旭烈元。
旭烈元喝道：“御驾亲临，檀贝子还不速来朝见！”
武林天骄与李思南一左一右，把完颜长之夹在当中，走上前去，在距离五十步开外，面对着完颜雍说道：“大军之中，请恕微臣不能行朝拜之礼。”
完颜雍哼了一声，说道：“你是皇亲国戚，世袭贝子。朕待你有如子侄，你却因何叛朕？”
武林天骄道：“不敢！”
完颜雍向李思南一指，说道：“这是何人？”
武林天骄道：“是我的朋友。”
完颜雍道：“姓甚名谁？”
武林天骄道：“李思南！”
完颜雍怒道：“李思南？他是不是所谓汉人的武林盟主？”
武林天骄道：“不错！”李思南亢声说道：“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来历，何须多问？”
完颜雍不理睬李思南，却向武林天骄斥骂：“你说不敢叛朕，因何与反金的盗魁一起？”
李思南哈哈大笑，说道：“谁是强盗？你占了我们汉人的地方，我不说你是强盗，你反而说我是强盗！”
完颜雍喝道：“大胆！你以为你武功高强就敢蔑视朕么？朕要杀你，易如反掌！”
李思南冷笑道：“怕死我也不会来的，你要杀我不难，不过，嘿嘿——”
完颜雍道：“不过什么？”
李思南道：“首先完颜长之就得给我陪葬了！”唰地拔剑出鞘，剑尖已是指着完颜长之的背心。
完颜长之吓得面如死灰，颤声说道：“皇上，皇上，请顾微臣性命。”
武林天骄说道：“皇上请听一言！”
完颜雍斥道：“你还要给叛逆求情？”
武林天骄道：“李思南虽然抗金，不过他也抗蒙古。刚才拖雷就想杀他。请皇上三思，放了他也未必没有好处。这道理
话犹未了，完颜雍已是慌得变了面色，喝道：“不可胡说八道！咱们与蒙古新订和约，拖雷元帅如今正是咱们的国宾！”
武林天骄道：“拖雷在那座山上，他听不见的。皇上，你何必这样害怕蒙古？”
完颜雍喝道：“军国大事，岂能容你胡言？你帮忙叛逆，挟持亲贵，已是大逆不道！”
御林军副统领翦长春做好做坏的劝道：“皇上请息雷霆之怒，论理是檀

贝子不该，不过咱们也该顾全完颜王爷的性命，请皇上法外施仁，让他们有条生路。”

完颜雍道：“好，谅一个李思南也作不了什么大事，看在皇叔的份上，朕也未尝不可放他一条生路。檀羽冲，你叫他把皇叔放回来！”

武林天骄摇了摇头，说道：“我可不敢做这中人，皇上有话，请和李大侠直接说吧。”

完颜雍端着皇帝的架子，叫翦长春出去传话：“李思南，你把完颜王爷放回来，皇上答应让你平安离开！”

李思南冷笑道：“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出了长白山，我自会把完颜长之还给你们！”

完颜雍怒道：“翦长春你叫弓箭手准备，朕数到一个‘三’字，李思南若不放人，把他乱箭射死。”

翦氏春道：“王爷和贝子呢？”

完颜雍道，“毒蛇啮臂，壮士断腕，顾不得那么多！”

翦长春装作无可奈何的模样应道：“遵命！”登时把弓箭手调上前来！

完颜长之又惊又恨，心里想道：“皇上怎么知道此事？想必是翦长春跑去密告他的？说不定我想篡位的事情皇上也知道，他趁这个机会把我除掉！”

完颜长之猜中了一半，原来完颜长之被李思南挟持之事，的确是翦长春去禀告完颜雍的。但篡位的阴谋，由于牵连太广，认真追究起来，翦长春也脱不了关系，他可不敢密告。他的目的，只在于假皇帝之手除掉完颜长之，那么他就有机会可以升任御林军统领。为了这“统领”的“宝座”坐得安稳，他可还得笼络完颜长之那班旧人，若然揭露完颜长之的阴谋，株连太广，即使自己可以将功赎罪，也是得不偿失。

李思南道：“檀兄，抱歉得很，连累你了！”

武林天骄哈哈笑道：“能够和你同一天谢世，死又何憾？”

完颜雍已在开始数道：“一、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得有个霹雳似的声音喝道：“且慢！”

只见对面那座山头，突然出现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丐帮帮主陆昆仑，另外两人，一个是轰天雷的父亲凌浩，一个是秦龙飞的父亲秦虎啸。

木华黎和他手下的五名金帐武士也是隐藏在那座山头，和陆昆仑等人相距不过百步左右，但事先却也不知陆昆仑等人就在他们附近，不禁大吃一惊。

可是吃惊最甚的还是金国的皇帝完颜雍。陆昆仑这一声大喝，虽然隔着一座山头，竟然震得他的耳鼓嗡嗡作响，险些跌下马来，翦长春连忙将他扶稳，这一个“三’字自是叫不出来了。

拖雷在对面的山头，连忙吩咐无妄上人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喝道：“你们还不赶紧把这三个贼人拿下！”

话犹未了，只见秦虎啸已是陡地一声大喝，扑上前去，喝道：“且看是谁把谁拿下？”他这一声大喝，比陆昆仑的喝声还更惊人，完颜雍惊上加惊，连忙撕破龙袍，塞住耳朵。

秦虎啸的“霹雳掌”刚猛之极，一声大喝，跟着就是一掌，只听得“乒乓”两声，一掌打翻了两个金帐武士，猿臂轻舒，迅雷不及掩耳的就把木华黎抓住。剩下的那两个金帐武士，哪里还敢动手。

陆昆仑见秦虎啸已经把拖雷的手下制伏，这才回过头来，喝道：“完颜雍，你倘敢杀了李思南，我就把你的祖宗陵墓毁掉！”

翦长春低声说道：“ 陛下别怕他的虚声恫吓，咱们几万大军在此，这几个贼人再强，也是伤害不到陛下。 ”

完颜雍惊魂稍定，一听翦长春言之有理，自己是在御林军保护之下，何必害怕几个“ 贼人 ”？可是，“ 那人说是要毁掉我的祖宗陵墓，却不知是真是假？他们真的能有这个本领吗？ ”完颜雍惊疑不定，一时之间，倒还不敢当真就下箭射死李思南的命令。

陆昆仑喝道，“ 完颜雍你不相信，我们先给一点厉害，让你瞧瞧！凌大哥，动手吧！ ”

凌浩一支火箭射出，只听得轰隆一声，惊天动地！

只见半山一座横空突出的危崖，竟给炸掉，磨盘大的石头，好像冰雹乱落，幸而距离得远，没有伤着兵士。

完颜雍吓得伏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待爆炸声完全停止之后，方敢站起。

陆昆仑喝道：“ 这只是给你看看一点厉害，你若不信，我还可让你瞧瞧，这一次要炸掉你的祖宗陵墓外面三里之外的七个翁仲！ ”

此言一出，完颜雍虽然吃惊，却是不大相信，心想：“ 那个地方离这里有五六里路，他的火箭怎射得到？射不到又如何能够引爆？ ”

心念未已，只听得陆昆仑与秦虎啸同时发出一声长啸，啸声宛若龙吟，震得山鸣谷应！

紧接着是郁雷也似的爆炸声，由于是在五六里外传来，没有刚才近处爆炸的那样骇人，但听进了完颜雍的耳朵，却是令他更为震惊了。

要知对方既然能够炸掉远处的翁仲，那么炸毁陵墓虽然艰难得多，完颜雍也不敢怀疑他们绝对做不到了。

过了一会，守陵的卫士快马奔来，向完颜雍禀报，陵墓三里之外的七个翁仲果然是全给炸平！

翦长春低声说道：“ 刚才发火箭的那个人名叫凌浩，听说是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中绰号轰天雷凌振的后代。 ”

完颜雍矫舌不下，半晌说道：“ 怪不得这样厉害！ ”

陆昆仑喝道：“ 你若不放走李思南，我们便发信号，下一次可要炸掉你祖宗的陵墓了。 ”

原来陆昆仑把凌浩和秦虎啸请来，就是预防有今日之事的，不过他们仅是在这山腰和金国陵墓前面埋下炸药，陵园内却是没有的。这两处埋藏炸药的地方，都已经爆炸过了。

但是完颜雍业已吓破了胆，又怎敢怀疑他们的说话。

祖宗的陵墓倘若被炸，完颜雍就要担上不孝的罪名，纵然他是皇帝，那也是担当不起的。权衡利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叫御林军撤开，放李思南过去。

完颜长之颤声道：“ 李大侠，你已经平安无事了，可以放我了吧？ ”

李思南道：“ 你们虽然言而无信，我说过的话可是算数的，你要回去就回去吧。 ”

完颜长之喜出望外，说道：“ 多谢李盟主。 ”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 记着我的说话，别再干祸国殃民的勾当了，否则我还会再来揭破你的奸谋！ ”

完颜长之忙不迭应道：“ 檀贝子金石良言，小王决不敢忘。 ”心中则在冷笑：“ 你这次极力维护李思南，宁愿和他同生共死，皇上还能相信你的说

话？今后我要提防的倒是翦长春了。”

完颜长之回到御林军中，站在完颜雍旁边。两人眼睁睁的看着李思南和武林天骄离开，手下纵有数万大军，也是拿他们毫无办法，两人唯有气得咬牙切齿。

拖雷在后面那座山头，也是只有气得咬牙切齿的份儿，要知金国皇帝和文武百官就在这两山夹峙的山谷中，纵然木华黎未曾受制，他也是不敢再叫人去引爆炸药。

李思南走上山头，和陆昆仑等人会合之后，一声长笑，说："拖雷安答，多谢你送我一程，咱们后会有期，但愿不是在战场相见！"

明慧公主在帅帐里，迷迷糊糊的忽地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登时将她惊醒！

"这是什么声音？"明慧公主颤声问道。其实她用不着问，心里已然明白，一定是拖雷叫木华黎点燃火药的爆炸声了。

她做梦也没想到，虽然是火药的爆炸声，但却不是拖雷在下毒手，李思南毫发无伤，这声爆炸反而是救了李思南的。

龙象法王作出悲天悯人的神态说道："元帅为了顾全大局，没办法只好如此，李思南这叫做在劫难逃，公主请你也莫要为他太伤心了！"

明慧公主悲痛到了极点，脑海里好像空空洞洞，这刹那间竟是没有思想，一片茫然，也没流出一点眼泪。

龙象法王倒是给她的模样吓得一惊，叫道："公主，你、你怎么啦？"

就在这时，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们把我的姑姑怎么样了？让我进去看她！"帐幕开处，只见云中燕和一个少女冲了进来，和她同来的这个少女是完颜壁。

云中燕叫道"姑姑，姑姑！"倏地一抓向龙象法王抓去，喝道："你把我的姑姑害成这样，我和你拼了！"

龙象法王连忙一闪闪开，说道："不关我的事，明慧公主是听得爆炸声，自己吓呆了的。"

完颜壁也在向着龙象法王叫道："我的爹爹呢，我来接他回去，为什么不见他了？好呀，是不是你们害了他？"

一个是公主身份，一个是完颜长之的女儿。龙象法王武功再高，也是不敢和她们动武。给她们大吵大闹，弄得毫无办法，只好退到帐蓬的角落，挥袖成风，令她们不能迫近。说道："你们先别吵呀，听我说！"

云中燕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龙象法王道："李思南死了，明慧公主一时受了刺激，静养几天，就会好的。"

云中燕道："胡说，姑姑这个模样，分明是受了酥骨散的毒，你当我瞧不出来么？"

龙象法王道："酥骨散没有毒，再过几个时辰就会解的。她现在神智迷糊，主要还是因为受了刺激。"

云中燕道："好，那你赶快给我解药，我立即和她回去。"

龙象法王道："元帅有令，叫明慧公主留在这里等他回来的。"

云中燕怒道："姑姑死了，你担当得起吗？我和她回去，好服侍她！"

蒙古的风俗。虽说不似汉人那样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明慧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之体，病情当真恶化的话，龙象法王可是不便叫男子服侍她。

龙象法王一想，李思南已经死了，扣留明慧公主亦已失了作用，放她回

去，料想拖雷当也不会见怪。如此一想，他倒是巴不得卸下肩头重担，于是连忙说道：“好，好，我都依你，这是解药，你和她走吧。”

完颜壁道：“我的爹爹呢？”

龙象法王讷讷说道：“令尊，他，他和元帅一同出去，不会有什么事的，郡主，请你放心先回去吧。”

完颜壁明知他是说谎，但她此来的目的，也只是帮云中燕吵闹的，如今目的已达，这出戏她自是不用再唱下去了。

明慧公主本来内功甚为精纯，酥骨散的药力已经给她解了一半，此际再服了解药，已是可以自己走路。但她仍然如痴似呆，让云中燕扶着她走，好像一个身不由己的木偶。

走出“帅帐”，转入山路，云中燕方始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姑姑，李思南并没有死！”

明慧公主呆了一呆，登时清醒几分，叫道：“是真的么？你，你莫要骗我！”

云中燕道：“当然是真的，姑姑，你不想再回和林吧？李思南托人来接你呢！咱们一起走吧！”

明慧公主七分清醒过来，可还兀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云中燕道：“说来话长，总之绝对不是骗你。完颜姐姐也是准备和咱们一起走的。”完颜壁道：“咱们一面走一面说吧。”

忽见翦长春从另一边山路上来，完颜壁道：“不好，他一定是来给龙象法王报讯的。”

云中燕深知翦长春的厉害，心想自己和完颜壁联手，虽然未必会输给他，但事情一闹起来却是不妙。当下连忙拉着明慧公主躲入树林。

完颜壁稍迟半步，背影已给翦长春瞧见。翦长春怔了一怔，叫道：“是郡主么？王爷有令……”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冷冷说道：“你瞧清楚我是谁？”

声到人到，翦长春只觉微风飒然，一把折铁扇已是朝着他的面门拨来，接着唰的一响，一根软鞭就已朝着他的双脚卷到。

这“突然”出现的两个人正是藏在帅帐附近，准备接应李思南的耿电和杨浣青。

他们看见武林天骄和李思南、完颜长之一同出去，情知李思南已是用不着他们帮忙，故此仍然留在附近，等待云中燕到来。此时可恰好用得着他们了。

论武功，翦长春虽然敌不过耿、杨二人联手，最少也可以抵敌三五十招。只是由于他正在注意完颜壁，而耿电和杨浣青的轻功又是远远在他之上，出其不意，闪电般的袭来，不过三招，翦长春来不及呼援，就给耿电点着了麻穴了。

云中燕道：“啊，你们还在这里？”耿电道：“外面消息怎样？刚才那声爆炸声——”云中燕道：“李盟主已经平安脱险，轰天雷的父亲和师父也都来了。刚才的爆炸正是凌老伯所显的神通。”

耿电说道：“咱们现在怎样？”

完颜壁道：“先回去我那里，接秦龙飞出来，趁着此际混乱，咱们一起逃走！”

明慧公主喃喃自语：“我，我也和你们一起走？”自己在问自己，一片茫然神气。

云中燕道：“姑姑，你在和林日子并不好过，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走？”

明慧公主默然不语，低着头跟着他们走。一行五人，轻功都是不凡，不用多久，已是踏入金国女营的营地。

只见四条人影飞跑过来。云中燕“咦”了一声，说道：“另外两个是，是——”她只道完颜壁只是约好了秦龙飞和吕玉瑶来外面等候的，不料来的却有四人之多。

不过她的疑问已是不用完颜壁替她解答了，那两个人业已来到她的面前。

一个是轰天雷，另一个正是她朝夕相思的黑旋风。

轰天雷左手拉着吕玉瑶，右手拉着秦龙飞。黑旋风和云中燕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呆了片刻，两人同时说了出来：“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

完颜壁笑道：“咱们快点走吧，以后的日子多着呢，你们的情话慢慢再说不迟。”

金国的兵马绝大部份已经调兵保驾，完颜壁带领他们从后山的小路逃出去，沿途虽有零散的官兵巡逻，见是郡主，谁也不敢啰唆。

忽听得马群驰骤的蹄声，来得有如暴风骤雨。隔着山头，已是看得见火把的光。明慧公主失声叫道：“啊呀。不好！”原来当前一骑，正是龙象法王，他带领一小队骑兵，打着火把追来了。他是替翦长春解了穴道之后，从翦长春口中得知真实的情况的。

轰天雷道：“咱们一起和他拼，不信拼不过他！”

明慧公主道：“不！”突然抢了一个巡逻士兵的坐骑，向着对面的山头斜刺冲去。

云中燕叫道：“姑姑，你——”明慧公主用“传音入密”的内功把声音送了回来，答复她道：“你见了李思南。请代我向他们夫妻问好。你们快走，我是决意要回和林的了！”

木华黎叫道：“啊，公主在这里了！”龙象法王叫道：“公主，元帅请你回去！”明慧公主道：“我本来是去找四哥的，你们大惊小怪作什么？听说他在西面山谷，是么？”

龙象法王恐妨她是说谎，连忙向西追赶，说道：“不错，元帅刚才是在那边，现在没事了。他已经到完颜王爷那里商量军国大事啦。公主，请你先回去吧。”

明慧公主吸引了追兵的注意，云中燕等人趁着龙象法王去追她的时候，早已藏身在长茅野草之中，从东面悄俏溜走。

出了山谷，金兵和蒙古兵的营地都已距离远了，完颜壁松了口气，说道：“好了，现在不用怕了。”

哪知话犹未了，山坡上乱石堆中，忽地跳出几十个金国武士，为首的正是班建侯和金光灿二人。

班建侯道：“这些人是什么人？郡主你为何跟他们逃走？”

完颜壁又惊又怒，喝道：“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

班建侯冷冷说道：“我管不着你，王爷可管得着你。王爷有令。叫我把秦龙飞和他们一起捉回去！郡主，你要袒护他们，我也只好不客气了！”

秦龙飞喝道：“ 好，你要捉我，那就来吧！ ” 双掌相交，“ 乒 ” 的一声，班建侯身形一晃，秦龙飞接连退出数步，脚跟直打盘旋。他的伤只好了七八分，当然敌不过班建侯。但班建侯已是不禁好生诧异，心里想道：“ 这小子学了秘笈上的功夫，果然非同小可！ ”

轰天雷霹雳似的一声大喝，一招“ 独劈华山 ” 朝着班建侯的天灵盖就劈下来，班建侯用了一招“ 拂云手 ” 化解他的霹雳掌力，兀是不禁有胸中气血翻腾之感，喝道：“ 你这小子好横！啊，原来你就是药王庙那个小子！ ” 轰天雷喝道：“ 不错，那天我看在完颜姑娘的面子让你，如今你不客气，我还能和你客气么？你让不让路？ ” 班建侯哈哈一笑，说道：“ 好小子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我当真怕你不成？ ” 双掌齐出，同时抵敌住轰天雷和他的师弟。

黑旋风在另一边和金光灿也交上了手。数十个金国武士则把完颜壁、云中燕、吕玉瑶三人团团围住，幸而他们有所顾忌，不敢伤害“ 郡主 ”，但她们要想突围，却也极难！

忽听得一声长啸，来得有如迅雷闪电，初起时仿佛还在三数里外，转眼间便已现出身形。轰天雷大喜叫道：“ 师父！ ” 原来来的不是别个，正是“ 霹雳掌 ” 秦虎啸。他闯进官兵队里，当者辟易！

秦龙飞骤然见着父亲，吃了一惊，被班建侯的“ 怀中抱月 ” 式一推一带，几乎跌倒。幸得轰天雷一招“ 横云断锋 ”，阻止了对方续下杀手。

秦虎啸道：“ 龙儿，你的武功虽还不及师兄，也比以前进步多了，我很欢喜。好，你们现在退下，让他见识见识秦家的霹雳掌！ ”

一声大喝，掌似奔雷，班建侯全力化解，兀是不由得连连后退。秦虎啸大喝三声，连环三掌，最后一招使的是“ 独劈华山 ’，和刚才轰天雷使的一模一样。威力之大，却是远胜。班建侯饶是内功深厚，也是抵挡不住。五脏六腑都好像要翻转过来，哇的喷出一口鲜血。

只见尘头大起，陆昆仑率领丐帮弟子来到。和他同来的还有李思南、武林天骄和凌浩等人。

班建侯连一个秦虎啸都打不过，如何还敢恋战？此时金光灿早已伤在黑旋风剑下，数十名武士吓得个个唯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转瞬之间，逃得干干净净。

师徒、父子、好友重逢，皆大欢喜。秦虎啸道：“ 这位姑娘是—— ” 李思南笑道：“ 她是完颜长之的女儿，不过却是帮咱们的。 ” 轰天雷道：“ 师弟这次得脱险难，全仗她的帮忙。 ” 秦虎啸情知内有因由，在这种场合，不便多问，笑道：“ 威儿，我和你的爹爹和吕东岩都说好了，待你回家之后，就替你和吕姑娘成婚。 ” 李思南笑道：“ 秦大哥，你只说别人的儿子，可忘了自己的儿子。我们都盼望在同一天喝到他们师兄弟的喜酒呢。 ”

武林天骄笑道：“ 还要加上两对，耿世兄和我的徒几他们是自小订下婚约的，也该早日完婚啦。 ” 李思南笑道：“ 不错，那么云中燕和风世兄的婚事，我也只能当仁不让，替他们主婚了。 ”

云中燕把明慧公主决意回和林的事禀告李思南，李思南黯然良久，接着笑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从今之后，你们风云雷电团圆。我们老一辈的希望你们做出一番事业！ ” 正是：

英雄辈出风云变，电闪雷轰震九州。